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〇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〇九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唐詩選七卷附錄一卷

〔明〕李攀龍選　蔣一葵箋釋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選七卷》提要

唐詩選註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頗失焉五

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隆衆憒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旹

大明萬曆癸巳仲秋哉生日

李攀龍于鱗譔

箋釋李選唐詩序

濟南藻嗣青蓮音調白雪其選唐也飛翰牛毛拔毫麐角其人億之一即收其撰亦億之一故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知言哉弇州也欲問濟南奇絶處峨眉天半雪中看以是選唐寧渠錦瑟之什靡當素縑之紕即綵花應制夜珠傳賞其人眛爽必無幾矣

蔣仲舒氏劇鉢文心詮釋詩聖原本遡於八關幽奇徵於三昧其用心抑何勤也噫嘻六代淄澠理樂方之東箭三乘水月喻禪匹彼雨來求詩而鴻爪於釋者其龍譬於唐者乎即旦莫遇濟南當獨秀峨眉之雪矣

旹

萬曆癸巳王臣晉陵吳寬書

唐詩選註附録

○總論 二章

高廷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異。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

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
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
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
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
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
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輩尚
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
遺風餘韻猶有存者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
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

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
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學者須要
識得何者爲初唐何者爲盛唐何者爲中唐
爲晚唐又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
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爲李杜又何爲孟爲
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
元白郊島之製辯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
者

本寧曰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
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
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
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
宜盛而最開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
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標邀詩宜衰彼元白錢
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工
部供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
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
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

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下長慶
西崑玉臺能爲體以自標異而無能使人盡
爲其體少陵詩盛行適在革命之代其轉移
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
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
六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句長
篇中雋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
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
目小別大致固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

體變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窺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辯論官才勸懲繳惡于詩焉賞其極至于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詩矣如周公輩可數他皆太史所采稍為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弔問遺遂以充筐篚餘牵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近古十肖二三六

朝厭為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材相萬矣故慱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之弊而劇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雕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為之中晚固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取

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為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況三百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為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于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

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沈痛懷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裕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沈痛感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為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為諮翊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

者俊諱其短强其所求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振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必萃擬勁而本眞偽是皆不善學唐者也

○雜論八十二則

殷璠曰夫文有神来氣来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

蔡寬夫曰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織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

嚴儀卿曰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
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
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
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
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
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律詩難於古詩絶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

於五言律詩五言絶句難於七言絶句
劉會孟曰絶句難作要一句一絶短語長事愈
讀愈有味爲正
范德機曰絶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是截律詩
前四句前兩句對是截律詩後四句四句皆
對是截律詩中四句皆不對者是絶律詩之
首尾是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由四句
爲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
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絶句則可施之於律則

未盡然如遊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是起
第十首是合中間八首是反復賦其山林之
盛易而置之便不可後五詩亦然前後出塞
之類則無不然矣有一題而二首則前者不
可置後蓋起句在前首而合句在後首故也
惟秦州雜詩及秋興八首又詠懐古跡五首
之類每詩各指一事則一首中自備首尾夫
作經義文論之法惟大講爲貫故昔人作論
謂之論腹作詩亦然何獨第二聯爲承第三

聯爲轉耶泥此則非律詩之法度矣
詩要賦比興或興而兼比或比而兼興三百
篇多以興比重複置之章首唐詩多以比興
就作景聯古詩則比興或在起處或在合處
或在轉處
長篇古體參差中出整齊語循是筆力最戒
似對非對但涉江湖熱閙語便即鄙俗但用
通用字無法即輭弱輭弱易療鄙俗難醫
作詩不可使一字無用須是字字必不得又

不可使一字不佳。須是字字穩當。又不可使一字無來歷。字字要有出處。要無鄙俗。

詩貴乎實。實則隨事命意。遇景得情。如傳神寫真。各盡其態。自不至有重複蹈襲之患。

楊仲弘曰。詩當取材於選。效法於唐。

詩要鋪叙正。波瀾濶。用意深。琢句雅。使字當。下字響。

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

詩要首尾相應。多見人中間一聯儘有奇拙。全篇湊合。如出二手。便不家數。此一句一字必須著意聯合也。

詩中用事。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意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譏人不可露。使人不覺。

人所多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則自不俗。

詩要鍊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鍊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晴木葉聞。鍊末後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鍊第二字。非鍊歸入字。則是兒童詩。又曰暝色赴春愁。又曰無因覺來往。非鍊赴覺字。便是俗詩。如劉滄詩云香消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是鍊消入字。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是鍊空浩二字。最是妙處。

長律妙在鋪叙。時將一聯挑轉。又平平說去。如此轉換數匝。却將數語收拾。妙矣。

五言短古。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

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麄實。五言下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詩。須字字去不得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聯珠不斷。方妙。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

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叙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馬伯庸曰：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曉，唯中原漢音四方可以通行。蓋中原天地之中，得氣之正，聲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詩中宜用中原之韻，則便官樣不凡。押韻不可用啞韻，如五支、二十四鹽、咸韻也。

皇甫子循曰：詩有音律，欠諧，終非妙境，故無取拗體也。

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此劉生所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

皎然論詩有三偷，謂語、意、勢也。若陳后主日月光天德，出於傅長虞。沈佺期高樹早涼歸，出於柳文暢。王昌齡手持雙鯉魚，目送千里鴈，出於嵇中散。然辭相發明，語或閒合于美。

湛湛長江去，同於湛湛長江水。江平不肯流，同於潮平似不流。此類蓋多矣。

何元朗曰：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三偷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令，厥罪不書，應爲鄭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弱手無才。公行劫剝，若許貪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閫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又曰：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此語皆切中詩家膏肓。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右。

謝茂秦曰：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

作率多平叉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
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
其迹可也。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
高。
作詩譬諸用兵。愼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
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
七言絶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

寬。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
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
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
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
傍韻。牽强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
不失大體。巧句最害正氣。
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
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

韻勝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
二者。孟浩然得之。
長篇古風最忌鋪叙。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
有變化之妙。
氣格高。雖的對不害爲大家。氣格卑。雖不拘
對偶。亦是小家。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贈汪倫
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
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限何人見。月曉

風清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
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
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
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盛唐人以漢魏之氣爲主。以六朝之辭爲輔
晩唐人專以六朝爲主。所以造就有差等。
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
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晩日沉沉
便無力矣。

造句易得。趣難。非深於詩者不能也。

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象。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也。枚氏七發。非必爲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爲七。然皆俳語也。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羣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皆是道也。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人心。係則難脫。

王元美曰。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强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班。歌行覺自陡健。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截。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云。余謂七言絶句。王江陵與李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辯。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王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

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稱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為正宗。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浩然，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為佳。間有失檢點者，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志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矣。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

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乎三謝。靈踰于陳隋也。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欬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甚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如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

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唐自貞元以後。藩鎭富强。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遊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潤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餖飣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趣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塗主窗舊。甚乃俳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擢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爲名利之鉤途。詐道日卑。寧非其故。

汪伯玉曰。初唐則體醇。盛唐則粲厖。中則弛。晚則筲。

子及曰。初盛以無意得之。其調常合。中晚以

有意得之其調當離

王敬美曰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為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庚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如何耳善使故事者勿為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為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摸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為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為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

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溢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挦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為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為兩失而已

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為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剌鶩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為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為韓為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為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傅會或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詩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栢梁之餘材剏為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至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無處捉著盛唐

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中邪盛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韻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銚水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横紛至集卻於此時要下翦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營處貼葛營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詩不在體顧取諸情性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奇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

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正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沉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

卷之首終

唐詩選註卷之一目録

唐詩選註卷之一

濟南　李攀龍　編選

晉陵　蔣一癸　箋釋

五言古

五言起於蘇李然更歌詩謠間用五字成句雖詩體未全是五言之濫觴也

〇魏徵 玄成鉅鹿下曲陽人鄭國公初唐

述懷 一作出關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久逝魂。久一作近九折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謂秦失其國如鹿人之失鹿也〇投筆班超事別見〇戰國蘇秦說六國合從張儀說五國連橫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秦相六國令合從而識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廣秦獨居之儀相秦破關東從道欲連秦之橫故曰連衡〇漢終軍使南越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〇漢初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〇宋玉招魂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歸來兮哀江南〇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欲爲殺趙襄子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豫讓曰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〇漢書季布爲氣任俠有名於楚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〇戰國魏侯嬴爲夷門監者公子無忌用其計竊符救趙嬴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后果然

高廷禮曰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淪乎梁陳大雅之音幾於不振唐太宗天文方發延賢英賢一時虞世南魏徵賡歌詠和其唱斯道爲唐世五言古風之始

〇張九齡 子壽韶州曲江人諡文獻公初唐

感遇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〇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慕作篡猶取也

高廷禮曰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前論沈宋比肩後稱燕許手筆又如薛少保之郊陝篇張曲江感遇等作雅正沖澹體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

附記薛稷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傅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節迴換人生知幾何杜甫詩少保有古風得之郊陝篇即此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官左拾遺初唐

薊丘覽古 贈盧居士藏用○薊丘故燕國即古薊門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史記○郭隗燕昭王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黃金臺在易水南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故名

孫伯玉四傑切律體解華藻陸音節乘美屬深陳之說雖未路之靡漸可謂盛矣而古詩之流尚阻逕拾遺洗滌浮華斬新琱樸吳然自樹興寄頗遂自餘七言諸體乃非所長也

○李白 太白生蜀之青蓮鄉稱青蓮居士官翰林供奉稱李翰林亦稱李供奉盛唐

子夜吳歌 樂錄清商曲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歌聲過哀後人更為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前四句是最妙絕句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長安玉關別見臞仙詩譜以太白此篇為張李鷹作三五七言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為無名氏作不知何據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今淮安邳州本夏邳國秦置下邳縣

縣有沂水繞長利池池上亦橋即黃石公授張良素書處也按史記子房授書圯上圯音怡楚人謂橋為圯二字不應複用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為炎雄生色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張良本韓人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狙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索之急乃亡匿下邳嘗遊圯上有一老父墮履圯下命良取履良取履跪進之老父與良期後五日夜半至其所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祠之○泗水出山東泗水縣西南過徐州又東南過邳州入淮

○杜甫 子美本襄陽人居京兆杜陵故稱少陵官左拾遺又官工部員外郎盛唐

後出塞 乾元時在秦州思天寶間事作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東門洛都門河陽洛郡也○詩小雅車攻篇蕭蕭馬鳴○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荀悅

漫記作罪鷄栗與鷄同音
鷄皆幼疾烏丸此作平音
劉會孟曰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一時彦
周曰詩有力量知古之闕力未挽時不知其
難也又其悅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山
寨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
動壯士慘不驕又入哀詩汝陽讓帝手頁宇
眞天人凱聯似太宗孔映塞外春此等力量
不容他
人到

玉華宮 在坊州宜君縣鳳凰谷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 音語 不知何王殿遺構
絕壁下陰房鬼火青 景惡 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
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

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宮近有晉苻堅墓此段蓋傷堅也○墓 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末更自傷非意所及

震亨曰玉華宮前有溪曰醽醁取溪色如酒
色之碧也正殿覆瓦餘皆葺茅○淮南子人
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若火
之名○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
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也注謂風之起自止
劉會孟曰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
○又曰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李賓之
曰五七言古詩子美多用側韻如玉華宮哀
江頭等篇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為矯健○瑢

禹金曰宋張文潛愛此學曰風雅古吹自
謂極力摸擬惟黃州一篇稍以之今讀其
詩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已有
愁色至云山回地勢卷更成何語

○王維 一字摩詰太原人進士第官尚書右丞盛唐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
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第五句一撥便開承上問答意再反之

○常建 舉進士盱眙尉盛唐

西山

一身為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
天勢物象歸餘清林巒分夕麗亭亭碧流暗日
入孤霞繼洲渚遠陰映湖雲尚明霽林昏楚色
來岸遠荊門閉至夜轉清迥蕭蕭北風厲沙邊
鴈鷺泊宿處蒹葭蔽圓月逗前浦孤琴又搖曳
泠然夜遂深白露沾人袂 平鋪直敘自是出世語

○高適 達夫滄洲人五十始為詩卿工官左散騎常侍盛唐

宋中 今河南商丘古宋地漢代梁孝王都之即睢陽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唯

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漢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大修宮室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司馬相如鄒陽枚乘之徒客遊其門○平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曾築晉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學為雪賦名雪臺

○岑參 鄧州棘陽人居杜陵嘉州刺史盛唐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寺在長安曲江池側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故名永徽中沙門玄奘建浮[illegible]於寺西院六級高三百尺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青松夾馳道。宮觀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

帝京曰神州○關中即雍州今陝西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漢高惠景武昭五陵俱在長安北○淨理謂清淨妙理出瓔珞經勝因謂修行之業也○王莽殺其子宇北海逢萌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又問叔景曰吾丹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授答高適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illegible]可知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高廷禮曰唐人倡和多是感激各據其妙如早朝大明宮杜甫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王維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登慈恩寺塔杜甫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參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皆雄渾悲壯可以凌跨百代

○韋應物 京兆人左司郎中蘇州刺史中唐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多所自得

劉會孟曰古調本色微雨一聯似亦以澀得之○何元朗曰左司性情閑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不減陶靖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餘韻者獨左司一人○徐伯臣曰當時詞流糅郁感蕩成狀其視蘇州淡泊無文未登高蹤而六漢玄味足配元英雖不見以睹春弄物要之心鑒野俗自歐上列不虞為世爭長矣

○柳宗元 子厚河東人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中唐

南磵中題 永州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子厚詩起語如法斗健淵永奇整迴風一蕭瑟，林景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情神在此上字遂覺一篇皆然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結得平淡味不可言

宋元帝纂要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日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景在下曰倒景

蘇子瞻曰柳儀曹南磵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妙絕古今矣○曾吉甫曰子厚田家詩有雞鳴村巷白里胥夜經過等語遐有淵明風味南磵詩平淡有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西山語奇故也○劉坦之曰初秋篇捎雨侵竹翻翻鵲驚枝發語頗新巧猶未失為沈謝此獨遊亭下時自是唐韻

附記子厚田家詩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又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蛩鳴疏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惟恐踵前跡○淡直宗陶所山詩鷗鳥迷

小靜霽白秋江旋迹挾瘦危橋縈迴出林抉石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斜雨儀際高出萬象表杳然顧汐橈風遠興濟濟古安所羽翮縱粉提主同升齊貴有年彭鏗天寒連困與病道棄怯幽沙非令觀愛跡化使心神悄偶然遊山水得以觀弱鳥吾了寺淹留緩我愁腸繞

○崔署 宋州人開元中以試明堂火珠詩得名盛唐

早發交崖山還太室作 嵩高山五岳之中岳也東曰太室西謂少室以其下各有石室故名

東林氣微白，寒鳥忽高翔。吾亦自茲去，北山歸草堂。秋冬正三五，日月遙相望。肅肅過潁上，朧

朧辨夕陽。川水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署集此下有傷此無依客如何蒙雨霜二句

十五夜曰三五本禮記謝靈運詩朔在三五夕李詩娟娟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潁上即潁川按嵩山在河南登封縣究登封古陽城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此漢置潁川郡

唐詩卷之一

唐詩選註卷之二目録

【七言古】

○王勃

滕王閣

○盧照鄰

長安古意

○劉庭之

公子行

代悲白頭翁

○宋之問

下山歌

至瑞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

○李白

烏夜啼

江上吟

○杜甫

貧文行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高都護驄馬行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飲中八僊歌

哀江頭

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高適

邯鄲少年行

人日寄杜二拾遺

○岑參

登古鄴城

韋員外家花樹歌

胡笳歌送顔真卿使河隴

○李頎

崔五丈圖屏風賦得烏孫佩刀

○王維

答張五弟

唐詩選註卷之一目錄　甲

唐詩選註卷之二

七言古　七言沿起咸云柏梁然歌謠等作出古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調鋪敘五一些止

○王勃　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幼悟

滕王閣　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唐高祖子滕王元嬰為刺史時建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咸亨初閻伯嶼為洪州牧九月九日大會賓客于閣命其婿作序以誇客席間出紙筆遍請客莫敢當勃年最少受之不辭閻怒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閻矍然曰天才也因請成文并賦此詩極歎而罷

胡元瑞曰滕王閣序神偉無倫大代奇絕於一變郎畫棟珠簾四韻亦唐人短歌之絕

○蕃市凡曰盧長安古意局而雅澗機智則同

○盧照鄰　字昇之幽州范陽人新都尉初唐

長安古意　唐都長安秦漢故都也今陝西省城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

吐流蘇帶晚霞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眞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轉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權勢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只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末段見得歌舞驕奢不及清貧遠甚

俠斜秦中路名○七香車貴遊之所乘者四面貯以辟邪芽香故名梁簡文詩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幃帳間所懸五絲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架木空中以涵往來曰複道上下有道故名○長安漢宮闕有合歡殿○屋上飛簷曰甍○梁家畫閣漢帝金臺不必屑屑妄擬蓋文取富麗故多入此等語○比目魚不比則不行其名謂之鰈○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制蟬鬢縹緲如蟬○鴉黃謂額上塗黃漢宮妝也虞世南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或謂後周天元帝令天下婦人黃眉墨粉隋唐尚沿之倫考○鐵連錢謂馬文騣鐶如錢也○盤龍梁冀妻所制釵名○屈膝當是屈成梁簡文詩織成屛風金屈膝又李商隱詩鏡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鏡阿甄陶宗儀謂鉸具之金鋪若比方名為屈戌田子藝謂卽今之蝴蝶翁鉸可以為仰摺壘故名亦書錫鉞○庾開府烏夜啼詩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東網日憶○杜陵漢宣帝陵○吳王以歐冶子所作

鈎五示泰薛燭〻善相劒見純鈎日光乎如
屈陽之華沉〻如芙蓉姑生於湖○李賀傳
挑李不言下自成蹊○数道交錯謂之剌長
安城面三門〻三道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
東凡九市西邰太技三餘之廣路注三肆之
路也〻泰有中尉漢武帝更名執金吾拔金
吾烏名立辟〻辟天子出行職先主尊以禦
非常故日以名官○帝蘇庵名古有居此造
酒者移世因以名酒○灌夫漢景帝時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訣貴滅諸有勢在巳之右不
欲加礼必陵之諸士在巳之左愈貧賤尤孟
歎、蕭相即相問何也○張湯蕭望之馮奉
世史卌張安世爲五公○神仙傳麻姑謂王
方平曰吾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
到蓬萊水又清淺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矣
○漢揚雄宇子雲家素貧人希至其門雄方
草太玄有
以自守

顧華玉曰語有來歷非學問之力不及此○
春甫兄曰意謂一切豪華終歸於盡而其言
富麗足
以閒之

○劉廷芝 希夷汝州人廣文進士初唐

公子行 樂府題游俠二十一曲之一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
青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迴玉爲砂。青
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
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
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傍。的的朱簾白日
映娥娥玉顏紅粉粧。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
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
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
著細腰。願爲粉鏡分嬌面。裏入底 與君相向轉相
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
槿一朝新。逐輯到傷感處 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
北邙塵。

天津橋架洛水隋煬帝建○古詩博山爐中
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鬱金草名○娥〻
美貌古詩娥〻紅粉妝纖〻出素手○漢武
帝時李延年善歌有寵其妹色殊美延年侍

帝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
傾人城再顧傾人国不惜傾城国佳人難再
得帝聞之乃召入宮是爲李夫人○宋玉高
唐賦楚襄王宿於高唐夢見神女曰妾本巫
山之神女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〻暮〻
陽臺之下北邙山名在洛陽北上多茔墓
謝茂秦曰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動
而報與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日惟
顧長無別合形作一身刘希夷曰與君相向
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
非一身妾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
君非一身妾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往

代悲白頭翁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
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

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栢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illegible]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僊。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洛陽古都會繁麗地故詩家往々用之。桑田成海事已見。秦末多失國故當時每用公子王孫。光祿池臺將軍樓閣只取富麗不必各有所指

王元美曰。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好事者遂謂宋作靈隱起聯為駱所續成劉客落花二句為宋所撲死今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附記。希夷少有文華好為宮体詩詞旨悲苦咏白頭翁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帚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々歲々花相似歲歲年々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以向讖矣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朞為奸人所殺或云其舅宋之問愛花落二句懇乞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

○宋之問 延清西河汾州人考功員外郎初唐

下山歌

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河清可待人壽難期一言兩語道盡

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 端州在嶺南故日南中

逐臣北地承嚴譴。謫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搖雨散各翻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

○李白 再出

烏夜啼 樂律清商曲始於宋臨川王義慶白此篇稍加其意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無非語外見情

黃雲謂塞坎與雲相連而黃也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善文詞滔謫襄陽蘇其妻行音門以迴璇織錦迴文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

名璣瓔閣發蒼頭齊至襄陽治感其恕留田迎蔣氏太白贈用此事又別有詩贈蔡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

劉會孟曰語有深於此者然情之所至皆不女此則不必果也凡言乖所若木足以知此○前後僅篇漢魏詩多不可點李詩好處亦難點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釋焉弟此篇與烏棲曲可謂精金粹玉矣

所記太白烏棲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初白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請觀所爲文白示以蜀道難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解金貂換酒醉歸又見烏夜啼曰此詩可哭鬼神也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縣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反結

楚詞木蘭兮枻沙棠舟按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般刻爲舟崑崙山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爲舟不沉○列仙傳竇子安仙成黃鶴迎去○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學鷗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屈原名平楚同姓作離騷淮南王謂可與日月爭光○楚臺王作章華臺○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衡中嵩○滄洲在海中去中國數萬里人多不死所居金闕銀臺玉樓紫閣○漢水出嶓冢山東南流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江

○杜甫 再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史記管仲少與鮑叔牙遊仲貧用常欺叔叔遇之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劉會孟曰只從俗諺器識古意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唐官志司直掌糾劾官僚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棹開有筆意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以下謂王司直何以我復命何日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續博物志豫章城南有樟高七丈大二十五圍垂蔭數畝因名豫章○春申君上客二皆躡珠履○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嘗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齎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劉會孟曰豪氣激人堂堂復堂堂○范德機曰此詩法度與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篇合

結句七字而含無限之意勢力如截奔馬

前見子美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高都護驄馬行 開元末高仙芝為安西副都護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亦是累句 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此氣骨不可少 踠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只如此語絕妙

唐交西郡去交河七百里東至烏耆南都吐蕃西連疏勒北距突厥貞觀中初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因建安西大都護府○顏延年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又體容與兮馳萬里霑赤汗兮沫流赭○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步○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王良馬星也馬鬣翦為五花或三花者

象天文生義○古樂府青絲縷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第一門曰橫門亦也

楊用修曰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者借之以寄其精神名其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而無餘巧下又受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汾與帝下毛龍以敵群英何其雄偉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

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白受璘辟為府僚璘敗白坐流夜郎為帝之謂子美兼呈李白不無微意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蓬萊織女回龍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請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掉頭字見莊子淵明詩鼓棹愛尔年掉頭不肯住○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左達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
子曰吾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
蛇以禍汝○空中書咒史宗引小兒瞻空覺
脚下有波濤荷書卒乃蓬萊仙人也見跣覓
西溪叢語謂禹足書者非足○禹穴本在蜀
之石泉禹生之地古碑刻有太白書禹穴二
字今爲俗者不有禹穴乃定所
也天寶初白留禽精故云
劉禽吾曰其跌蕩創體
頹自得意故成一家言

飲中八仙歌

唐史李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一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三 宗之瀟灑美少年。擧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四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五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六 張旭三盃草聖傳。脱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七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八

晉阮咸醉騎馬欹傾人皆指而笑曰此老子騎馬似乘船行於波浪中○唐史於汝陽王璡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命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漢鄭弘好飲酒嘗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始置郡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李適之天寶初爲左相後爲李林甫所中罷有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子美正用其語避俗本作世○晉何曾日食萬錢○崔宗之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毛曾與夏侯並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蘇晉數之子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是佛好米汁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之智布袋和尚嘗於市中坐飲酒○食人無識之者逃禪謂逃去而禪中也○李白頭爲人供奉詔翰林玄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時已被酒高將軍扶以登舟說者以船爲襟紐近鑿○命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爲神因呼曰張顛○後莫張之顛草書率付將謂之草聖○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酬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槩覽夫曰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嘗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劉會孟曰八篇近之吾意後如題畫人目一二詩集之成歌又曰不倫不理各極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

哀江頭

曲江爲唐都勝賞之地曲池坊南有南苑明皇與貴妃遊其間祿山反帝西幸次馬嵬賜貴妃死而曲江亂後荒涼矣公故有感云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顔色。昭陽殿裏第一人。比貴妃 同輦隨

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謂貴妃自縊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渭水在長安劍閣在蜀時帝尚留蜀未還長安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昭陽漢殿名趙飛燕所居事別見○唐制內宮才人九人正五品○一箭黃鶴直注作一笑楊用修謂用賈大夫妻射雉事

蘇子由曰大雅緜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為文之

高致若杜哀江頭詩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白樂天詩詞甚工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矣○李耆卿曰此詩妙在清渭東流二句明皇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兩無消息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子美獨能言之此但細柳新蒲之感而已

附記唐文宗嘗吟杜甫曲江篇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樓臺之盛命神策淘曲江昆明二池許公卿立亭館兩岸建紫雲樓綵霞亭內出樓額賜之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令曹將軍霸寫以為圖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黃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都似活的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門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合心愛者誰後有韋

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此下感玄宗西幸事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名畫記江都王緒多才藝畫鞍馬擅名○符瑞圖騰黃者神馬也色黃一名乘黃有肉角○唐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開元中為興慶宮詳見七言律○漢制婕妤唐制才人並女官○唐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拳毛騧乃平劉黑闥時乘也○郭子儀收後京師代宗以九花虯賜之名獅子驄○世說支遁好養馬人問之曰貧道愛其神駿耳○明皇幸新豐溫泉宮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從每色為一隊○穆天子傳天子至

陽紓山馮夷河伯之所居是為河宗沉璧禮
馬河伯與天子披圖之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前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江中獲之○（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
金粟山○（漢禮樂志）天馬歌天馬徠龍之媒
注天馬者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
之
岌
劉會孟曰長篇意外淪痛悽絶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亦偶然語而斜無迹以為自然極至劉會孟稱其非思致所及過矣開元之中嘗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雄颯爽來酣戰。亦妙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出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蚤入空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名言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佳士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霸魏武帝髦之後其門第清高明皇末年得罪削為庶人○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唐貞觀中太宗嘗畫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玄宗時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進賢冠古委貌之遺象也後漢志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製以旌武功○太○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照夜白玉花驄並玄宗所乘良馬見（明皇雜錄）○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禮）天子之門九重○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韓幹大梁人善寫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見畫記
坎壈身困窮也（楚詞志）坎壈而不達
（劉會孟曰）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蔣常之曰）元微之去杭州詩房杜王魏之子孫蹔及百代為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為詩人欽服如此○（許彥周曰）老杜贈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勢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高適 再見

邯鄲少年行 樂府題雜曲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黄金用盡還疎索。感慨之語自別以茲感嘆辭舊遊。更爲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終歸少年不失故步

邯鄲古趙地邯山名鄲盡也今趙州○平原君趙公子勝也與魏信陵齊孟嘗楚春申號四豪並喜待士食客數千人

殷璠曰適詩多胷臆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多奇句且余所最

深愛者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吟諷不厭矣

附記高適燕歌行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鬭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絶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人日寄杜二拾遺子美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寄詩當在此時

人日題詩寄草堂。遥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子美時寓荊楚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二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適時刺蜀州媿爾東西南北人、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龍鍾竹名言人老之態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二千石太守祿秩○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子美嘗有詩南也東西南北人

洪景盧曰古人酬和詩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高適寄杜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

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往來反復有餘味矣

○岑參 再見

登古鄴城今彰德府臨漳縣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時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爲誰來。隻言片語不盡欷歔

望陵臺即銅雀臺也曹操建三臺於鄴都名銅雀中名冰井後名金虎相去各六十

其上復道相通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施繐帳於上朝晡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葬操處也○漳水其源有二一濁漳一清漳合流經臨漳入衛河

○韋員外家花樹歌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鄉。 一結語蕩起一篇之意

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 樂府有胡笳曲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也○開元中眞卿以監察御史使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第五句以下又許說一番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頭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引笳胡中樂器名多於馬上吹之一[illegible]人捲蘆葉而吹謂之胡笳○樓蘭西域國名[illegible]關秦北關也在平涼府鎭原縣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即此○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多河城北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高萬一千里秦隴二山但在隴州西北[illegible]

山即天水大坂也其坂九回

○李頎 東川人賈幼鄰榜進士新鄉尉盛唐

崔五丈圖屛風賦得烏孫佩刀

烏孫腰間佩兩刀。刃可吹毛錦爲帶。握中枕宿穹廬室。馬上割飛蟵螉塞。執之魍魎誰能前。氣凜清風沙漠邊。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穹廬沙漠陰山胡地俱切烏孫上來 主人屛風寫奇狀。錢鞘金環儼相向。回頭瞪目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

烏孫西域國名在大宛東北其形最異○穹廬氈帳也○蟵螉細腰蜂也塞形險隘因名杜[illegible]溫[illegible]界詩蟵螉塞邊絕候鴈鶱鶱而上望天狼○魍魎水石之怪鬼也奸效人聲迷惑人或曰顓頊氏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若水為魍魎蜮鬼○陰山在匈奴國東千餘里漢特冐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後為漢所奪

○王維 再見

答張五弟 諲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閒。四終字弄出奇趣然亦非安排可得 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終南山在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

○崔顥 汴人司勳員外郎盛唐

孟門行 樂府題都邑三十四曲之一孟門山名在平陽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前四句喻已
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良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言反復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中六句賦所
北園新裁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後四句喻聽讒者

後漢楊寶行華山見一黃雀被瘡因收於巾箱採黃花餧之瘡愈旦去暮來一日變為黃衣年少與玉環一雙報曰好掌此環累世為三公此詩起語暗使此事 顧華玉曰古雅中意自佳

○張謂 正言江南人侍郎盛唐

贈喬林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可想其人

漢成帝同日封舅五人王譚王商王根王立王逢時為侯世謂五侯○七貴並后族呂霍上官趙丁傅七也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魏萬詩五侯同拜爵七貴各垂纓 顧華玉曰正言此二詩俱於兜第前密後所當慎取法耳

湖中對酒作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便然此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閒。主人有粟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寫得情真

揚州有茱萸灣隋時開以通漕運者傍有茱萸村因名○晉王戎為尚書令過黃公酒壚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此壚嵇阮亡後便為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殷璠曰一詔代北州老翁答又湖中對酒行在物情外但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歷遠探古迹然後始為奇樓

附記謂代北州老翁答云負薪老翁往北州北黃沙所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定知北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即隨又微矣宕借隣伍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肖日孫及有誰知更辛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了任欲靜胡塵安邊中閑人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〇王昌齡 少伯江寧人 龍標尉盛唐

城傍曲 樂府題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皂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却月佩弓鞘出 猫得

〇薛業 天寶間處士吳郡人 柳芳友高交盛唐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爲客不到舍，舊國存亡那得知。胡塵一起亂天下，何

處春風無別離。語不煩而意盡 是開爽之業

〇張若虛 揚州人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初唐 樂府題陳后主嘗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

春江花月夜 採其尤艷者名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灔灔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紆迴曲折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別轉思入 言今委婉照 如怨如慕者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捲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

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碣石濱傍山也。按禹貢在冀州北平郡南河口，三國時已淪入海，去岸百餘里。○相水源出廣西陽海山，流出分水嶺，分派北流入長沙界，湘猶相，言有所合也。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於洞庭。胡元瑞曰：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宛轉，出劉希夷白頭翁詩上，辭其體製，固初唐時高倡也。

〇衛萬 初唐

吳宮怨

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

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句踐城中非
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秖今唯有西江月曾照
吳王宮裏人 二句李白用為絕句

越絕書句踐下城山陰是也有走馬岡伏兵路跡見虎之更搆故址○史記正義姑蘇臺在吳縣西南姑蘇山上始於闔門成於夫差姑蘇自是地名非特姑蘇乃姑胥山臺皆以伍胥得名吳人鄙語以上為蘇故誤以姑蘇後遂為蘇州非也開元嘗上笛為吳宮怨一曲笛亮可與王勃滕王閣詩斷墨又曰此時自是初唐極歎蛇發和平極可師法中盛縱作頗多第入句為章平多相十觀概一定色不可除君近歎歌行中律體矣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臨江丞初唐

帝京篇 唐都城即秦漢故都故多引用秦漢舊跡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
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
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
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
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
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
肅蘭菀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
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
戚里 已上賦長安山川之盛 平臺戚里帶崇墉炊
金饌玉待鳴鍾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
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窻繡柱玉盤龍繡柱
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
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
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 已上賦長安第宅之華與其貴遊之多

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
俠客金彈垂楊道娼婦銀鉤採桑路娼家桃李
自芳菲京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雙鳳入羅
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
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
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
十九年非 已上賦長安倡俠之後廉人不知其非也 古來名利若浮
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
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
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

知四十九年非人號為筭博士

○丁仙芝 曲阿人餘杭尉初唐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餘杭本秦舊縣今屬杭州

曉幙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 首四句吳山人 前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兄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結行樂趣

宏中記胡燕班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詩小雅伐木篇坎坎鼓我○曹子建詩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唐詩選註卷之

唐詩選註卷之三目錄

五言律

扈從登科途中作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奘還荆州應制

○李嶠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

○張說
恩敕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得林字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孫逖
幽州夜飲
宿雲門寺閣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劍門

○李白
塞下曲
秋思
送友人
送友人入蜀
秋登宣城謝脁北樓

○孟浩然
臨洞庭
題義公禪房

○王維
終南山
過香積寺
登覺寺
送平淡然判官
送劉司直赴安西
送邢桂州
使至塞上
觀獵

○岑參
送子尉南海
寄左省杜拾遺
登總持閣

○高適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送鄭侍御謫閩中
使青夷軍入居庸
自薊北歸
醉後贈張九旭
○杜甫
登兗州城樓
房兵曹胡馬
春宿左省
秦州雜詩

送遠
題玄武禪師屋壁
玉臺觀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禹廟
旅夜書懷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
二判官
登岳陽樓

○王灣
次北固山下
○祖詠
江南旅情
蘇氏別業
○李頎
望秦川
○綦毋潛
宿龍興寺

○王昌齡
胡笳曲
○張謂
同王徵君洞庭有懷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丁仙芝
渡揚子江
○張巡

唐詩選註目錄三卷

唐詩選註卷之三

五言律 律體之興雖自唐始蓋由梁陳以來儷句之漸也唐人工之者衆儀冒尚相高逐蹤美妙

○王績 無功龍門人稱東皋子又稱斗酒學士初唐

野望

東皋薄暮望（起句即破題）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秋色補題不足且生結意）山山惟落暉（落暉應薄暮且生下返歸二句）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文選步遐以徙倚謂逐徙而倚互也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其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何元朗曰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又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詩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

○楊烱 華陰人神童終盈川令初唐

從軍行 題樂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賞而不拙）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慮而不拜）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鑿矣

和庾五望月有懷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三四近俗人頗稱之其佳思乃在五六露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離難。

班婕妤團扇詩團團似明月此詩翻用其語方萬里曰起句似與其孫子美一同以終篇味之乃少陵翁家法也

送崔融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烟塵掃，秋風古北平。

唐帥幕皆有掌書記之官以事書札或稱表記管記者是○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黃帝之子壘祖好遠行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餞酒慢也○河闕即伊闕河水所經處故名

○宋之問 再見

扈從登封途中作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乏掞天才。

天子出行所在以帷帳設為宮殿曰帷宮帳殿○蜀都賦蔚若相如嬿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奘還荊州應制 沙門即桑門也精於佛教之僧號曰桑門

一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荊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何日紓真果，還來入帝鄉。

法華經惟一佛乘佛乘即大乘也佛家有三乘一日聲聞乘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二日緣覺乘辟支佛得道或以聞因緣而解或所環觀而得悟神能獨得道故以緣覺為名三日菩薩乘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三乘以菩薩乘為大乘○僧行圓蒲日彌天真果禪證也

○李嶠 巨山趙州人中書令初唐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 公主中宗女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別業猶云別第○青甸東郊也鵷鷺排立有序謂侍宴者

○張說（道濟洛陽人封燕國公故稱張燕公初唐）

○恩敕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得林字（開元十二年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說爲書院使）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說時侍講易）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見賜宴）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不非應制体）

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府○魏志陳思王置西園於鄴與諸才子夜遊賦詩○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高宗命傳說之辭詩大雅既醉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臣子答君恩詩也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題與宋延清七言古詩同）

舊館分江口。淒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幽州夜飲（舜置十二州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即今京師之地唐改爲范陽郡）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孫逖（博州人開元初舉隱淪屠釣策一人初唐）

○宿雲門寺閣（寺在浙之紹興雲門山今名廣孝）

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捲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鴈。紗牕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多寫高遠）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劍門（帝幸蜀回車駕至劍門顧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

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

水經注小劒去大劒三千里連山絶險飛閣相通故名劒閣○秦惠王欲伐蜀聞蜀有五丁力士北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稱其牛食畢日糞金冬斗蜀使開之使五丁開山入秦取牛秦蜀之路遂通五丁死秦滅蜀○在德不在險吳起對魏武侯語○漢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出塞三千餘里命中護軍班固勒銘燕然山紀漢威德而還王元美曰明皇藻覽丁過文皇而骨氣鬱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悅則馬

八月洞水乎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分古音
皆起句之妙可以為法〇皮謨美曰北齊美
蕭愨芙蓉露下落揚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
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辭府芙王融日齊沙
奐明風物甘泉烟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謝朓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
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
凱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
附記明皇以張說之薦乃召然令誦所作乃
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
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
不寐松月夜窗虛帝曰卿不求朕豈朕棄卿
何不云氣蒸雲夢澤
波撼岳陽城遂放還

〇題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階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禪寂性空也維摩詰一心禪寂攝諸亂惡心佛家以蓮花為心清淨

〇王維三見

〇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終南山一名太乙俾己見〇東方為海隅見呂氏春秋〇宋文志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保章氏以星辯九州故謂分野曰斗牛次者中峯之北為雍為并冀其南則為梁為荊為冀軫也

劉會孟曰語不必深辟清奪衆妙〇皇甫子循曰李君虞受降城聞笛詩教坊取為度曲征人歌曉行詩好事寫為圖畫若王摩詰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孟浩然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並可作畫

附記李益征人歌曉行詩胡風凍合鸊鵜泉牧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無盡日年年移帳雪中天破訥沙頭雁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〇受降聞笛即回樂峰前沙似雪是也選

〇過香積寺 長安南山子午谷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不知字玄妙模寫幽深處 甚淺易甚深遠非尋常語 即景觀貼龍深意

維摩詰性上方有國號香積以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寺名香積取此〇毒龍佛家喻慾心也大灌頂神呪經莫令諸小毒龍害於人民

顧維新曰一正副幽深本色語不雜一句絜淨玄微無聲無色

〇登辨覺寺

竹逕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

三四詠其地皆從寺裏來餘

嫩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

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初地化城皆佛寺之稱楞嚴經長者論初地菩薩見自身眞如佛姓名見道位○法華經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沛陳汝南等地為西楚彭城廣陵等地為東楚豫章長沙等地為南楚○九江即洞庭沅漸元辰叙酉湘資湘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尚書江於此分九道○華嚴經地草柔軟結跏趺坐○長阿含經梵聲有五種二正直二和雅三清徹四深滿五周遍遠聞○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同異性戒三發光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明極覺蒲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眞如際八不動地一眞如心九善慧地發眞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瓔珞經觀世如幻化○楞伽經除住三昧是名無生分萬里曰此似是盧山僧寺三四形容廣大其語即無雕刻而總中林外四字一了數千里佳甚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

唐志燉煌郡西有陽關在玉門關南故名曰陽○後漢班超出征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瀚海地皆沙磧群鳥解羽於此因名交河源出天山其水分流繞斷岸下俱注

今肅州衛西北肅州即燉煌也○月支在大宛西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今涼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地

送劉司直赴安西 安西已見今陝西行都司是

絕域陽關道○胡烟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漢西域傳大宛人嗜葡萄酒馬嗜苜蓿草武帝遣李廣利伐大宛取其善馬并苜蓿種而歸○高帝時用婁敬議與匈奴結和親

劉會孟曰無意之意

送邢桂州 唐武德間置桂州都督府今廣西桂林府是

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三四各自為對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五六非對境不見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京口今鎮江地按爾雅絕高為京以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故名京口○赭圻吳所置屯所也與赤岸山俱臨大江○船有總戶曰舲○汰水波也楚詞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漢順帝朝孟嘗遷合浦太守合浦産珠前守貪穢珠徙他境嘗廉介不取去珠復還○後漢李郃知星夜見二使星向益都時果遣使入蜀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蹟邊之景孤烟如何直須要理會）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漢武罷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故以為國○居延古流沙也城在陝西甘州○燕然山名出塞外三千里後漢竇憲大破北單于登燕然山命班固刻石勒功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發端近古武元衡草枯馬蹄輕角弓勁如石王門允語）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枯而疾盡而輕甚妙便是）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鷹駛馬驕健當前）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結處淡而有味）

渭城秦咸陽孝公所都漢高帝名新城屬長安武帝名渭城縣○漢高帝因太上皇思故里乃移置豐縣於驪山下徙豐人實之并移枌榆舊社衢巷棟宇一如豐里舊制故曰新豐○細柳營漢周亞夫屯兵處在渭水北○射鵰李廣事又北史斛斯光嘗射一大鵰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曰此真射鵰手也

劉會孟曰極是畫意○胡元瑞曰右丞五言工麗閒澹自有二派建禮高秋夜楚塞三湘接風勁角弓鳴揚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附記右丞漢江臨泛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輞川閒居贈裴迪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又輞川閒居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山居即事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嫩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烟火起處處採菱歸、酬張少府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餘二詩已見

○岑參（再見）

送了尉南海（廣州）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襍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

蜃蛟類海旁秋時常有蜃吐氣如樓臺人物之形謂之海市○南部賦注鮫人水底居從水中出寄寓人家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三山番山禺山堯山也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

徐子擴曰首尾有規範始言養親故不擇小官終言守己故不貪重寶

寄左省杜拾遺（參時為補闕）

聯步趨丹陛（言同朝）分曹限紫微（言不同署）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五六老歎）

揄新進年少聚用者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結有體

唐中書省植紫薇花時參為補闕為中書居右署甫為拾遺為門下居左署故云分曹甫荅詩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登總持閣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烟檻外低秦嶺窻中小渭川評者以為低秦嶺見得高小渭川見得遠余謂說是高意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佛書有諸天言勝樂事也金仙佛稱

○高適 三見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古樂府有征馬斷曲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常帶別聲斷為兼秋做造出来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唐詩於月多連用關山亦樂府曲名也〇大刀頭有環環音協還義取於還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送鄭侍御謫閩中今福建省周時為七閩地秦置閩中郡

諸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鴈少只是夜猿多道得眞率自然勢亦流走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愼風波

使青夷軍入居庸唐嬀州懷戎縣東南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塞外道上[illegible]軍謂燕右居庸關在幽州昌平縣西淮南子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

匹馬行將夕征途去轉難不知邊地別秖訝客衣單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莫言關塞極雨雪尚漫漫

自薊北歸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迴誰憐不得意長劍獨歸來薊州本秦漢漁陽郡唐取古薊門關以名郡以東凡十[illegible]漢宣帝本始二年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匈奴遠遁還者不能十一〇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見孟嘗君傳

醉後贈張九旭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

金鏁甲苔臥綠沉鎗抛與臥乃眼之在第二字苔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四句皆一句中具二眼剩破殘開垂折綻肥是也山谷云拾遺句中有眼篇有之析此可見

秦州雜詩 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時公以關輔饑棄華州司功客秦州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時西有吐蕃之亂 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結句若非有懷定是自負

唐志河州有鳳林關桑欽水經河水又東歷鳳林注鳳林山名五巒俱峙魚海縣名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易井卦上六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勿覆幕之也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謂為軍穿井挈壺縣其上令軍士知也下有井○漢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史記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出塞圖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兩言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我自在其情之非也

題玄武禪師屋壁 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是畫堂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後四句著帶師此引二高僧言師師之不凡見圖中有鶴有鷗 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晉顧愷之小字虎頭善丹青滄洲仙人所居也詳已見王介甫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祖此○梁僧誌公與白鶴道人並欲居舒州潛山山麓謀於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illegible][illegible]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狀以前言不可食各以所識處築室焉○高僧傳杯渡皆人知其名姓嘗乘木杯渡水因名杯渡師○晉僧慧遠居廬山東林陶淵明從之遊結白蓮社

〔胡〕元瑞曰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亦更無人可著詩此杜老千古絕枝未易追也

玉臺觀 滕王元嬰任閬州刺史時造太乙天帝所在以玉為臺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觀內有滕王亭予故有此句 文字魯恭留。又以魯恭比滕王亦見宮內必有滕王文書遺跡 關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宇故云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結畧用意

道書以往古為浩劫釋家言無窮之世也一云宮殿大階級曰浩劫○漢梁孝王有平臺

巴見○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公
主弄玉好之以妻焉逐教弄玉作鳳鳴鳳來
止其屋公為之作鳳臺居數年並仙去○東方
切十洲記洪武帝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
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
鳳麟洲聚窟洲此十洲並足神仙所居人跡
絕處○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
作鳳鳴○後仙去當乘白鶴駐緱氏山頂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自傷老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二事作聯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
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
詳洲見○史范蠡為越破吳功成乃乘扁舟
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王喬有三
其一周靈王太子其一洪葉縣令其一蜀益
都人並有仙術此以鶴言則太子晉也見上

禹廟 忠州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只如此起自好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中四句永其荒涼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末二句追念禹功

宋玉招魂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孫華老謂
驅龍蛇橘柚錫貢皆禹事因此有感近發○
孔氏書傳四載謂禹平水土水乘舟陸乘車
泥乘楯山乘樏○郭撲江賦巴東之峽夏后

[illegible]三巴記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
三巴又十道記巴縣并巴東巴西為三巴閬
會至典劉先庭論及此詩言禹功疏鑿自三
巴始禹河在上流故三巴皆控特於斗早知
言共氣力盛
壯時也無謂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夜景之近而小者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夜景之遠而大者○此二句與後二句俱用平字起是句法等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後乃言樀閑星月著一湧字變覺不同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此范德機曰作詩要有驚人句語險詩便驚人如子美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

峽自衡陰峽折雲埋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
遊抱字便險竹光團野色含影漾江流團字
沂險他如船弦瞑長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
闊星垂平野潤城湧大江流春風波浪芙蓉
城白日雷霆夾城洑李賀黑雲壓城城欲摧
甲光照日金鱗開此等語任是人道不到○
謝茂泰白有對則切對若子美星垂平野潤
月湧大江流是也無對不必切對若子美鳴
鄢殘時到江湖秋水多是也○明元瑞曰山
蹟平野潤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垂
平野潤月湧大江流骨力為之九衢與霧歛
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詩星臨萬戶動
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
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
浮氣象尚之亏抱閑西月嶺鵲湄北風鳥川
壯語也又杜北風蹟爽氣有斗避文星氣神
過之讀唐諸家至
杜杯今人自失

孟浩然閑遊秘省時秋月新霽諸英華聯次當浩然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絶咸閣筆不復為繼○天寶末明皇乘月登花萼樓有歌李嶠詩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帝凄然歎問誰詩或對李嶠因凄然涕下起曰嶠真才子也及共年幸蜀登門衛嶺覺眺良久又歌是詞後曰嶠誠才子也高力士以下俾弟久之

○祖詠 洛陽人駕部員外郎盛唐

江南旅情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灑 閉 而）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江声一作鐘声）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為報空潭橘。無媒寄洛陽。（寄字重一作贈）

晉張華為司空見斗牛間常有紫氣大雷與觀之曰此寶劫之祥也在豈城華閃和煥豐城令到縣掘獄得雌雄二劍是夕斗牛問气不復見按唐詩於劍每用煥事互覽乃悲○〔王元美曰〕剌竊摸擬詩之大病唐人詩云海色晴看兩鐘声夜聽潮至周以吉則云海迄晴看近鐘声夜聽長唐僧詩云經求句馬寺僧到赤鳥年至皇南子術則云地足赤鳥分教後僧同白馬殤經時離以刊流將名此鎖未見大決徹循太白有人烟異橘柚秋色老梧桐句黃帘化史之曰人家闊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兩字而魏態卑共矣又有點含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見則云勤也有月共同歸火陵云聽飛螢自昭陳則云飛螢元失照火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川事火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中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蘇氏別業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似作待者之譏）

（謝延作庭前見野陰山明望 公雪和詩庭昏未夕陰本此）

○李頎 [illegible]

望秦川

（三秦記函谷西至隴底相去千里口關中亦曰秦川）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綦毋潛 孝通荊南人著作郎盛唐

宿龍興寺

（襄陽）

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梵語刹者幡竿也建於塔上后人逐指刹為塔料而稱寺皆相沿耳○西域國有維摩詰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比丘即僧也華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

益惠命下終施主先食以資益其色身青蓮佛所變化也佛圖澄以鉢盛水須臾鉢中生青蓮花法華經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當是人口中出青蓮香○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皆落至弟子便著不墮

〇王昌齡 再見

胡笳曲 樂府題已見

城南虜已合。一夜幾重圍。自有金笳引。能令出塞飛。聽臨關月苦。清入海風微。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淚歸。氣當然雕琢處 樂府胡角十曲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關月海風亦並樂府曲○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愴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

〇張謂 再見

同王徵君洞庭有懷 時謂以尚書郎出使夏口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為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日復同遊。

〇常建 再見

破山寺後禪院 今常熟虞山興福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三四不必偶自是一體蓋亦古詩律詩之間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空去帶與天空有無影同 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歐陽永叔曰嘗愛常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始知造意者難為工也○方萬里曰全篇自然而然[illegible]曰流詩之淡而不[illegible]輕撥可取者矣王味自然常建清遠入古[illegible]際[illegible]微月幽矣[illegible]好道遠矣又曰尾詩曲遊清幽處禪房中人[illegible]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五言律之入禪者右丞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五言絕之入禪者

〔附記〕常建宿王昌齡隱居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王維歸嵩山詩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滯還期

〇丁仙芝 再見

渡楊子江 即大江在鎮江府城西北一名京江東注大海北岸廣陵

桂楫中流望。空波兩畔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淅歷度秋聲。

晉志揚州廣陵郡永淳初淅江江都縣紫楊子縣七有瓜步鎮即渡江處也○三國時吳初部鎮江後遷孫廢置京口鎮劉宋為南徐州隋開皇中置潤州宋開寶末始名鎮江軍

○張巡 鄧州人眞源縣令盛唐

聞笛 時守睢陽一題有軍中二字

岧嶢試一臨。虜騎附城陰。附一作俯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思鄉悽然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結句方見題則題當有軍中字

○張均 說長子盛唐

岳陽晚景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

岳陽漢屬長沙西自浙江東來萬里劉日長沙賈誼傳長沙卑濕○詩豳風七月篇九月授衣

○劉長卿 文房河澗人隨州刺史中唐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徧。歸人掩淚看。

穆陵關在青州大峴山上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即此○桑乾河在大同府南源出馬邑縣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漁陽唐為幽州亦為范陽今京師

家雲之帀千文美门劉隨州五言長城如此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西同不耐撿

○張祜 字承吉南陽人以處士倚离丹陽中唐

題松汀驛

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釋處默 越州僧晚唐

聖果寺 杭州南鳳凰山

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此聯遂為武林佳偶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錢塘分吳越之境故有吳地越山之際許逢送杭州牧詩亦云吳江水色連閩越俗春聲偶岸遙程泰之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鄙其語不文曰是介界標手耳及後山在錢

唐行有句云吳越到亡分此如李光弼用郭
子儀旗幟士卒號令所及精采皆變若也○
弼示揣門自東有川非牙人之說詩流往往
惑之州大不解事者感唐窓中三楚書林外
九江不户吉東也滄海闊南壞洞庭寬晚唐
到江吳地書隔岸也越山多皆一時警句朴如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尤不勝數唯近
時作者勢帶皮骨太甚乃覺有味斯言可
附記吳越紀事處默賦詩輒有奇句羅隱嘗
見吳地越山之勝臨曰此吾句也失之久矣
乃為師所得耶
聞者鄙其僻㵾

唐詩選註卷之三終

唐詩選註卷之四目錄

五言排律

同韋舍人早朝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蘇頲

同餞楊將軍兼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張說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九齡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僚之作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王維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送李太守赴上洛陽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李白

送儲邕之武昌

○孟浩然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杜甫

重經昭陵

至閬州廷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春歸

江陵望幸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行次昭陵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黃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李頎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〇岑參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〇祖詠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〇鄭審

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歌

〇劉長卿

行營酬呂侍御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御

唐詩選註四卷終

唐詩選註卷之四

五言排律

之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與古詩差別

〇楊炯 再見

送劉校書從軍

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校書從軍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字無一統最俗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寬緩

天文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見隋書將軍星即旄頭星也營壘之府衛曰宮星門將軍門也五成即五兵兮矢受兵戈戟也又兵車有五亦謂五戎〇流星大帝有寶劍六一曰紅二紫電三辟邪四流星五青冥六百里〇晉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得二寶劍以西山北巖下土拭之光芒豔發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以拭之益精明〇庾開府詩流星抱劍文〇黃帝黃帝鑄鼎於荊山之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群臣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〇便開府詩明月動弓梢〇湟中今陝西臨洮之地〇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臨海丞初唐

靈隱寺 杭州晉咸和初西僧慧理登靈隱天竺西山之間嘆曰此中天竺國靈鷲山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因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峰曰飛來山有靈鷲塔亦慧理遺跡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末二句亦自結得

耆闍崛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故號鷲嶺出(法華經)○龍宮佛寺也○滄海在海寧縣南西通浙江江口有山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名○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靈隱狀若珠璣璀璨目有異人識之因謂斗月中桂子也○山畔舊有一峻泉人禮泉臥呼泉潚公泉○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上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洞

(王元美曰)唐人無宋延清二韋吾皆疑之其謂延清夜投靈隱得句云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屬吟甚苦一老僧云少年何不言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遂終篇叩之乃賓王也其二訓劉希夷去年花落顏色改今年花開後誰在延清愛而欲得之不許遂以上褒歷殺之去落花句雖自妍婉要非至者是清自多佳境何至苦欲得之其與駱賓王年幸不甚相塞賓王又有江南贈宋五之門及充州錢剔詩何得言非舊識若賓王果為從僧而之問後謫過杭亦且老矣不得予夫年此由二詩並見集中而好事者欲以證希夷之說死賓王之幸生故令延清受此長誣耳○(胡元瑞曰)靈隱寺詩舊傳賓王續成王元美謂詳其格調自當為宋最為得之然本事詩但稱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二句為駱末云曾所贈句乃一篇警策即餘皆宋作甚明況聽二字自是垂拱作法駱果為僧未可知也

宿溫城望軍營 溫城即溫池城屬靈州今寧夏中衛地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塞靜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旗翻翼影。杜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即此意然此五字尤勝霜劒轉龍文。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烟疎疑卷幔。塵滅似銷氛。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召勳。還應雪漢恥。持此報明君

鼂錯傳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注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兵符漢制也有銅竹之與剖而二之一藏禁中一以與將凡用兵必以合之而行○唐武德初高祖以泰王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諸葛孔明每出師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後漢班超家貧傭書投筆曰大丈夫當立功西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後果封侯○召勳一本作顏勳甚注謂召穆公虎也周宣王時召公嘗平淮南之夷○漢高帝七年匈奴冒頓圍帝於白登七日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並為漢恥(楊用修曰)此篇與邊城落日一首大意同其宣景畫胥中之悲壯用事悉畢中之容態所

難以為

附記）實土塗城落日篇云紫塞流沙北黃圖渭水東一朝辭俎豆萬里逐沙蓬候月長楊南亭原憂警空野昏虛濕合岑近戍烟通膂力風歷倦堰陽歲月窮河流控積石山路遠空州壯志變蒼兕精神貫向紅君思知何報龍劍有雌催

○蘇味道 趙州欒城人鳳閣舍人與李嶠俱以文翰顯號蘇李初唐

在廣聞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周官宗伯之屬

有御史掌贊書御侍也後世以為糾察之官○唐置門下中書兩省為左右相所治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並稱相臺

振鷺繞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侍漏清覽含披雲喜得郎廟舉賢為臺閣分故林欣柏樹新渥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舉遠從南斗外遙望列星文

振鷺遷鶯前官之遷轉○漢官典職尚書奏事於明光殿○晉樂廣為尚書郎衛瓘見而奇之曰每見此人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也○晉索靖子綝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廊廟之才州郡吏不足污吾兒也綝秀才除郎中○唐龍朔二年更名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光宅初又更名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尚書省為文昌臺其郎各因臺閣改易為名意二人必一拜因下郎或尚書郎一拜中書郎故云臺閣分○前漢御史府井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止朝去暮集因名柏臺又名烏臺○漢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神羊即獬豸也知人曲直觸邪佞楚莊王獲之為冠陽執法者服之○漢蒲芝除尚書郎有野集成孝當車送至岐路及下縣於道前○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以郎官上應列宿不許按郎位凡五星在帝座東北方萬里曰唐人自御史除省郎以為至榮此詩曲盡体貼

○李嶠 前見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景龍三年中宗幸嗣立山莊命從官賦詩制序紀篇令西安府有遺迹公因故蹟

南洛師臣契東巖王佐居幽情遺紱冕宸眷屬樵漁制下峒山蹕恩回灞水輿松門駐旌蓋薜幄引簪裾石磴平黃陸煙樓半紫虛雲霞仙路近琴酒俗塵疏喬木千齡外懸泉百丈餘崖深經鍊藥穴古舊藏書樹宿摶風鳥池潛縱壑魚寧知天子貴尚憶武侯廬 實語貼題有假借處

按嗣立山莊在驪山鳳凰原之鸚鵡谷驪山長安東山也又東南二百里為上洛在洛水南張說東山記韋公体含貞靜思叶幽曠雅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畹泉毛射雲木盧兮怳惚冤夢閒閣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許皇上聞而賞之延命掌舍設帟金吾劉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霧千華榆於紫氣百神朝於谷口千官於池上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

居曰赤虛原内拔谷○桐山即崆峒在平凉上有問道宮昔于浦黄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山○灞水在長安城東本名滋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穆天子傳書於大酉山小酉山之中又方輿記秦人隱於小酉山中石穴有所藏書千卷○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諸葛亮二往乃見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陳子昂 三見

白帝懷古 漢光武時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以蜀居四方之西西白西方色也因更名巴郡曰白帝城唐改夔州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唐渝州周時為巴子國今重慶府巴縣是○蜀漢先主征吳為陸遜所敗還至白帝改魚復為永安宮居之諸葛亮受遺於此○禹貢五百里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以其荒野故謂荒服

峴山懷古 山在襄陽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龍圖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踟蹰

晋羊祜鎮襄陽來遊峴山有感悽後卒人為立碑山上望者墮淚杜預因號墮淚碑○襄陽西北有隆中山諸葛侯隱於此○王母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方萬里曰此老杜前律詩也悲壯感慨即無幾吻合又此曰陳子昂人但知其能為古詩一編南北衍罪不知律詩甚精如白帝峴山二懷古詩即頗老杜集中亦恐難別乃唐人律詩之祖也

○杜審言 再見

贈蘇味道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捲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 前只說邊景後總歸到蘇身上 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輿駕還京邑朋游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暉

沙鉢羅可汗建庭於雖合水謂之南庭此陸可汗建牙於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為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後漢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羽書徵兵檄也軍中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雁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材。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回。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

閶闔天門也紫微宮門曰閶闔以象天門也〇董仲舒傳游於巖廊之上晉灼注謂殿峻之廊也〇長樂漢宮明光已見〇漢韋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〇魏晉語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草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中書郎鍾會察有憂色問松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如此可大用真王佐才也裴休中書舍人制詞綸閣回五字之春任遷自中書除侍制詞禁

垣揮翰五字日宣皆用此字

胡元瑞曰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沈佺期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李白蜀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言此類最為得體

〇宋之問 三見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長安故城在西安府西北本秦離宮漢高帝自櫟陽徙都此未央宮在其西景龍二年中宗幸焉

漢王未息戰，蕭相乃營宮。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皇明帳前蹕，置酒宴羣公。寒輕綵仗外，春發幔城中。樂思回斜日，歌詞繼大風。大風對斜日不同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通。未央宮用漢事佳

漢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里九十五步街道周回七十里臺閣四十三所宮門闕凡九十五帝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帝悅〇幔城幔帷似城也庾肩吾詩雜舟卷幔城〇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遭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〇漢高帝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〇漢初遂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

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厭之叔孫通起朝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帝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也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池在上林苑景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幸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篇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之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已竭宋詩猶健舉佺期遂服不敢復爭論也

春豫靈池會，用春豫字便好滄波帳殿開。舟淩石鯨度，

名蘭署。天官書北斗魁前六星曰文昌武
原卽武曲也二星皆與紫微相聯。昭投字
出別陽書別州。詩小雅大東篇別則
六章不成報章。黄帛栢臺注已見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江在廣東韶州府亦名曲江

候曉踰閩嶂。乘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薜荔搖青氣。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裛。石響細泉回。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悅。北思日悠哉。髻髮似不散收來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首歸路。行剪故園來

○越王臺在廣州越秀山南越尉佗因山為之
○凡木蔓生皆曰薜荔在石曰石[illegible]在地曰
地綿纏木曰長春藤又曰扶芳藤
○廣州誌桄榔無枝至其頂生葉
胡元瑞曰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一聯繫
賞愛孤雲帶鴈來勁風吹雪聚渴鳥啄水開
皆奇絕語能別此乃具眼。蔡茂秦曰宋之
問髩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
雪丹心一寸灰張說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
流子美殘月影高枕聽江聲李嶧王水
流雲有意本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徐翁翡翠巢書閣鴛鴦之釣子
美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韋莊百年流水
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
空諸公句意相
類子美自勝

○蘇頲 廷碩雍州人襲封許世稱小許公與
張燕公並以文章顯號燕許大手筆

切
唐

同餞陽將軍兼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唐關內道置原州都督府今平涼府原州是也。御史大夫本有兩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一曰御史中丞秦官也。隋世諱中治中中丞唐貞觀末復置

古地接龍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為家。將禮登壇盛。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月思胡笳。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秦惠王遣張儀司馬以蠻之行逆築城故云
龜沙武元衡兵行探斜谷詩折衝古地接龜
沙句。虎牙漢將軍之號。後漢閔與字然
明桓靈間三為護將軍羌等已病死大行或
以為鄭大夫明與此無涉。漢武帝為霍
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漢高
常元年設壇具禮拜韓信為大將。唐李靖
兵法諸軍將五旗各准方色太宗曰方色五
旗為正千幡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
數曷為正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
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
五旗交之五旗開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
之旗而為一復散五開相倚不交之旗一復
散而為三旗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
○御史多取觸
邪之義詳已見

○張說 再見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西嶽鎮皇京中峯入太清玉鑾重停應綠騎遊

雲迎（華嶽景易備山先途紀華 嶽語謝備工在三四句）白日懸高掌寒

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字未坚 情字可激）

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迴駕勒

鴻名

華嶽西嶽華山也在西安府華陰縣南白虎
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門以華山一
說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人服之羽化故名
○華山記華山四面峻如削成上有五崖比
敘一坡巖而列自下望偶為掌形說二華
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
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掌跡具在近涇○黃帝
晝夢遊華胥氏國既覺怡然自得天下大治

知其國○漢武帝造望仙臺歲時祈祷幸焉
○洛書五十六字皆綠○岱泰山時祀為五岳
之長故曰岱宗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
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
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
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
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
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
首皆受命然
後得封禪

○張九齡（所見）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蒲關即蒲津關泰 玉明府河東所屬）

（在蒲州則黃河西岸 在西安則黃河東岸）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

雲開龍負王舟度人沾仙氣來（六句先前三 四句競奐而較）

興 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

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魏武使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
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莊子黃帝聞廣成
子在於空同之上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
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禹南省方濟江黃龍負舟而禹
猶姬然顏色不變須臾龍低首尾而逝○龍
列仙傳老子西遊函谷關令尹喜先見東來
有紫氣知真人當過此漢文帝召河東守
季布至罷歸邸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
耳○虞書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康哉
賦康事
胡元瑞曰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
獨曲江諸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
莊嚴之內如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酬
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稱大手皆莫及也
附記九齡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孟月攝提
貞乘時我后征晨發九折度暮戒六軍行日
御馳中道風旆卷大清戈鋋林表出組練雪
間明順動帝皇豫高深奉睿情陪遊七聖列
望幸百神迎氣色明絕安貝光草尚崇
之罘稱萬壽兮此從同聲○餘延選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

戶深左掖知天近南宮見月臨樹搖金掌露庭

接王榛陰。他日聞更直中。宵屬所欽。聲華大國實。夙夜侍臣心。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寧思竊抃者。情發爲知音。不拘不帶唐律之高者

禁中直舍曰廬○給事黃門下省故稱左掖○金掌即仙人掌已見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寮之作

唐制門下中書在宣政殿東西總稱北省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東省中書爲右省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願割。持斧竟稱雄。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曲。聲滿柏臺中。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常欲退微躬。

漢藝文書於蘭臺石室以御史中丞主之○漢書黃帝云操刀必割西征賦制者必割資於操刀本此○漢侍御史直指者衣繡衣持斧逐盜○交河界中有蒲昌海一名鹽澤在北地之水名曰海小而大之也○柏臺已見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暫揚旌。寵賜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倡。仍題瑾翰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歌鍾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漢書蕭何曹參爲一代之宗臣式胡唐重世系曲江與燕公同姓故以稱之張嘉貞和詩亦云天賜我宗盟○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北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在人爲三公佐○宋璟通疏見收恩曰喚汝萬里長城○詩小雅天子遣使臣曰皇皇者華於彼原隰勞使臣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本紀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詠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胥蔭陳

撫豐[illegible][illegible]得郡紛二並刻類姓曰龍黑嫌曰太阿○漢物置材官於郡國武帝時增明侍凱門兵以遠地大郡良家子補羽林郎西方爲有益往○周宣王命仲山甫城齊尸吉甬御時遣之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尸張良拊[illegible][illegible]南於留頭封留乃封陷侯○胥悼公伐[illegible]筆於蕭魚鄭伯納女樂二八般鐘二肆公賜碧條欠樂一八歌鍾一肆曰予樂纂人和我程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請侯採人無不停志請與予共樂之歌鍾歌時所奏凡懸鍾磬全爲肆半爲堵○漢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見內有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計有功曰明皇賜說詩云命將綏邊服雄圖出廟堂哉應制詩有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之句報嘉貞云山川有是陣草木想爲久壹從恩云佇聞歌訣杜凱入紫色玉徐如仁

云向來詞翰音今見勤燕然皆取制誥之書獨孔齡許宗居事有征霸業在休兵天與三合座入當萬里城朔南方偃華河古晉揭程又聞風六部考詳日五戍平山南歸懸狀留侯功復成大法取旋師偃武之意宋璟許云以旨泉亭渴其餘海自情亦有深意四界

○王維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自外入朝與計班省曰朝集使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蔭通溝。來預鈞天樂。此句因帝下句而說亦承起句而來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滿中州。

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皆都關中詩爲宗周○禮天子冕有十二旒維早朝詩即用此首而句縮為一句云萬國衣冠拜冕旒○周禮王之五輅一曰玉輅又小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皆金為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皆竹為虎人龍三者諸侯使臣所執○唐以侍中所令為三省○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行部台郎者褰其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鈞天樂天帝宗也中央為鈞天說見列子又秦穆公夢至帝所覩鈞天廣樂

送李太守赴上洛今陝西西安府商縣本契始封地唐天寶初為上洛郡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欲陰。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荊岑。若見西山爽。應知黃綺心。

商洛山四皓隱處亦名楚山在商縣東南又東為武關○詩秦風小戎篇在其板屋蓋西戎之俗皆然○丹水出上洛西南冢嶺山東流至南陽內鄉縣與浙水合內鄉本楚之白羽地在周為中鄀州之封春秋并於楚號畧即今虢州唐為虢畧縣荊山在西安府富平縣岑陵賊藪荊山之高岑○晉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見世說新語○陳留志云辛度字宣明常居東園中世謂東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避秦亂隱入商山是為四皓

顧與新曰全篇敘行色結句著界古意詞多老成醇雅

送祕書鼂監還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後惡倭名更號日本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貞觀初遣使入朝其有願留中國授經肄業者久乃請還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神想且到送日本無過之者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

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積水謂海也本呂氏春秋○凡九州用騶衍語史記騶衍好為閎大之言言中國名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中國外如神州赤縣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皆仙人所居五山之根無連著隨潮上下往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始不動○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三千圍兩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稱為扶桑公集中又有送晁監還日本序其內云鯨魚噴浪歸行乘雲扶桑若蔡蕃島如浮等語與詩義頗合或一時贈別所作皇甫汸術口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亦可謂工於發端余謝靈運登海口盤嶼山詩莫辨洪波極誰知大壑東良自有本

○李白 四見

送儲邕之武昌 武昌即古之鄂地孫權破關羽自公安徙都此因名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銜盃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黃鶴樓在武昌城西南隅詳別見○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謝朓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史季布傳曹丘生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屈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孟浩然 兩見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師。寧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辯四維。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極有惟致作思索所及 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激字有生意 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松滋江在荊州府松滋縣北岷江至此分為三派下流三十里復合為一達於江陵即今川江也渚宮在江陵故城東南楚襄王之離宮宋玉之故宅○楚狂士陸通高臥松間以受霞氣幘掛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濯纓屈原事今荊州有濯纓臺云是屈原濯纓處漁歌見上劉會孟曰工處渾然不似深思者

○高適 四見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今兩廣唐貞觀中置嶺南道

嶺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是為壽對 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

有民汝莫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玉剎戕武王烈○熊羆謂兵衛護陵寢皆○京房易飛侯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崩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彩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時有吐蕃之黨項與僕固懷恩之亂○唐廣德初年自梓州晉往閬州作閬州即今保寧之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廓。別酒寄江濤。白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悽然淚然結

陳傑也曰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絕而子美幾用一句千崖秋氣高語益工

春歸 廣德初公再歸成都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歸家。歸字一作為字

范元實曰杜有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卻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警策要自穩愜○葉少蘊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燕體輕弱惟微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氣格超勝居末諸子為之便當入魚眼練江拋玉尺鶯穿細柳織金梭體矣

江陵望幸 上元初以江陵府為南都○寶應初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拜荊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議幸江陵故有此作

雄都尤壯麗。望幸歘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中四句應首句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後六句應次句

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分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宗臣指郭子儀代宗幸陝郭子儀旋復京師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洛陽雲臺漢明帝圖畫中興二十八將於上○涸鮒涸轍魚也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活耳君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蓋寓言詩用涸鮒本此

劉會孟曰且悲且喜愈卒有氣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圖（嚴武中作）

沲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霓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指嚴鄭公）丘壑道難忘。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沲岷山江水所出也在成都府茂州即龍山之南首故稱隴蜀水自江出為沲江在成都府新繁縣○玄圃海外神仙所居十州之○晉謝安官太傅初臥東山難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楊庭秀曰杜詩排律多矣獨此雙枝寸寸是玉旗檀片片皆香也然排律健可止此至五十韻或百韻非古法矣又日老杜山水圖云沲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甫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劉含孟曰此篇句句著畫意正似未離本處謂義甚分明兒童之見也○春甫兄曰子美題畫不妙者相亦是畫景所助據愚見如毫末繪事等字不用此尤妙子美以為然乎

行次昭陵（天寶五載自東都歸長安應詔道中作）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有典有則）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狀他父子間意）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上句寂寞下句精爽冥思入玄矣）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唐書隋煬帝末天下大亂李密竇建德等並起太宗奉高祖舉兵太原李靖等為將首定關中遂平天下○太宗方四歲時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天屬父子也高宗即位譚於太宗故云尊堯典太宗功德可歌如禹故云協禹謨○風雲本易雲從龍風從虎此謂李靖輩從高祖而起也○黃帝鼎成先去後人名其地為鼎湖詳已見○漢書宣帝賜霍光玉衣梓宮漢武故事高皇殿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又平帝時孝帝廟衣自在匣外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天寶初老子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天寧坊追尊聖祖大道玄元皇帝仍詔州郡立紫極宮畫像事之五聖則列侍左右五聖高祖太宗中宗高宗睿宗也天寶閒並加大聖皇帝之號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

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金莖凡語變化氣象上句正欲如此清峽耳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唐尊老子為聖祖故曰盤根曰奕葉曰秘曰飾皆以祖廟事言之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恰悉著老子

廟在洛城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漢書有義禁藥者禁苑之禁斯竹以懸之絕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又周禮分官守祧注遠廟曰祧○祧遠人主之所藏也又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老子之指李樹而為姓唐李姓故以仙李尊稱之○生漢景帝後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奕葉累世也○七史記老子不作世家置於列傳○明皇親注道德經○吳道子善陽事與畫工國史補云唐人熟集○必賦詩推一程人人擅場郭璞尚平公乃主知子集李端擅場遠別相迎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袞衣九章一曰龍天子之龍一升一降龍首卷然故謂之袞○風箏之謂也古人殿閣簷間有風琴風箏○銀牀井欄也○古舞歌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君周久之見周之衰遂棄去後文帝崇尚其術皆傳河上丈人經

詩意謂在周時為柱史卑矣然能使後世拱而師事之○周谷神說虛中之神也老子道德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明元瑞曰杜謂玄元皇帝廟十四韻清麗奇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絕古今岷山閩詩氣象華力迥然不侔矣

○李頎 三見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雲華滿高閣，苔色上勾欄。藥草空堦靜，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疾，攜手暫同歡。墜葉和金磬，饑烏鳴露盤。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結處見入京意

句閒錯云曲欄殷國汲州郡吐谷渾於河上作橋欄之河厲欄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麗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欄季長吉詩想姑早月勾欄下字又作鉤○伊水在河南府自盧氏縣流經洛陽館師入洛灞水長安八水之一也○漢官儀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舊說漢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遂為故事

○岑參 四見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虢州今河南府陝州周封虢仲於此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慈恩寺浮圖五言古與此作機智有同迮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〇祖詠 再見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常會友惟德自成鄰用經語入詩得此聯為工確池照窗陰晚杯香藥味春欄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裏深居作隱淪

寒食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賈島清明詩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烟杜詩朝來新火起新烟〇桃源在武陵即所謂武陵源也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鉢羅溪周迴三十二里秦時人避亂居此晉太元中漁郎捕魚迷道誤入其境問所從來不知人世已更漢魏也陶淵明有記〔殷璠曰〕詠詩剪刻省靜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至如霽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亦可稱為才子

〇鄭審 大曆初為秘書監丁業有寄鄭監一百韻出唐

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川詠歌

聖德周天壤韶華滿帝畿九重承渙汗千里樹芳菲陝塞餘陰薄關河舊色微發生和氣動封植衆心歸春露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蓋香撲使臣衣入徑迷馳道分行接禁闈敦詩沉瑋旨人何當扈仙蹕攀折奉恩輝看他用何當王言曰渙汗易渙卦九五大號渙汗其大號謂散其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〇劉長卿 事見

行營酬呂侍御公自注時尚書大夫……

以舟臨賊軍後有水火迫於征稅詩以見御

不敢淮南臥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拜前旌井稅鶉衣樂壺漿鶴髮迎水歸餘斷岸烽至掩孤城晚日當千騎秋風合五兵孔璋才素健一作重早晚檄書成

漢武帝使汲黯守淮陽不欲行上曰吾欲毋公之重臥而治之〇武王伐紂左仗黄鉞右秉白旄以麾〇非稅非田之稅鶉衣謂衣敝懸結如鶉也見荀子〇陳琳字孔璋時稱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死曹操辟為掌記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觀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

高仲武曰長卿詩体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思銳才窄也如草色加湖綠松聲小雪寒又沙鷗驚小吏湖色上高枝又水歸餘斷岸烽至掩孤城又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裁長補蓋絲之類與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 歙州今徽州秦為鄣郡晋為新安

漂泊來千里謳歌滿百城漢家尊太守魯國重諸生俗變人難理江傳水至清船經危石住路入亂山行老得滄洲趣春傷白首情滄白假對曾聞馬南郡門下有康成恰是送鄭說語

後漢馬融為南郡太守鄭康成受業其門業成辭歸融嘆曰大道東矣

唐詩卷之四

唐詩選註卷之五目錄

贈盧五舊居

○祖咏

望薊門

○崔著

九月登仙臺呈劉明府

○萬楚

五日觀妓

○張謂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高適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夜別韋司士

○岑參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西掖省即事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王昌齡

萬歲樓

○杜甫

題張氏隱居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曲江對酒

九日藍田崔氏莊

望野

登樓

秋興

吹笛

閣夜

返照

登高

○錢起

闕下贈裴舍人

巻之五目録畢

唐詩選註巻之五

七言律

七言律詩又五言八句之變也他唐以前沈君攸七言儷句已近其調至唐人始專此體

○沈佺期 前見

古意 樂府作獨不見

盧家少婦鬱金堂堂一作香依下句堂與梁相承為切當以堂為是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玄菟城南秋夜長玄菟一作丹鳳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黄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年來十二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白狼河玄菟城皆在胡地漢昭時并朝鮮為樂浪玄菟二郡六朝皆給經玄東塞絡繞白狼河梁元帝以黄龍分對玄菟城夜開府以玄菟郡劉朱寓賊○唐詩多用流黄機中織流黄殘石詩流黄題叠機中所織黄黒之間色也楊用脩曰嚴滄浪取崔顥黄鶴樓詩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此篇為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胡元瑞曰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illegible]誰為含結

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同樂府詩也同一人詩也然起句千古驪珠結語殘成蛇足學者行出此關則青龍騎快可出火矣

龍池篇

武后時長安隆慶坊南民家井溢浸成大池亘數十頃延相王子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有帝王氣神龍五年中宗泛舟宴其臣以壓之號曰龍池即隆慶池也後玄宗即位以隆慶坊舊邸為興慶宮作池樂辭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

五龍四天兩池律詩下字重者惟此為多分明故意是亦一法

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鴈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載續

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以天文言天九四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文志日之所行日黃道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玉曆斷詩亦以黃道對紫微○西京雜紀漢武帝作太液池上中有雕鴈子○晏梁其間○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流歸海○田子執曰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於黃鶴而不知崔顥又出於龍池篇也鳳若鶴二入鳳凰臺餘意耳沈詩五龍二池四天崔詩二白雲二黃鶴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七疊字李詩三鳳二凰二臺六疊地二江三川二青青字四篇杼杼一軸天錦粲然各用疊字成章尤為奇也

附記太白鸚鵡洲詩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公主中宗女也帝遷房陵而主生神龍初制太平安樂等七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皇家貴主好神仙別業初開雲漢邊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敬從乘輿來此地稱觴獻壽樂鈞天 太

鳳翔府有鳴鳳山飲龍川即渭水也嘗有黑龍從南出飲渭水○金鋪謂門扇鋪首有金玉龍獸以銜環者按鋪古器名鐵方鋪圓乃禮器也漢以門鋪獸處有鋪首正象其圓形蓋或代已有之或以章素或以螺蚌或以金銀各隨其所王之德也西都賦排玉戶而颺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長門賦擠玉戶而藏金鋪張正見詩飛閣散金鋪

紅樓院應制

長安嘉猷觀中

紅樓疑見白毫光 紅樓端却生出白毫光亦奇 寺逼宸居福盛唐支遁愛山情漫切曇摩泛海路空長經聲夜息聞天語爐氣晨飄接御香誰謂此中難可到自憐深院得徊翔

白毫光是佛光也晉支遁愛剡東卯山就深矣買之深公笑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見世

說○傳燈録二十八祖達摩自天竺國泛海見梁武帝不契食潚上嵩山面壁九年端居危坐而逝

冊入道場紀事應制

南方歸去再生天。內殿今年異昔年。見闢乾坤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行隨香輦登仙路。香輦登仙四字不斷好坐近爐烟講法筵。自喜深恩陪侍從。兩朝長在聖人前。南方爲火虛無之地故佛有南無之稱號生天猶云度世

送同杜員外審言過嶺題中審字誤。雲卿時爲給事考功郎以張易之敗長流驩州杜亦通易之流峰州並嶺外驩州今交南國乂安府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崇山一作青山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鴈幾羣。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同謁聖明君

崇山距越裳四十里佺期有從崇山向越裳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松以變北上竹溪深竹溪道明水兴谷古崇岑以北証之崇山當在交廣之域所謂放驩兜於崇山即此○安南志大海環交州等府東南經期文有渡海詩云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鳶北斗横山掛南風張海牽別離頻被月容鬢驟催年虛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疑此一時所泝○衡陽有回鴈峯鴈至此不南去今衡州用城南

王敬美曰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摘瑕者因而觸諱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避也然古今寬嚴不同作詩者既如是撤不妨併去如有爭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歷情字於杜律亦時有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慕懷空磧玉杷角兮二馬供罪任下白社青門青霂白鳥一首丘用以皆是失故點處必不可偕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雨兩有二聯中錯用者一二三四有入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為法耶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卽景後必不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衡當山石存前聯行徧香爐尖聯神龍當御溪塵本字岑嘉州暖隨馬雨洗兵花迎蓋御濟接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慈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大林下巖甬在使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免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骨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各有微瑕如吾人不邀遲便自誦不流暢不為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於不可學

〇韋元旦京兆人中書舍人初眞

興慶池侍宴應制池在長安城東初名隆慶後以玄宗諱改爲即龍池也詳已見

滄池漭沆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夾岸旌旗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荊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嘗定，且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日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

（何遜與范雲聯句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晉明帝幼時元帝問以日近長安近答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明日又問之對曰日近舉頭見日不見長安○詩小雅天保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也）

灉湖山寺（湖在岳州沅湘灉汩之餘波也）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巢由堯時二隱士○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遙同蔡起居偃松篇

清都眾木總榮芬，傳道孤松最出群。名接天庭多景色，氣連宮闕借氛氳。懸池的的停華露，偃蓋重重拂瑞雲。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楨幹捧明君。

（說集此下有莫比冥靈楚南樹朽老江邊代不聞二句○王策記云千歲之松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也○松脂淪入地千年即為茯苓）

○賈曾（洛陽人中書舍人初唐）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玄宗為太子時有詩曾時為太子舍人使在東都）

銅門曉闢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托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南獨留滯，忻逢睿藻日邊來。

（漢書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燕之為名也○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至寢門外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博望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漢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迎致商山四皓從太子者○顏師古謂戚夫人曰羽翼成矣太子遂定○託乘引獲之意本楚辭鄴下才即建安七子○魏志陳留王曹植置西園於鄴與王粲應瑒阮瑀陳琳徐幹劉楨諸才子夜遊賦詩○書洪範思曰睿七作聖故天子之思慮曰睿想天子之文章曰睿藻）

李邕（泰和江夏人北海太守初唐）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有蘇頲詩

前已見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與小許公作 鄭爲兄弟 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歸。

博物志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此與乘槎總一事

○孫逖 再見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題妙

婉曲可法○唐中書省有左右司

忽覩雲間數鴈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

長題不剿得覺雖於氣貫此作得之第云閒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東閣西征太犯

漢侍署御史多以立秋□以風霜始殺鷹隼初擊故云秋憲○春卿禮部郎之別稱○東閣公孫弘事已見○晉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

○崔顥 再見

黃鶴樓 在武昌城西南隅黃鶴磯上世所傳費文褘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前四句敘樓名之由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後四句寓感慨之情 日暮一作□□

漢陽東樓武昌隔江七里○鸚鵡洲尾直黃鵠磯黃祖殺禰衡處衡嘗作鸚鵡賦故遇害

顏華玉曰此篇太白所推服一氣渾成太白所以見屈想是一時登臨高興流出未必常有此作○劉會孟曰但以滔滔莽莽有疎宕之氣故勝巧思○田子執曰篇中凡疊十字只以四十六字成章尤奇尤妙○范德機曰絕句若先得後二句律詩先得中聯此最作詩大病有起而後有承有承而後有轉有轉而後有合此秩然之序也若先得後二句則歎起承必不貫串先得中聯而後得首尾則起語必不出於自然且如老杜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受段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罷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前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驪山有溫湯唐時治湯為池環山列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只牀而前意思詩有別才如斗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乃止驪山東南露臺同在焉不齊戒行者即風雨迷道○夕陽樓在驪山上小苑在長安東蕭望之曾署小苑東門候○新豐甘泉獻賦並已見○楊用修曰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入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奇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諷賦則其託諷可知○謝茂秦曰子美居夔州上句曰春知催柳別農事聞人說予別說同甘王維溫泉上句曰新豐樹裏行人度聞道甘泉能獻賦度賦同韻此非詩家正法章確上曰皆用韻頻此可怪也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聖恩便賜燕樂敢書即事開元初以

唐慶隆坊為興慶宮後又將隨遂為南內其正殿曰大同東北即龍池點天寶中有玉芝產大同殿北楹

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燕鎬橫汾並已見○沈約詩宴鎬鑾王鑾遊汾舉仙(沈佺期詩)咫池攜汾唱歌流宴鎬杯(宋之問詩)周文燕鎬汾漢武才皆以二事作對○漢宣帝元年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色如金銅池承霤也以銅為之○(楚詞)采三秀於山間(謝惠連詩)靈芝望三秀注三秀歲三結實也○雲五色為慶三色為矞○尊酒器總名竟衢尊虞秦尊(張說詩)侍酌衢尊(蕭紹宗詩)堯尊臨上帝(程行諶詩)堯尊承帝澤○(楚詞)援北斗兮酌桂漿以北斗言酒器者大之也○史記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詳已見

[illegible]與新曰宋麗亦雅寫出修庸象象一時君臣相悅意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大明宮初名蓬萊興慶閣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門迥日迥盛唐用字只如此不煩小家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豈亦不到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結歸正有回護

漢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杜注)昆吾御宿自逶迤此詩黃山舊遶漢宮斜即[illegible]

事也其李頎詩部鴻欲度千門雪（盧綸詩）朝
禮千門平色門北詩鶯與迴出千門柳并此
章宮千門也楚闕闕在建章宮東二闕道即
梅之（元和志）秦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
人行橋上車行橋下○（禮記月令）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郊
命相布德和令行
慶施惠下及兆民
（顧華玉曰）此篇狀出題景雍容典重用字深
厚不見工力結締之工足見精緻○（顧與新
曰）溫方自然景象如書○（四子餘以）上維其
朝云方朔金門待詔滑稽弄臣也班孟下筆
迎古崇人內發也仍開遣方士求母方蓬瀛
汾明以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變且君非闢也
（宗楚客）八年詔八龍遊閬苑無勞萬里訪蓬
瀛可楚謂有識反結句如太白君王多樂事
還與萬方同辛元已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
朝野更歡娛此詩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
遊玩物華方得
息從應制之體

敕賜百官櫻桃（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百官各有差維時為文部郎中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欄。纔是寢園春薦後。纔字與下句方有照應今本作總非**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將無作有見君恩有餘

皆芙蓉闕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
故曰闕下（子美詩）芙蓉別殿謾焚香亦謂此
○上欄漢觀名在上林中○（月令）仲夏天子
羞先以含桃薦寢廟注櫻桃為鳥所食故曰
含桃○漢明帝宴羣臣大官進櫻桃以赤
瑛盤月下視之同色皆笑云空盤○（楚詞）胹
鱉炮羔有
蔗漿些
（胡元任曰）韓退之有謝賜櫻桃詩矣家舊
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
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
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
皇扃二詩五六語頗相似
然摩詰詩渾然勝退之詩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中四句正說人情反覆**世事浮雲何足問。**

不如高臥且加餐。

晉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漢鄒陽上梁王
書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
也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由而至前也
○前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貢禹彈冠待薦
果為之遷光祿大夫世
言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顧華玉曰）此篇以有朋友反覆為誣諧者或
小人讒沮之類故以為此以解之草色花枝固
是時然亦比喻小人冒寵君子亢顯耳○
（王元美曰）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
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
反法此足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居庸城外
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富足壓卷然
兩字俱貴難易或惜可改者齊雲向馬字耳

又曰摩詰此篇與李嘉祐□□□□官雜青□

銀端金尊映翠省使君炮土舵相送河尹天

明生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

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

曉我行日夜見江楓風葉蘆花秋興長平甘

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

石塔短棹又轉黃芽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

人久立煙蒼茫八句皆物觀也然自有唐宋

之辨

附居摩詰出塞作居庸城外獵天驕白草連

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

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疏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景色可想 朝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看結末乃見盛唐溫厚 下字

洞門謂門之相當也見漢書董賢傳 黃門郎每夕對青瑣門拜謂之見 顏師古曰右丞善作富麗語自其實際本色門以題是結語深厚作者少及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嵩丘即嵩山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智度論云遠離處披穿叢蘭香草若乾草即清淨之意 單庵

無著天親第與兄。北禪師與居士 嵩丘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謂押師也上即佛

初天竺國無言大士及其弟天親菩薩□果明大乘相與製論各五百部見僧古要解八果 僧祐詩公同宿待無水卓錫于地泉湧數尺 口梁武帝因光法師講經於金陵感天雨花 天府獻食因築雨花臺○兩昇經 於君西昇開道竺乾號古皇先生

○李憕 并州人清河太守盛唐

春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王維有詩見前蓬萊興慶閣

望春 唐之三字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與王作亦相敵

○李頎 四見

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其致酸楚 其語流利 關城曙色

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
幽居文理不按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
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
一字而對伏流轉蓋法四失矣後觀郎士元
詩曰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郎用李
頎詩孟以自信○王元美曰遠公遁迹廬山
岑參詩本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仰
意之征以吾弟懋定以為開士甚妙蓋言昔
月名公天迹之岑今為開
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寄綦毋三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聘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

郎

漢董巴輿服志二千石青綬千石六百石墨綬丞尉三百石長相二百石皆黃綬○荀彧為中書令好薰香其坐處常三日香人稱令公香亦曰令君香○漢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鄂千秋為安平侯

胡元瑞曰唐七言律起語之妙自盧家少婦外崔顥岧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王維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賈至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李白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李頎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杜甫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郊居絳節朝西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宮閣迥添愁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共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有
宏龍久宗正脈可法催腸詩洪文皇帝有西
臺此日登臨暝色開老杜母老羅前岸回
柴門不正逐江開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
下雨翻盆青蛾白帝在上樓船兩翁知猶送
天翻黃鵲蜜丹樓相任巧參
消地批把樹杏花與車仲禮長李新
加人邑谷行在林茶者山乏蒼鄭若
為天吟獨歸求容把將春到
牀精舍虎溪飛與亦春公石
秋影初飛漢飛與自
顯意輸疏野亦自一陽種風致微

送李回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巖曙雪旗門上。十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名與文物。自傷留滯去關東。

太司農秦官名主錢穀金帛邊鄉調度皆為報給即治粟內史也○聲名文物詳已見

宿瑩公禪房聞梵 梵音亦曰梵唄讚詠聲也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開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歸依。絕覺幾

花宮佛所處也亦曰花宮○心地本經語菩薩心淨即地○佛有三飯依謂歸依佛歸依法

界歸依倍也
(頴華玉曰)詠物絶唱無以踰此起句帶景叙其寄麗而聯形容光聲清切奇收結歸釋理乃見本色

題盧五舊居

物在人亾無見期閒庭繫馬不勝悲窻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青天鳴墜葉巑岏枯柳宿寒鴟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為誰

鄒子謂襄公曰其器在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將安不在乎見劉向新序

王元美曰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亾二章高黃鳥翩翩笑共此別二詠張謂巫韜討日之十孟浩然聯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龍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唱三歎(附記)高適送前衛縣李寀少府詩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悽其○乘謂別皋郎中星韜計日起岷峨雲樹連六田笑歌南入洞庭陷騗去西過巫峽聽猿多嗚峰洲上飛黃蝶龍淑堆處起白波不峽如中客落酒敏人焦李別溯何口孟浩然公安場城從聯城南面淚江流江嶂開成南示亦十千來春來吟留管公暇日坐館處樓旌陝青山郭羅綺晴倚綠水洲向夕波憑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餘驛並見望

○祖咏 三見

望薊門

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薊門古燕地燕臺即黃金臺也投筆班超事請纓終軍事並已見

○崔署 再見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臺在河南陝州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結處了九日呈劉明府

(神仙傳)河上公漢文帝時結廬于河之濱帝讀老子有不解因幸其庵下車稽首公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遂失所在帝築臺以望祭之○三晉韓趙魏地○(左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山在河南永寧府○關門令尹即關尹喜也老子授以長生之術○晉陶潛為彭澤令世稱陶彭澤嘗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坐久之忽江州刺史王弘使白衣人送酒至便於此所然獨醉

(頴華玉曰)此篇句律與孟通篇句脩情景分明又一意直下固足為法但看意律不雜可

中絡肅衣

○萬楚 開元進士李頎有東郊寄萬楚詩盛唐

五日觀妓

西施謾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鬭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奪將妒殺其奇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斂鬢斜。欲鬢斜對不同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用五日事得趣

吳越春秋西施苧蘿山鬻薪女也今諸暨有浣浦俗傳西子浣紗於此○碧玉宋汝南王妾名梁元帝歌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寵樂府詩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又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又定迎劉碧玉將遇陰麗華撈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疑此指張○漢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梁元帝詩芙蓉為帶石榴裙○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名續命縷

王元美口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妓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開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却收此吾亦不解又起句西施謾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鬭麗華又不相比

○張謂 二見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三四譏御史不當貢獻自貢何勞供用意字眼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由來貢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意欲以不貢異物諷君不忍作三字最佳

後漢馬援南征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在分茅嶺朱崖即崖州在大海中崖岸出珠故名○伏波橫海並漢將軍之號○珊瑚樹有赤黑二種漢初南越王趙佗獻赤珊瑚名大樹○獬豸即神羊評已見○老子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田子挑曰張正言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李義山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illegible]怨[illegible]師皆得忠君愛國之意結句須得此法

○高適 五見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二人同時共一題妙○峽中即巫峽夔州也二國時吳分長沙為衡陽郡也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起句總說二人謫官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中聯以二人謫地分說却好切峽中長沙

李何等工雖凡啖中便含別態

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

[illegible]末後收拾[illegible]以應首句

夜別韋司士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鴈歸聲。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為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

適句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誰人不識君即此詩結意黃河每千里一曲一直此共九曲白馬津即黎陽津也今滑縣地胡元瑞曰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如杜審言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崔顥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高適聖代只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莫道他鄉愁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姚合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洒扶桑惟老杜不爾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之類極為深厚渾雄然風格亦與盛唐稍異間有濫觴宋人者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類是也

○岑參 五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黃紫假對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唐儀衛志朝會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外號曰內仗朝罷放仗○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胡元瑞曰岑參最善七言興意音律不減王[illegible][illegible]盛唐宗匠此篇頡頏王杜千古膾炙中二聯分人小景貴乎皆見早朝二字結句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錫[illegible]兩个稅曰諸公倡和此當為首偕寒關乾難四韻不佳耳○楊庭秀曰七言袞須功德知貢至漸公倡和大明宮乃為與重和此詩者惟岑參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一聯最佳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輝。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百鍊成字千鍊成句工不可言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

〔顧華玉曰〕此篇題添雪後二字句句見之用字溫麗清潤音律雄渾行乎其中絡用故實若出天造精金美玉自無瑕疵

西掖省即事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偃

荊扉。（晉史左補闕屬中書省在西故曰西掖○南部新書麟德殿三面以三殿名按杜審言有蓬萊三殿侍宴詩謂蓬萊紫宸含元三殿○鳳之黃色者曰鵷古詩簉跡鵷鸞行謂朝官班生○平明滄際並本漢書李詩亦以斗作對平明忽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節使橫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威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胡塵欲滅時。（前六句說下半題）為報使君多泛菊。更將絲管醉東籬。（後二句說上半題）

（天文志危虛南有衆星為羽林府蓋虛危[illegible]室近多奸邪故設羽林為軍衛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建章營因更名羽林唐沿隋制有十二衛）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藍田縣屬西安府）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峯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窺白髮羞微祿。悔別青山憶舊溪。（愁羞悔憶四字並用一聯中非大手老筆不能妙）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

（秦嶺在藍田界上有秦女峯○胡公陂在鄠縣旁有冀思胡公廟○藍田縣西南有輞公共地多勝王維置別業於此○晉武帝時紅甲進一白玉壺容酒斗餘溫嶠人意詩用玉壺本此）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扶風今鳳翔府）

柳軃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起語豔麗而音沕忽）

（下面遂寬後）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三秣）

（語最要頗悟）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

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結意深長音節畧急以數）

（上文妙甚）

（磻溪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南旁有石室蓋太公所居）

顏華玉曰此篇深厚宛轉盛唐用虛之最爲者然亦畧帶景事不作全虛○胡元瑞曰七言律對起則杜之風急天高猨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實為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解鶯嬌二老工麗婉約亦可諷詠右丞多及韻對起無風韻不足多效溢亙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王元美曰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illegible][illegible]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組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歷年化三已五欹欹於天一涯便是長變以後手段○王敬美曰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和予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共間逗漏實有可言如右丞明到倒也藉

嘉州函谷豬溪句同隱戲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存求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唐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因哉其言詩矣

○王昌齡 三見

萬歲樓 潤州城上西南隅晉刺史王恭建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濁流。猨狖何曾離暮嶺。鸕鷀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雲烟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顧元緯曰盛唐有偶落晚唐者如李頎盧五舊居岑參秋夕讀書之類又王昌齡孟浩然二君非七言律手俱有題萬歲樓作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得掩其所長

○杜甫 五見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起借伐木詩意賦而興也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三四寫其幽僻處幽棲之勝以上總紀來訪隱者之事後乃美張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上二字成句下五字即解上二字是折腰體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處作去聲虛舟正對出處

詩小雅伐木篇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言求友也王籍詩鳥鳴山更幽○史天官書敗軍破國之墟下有積金寶上皆有氣○麋鹿遊舊註謂用伍子胥語按史記吳王敗越越進西施諫曰王得西施荒淫無度日遊姑蘇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為麋鹿之遊也與許意無涉○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舊史含元殿後曰宣政○公時為拾遺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珮。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中四句應春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蓬萊鳷鵲已見上卷天子正朝故常有五色雲氣鳷鵲在內紫因日出春晴故久矣雪消○詩國風羔羊篇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詹伯大曰前六句皆賦朝會時所見第七句言退朝第八方言晚出而全篇完具矣與後篇同體○春宿左省早朝四詩評雖大雅唐人之執於一所謂下聯不逮杜作雖其後半弱也有此下二作因不用和賈至詩多

紫宸殿退朝口號 紫宸帝內殿在宣政殿北舊史太極殿朔望視朝兩儀殿常日聽政東內大明宮之宣政紫宸延英等殿不時御門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流水臨在七言在聯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以落字狀起寒字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結連前之言子細方言而推

晉桓溫爲荊州孟嘉爲參軍九日從安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爲文嘲之嘉請紙作答不止自若。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合溪谷水爲藍水。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兩峯猶泰山華山也。西京雜記漢宮人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楊廷秀曰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難之惟子美九日詩入句傾字字對爲三四翻盡古人公案五六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結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劉會孟曰此詩經廷秀說盡舊曾手寫棋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陳無已曰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子美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

而子美九日登高落帽人人用之惟高適杜甫從翻案使事送夫云閉門無不可何帝更發尚又云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更云羞將短鬢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誠詩家也死迴作之手也嚴正平頗人十日詩宿酲猶滯楚帽華髮强扶冠亦妙。翻茂秦曰一雲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王續曰非青人盡醉何忍獨爲醒左思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天行一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桃花笑殺人王李二公善於翻案子美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劉須溪曰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强健太拙而無意未得減許翻案法事情宋人非也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望小所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語出自家衷聰妙在眞處然一惟將遲暮供多病。身祇以供多病而不以報聖朝則人涯弟淚豈徒以哭吾私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寓望意

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西正控吐蕃高適傳西山三城列戍民罷於役適上書論之不內。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城杜五言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萬里橋在浣花溪南故曰南浦少陵草堂在焉相傳孔明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因是得名

登樓 時在閬州聞嚴武復蜀再歸浣花草堂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二句吟意後六句皆所以傷心之實錦江春色來天地，野馬絪縕而日萬里玉壘浮雲變古今。蒼狗幻化瞬息千年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因登樓而望西北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

即粲也采興還長看藥闌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衛門裏則誤為花藥之欄○樂府解題馬援南征門人袁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溪深曲方萬里曰慷慨悲怨自是一種風味○春甫兄曰大手筆發律極細然有對意不對辭對辭不對意者

閣夜 夔州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風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閣上所聞三峽星河影動搖。閣上所見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所聞野哭也起夷處歌也蜀中華夷雜處華人愁夷人樂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霜天清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壯天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動搖○西清詩話謂此乃用故事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時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又周恭芝詩括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此借用遷語乃有用兵之意並豎○臥龍謂孔明夔州城外有孔明廟○(左思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謂公孫述也夔州城上有白帝祠或謂蔡澤事見本傳劉會孟曰三四對句自是無窮俯仰之悲兩句共見兮蓬若上句何凡表興評許未易以此又曰臥龍周是躍馬何限古人開口自信為故實如此○梅禹金曰東坡志林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逃形爭先余亦云令暖鎰故二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露布朝馳玉開寨捷書夜到甘泉宮亦虞幾馬宋人往往苦不自知子瞻不應亦爾

返照 此賦雨後晚景所自歎耳許既成摘其中字眼為題非專賦返照也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應首句落照搖波故城西猶明歸雲擁樹失山村。應首句觸雲迷樹收光字皆○此聯字字着意以翻字寫返照以失字寫歸雲如畫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惟高枕形容病肺早閉門形容愁時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應有未招魂。招魂應楚古楚宮在巫山縣西北楚襄王所遊地黃庭堅所謂細腰宮是也○宋玉屈原弟子痛其師之放作招魂篇以吊之劉會孟曰語不極易感恨更多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雖起聯而句中各自對老杜中聯亦多用此法無邊落木蕭蕭下寫聲應風急天高不盡長江滾滾來寫勢應渚清沙白萬里悲秋常作客。見無家百年多病獨登臺。見無侶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通篇排場結復鄭重王元美曰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佳

蘄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附記)劉長卿獻淮等軍節度使李相公詩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

○韋應物 再見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洛水源出陝西冢嶺山東流經鞏縣入於河鞏古鞏伯地屬河南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游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蕭洒不之法度

○郎士元 君胄中山人郢州刺史時與錢起齊名中唐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石林精舍武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語墜天花足雖妙道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峯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僧寺言精舍本見佛經王觀國埤晉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居沙門以爲始此非也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按漢署立舍舍請校又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者則時含三數並可用之乙方是詩奇最深處捨學曰偶西方金仙會作半偈示法同承明〔曰〕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之句與象俱傳可時名深若處舜高僧留爲別第山道上送書來總知仁日辭業乍有爲重陽月所關如此等引細味之亦崇然者而世傳猶以爲佳何耶宜承襲盛久亦世之耳鑿者多也

○盧綸 允言河中人戶部郎中與韓翃錢起司空曙歌津李端等十人皆有詩名號大曆十才子中唐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卻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中唐中寬徐者

○張南史 季直幽州人避亂居維揚中唐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前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疆。已被秋風教憶鱠。憶鱠事切已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從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垂楊

易同入於野○顧辟疆吳郡人晉郡功曹中北參軍有名園○東晉時最著○張翰字季鷹晉惠帝時齊王冏辟為司馬東曹掾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意耳遂命駕歸○吳都賦注松江分東江為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吳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即此高中式(曰)水居中歲感歎苦約學文敗感聞精入詩境如已波秋風教懷餘更聞罘雨勸飛鶴可謂協律其真情致深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時稱文章李益中唐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唐志)鹽州五原郡本鹽川郡正觀二年置州豐州城北有鸊鵜泉胡人飲馬於此鹽豐並屬關內道今山西大同宣府地

綠楊著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劒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容鬢照。恐驚憔悴入新年。

吹笳出事已見○宋玉大言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

○柳宗元(冊見)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永貞元年子厚與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异韋執誼皆以附王叔文黜號八司馬準執誼皆卒貶所程先召用元和十年子厚等五人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子厚柳州泰漳州曄汀州諫封州禹錫連州漳汀並閩地封連柳並廣地)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唐人下一格中)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爾雅)大荒海外彌廣無所不達左思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司馬遷書腸一日而九迴○粵與越同吳越南越閩越之總名故史楚大敗越殺王無疆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君或為王故為百越○越人剌身為龍鳳紋故曰文身(說苑)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象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韓愈(退之南陽人四門博士終吏部侍郎謚文封昌黎伯中唐)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車部)

(謂鹵簿儀仗者)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王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笑二

二毛

唐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天子將出前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晝漏之上五刻鶴發前發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前一刻擊三鼓爲三嚴諸衛各督其隊以次入陳○蜀若先而無用漢書陛階欄楯制增鄉師改用烽上之階日端頭唐制見居郎舍分侍左右夾香案立直第一端頭○雉尾扇名已見唐制大了紫動必以雉尾扇障面○翠半白黑曰二毛本左傳

唐詩選註卷之六目錄

五言絶句

○盧 綸
和張僕射塞下曲
○司空曙
別盧秦卿
○李 益
幽州
○戴叔倫
三閭廟
○令狐楚

思君恩
○柳宗元
登柳州峨山
○劉禹錫
秋風引
○呂 溫
鞏路感懷
○孟 郊
古別離

○賈 島
尋隱者不遇
○文宗皇帝
宮中題
○于武陵
勸酒
○薛 瑩
秋日湖上
○荊 叔
題慈恩塔

○蓋嘉運
伊州歌 二首
○西鄙人
哥舒歌
○太上隱者
答人

唐詩選註目録六卷畢

唐詩選註卷之六

五言絕句

五言始自漢魏樂府如白頭吟出塞曲挑葉歌歡問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皆其也六代沿作盛唐尤盛

○賀知章 字季眞越州人官秘書監放歸賀監又自號四明狂客初唐

題袁氏別業

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楊炯 三見

夜送趙縱

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因姓故用趙事 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趙得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故稱連城

○駱賓王 再見

易水送別 燕地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此不論別自身如此足。

史記荊軻爲燕太子丹入秦燕太子送別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荊軻秦王不中死

胡元瑞曰王無功眼前人盡醉何忍獨爲醒駱賓王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初唐絕句情巧備是六朝餘習春市兒曰前篇用意因人而生此篇用意因地而生

○陳子昂 四見

贈喬侍御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雄。

汲黯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漢宮閣雲臺閣秦二世造○後漢桓典爲侍御史常乘驄馬

○郭振 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封代公初唐

子夜春歌 樂府題四時歌

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

○盧僎 相州人吏部員外郎初唐

南樓望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蘇頲 三見

汾上驚秋 太原

壯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張說 四見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張九齡 三見

照鏡見白髮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青雲雖見史記及京房易占續逸民傳等書其用各別後世專謂登仕路爲青雲矣

○孫逖 三見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美人天上落。龍塞始應春。

○李白 六見

靜夜思 樂府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劉會孟曰只是古意不須言笑○飛德機曰五言短古不可明白說盡含糊則有餘味如此篇足此人步出城東門悵即以前路前日風所中故人從此去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帶○胡元瑞曰太白五言語如靜夜思玉階怨皆妙絕古今然亦齊梁雅於他作觀七言絕句當神韻小減緣句短逸氣未舒耳

附李太白玉階怨 玉堦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秋浦歌 池州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似字出脫上句最活 陳后山白髮緣愁百尺長本此

獨坐敬亭山 宣城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便是獨坐境界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求殺婁州 涘地○亦
雖州日南郡産珠
〔附〕茂秦曰詩用淚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為
新霸亦有出奇者潘岳湧淚悲情問予美近
淚無節上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巴人淚
滴緊聲落賈島淚落故山遠孟雲卿至哀反淚
無淚何人夜猶垂三年淚
淚寧空向萬古關山淚

○王維 六見

臨高臺 歎吹曲名言臨望傷情也○送黎拾遺斷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illegible] 精不盡。

班婕妤 樂府題即婕妤怨也婕妤彪之姑漢而能文初為漢成帝所寵後幸趙飛燕婕妤自知見薄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悼後人傷之為婕妤怨

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illegible] 三句傳。

〔劉〕會孟曰語不知而近。○〔顧〕與新曰詠婕妤而借為含嚬希寵之語似非婕妤本相

雜詩 當是宮詞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illegible]

〔顧〕與新曰翻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意脫胎換骨更為深婉

鹿柴 維別墅在輞川地有孟城坳華子岡欹湖柳浪竹里館東塢等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各二十絕句○柴本作砦籬落也柴砦皆注讀寨字亦通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illegible]

〔劉〕會孟曰無言而有畫意。○李賓之曰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如杜詩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李詩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濃近而遠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附記〕宋秦觀為汝南學官時疾臥直中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垞並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係於汝南也數日疾良已即愈

竹里館 見上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illegible]

〔顧〕華玉曰一時清興適與景會

○崔國輔 吳郡人開元中為禮部員外郎應唐

長信草 樂府題。長信宮名。班婕妤退居於此。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與前雜長信怨詩意同。

少年行 樂府題。遊俠二十一曲之一

遺卻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情。

章臺長安街名。名柳街。漢張敞為京兆尹，走馬街即此。

○孟浩然 三見

送朱大人入秦 長安秦地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劉會孟曰：風流閒美，正不在多。○顧璘曰：真景實情，人說不到，高興奇語，惟吾孟公。〕

洛陽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後二句又生。

然寧亦自深怨不肯

○儲光羲 兗州人，又云潤州。監察御史。盛唐

洛陽道 樂府題。漢鼓角橫吹有洛陽道、長安道、關山月等曲。

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

長安道 樂府題 見上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言。

關山月 樂府題 見上

一鴈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

右三詩皆刻畫擬古。

○王昌齡 四見

送郭司倉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

答武陵田太守 武陵郡即朗州，今常德府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樓

蒲州東南為中條山黃河自龍門而下歷郃陽至朝邑稍折而東入蒲州境沈存中曰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多矣惟王之渙李益暢當三詩能狀其景當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李益曰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起思鄉望遠目非春亦自傷○明元當日對結者須愁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曾獲高適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語不得乃可

○祖詠 四見

終南望餘雪 詠應試賦此題僅得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illegible]

○李適之 京兆人常山愍王孫盛唐

罷相作 天寶初適之代牛仙客為左相朝退每邀賓客談諧賦詩曾賦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更如何後為李林甫所譖罷相賦此詩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在罷之感含得含蓄。 [illegible]

樂聖謂飲酒樂也魏略太祖禁酒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濁

飲酒一斗不亂與李白半為酒八仙了美歌銜盃樂聖稱避賢即用此詩已見毅予發曰此詩良有風刺然不如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詩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解清陰待我歸謝事歸來惟有竹陰如舊可見人情物態大不如前矣較之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茂深自見不同大抵風刺時半有耕為言者宜用北休又貴有溫乘敦厚之意寄稍露圭角則近於怨鄰罵座故夢得看花詩不免輕薄之誚東坡詠檜諧詩不免詩案之禍也

○李頎 五見

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毋三

陰雲帶殘日。悵別此何時。欲望黃山道。無由見所思。 [illegible]

○丘為 嘉興人太子右庶子盛唐

左掖梨花 與王維同賦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寓意在彼。 [illegible]

○蕭穎士 茂挺官秘書正字盛唐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 元德秀為魯山令今南陽魯山縣

綿連滍川迴。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動

歸心耳然從留別則切

漢水源出嶓冢山左傳楚人與晉師夾泜而軍即此二鴉路在南陽府北行人趨西洛之便路也相傳漢光武北趨河朔至北失路得鴉引出馬前因名鴉路

○劉長卿 三見

平蕃曲 唐曲

瀏瀏戍煙孤。茫茫塞草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胡

其二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

燕山 二詩牧點太平語意平直

○錢起 再見

逢俠者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古語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劇孟雒陽人漢景帝時以俠顯名吳楚

江行無題 題只作望匡廬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秪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匡廬山在彭蠡之上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周威王時匡俗先生結廬於此故名

○韋應物 三見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蘇州本色

聽江笛送陸侍御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就中主意。

聞鴈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更不說愁愁自不可言

答李瀚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閒。楚俗饒詞客。何人最往還

○皇甫冉 茂政丹陽人玄晏先生之後仕終左補闕中丞

婕妤怨 樂府題 已見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從今處得之

趙飛燕形昭陽宮別見
漢髻宮人好書長眉

○朱放 長通襄州人江西叅謀中唐

題竹林寺 廬山

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迴過。雖方外亦不可。乃見其促。

○耿湋 河東人左拾遺中唐

秋日

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盧綸 再見

和張僕射塞下曲

月黑鴈飛高。單于遠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健。

顧華玉曰。中唐音律柔弱。所謂古樂府者。獨此篇可參盛唐高作。

○司空曙 文明廣平人虞部郎中中唐

別盧秦卿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阻風尚久住。見故人酒而不惜留乎。

石尤風打頭逆風也〔番禺雜記〕以為飛鵲唐人詩多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府云。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按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都護北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唐詩本此。

楊用修曰。詩意甚工。○顧華玉曰。惜多所以難得。

○李益 再見

幽州

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此去向長安。客思在言表見。

○戴叔倫 幼公金壇人蕭穎士門人中唐

三閭廟 湘陰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便是騷思。

沅湘楚地二水已見。○屈原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掌王族昭屈景三姓。同列妬害其能。共譖而疏之。乃作離騷。襄王立。復用讒謫原於江南。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自沉汨羅江而死。○宋玉昭冤。甚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顧華玉曰。此詩豈盡三閭。只如此一結。便不可測。

○令狐楚 殼士燉煌人自號白雲孺子元和中相中唐

思君恩 宮詞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寫出望幸之情如悲如訴。

苑即芙蓉苑長門漢宮名別見侯夫人詩庭絕王輦跡芳草漸成窩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令孤公議叶

○柳宗元 三見

登柳州蛾山 或作眺山非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劉會孟曰漸近自然

○劉禹錫 夢得彭城人太子賓客中唐

秋風引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不曰不堪聞而曰最先聞語意遂深。

○呂溫 和叔河中人刺史中唐

鞏路感懷

馬嘶白日暮劒鳴秋氣來。我心渺無際河上空徘徊。

意在言外。

○孟郊 東野湖州人貞曜先生中唐

古別離 樂府題別離十九曲之一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章獨思巧直是片言有餘。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客以百數相如至一坐盡傾酒酣令請奏琴於相如為令鼓一再行是時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

○賈島 閬仙范陽人初為僧名無本後遊東都韓愈教為文舉進士中唐

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首句問下三句答直中有曲。

俞仲蔚曰唐人多有訪隱者不遇詩甚衆閒雅率脩令人口高駢云落花流水認天台半醉閑吟獨自來惆悵仙翁何處去滿庭紅杏碧桃開李義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樵漁路日暮歸來雪滿衣韋蘇州云九日驅馳一日閒尋君不遇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文宗皇帝

宮中題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含情無限。

太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行樂往往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因問因賦此詩聖月翔壯丹吟罷歎息泣下因命作樂自適宮人沈翹翹者歌河滿子有浮雲蔽白日之句其聲宛轉上因感動問曰汝知之耶此文選古詩第一首盡忠臣為姦邪所蔽也乃賦金臂環

○于武陵 杜曲人或云即于鄴也晚唐

勸酒

勸君金屈巵。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illegible]

巵圓器也一名罍萼華錄御宴酒盃皆金屈巵如菜椀而有手把子又李適之有[illegible]巵唐昭宗有雞鵝巵

○薛瑩 晚唐

秋日湖上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沈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illegible]

五湖太湖別名蘇州西南水五道故名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 [illegible]

○荊叔 洪景盧隨筆慈恩塔有荊叔一絕字極小而端勁其詞旨意高遠最為感人必唐世詩流也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illegible]

○蓋嘉運 西涼節度使 盛唐

伊州歌 商調曲開元中進前五疊為歌後五疊為入破貞觀初伊吾城主舉七城來降以州其地為伊西州罷黃花戍

聞道黃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 輕輕說來靜靜更沉著 [illegible]

其二 此篇或以為金昌緒春怨詩昌緒餘杭人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illegible]

劉會孟曰恨恨無極○敬子發曰此詩淺淺語提筆便難前輩教人作絕句令誦三日以入府下打起黃鶯兒步出城東門與畫松一似真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皆自肺腑中流出無牽強斧鑿痕○謝茂秦曰杜詩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鷄此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詩也蓋嘉運此詩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詩矣○〔王〕元美曰與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非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聞紫中開曾字不得減一意不得起結極斷絕然其中自紆綫無余決而有余味

○西鄙人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斗為中國。哥舒……）（北斗舒笑許佈別郡之號。臨洮即隴西地，漢為天水。）

○太上隱者

答人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人莫知隱者本末，好事者問其姓名，不答，留此詩。（楊用修詩話）山魈一足之怪，自稱太上隱者，時號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置壚，還山弄明月。東坡所謂山中木客解吟詩，即此。

唐詩卷之六終

唐詩選註卷之七目錄

七言絕句

宿石邑山中

○李 端

送劉侍郎

○張 繼

楓橋夜泊

○顧 況

聽角思歸

宿昭應

湖中

○戴叔倫

夜發袁江寄李穎川劉侍郎

○包 何

寄楊侍御

○李 益

汴河曲

聽曉角

夜上受降城聞笛

從軍北征

○劉禹錫

楊柳枝詞

與歌者何戡

浪淘沙詞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張 籍

凉州詞

○王 建

十五夜月

○武元衡

送盧起居

嘉陵驛

○張仲素

漢苑行

塞下曲 二首

秋閨思

○羊士諤

郡中即事

登樓

○柳宗元

酬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見貽

○歐陽詹

題延平劒潭

○元　稹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張　祜

胡渭州

雨淋鈴

虢夫人

○賈　島

度桑乾

○王　表

成德樂

○李商隱

漢宮詞

夜雨寄北

寄令狐郎中

○許　渾

秋思

○趙　嘏

江樓書感

○温庭筠

楊柳枝

○段成式

折楊柳

○司馬禮

宮怨

○張　喬

宴邊將

○李　拯

退朝望終南山

○崔　魯

華清宮

○韋　莊

唐詩選註卷之七

〔七言絶句〕古樂府挾瑟歌梁元帝烏棲曲江總怨詩行等作皆七言四句唐人始穩順聲勢定為絶句

○王勃 三見

蜀中九日 勃為沛王府修撰高宗時以作鬬雞檄文斥出既廢客劍南有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詩即此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

望鄉臺在成都隋蜀王秀所築

〔王元美〕曰首二句與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特稍早情稍濃

○杜審言 三見

渡湘江 長沙特審言竄嶺外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與前篇末二句意相似配偶處不對而對對而不對佳

○贈蘇綰書記 唐仲薦之官已見

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紅粉燕支巧有應帶

魏文帝與吳季重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紅粉樓指其室家燕支山已見山下多美女故以室家勸之漢匈奴失此山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李白塞上曲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

〔胡元瑞〕曰唐初五言絶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惟審言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至張說巴陵之什王翰出塞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

戯贈趙使君美人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方言〕秦晉間美貌者謂之娥宋南平王白紵曲佳人舉袖耀青娥○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雲氣生王曰此何氣也宋玉曰所謂朝雲者是也後時人用楚雲本此羅敷事已見

○劉廷琦 開元初與張諤學從岐王範飲酒賦詩貶雅州司戶初唐

銅雀臺 臨漳曹操建詳已見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即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沈佺期 三見

邙山 七見

北邙山上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歌鐘起，山上惟聞松柏聲。[illegible]

○宋之問 四見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山屬台州，上應台星，故曰天台。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illegible]

羽客俗云羽人。（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寤寐夢白雲中一人服皆羽毛，求仙術，受絕懸之教，因名羽人。又楚詞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蓬萊在東海中，以黃金白銀為宮闕，乃神仙遊息之所。○桐柏山即天台之別名，舊玄嘗煉丹於此。○（按隱逸傳）司馬承禎，河內人，事潘師正，嘗遍遊名山，廬天台不出。睿宗召至，問道，固辭還山。朝士贈詩者百餘人。答宋之問詩曰：既暮兮節欲春，山林寂兮懷幽人。登奇峯兮望白雲，悵緬邈兮象欲紛。白雲悠悠去不返，寒風颼颼吹日晚。不見其人誰與言，歸坐彈琴思逾遠。開元中再被召，卒。

○張說 五見

送梁六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詩中但言悠遠而別意自見，美人欲水之思，尚見別後意耳。[illegible]

巴陵，岳州府治。羿斬巴蛇於洞庭，積骨為丘，故名。○洞庭中有君山，狀如十二螺髻。君山東有鯿山，在洞庭涯，相望，□浮其狀如舟。

○王翰 子羽，晉陽人，駕部員外郎，盛唐。

涼州詞 唐明皇樂曲多以邊地為名，如涼州、伊州、甘州，並開元天寶間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語意遠乃得雋永。[illegible]

大宛國造葡萄酒，西涼州亦出。涼州今甘肅地。○琵琶，胡中馬上樂，推手向前曰琵，卻手向後曰琶。[illegible]

〔王元美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附記〕陳陶隴西行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李白 七見

清平調詞三首 〔禮樂志〕房中樂有清調、平調。○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眾樂前，上曰

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蒲萄酒笑領歌意上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自是顧李翰林異他學士會高力士終恥脫靴妃重吟前詞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雲想衣裳花想容（一作葉想衣裳）想想妙難以形容也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下句恍然令人不知

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見王母曰登巳至癸羣玉之上先王所謂策府也○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一枝濃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巫山雲雨用楚襄王神女事詳已見○趙飛燕長安人入陽阿主家學歌舞漢成帝微行過主家樂見之召入大幸立為后弟合德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梅禹金曰巫山妖夢昭陽禍胎微文隱諷風人之旨

其三 [illegible]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盡出嫵態 [illegible]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下語富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乃其本色故佳

唐志蘭陵縣隸沂州○鬱金香草釀秬黍為鬯謂之鬱金黃而和之○虎血入地為琥珀酒色似之太白古 [illegible] 詩多言若琥珀

峨眉山月歌 [illegible]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平羌江在嘉州圖經云在雅州按峨眉山在嘉州疑此指嘉州○唐資州有清溪縣宋省入內江渝州今重慶府有明月峽溫湯峽石洞峽又夔州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並播三峽○劉會孟曰含情悽婉有竹枝縹緲之音○王元美曰此足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為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王敬美曰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詩嚴然吾以為皆非妙倍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跡縱使一向兩入兩句重化亦自無傷如太白號貂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為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illegible]首不少寧盡被汰邪附記蘇子瞻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有號能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北格即本於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益

發江淨如練即玄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上皇西巡南京歌 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陷京師明皇出奔蜀七月肅宗即位靈武尊明皇曰上皇明年上皇歸自蜀……蜀郡為南京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回護題意只拈好處說有體

天子五輅駕六馬故曰六龍 〔舊註〕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故以諭天子 六變○錦江玉壘渭水長安並已見絕句中多用此等凡已經見者從不復贅

其二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末句結上皇少帝兩意絕妙

〔古〕劍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唐志沅州有龍標縣沅州漢武陵郡地今屬辰州昌齡自江寧丞貶此有詩云昨貶金陵邑遠謫沅溪濱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 起花與次賦事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末二句寫情

酈道元水經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皆蠻夷所居○漢夜郎縣屬牂柯郡〔郎〕唐屬〔蜀〕珍州今播州界太白以永王璘事長流夜郎即此

〔梅〕禹金曰曹植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又齊澣詩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而白此詩兼載其意深成奇語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天寶初年改揚州為廣陵郡也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送別之作多在個中生意

〔敖〕子發曰黃鶴樓別之地也揚州所之之地也三月別之時也烟花別之景也末二句寫別時佇望之景而情在其中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賈至遊洞庭湖 曄時至謫岳州司馬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與白雲明月……

長沙在洞庭上堯二女舜妃 按〔湘川記〕堯二女妻舜舜南巡崩於蒼梧二妃追之不及死沉湘之間為湘水神世稱湘君

〔敖〕子發曰遊覽詩妙在綴景而略寫懷古之意此詩宏闊有不可湖山之氣落句感概之情深矣○〔田〕子執曰太白所長在此他人自不能及

望天門山 太平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天門山在當塗西南。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又名東梁山、西梁山。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楊用修曰）盛弘之荊州記。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雲御風。不以疾也。（杜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詩）朝發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世謂李杜不可優劣。論亦大憒憒。

秋下荊門

荊門。山名。唐因山名荊門縣。今為州。隸荊門府。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為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

最得此趣

（世說）晉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在荊門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與仲堪箋曰。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剡。地。郡會稽。多名山水。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結句與謝萬吳宮詠同

（吳越外記）吳王夫差都蘇州。有姑蘇臺。作天池。日與西施為水戲。越王勾踐滅之。○張景陽七命曰。騰人奏採夷之樂。歌曰。泉兔舟兮為水戲。臨洪瀨兮被雲光。

越中懷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春甫兄曰）前篇傷今思古。此篇思古傷今。其得力處全在只今惟有四字。○（發予按曰）前三句鋪敘昔日豪華之盛。落句詠今日凄凉之景。大抵唐人弔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構意。而縱橫變化。存乎體裁。又曰。此與韓退之曲江詩。白舍人元微之劉禹錫天台三詩。皆以落句轉合。有抑揚開闔。此格唐詩中亦不多得。

（附記）韓退之同張員外遊曲江寄白舍人。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元微之劉阮妻。桃花千樹有紙臺。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無限羈情笛裏吹來。詩寫出

晉桓伊善笛。撰落梅花曲。太白又有觀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

一（謝茂秦曰）業平叢詩。雙雙毛蟲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若截上二字。則語約而意足。太白此詩。若截上二字。語意亦見太減。精彩咏之聲調非

太白之作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
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升他下字下句雖工妙

胡元瑞曰。太白七言絕如楊花落盡子規啼
朝辭白帝彩雲間誰家玉笛暗飛聲天門中
斷楚江開等作讀之真有揮斥八極凌
厲九霄意賀監謂為謫仙良不虛也

○王昌齡　五見

春宮曲　樂府題　宮詞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
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漢武帝幸平陽公主見謳者
衛子夫善歌舞載回立為后
（附）子發曰。唐人作宮詞或賦事或寫
風刺或其人負才抱志不得於君藉寫無聊
託此以自況如此詩末二句見言官家
又別用一番人其特恩異數類如此

西宮春怨　樂府題　怨思二十五曲有閨怨西宮春怨西宮秋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
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雲和地名此地所產良木用
為琴瑟其聲清亮因以名焉
胡元瑞曰。太白長門怨天迴北斗挂西樓四
句意盡語中。江寧西宮曲西宮夜靜百花

四句意在言外。然二詩各有至處不可軒輊
一端大抵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詞
樂府李不能為李
絕句王不能作
（附）記李太白長門怨詩天迴北斗挂西樓金
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
一段愁

西宮秋怨　樂府題　見上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卻恨含情
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芙蓉本荷花也。但荷花一名木芙蓉。今
止稱荷花而木芙蓉遂專芙蓉之名

長信秋詞　樂府題　宮詞

眞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
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胡元瑞曰。江寧長信詞西宮曲青樓曲閨怨
從軍行皆優柔婉麗意味無窮風骨內含精
芋外隱如清廟朱弦一唱三歎又曰五言絕
唐樂府多法齊梁體製自別七言亦有作樂
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詞
至少伯宮詞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
句不涉六朝然
亦前無六朝矣

青樓曲　樂府題　宮怨十九曲之一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少婦
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影響隱然形聲

刺殺之術首嚴濟

其三 [illegible]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illegible]

王元美曰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梁苑

梁園秋竹古時烟。城外風悲欲暮天。萬乘旌旗何處在。平臺賓客有誰憐。[illegible]

漢梁孝王出入建天子旂衛西苑方二百里築兔園園中有鴈池鶴洲鳧渚宮觀相連延亘平臺數十里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芙蓉樓送辛漸 樓在潤州西北隅城上與萬歲樓對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送客有此一法者

王敬美言清且潔也鮑參軍詩清如玉壺冰 [illegible]

送薛大赴安陸 今景山雲夢二縣古安陸郡地

津頭雲雨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顏。遙送扁舟安陸郡。天邊何處穆陵關 見待安陸沼遠

湘山在洞庭湖中即君山也一名洞庭山。穆陵關已見郎士元送別詩穆陵關上秋雲起安陸城邊遠行子薄暮寒蟬三兩聲回望故鄉千萬里 [illegible]

送別魏二 [illegible]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為別想出陸其

盧溪別人 盧溪水名唐因名屬辰州府 [illegible]

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荊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當莫又下莫將一字其思愈婉

重別李評事 [illegible]

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

〇王維 七見

少年行 已見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少年場中語太白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illegible] 此同

羽林已見○漢武帝元狩四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將五萬騎擊匈奴出代郡右北平二

千餘里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illegible]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在兄弟處想來便還少一人正應獨字

九日登高起於漢桓景隨費長房遊數年長房忽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此禍可免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

劉會孟曰一語無限苦情孕濃淡○鼓子發曰陳商齋九日詩聽中辰重九日天思曾輯妾成欺慶沙上望西風公誰折黃花寄西宮合而見之一則成時思親一時感時懷君忠厚惻怛皆可風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illegible]

科頭謂不冠也（魏管寧云）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漢張耳傳）高祖箕踞慢罵之謂伸兩足其形如箕也○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顧與新曰）亦自有抑鬱不平後兩句自清雅

○送韋評事 [illegible]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結句一情思

匈奴右賢王數侵邊方漢武帝令將軍衛青率擊之得右賢裨將十餘人

送沈子福之江南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illegible] 加送之情隨春色所之

[illegible] 何其[illegible]之濃至

謝疊山選詩一聯折柳參錯注折曲江頭

○賈至 再見

春思二首 梁蕭子雲春思秋思並樂府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不去故惹句法字法皆妙

（田子藝曰）詩中用惹字有情有無情之惹隋煬帝被惹香燕殘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賈至衣衫身惹御爐香春日偏能惹恨長溫庭筠夢惹鴛鴦綿孫光憲有惹紫恋春愁皆有情之惹王維楊花惹暮春李賀古竹老粉惹碧雲皆無情之惹然香與雲又皆有形之惹而春與愁為無形之惹此又大奇 [illegible]

其二

紅粉當壚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前首意在此後首意在彼皆有所思

音酉尉上為醆以爲酒盞形如蝦蟆調之酒盞司馬相如臨卭賣酒滌器雜餚綜器令卓文君當壚○蜀也多醉醁花蜀人取以造西蜀郡晉山李冶卽時用藥醫醱醅作酒東坡方開香聞行步故蜀人傳其法○漢書齊寶勸劉表自覩威數光武闕之告鄧禹曰孝孫長安當是長安輕薄兒悞之耳

西亭春望

日長風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笛。能使春心滿洞庭。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送李侍郎赴常州 隋開皇中廢晉陵郡置常州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今日明朝為送別常語

蘇華王曰不須深語自露深情○胡季明曰此詩與王維贈元二使安西詩相類送思明朝相憶路漫漫所以今日須盡醉遲思西出陽關無故人所以勸君更盡一杯酒又以後兩句論之今日送君不可不醉以明朝相憶道路漫漫故也橫四句喻之雪晴雲散北風寒所以送君須盡醉楚水吳山道路非所以相望路漫漫橫豎錯綜秩然不亂蓋規矩法度之作

附記王維贈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江路東連千里潮。青雲北望紫微遙。莫道巴陵湖水闊。長沙南畔更蕭條。

○岑參 七見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天寶六載高仙芝為安西節度使破吐蕃以封常清為判官參嘗從常清軍

漢將承恩西破戎。背漢為北故下三句俱用漢事 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大宛國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與漢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二師將軍伐宛得善馬數匹封海西侯

其二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匈奴地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謂之龍堆

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

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國西北千餘里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漢置酒泉郡隋唐屬肅州因之後復名酒泉

酒泉太守能劍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坐客相看淚如雨。

送劉判官赴磧西

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使行營太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火山在陝西山丹衛城北其上七色多紅太白亦山名谷深積雪春夏不消古傳平地今屬肅州

山房春事 梁園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儲光羲 再見

寄孫山人

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青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往住人間。

○杜甫 七見

贈花卿 時花敬定鎮蜀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春。

（楊用修曰）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杜子美七言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指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於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唐諸家是其眞歲實契猶在唐世數人之下乎○（徐觀瀾曰）杜贈花卿絕句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又歌曰人道花卿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與取守京都二絕詩皆亂人與刺絕句歲皆通之亦長歌賊危之適曰能得曰何不特語婉詞諷詩者當言外求之○（胡元瑞曰）杜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門下馬坐人床不通名姓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殊有古意然自是少陵絕句與樂府無干惟錦城絲管一首近太白花卿蓋歌妓此曲祇應天上有本自目前語而楊後以措大語釋之何杜之不幸也○按此詩譚者皆謂花卿爲花敬定獨胡元瑞以爲歌妓之姓 凡謂用修爲措大語見之

重贈鄭鍊 鍊特赴襄陽 前有詩贈之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奉和嚴武軍城早秋 武幕中作時武吐蕃於當狗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illegible]

（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後人訓將軍帳曰玉帳本此兵書有王帳經

○滴博西山城名蓬婆吐蕃城名雪山之外

解悶 [illegible]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秦時邵平種瓜長安東門甫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鄭瓜州公自注謂今鄭秘監審也

（劉會孟曰）因瓜懷鄭審爲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昔詞人風流佚蕩之態亦多類此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遮莫猶言儘教盖唐人俚語故當時有遮莫兩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太白詩遮莫技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元微之詩）從汝罷馳驚遮莫寸陰斜

○常建 三見

塞下曲 已見

王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静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illegible]

其二

赴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堆。髑髏皆是長城卒。日暮沙塲飛作灰。[illegible]

送宇文六

花映垂楊漢水清。微風林裏一枝輕。即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别情。[illegible]

三日尋李九莊

雨歇楊林東渡頭。永和三日盪輕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illegible]

永和三日王羲之蘭亭事永和晉穆帝年之號也○暮春照載記盪輕舟於曲江之海

○高適 七見

九曲詞

鐵騎横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黄河不用更防秋。以鞍横爲地枕

邏逤吐蕃國地名 [illegible]

除夜作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顧華玉曰）此篇音律似中唐，但四句中意態圓足自別。○敬子彼曰：此詩自爲問答，首句已自凄然，後二句又說出轉凄然之情。客邊除夕怕誦此詩。○孫子鑛曰：轉之一字與起後二句，唐絕句體最一字不類，可下此見。

塞上聞吹笛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別董大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孟浩然 四見

送杜十四之江南

荊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李頎 六見

寄韓鵬 縣令 河中

爲政心閑物自閑，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知爾城頭姑射山。

山西平陽桑泉皆爲河東郡地，城西五十里有姑射山，即莊子所謂有神人居焉者。

○崔國輔 再見

九日

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霑裳。

○張謂 四見

題長安主人壁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世情切

邊人使河源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爲君愁。

○王之渙 再見

涼州詞 說已見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王敬美曰。于鱗選唐詩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第一。于鱗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附記）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為優。絀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巴人下俚詞耳。陽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九日送別

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一句盡題 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相別

○蔡希寂 曲阿人。渭南尉。盛唐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綿綿鐘漏洛陽城。客舍貧居絕送迎。逢君貰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

○吳象之 諸家選本俱作盛唐

少年行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平津鄉。漢故高城縣。今滄州鹽山縣界。公孫弘以宰相封平津侯。即此。○宰廣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司馬相如家貧。徒有四壁。更無資產。見本傳。

○張潮 曲阿人。大曆時處士。盛唐

江南行 題樂府

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茨菰小草。何幸入詩。鳳凰山南北有數十處。不必泥其所指。

楊用修曰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遠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意也又鶯啼綠樹深燕語雖於悅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邈陽常在眼又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意也今詩傳解為北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風人寄興深而唐人虔若使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跂傷用修嘗解卷耳後三章云陟岡文王陟之也馬玄黃文王馬也僕痡文王僕也金罍兕觥冀文王爾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又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也

○嚴武 季膺華州人西川節度使最厚杜甫盛唐

軍城早秋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匈奴遣漢書自稱天之驕子〔田子抗曰〕氣槩雄壯武將本色

○李華 遐叔趙州人監察御史盛唐

春行寄興

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

宜陽在河南府周為召伯聽訟之所

○劉長卿 四見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今江西吉安府時長卿貶長沙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 兩自字有無情之情

別最佳一字

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孤舟上加一字

唐人憂用一孤舟字如孟浩然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賈至江邑數盃酒海內一孤舟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岑參壹上一孤舟杜牧萬山深處一孤舟推加一字

益覺孤舟之懷楚宋人病其為複非知詩者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送字反佳江春不留草色又送殆難為情

○錢起 三見

歸鴈

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下三句荅首句

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破為二十五絃○瑟中有歸鴈操

○韋應物 四見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登樓愁思忽然下泪

〔劉須溪曰〕此開合野興甚濃正是……郎情偏不復如此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國見別之作

廣陵二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廻。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歸去早潮來。

○皇甫冉 再見

送魏十六還蘇州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意在言外

曾山送別

淒淒遊子若飄蓬。明月清樽秪暫同。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遠從去路得意落句用助語入妙

○韓翃 君平南陽人中書舍人中唐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雞羽入灰有然者皆罪之清明日乃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所以傳火〔元稹詩〕特敕宮中許燃燭是也〔漢書宦者傳〕桓帝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者朝政日亂唐自肅代以來宦者擅盛敗之衆顔許漢矣此時蓋祖之也

〔附記〕侯希逸鎮青淄翃為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復辟之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侍郎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書寒食詩末又批曰與此韓翃此員外詩非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送客知鄂州 武昌

江口千家帶楚雲。江花亂點雪紛紛。春風落日誰相見。青翰舟中有鄂君。

〔王侯舟曰〕青翰舟說苑鄂君乘青翰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放舟中流今日何日與子同舟鄂君乃以繡被覆之

宿石邑山中 今真定府井陘獲鹿本戰國趙之石邑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

〔胡元瑞曰〕中唐錢劉雖有風味氣骨頓衰不如所為近體惟韓翃諸絶最高如江南曲宿

三受降城於此開元初西城為河水所圮總管張說於河東別置新城

王元美曰元和以後絕句李益為勝韓翃之廻樂峯一篇何必王龍標李供奉○胡元瑞曰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竝肩非中唐所得有也

附記李益夜上西城聽涼州曲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卻飛回金河戍客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春夜聞笛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淚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鴈不待天明盡北飛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古樂府道路六曲有行路難

○劉禹錫 再見

楊柳枝詞 說見李益汴河曲題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楊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胡齊曰不見人三字只是無人之意二聖北狩時前輩有憶君王詞云依依楊柳拂宮牆庭院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還自怯惡君王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此之謂也豈山謂即花如雪飛入宮牆於君看見時人老則改不字為羞乃佳○徐子擴曰此詩只是形容古園荒涼之態壘山涌蓋不見人非也李君虞青宮燕詩燕語如傷舊國春宮花一落折成塵自從一閉風光後幾度飛來不見人亦此意

與歌者何戡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若于言情

唐人餞別多唱渭城即王右丞渭城朝雨浥輕塵詩也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故曰陽關三疊宋劉原父別官妓詩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是此詩翻出

浪淘沙詞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人情紙在口頭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朗州即武陵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長安有玄都觀正元二十一年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桃花是歲坐王叔文黨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宰相憐其才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賦此詩其意以譏新貴滿朝也時論以為一涉又黜後十年召還重遊此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

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時亭薀蒲之耳
彥子發曰風判時事全用此黯

○張籍 文昌和州人國子司業中唐

涼州詞 說已見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王建 仲初穎州人陝州司馬中唐

十五夜望月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武元衡 北蒼河南人門下侍郎中唐

送盧起居

相如擁傳有光輝，何事闌杆淚濕衣。舊府東山餘妓在，重將歌舞送君歸。

漢武帝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此南夷乃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馳傳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晉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攜妓以往

嘉陵驛 四川保寧府亦利州

悠悠風旆遶山川，山驛空濛雨作煙。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

○張仲素 繪之建封子翰林學士中唐

漢苑行

回鴈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太液池在漢建章宮北以象海其間鳧鴈充滿及鸂鶒鵁鶄之屬動輒成群○上林本秦苑漢武開廣之

塞下曲

三戍漁陽再度遼，騂弓在臂箭橫腰。匈奴似欲知名姓，休傍陰山更射雕。與後曲俱見自負

舜分冀東北為幽州青東北為營州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因之○李廣傳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擊匈奴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廣曰是必射鵰者也乃從百騎往馳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

又

朔雪飄飄開鴈門，平沙歷亂捲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代州有鴈門塞在鴈門山絕頂

秋閨思

碧牕斜月藹深輝，愁聽寒螿淚濕衣。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道遊 敵

螿小寒蟬也○金微山名在塞外七十餘里 詩知國中去塞外 取子分曰閨少作聞張潮江南行王駕古意仲素秋閨思皆溫柔敦厚不怨不怒得風人之意○胡元瑞曰江寧之後張仲素得其遺響秋閨塞下諸曲門人又曰秋閨曲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皆向上龍標不遠○〔附記〕王駕古意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許亞選 餘二

○羊士諤 太山人刺史 中唐

郡中即事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紅袖倚闌干。[illegible]

〔附記〕謝茂秦賦牡丹曰花神默默春京洛名家識面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闌干及讀此詩因與暗合遂刪已作

登樓

槐柳蕭疎繞郡城，夜添山雨作江聲。秋風南陌無車馬，獨上高樓故國情。[illegible]

○柳宗元 四見

酬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見貽 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illegible]

〔淮南子〕崑崙中有曾城九重珠樹在其西○〔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微故曰翠微○〔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

○歐陽詹 行周泉州人四門助教 中唐 四

題延平劒潭 在閩延平府南平縣城東是建寧邵武二水合流之所

晉雷煥得二劒於豐城以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死失其劒之所在其後煥子佩劒渡延平津劒忽于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尺因名劒潭 津亦名劒潭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凌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illegible]

○元稹 微之河南人尚書右丞 宮中號元才子 中唐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江州今之九江府秦為九江郡地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illegible]

〔附〕景盧曰白樂天云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夫聽笑之然甚於裂背長歌之悲過於

勸哭此語誠然

○張祜 再見

胡渭州 商調曲蓋嘉運所製與雙帶子鹽𨁂綠水數子皆絶句述邊戍行旅之懷與題全無干涉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雨淋鈴 明皇所製曲

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内更無人。

（明皇別録）帝幸蜀南入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相應帝既悼貴妃因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時獨梨園善觱篥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命張徽奏此曲不覺悽愴流涕其曲後入法部○南内唐興慶宮也詳已見

虢夫人 又見杜集一題作集靈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長封韓國夫人並承恩寵出入宮掖又明皇雖[illegible]虢國常乘驄馬入禁

○賈島 再見

度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月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遠而不可見故曰憶近而可見故曰望妙

并州太原皆地舜初以冀州地廣分置咸陽長安秦都在九嵕山渭水此山俱在南故名

（王元美曰）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絶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王敬美曰）一日偶嘯賈島度桑乾之絶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遊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為故鄉也不覺大笑余謂此閬仙自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閬仙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

（附記）賈島三月晦日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憶江上吳處士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王表 貞元元和間與賈常同唱和中唐

成德樂 唐曲

趙女乘春上畫樓。一聲歌發滿城秋。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征人亦淚流。與戴叔倫夜發袁江作向於絕相似而更[illegible]字不免[illegible]字亦字。

○李商隱 義山懷州人自稱玉溪子許號西崑體晚唐

漢宮詞 [illegible]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望幸之情良然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齋居承乾殿。忽有青鳥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又去。許帝以三年後復來。後竟不來。○集靈臺在漢甘泉宮。○司馬相如有消渴疾

夜雨寄北 [illegible]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一又題出一番

寄令狐郎中 當是商隱客梁時作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illegible]

(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陽明修謂據此詩古人尺素結成鯉魚形狀也非如今人用蠟文封[illegible]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下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亦譬況之言非真烹也(黃白齋詩話)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喩隱密耳蓋魚沈潛之物故云五臣及劉[illegible]後[illegible]古人多不知此魚腹[illegible]引陳涉罩魚倘稱中為證認矣司馬相如知音客游梁後以病免居茂陵

(孜)于[illegible]日落句以州如自況此是用古事為今[illegible]州死中為活事如絕李匹馬隨李廣為報東[illegible]逆詩不惜但用東山謝安石自保留參下數人憑誰說與謝玄暉皆此法

○許渾 用晦丹陽人郢州刺史晚唐

秋思 [illegible]

琪樹西風枕簟秋。楚雲湘水憶同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驚掩字有意恐見鬢而感耳落句憶少年如昨而傷今之白頭與太白將進酒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同意

○趙嘏 承祐山陽人渭南尉晚唐

江樓書感

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連天。同來翫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illegible]

(謝君直曰)崔護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莫若此詩後兩句有味。(胡濟鼎曰)崔詩清雅此詩明響各有好處。因獨上之時思同來之友因水月連天思去年風景皆有針線同獨二字小巧

沙場客。橫笛休吹塞上聲。

○李拯 字昌時，隴西人，咸通末進士。晚唐

退朝望終南山 此後長安後車駕還京，或云時襄王煴僭偽位，偽授拯官，拯不得已，吟此見意

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唯有依舊四字是詩眼

赤色曰鳳，黃色曰鵷，青色曰鸞。○丹鳳樓在含元殿南。(敖子發曰)亂後還朝，惟有山色如舊，凡明第文物異昔時矣。悲慨之詞寫得渾厚

○崔魯 廣明進士，晚唐

華清宮

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楚辭)鳴玉鸞之啾啾。○(長安志)華清宮有九龍長生明珠等殿。○(明皇雜錄)明皇與貴妃夜倚五闕自誓，願世世為夫婦。

(楊用修曰)崔魯華清宮詩四首，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敖子發曰)與陳羽吳城弔古、王建綺繡宮、杜常華清宮、劉禹錫石頭城烏衣巷、南遊感舊、與李益繡嶺宮八詩，皆賦故國故宮荒涼之景，想像昔日京華之盛，感慨如夢幻，感慨極多。(司馬溫公曰)詩貴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正謂此耳。滄浪所謂透徹之禪者，此也。○(胡元瑞曰)崔詩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同李詩所謂香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同咏玉環事也。崔則意悽情工，李則語由信筆，然不甚並論者，直是氣象不同。

(附記)(吳)華清宮三首 門橫金鎖閉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銀河漾漾月華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霞了停飛。○陛掩金鄰蓄禍踐畀華西州蜀雲飛冰篇一門羽元闕不見人歸，見燕歸。○(陳羽)吳城吊古 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王建)綺繡宮 玉樓傾側粉牆空，重疊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杜常)華清宮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向長楊作雨聲。○(劉禹錫)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南遊感興)傷心欲問南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李益)(嶺宮)漢家仙仗在咸陽，洛水東流入建章。野老至今猶望幸，離宮晚樹獨蒼蒼。

○韋莊 端己，京兆人，入蜀為相

古別離 一作送別

晴煙漠漠柳毿毿，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結有餘恨

(馮延禮曰)晚唐絕句之盛，不下數千篇，雖與盛時氣象不同，而聲律亦未遠。如韋莊後出，其贈別者篇尚有盛時餘韻。

附記韋莊江上別李秀才二首前年相送灞陵春今日天涯各避秦莫向尊前惜沉醉與君俱是異鄉人○千山紅樹萬山雲把酒相看日又曛一曲離歌兩行淚不知何地再逢君○又酒家贈別詩天涯方嘆異鄉身又向天涯別故人明日五更孤店月醉醒何處各沾巾

○李建勲 隴西人仕南唐為丞相 [illegible]

宮詞

宮門長閉舞衣閒。畧識君王鬢已斑。却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御溝紅葉唐人固有此事

○張子容 襄陽人與樂城人孟浩友善盛唐

水調歌第一疊 (商調曲)隋煬帝幸江都所製按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為歌後六疊為入破 [illegible]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戰士連營候鼓鞞 以上三詩賦事而其情自見

涼州歌第二疊 (宮調曲)開元中西京府都督郭知運所進前二疊為歌後二疊為排遍按古樂府雜錄曲調有大遍小遍曲遍繁聲謂之入破

朔風吹葉鴈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上。胡笳夜聽隴山頭 [illegible]

水鼓子第一曲 說見玻瓈胡渭川題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青草合。黑山峯外陣雲開。[illegible]

詩王風君子于役篇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夢水黑山並在肅州衛北沙漠中

○陳祐 世次莫考

雜詩調集 [illegible]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只一句寫盡

無定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廣記宥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更今名在延安府青澗縣南入黃河○赫連臺今寧夏衛城東黃河畔側晉時赫連勃勃所築○函谷關在河南靈寶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此

○無名氏

初過漢江 襄陽城北大江即漢江也此首敍盡中集

襄陽好向峴亭看。人物蕭條歲漸闌。為報習家多置酒。夜來風雪過江寒。此等用事乃得雅 [illegible]

襄陽記峴山南有習家池後漢襄陽侯習郁守此中作釣臺[illegible]竹[illegible]池[illegible]堤[illegible]水足遊宴名處晉山簡鎮襄陽多遊池上置酒輒醉極言此是高陽池

胡笳曲 已見此首

月明星稀霜滿野。氊車夜宿陰山下。漢家自失
李將軍。單于公然來牧馬。

○王列 大暦中徵拜宗同時中宗

塞上曲 樂府雜曲征戍下五曲之一

紅顏歲歲老金微。沙青石年年臥鐵衣。對法偶白草
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鴈長飛。

其二

孤城夕對戍樓閒。迥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
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塞上曲多此二首為最酸楚

○張敬忠 開元初拜平盧節度使初唐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即今河畔
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記寒出

五原塞名今延安府神木縣有五原城

○張謂 與劉庭琦等初唐

九日宴

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來得問
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樓顥 天寶初序國秀集盛唐

西施石 會稽土城山西施習禮處

西施昔日浣沙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
不復返。岸傍桃李為誰春。

○盧弼 郡從先渭與李光遠同時胡元端直作盛唐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鴈南翔。隴頭流水
關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

〔秦州記〕隴西郡一百六十里隴山秦人西役上此莫不回首悲泣為隴水歌歌曰隴頭流水為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又

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夜半火來
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言外使有餘韻之

〔水經注〕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並陰山凡萬餘里今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問之皆秦築城卒取水處也○〔輿陽圖經〕賀蘭山在縣西九十三里今寧夏衛地山草多白遠望青白如駁北人呼駁為賀蘭鮮卑因山谷為氏族云

〔胡茂秦曰〕盧弼和邊庭四時怨極似太白絕句○〔胡元瑞曰〕四時語意新奇韻格超逸此

秋染棠梨葉半紅荊州東望草平空只今知孤宦
天涯意微雨瀟瀟古驛中 [illegible]

○釋皎然 字清晝吳興人謝靈運十世孫盛唐

塞下曲 已見

寒塞無因見落梅胡人吹入笛聲來勞勞亭上
春應度夜夜城南戰未回 聞處著紫 [illegible]

金陵有勞勞亭古送別之所三國吳建在府治西南太白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人金陵勞勞送客堂青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生白楊

○釋靈一 越雲門寺僧與劉長卿皇甫冉相唱和中唐

僧院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月[illegible]枝掛薜蘿分明盡出無限
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illegible]

盧山東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遠公居東林送客未嘗過溪陶淵明陸修靜訪之與語道合及送一人不覺過溪

徐伯臣曰皎師欲深山智思逸滄洲游之既勝與靈一後遠共詩深究相削共計約在諸納開一公之外卓非等等一公詩雖後離音洞禪律調要之致從徹淚未勝皎然而樂容之致終當獨步

唐詩選註七卷終

唐詩選七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李攀龍編唐汝詢註蔣一葵直解攀龍有詩學事類汝詢有編蓬集一葵有堯山堂外紀皆已著錄攀龍所選歷代之詩本名詩刪此乃摘其所選唐詩汝詢亦自有唐詩解此乃割取其註皆坊賈所爲疑蔣一葵之直解亦託名矣然至今盛行鄉塾間亦可異也

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

〔明〕王世貞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提要

尺牘清裁序

夫才無後先齒有蚤暮
一先朝露便自千古所
以子相碎金吞瓊汗簡
至乃手鮮云逝宗匠失

寄家兄搜緝遺裁妙簡
登選緣是博極載籍蓋
加採錄比於初刻十饒
六七乃知桂漏實獨用
備惜其完畫屬余手寫

隨寫隨校遂積日月用
意亦勤矣齊梁而後
力不更藉間煩名筆蓋
光後乘暨猶長康嘅羨
當令覽者無倦耳

辛未夏日世懋再識

尺牘清裁後序

夫文之近事理會人情剸決剖
悉莫善於書箋表章啟奏記尺
牘皆書之沿也而尺牘之用最
繁其體最簡何則賓主交酬書
不盈尺或事須憑几而辦或辭

緣倚馬而就既無關浩汗而雅
有思致使攬之者易盡而味之
者難窮非夫巧於用短其孰能
之故曰體簡而用繁是尺牘家
之言也若孟公之親疏有意靈
寶之五版並答斯皆其人矣六

朝以還談者務以議論爲宗不復明短長之用尺牘從此詘焉西蜀博雅君子楊用修氏始輯是編肇自左史包兩漢迄六朝而止專以雅辭敘登答之旨而已中間繁者略損而就簡遂使

琳琅錯陳典刑載見雖王生論衡寶惜於中郎裴郎語林傳寫於都下方之是編曾何足云稍恨世次多舛裒錄之外不無挂遺家兄元美續而少之爲整齊其次多所裨益且使唐宋迄今

片言之長咸得自附簡編之末彬彬盛哉尺牘以來於斯備矣或者疑用修絕簡末爲無意今之續編將無以博病精余謂不然用修好古之士裁而患寡若乃醫師擇良有蓄必用哲匠披

沙在寶則獲毋傷古人之調勸成一家之言博而能精又何病焉即使用修復生固當不易斯言耳瑯琊王世懋敬美甫書

尺牘清裁卷之一

吳郡王世貞編

告魯　周襄王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按錫于春秋傳止載二條然皆口授之語以其辭旨古雅且或出于簡牘故畧而記之）

賜齊侯命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請晉城成周　周敬王

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寡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illegible]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告衞侯

肹以嘉命來告予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告宋　衞州吁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州吁弑君自立將修先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時公子馮在鄭故云除君害）

告陳　衞石碏

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二人者謂州吁與子石厚）

辭宋使　魯隱公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請薛侯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時滕薛朝魯爭長

答齊侯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齊魯鄭伐許克之齊以許讓魯

告許大夫百里　鄭莊公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時齊魯以許讓鄭

告魯　齊鮑叔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

弔宋災　魯莊公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

答魯　宋公

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辭魯卿　陳敬仲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假道虞公　晉獻公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先是冀伐虞至鄍攻其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

告齊桓公　楚成王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桓公率諸侯伐楚楚使屈完問師

請秦戰　晉惠公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穆公伐晉晉使韓簡請戰

辭晉大夫　秦穆公

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穆公獲晉惠公故

請秦穆公　晉大夫

君履厚土而戴皇天皇天厚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

對王使　魯臧文仲

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請三師　晉文嬴

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晉襄公母為秦請孟明等三帥）

逆楚師　鄭伯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時楚破鄭）

告唐惠侯　楚莊王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奉麋獻楚　晉鮑癸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射麋獻晉　楚潘黨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楊云左傳所載諸國辭命其[illegible]人篇者已略[illegible]人口若其[illegible]字者肅括而敷命質直而辭[illegible]同後世文人[illegible]尺之[illegible]鵠也）

遺魯君　魯臧文仲

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桐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楊云臧文仲使於齊齊人繫之獄故其書隱語以寄魯君也魯君不知而問其母其母解之云云見列女傳○按齊繫臧文仲事不見正史辭亦類鐃歌非尺牘語以楊所集聊為存之下同）

上楚王隱　楚莊姬

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覩（王問之對曰魚失水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二十無太子也牆崩不覩禍將成而王不改也楊云案此告叶韻視音以改亦音已劉勰云文仲隱書于羊裘楚姬託諷于龍尾指此二事也）

告晉　衛侯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殺孔達以說于晉）

請晉師

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鞌之役齊請戰）

謝季文子　穆姜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illegible]）猶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止子反死　楚共王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

請晉侯　曹大夫

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告諸大夫　晉悼公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安將用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命子駟毋從晉　鄭成公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尺牘清裁卷之一　終

尺牘清裁卷之二

吳郡王世貞緝

請屬鄫于晉　孟獻子

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與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告晉　鄭伯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

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辭偪陽　宋向戌

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告楚將服于晉　　鄭伯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告大夫　　楚共王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亾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

告令尹子庚　　楚康王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辭王行人　　晉欒盈

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亾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戒子　　鄭公孫黑肱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求後于魯　　魯臧武仲

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魯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敢不辟邑

告范宣子　　鄭公孫僑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讓太叔儀　衛獻公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請印堇父于秦　鄭公孫僑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復楚子木　晉趙武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復楚公子圍　鄭子羽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

對子羽　楚伯州犂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復辭楚使　鄭子羽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

告晉　鄭罕虎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辭太子　楚椒舉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行成於齊　燕大夫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爲楚王取魯大屈　薳啓疆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

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鄭公孫僑

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再歸州田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辭諸侯　晉侯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

將若之何

告晉叔向　衛屠伯

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絕魯昭公　晉侯

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請環　晉韓起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

答韓宣子　鄭公孫僑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讓鄭　晉邊吏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答晉邊吏　鄭公孫僑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者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尺牘清裁卷之二

心

尺牘清裁卷之三

吳郡王世貞編

辭齊使行聘禮　衛靈公

以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對靈公　齊公孫青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答楚使　宋元公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

日戰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

告魯昭公　齊景公

自莒疆以西請致於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告六卿　宋元公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

者請無及先君

答元公　　宋仲幾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致郈于武叔　　齊侯

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告陳僖子　　齊悼公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請救于吳　　邾茆夷鴻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告魯侯　　齊閭丘息

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

使冉求弔宋景曹　　季康子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告隨人　　吳王闔閭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

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答吳人　　隨侯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境敢不唯命

答羊舌肸　　鄭公孫僑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叔向書刑書）

移公孫聖　　越王孫駱

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悟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訊到車馳詣姑蘇之臺

致命吳王　晉楚隆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請成越王　吳王夫差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遺大夫種　越范蠡

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

辭越王

愚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

遺楚將　魏將宋石

二君相當兩旗相望惟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遺楚懷王　秦昭王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

與楚頃襄王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既許其父又逆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挑禍以陷親復屈讐而自佚頃襄得謂之子乎

與平原君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與樂毅　燕惠王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刼代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亦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按樂君報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宛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忠志故聊爲錄之

與樂閒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

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

與信陵君　魏范座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 信陵君言於王而免之襲趙之欲倍趙之割此言有以深中信陵之忌矣故免

與燕太子丹誓書　秦始皇

子欲歸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

治驪山陵上書　李斯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巳深巳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 見蔡質漢儀

報丞相　秦始皇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遺章邯　陳餘

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亾失巳十萬數而諸侯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亾功亦誅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爲戮乎

尺牘清裁卷之三

尺牘清裁卷之四

吳郡王世貞編

遺諸侯王　漢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按此是漢第一篇然非詔令也）

與韓王信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亾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敕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此外猶有二通斷但雜故不備錄疑是後人傅會之語聊存之以俟識者）

遺單于　漢文帝

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巳在赦前單于勿深誅使者言單于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謁者令肩遺單于

又遺單于

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巳至敬受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賜鼂錯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嚴助　　漢武帝

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楊云漢詔多矣此獨稱書且斷斷問之文固書簡語也

報石慶

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

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富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報李廣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

報公孫弘

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賜吾丘壽王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劉屈氂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

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賜楊僕

將軍之功獨有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賜燕王　　漢昭帝

玉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

尉見高祖之廟乎

報趙充國　漢宣帝

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

報張安世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

强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賜淮陽王　漢元帝

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賜東平王

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思孰惟之

報貢禹

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亾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

報匡衡　漢成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

修法度勤勞王家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

報張禹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答許皇后

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如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無忽

報王鳳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

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又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賜王音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黜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尺牘清裁卷之五

吳郡王世貞編

答匈奴冒頓　　漢高后

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澤

匈奴嫚書云孤僨之君生於草澤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按報書乃爾雖得柔遠之道不無乖中國之體

與成帝　　元后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 太后先與帝言用班伯痛斥富平侯張放

遺項王　　張良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

與韓王信　　柴武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亾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大王所知也今王以敗亾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報柴將軍　　韓王信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亾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亾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遺諸侯王　　齊哀王

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后崩皇

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

遺竇長君　　季布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曹丘生故以言激布遂相善也

遺膠西王　　韓頹當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

與公孫弘　　東方朔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窟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游垂髮齊年哉

又

木僅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遺公孫賢良　鄒長倩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䋌倍䋌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皆自少之多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與故贈君撲滿一枚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按此篇什小長而短法自工是尺牘之流儔也故節而錄之

答牂牁盛覽 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　司馬相如

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與摯伯陵　司馬遷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

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楊云摯峻字伯陵京兆人也與太史令司馬遷善隱於岍山遷以書招之

報司馬子長　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楊云峻始終不仕卒於岍山岍人立祠號曰岍君其十二世孫恂字季直隱於終南通五經百家弟子扶風馬融沛

國相驃騎皆知名顯表郎恤女也其後有摯虞知名于晉

報李陵　蘇武

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厥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覥息與亾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兆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 按李陵書先儒以為六朝人偽作則此可知弟其辭嚴切慷慨自足傳者不必論其真偽也

辭右扶風　丘訢

明府欲臣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 楊本作扶風尹按漢有右扶風無扶風尹今改正

與楊王孫　祁侯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 王孫報書文長祁侯因善從臝葬

與江都王女弟徵臣　魯恭王后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謝江充　戾太子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亾素者幸江君寛之

遺廣陵王　劉延壽

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

與魏相　丙吉

朝廷深知弱翁行直方且大用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能

上霍光

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答張博　淮陽王劉欽

子高逌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

又

迺者詔下此諸侯朝者寡人惜然不知所出予高旣開端緒頒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上趙后　　趙昭儀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三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瑠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席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

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環四指若以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筯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出伶玄所著外傳楊本西京雜記云令月作辰吉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其月有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馬腦彄廻風扇椰葉席九華扇七枝綵香螺巵同心梅含枝李凡三十五種按所奏物俱不同文亦小異但西京雜記是葛洪作託名劉歆恐不如伶玄所叙差真耳

報東海相朱登遺蟹　　張敞

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於二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與某公

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路然無損於騏驥使蒼蠅絕羣也

與嚴延年

昔韓盧之取狡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與朱邑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

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以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以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與族弟安國　　孔臧

相知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

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

與子琳二條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息善矣人之進退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登非漸之致乎

侍中安國綦臣中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役掌御唾壺朝延之士莫不榮之

尺牘清裁卷之六

吳郡王世貞編

答張敞　漢嚴延年

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

上漢宣帝　烏孫公主

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移游徼王卿　朱博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誡子　劉向

汝非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吊隨而來齊頃公之始籍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吊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吊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吊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與王音　　谷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尊將閫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吏良醫審蓍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謝王鳳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厠之賓朋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刺趙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與段會宗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側願吾子固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爲卑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與平阿侯王譚

君侯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今大將軍不幸早薨累親疎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恐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

與翟方進　　胡常

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有所不宜

下賊曹掾張扶　　薛宣

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

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移薛恭尹賞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櫟陽令謝游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

鍋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劉守

與高陵令楊湛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與蓋寬饒　王生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

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過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令子　何　並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槨亶容下棺

下安定　王　尊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詔毋以身試法

與韋玄成　校事丞相史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移郡長吏　陳　咸

卽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與陳湯

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移梁傅相中尉　方　賞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不伏重誅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讕致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亾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致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

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詮曉士敢復懷詐罪過益深

與杜業　王　立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

答茂陵郭威　楊　雄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秇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敎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答劉歆

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當把三寸弱翰筆齎白素三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槧次之鉛槧二十三歲於今矣

答桓生借老莊　班　嗣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不維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敎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與劉艮　梁丘賜

老子不幸宗族單袴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辭隗囂　方　望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名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此亦裁節其文者）

與劉歆　蘇　竟

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

遺文帝　匈奴冒頓

前時皇帝言和親事指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

王不請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故詭
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力强以滅夷月氏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
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
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世
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獻
槖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
詔吏民遠舍

遺武帝　　匈奴狐鹿孤

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
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糵酒
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爲盜
矣

上元帝　　匈奴郅支

居困厄願歸計强漢遣子入侍

尺牘清裁卷之七

吳郡王世貞編

漢光武皇帝

破赤眉與兄伯升

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精明 楊云見東觀漢記○按破赤眉伯升已被害當是昆陽戰後也

賜馮異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
負丹青失斷金也

賜鄧禹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
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賜王常

王廷尉良苦毎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
來豈違平生之言乎

賜侯霸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

賜吳漢

比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

又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部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

賜岑彭

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心若不知足既平

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

又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

與公孫述

圖讖云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勿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公孫述

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師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報隗囂手書

慕德樂義思相結納屬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

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傷人解構之言節

又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

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又報隗囂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横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賜侯將軍

卿歸田里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臥誰為搔背痒也

賜竇融

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國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

又

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叛臣見之當股栗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又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

士民無擅離部曲

又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報桓榮　明帝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

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帝時在東宮所謂尊師重傅之）也

報鄧悝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念也生其勉之

與東平王蒼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賜郡國行春　章帝

方春所過得無有所伐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與東平王蒼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報東平王蒼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

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年之後年饑人流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又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世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惶惶未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若言至戒望之如渴

尺牘清裁卷之八

吳郡王世貞編

報梁王暢　漢和帝

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揣自克責朕惻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彊食自愛

答孫權　昭烈皇帝

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散髮歸於山林

又

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

遺後主勅

初疾但不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賜諸葛亮　後主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報章帝　明肅皇后

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

當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遼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與諸王子

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加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按全文甚長楊用修裁耳

賜周馮貴人　　和熹鄧后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惨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喩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答侯霸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與牛邯　　王遵

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毋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栗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

遺李軼　　馮異

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

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喩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

與馮異　　李軼

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處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

答劉揚　　耿純

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

上隗囂　　申屠剛

璽書數到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誡兄子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

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與馬援　　杜林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常出有餘今奉錢五萬

與陰就　　馮衍

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懃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

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上陰衛尉

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喣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援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以

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莫先其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東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與兄好時侯弇　　耿舒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兵馬行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可殄伏波類西

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戒馬廖　　楊終

詩云皎皎素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輕狡無行之客視成盛性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

與弟都護超　　班固

今齎白素三疋欲市月氏馬蘇合香闘登

又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令市月氏蘇合香

與竇憲

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玳瑁簪絳罽衣以帛縞之質被服鸞之彩飾又國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移屬縣　　宋均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

移屬縣　　法雄

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言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遺戒子　　張霸

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齒髮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長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尺牘清裁卷之九

吳郡王世貞編

下清河國中　漢劉慶 清河王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

上宋由　何敞

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而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

上梁商　李固

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存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明羣臣無救護之節矣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 中黃門使客誣太尉王龔罪帝亟命自實固為奏記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遺黃徵君瓊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

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重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明顧季鴻等皆無所采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與梁驥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博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

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至哉至言可不熟慮國之興衰在此

臨終與胡廣趙戒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亾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華陽國志載云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云云至始矣又云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愧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

上梁冀　朱穆

穆每事不逮所好惟學傳授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

上王暢　張敞

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

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貽李膺　荀爽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唯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出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

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匿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與劉司空　皇甫規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蒙贈兩梁冠及鮎魚一雙服厚尊貺榮施其弘

謝趙壹

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自有一尉兩計吏不道

屆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唯
君明敘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
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
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報皇甫規　　　　趙壹

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
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豈悟君子自生怠倦
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
遠辱手筆追路相尋壹之區區曷云量已請俟他日

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與謝伯世　　　　馬融

頃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
冬大蒼出隴黃棘下兔毛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
已

與竇伯尚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
紙紙八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

遺馬融　　　　高彪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
冀一見龍光以叙心腹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
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
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養病傲士故其
宜也

與鮑盛 字仲公　　　　丁鴻

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
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
報迫切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

溝壑

與馬續　　　　梁商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
戎敵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夷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
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
謀

與劉佑　　　　延篤

昔秦伯三讓人無得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

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廢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歟

答張奐

唯別二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

與李文德

吾昔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與劉郃　　陳球

公自出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與崔子眞　　張奐

僕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鋏錐盾如榆葉

與陰氏

舊念既密文章粲爛名實相副奕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上段熲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返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屛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漠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

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

奐與段熲爭羌事有隙後奐罷官熲爲司隸逐歸涼州將害之省書哀憐卒不忍也

誡兄子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

道皆稱叔時寛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illegible]
汝得惡論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illegible]
少多失改之爲貴

尺牘清裁卷之十

吳郡王世貞編

遺繑慎　漢吳蒼

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遁跡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

與崔子玉　張衡

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

從朔方上書　蔡邕

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按此非全文又上天子書楊用修特以其語近尺牘故節而存之

辭郡辟

中居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談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遺巾居蟠　　黄忠

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夙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

與弟圄　　李固

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覽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乎（按此非李太尉也太尉益州人年五十四）

與人　　袁隗

趙瑢在緱氏猛虎斂跡百里均耳叔平何難（兄華陽志）

臨終遺子　　范冉

吾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與竇玄　　竇玄妻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與妻　　秦嘉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

耳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答秦嘉　　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之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侶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

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嶮巇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皇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重報妻　　秦嘉

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悵悵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

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又報秦嘉　　徐淑

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頤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照叙情想彷彿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鑑形斯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未覩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淑又與嘉書云今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與夫　　高文惠妻

今奉織成襪一量願着之動與福并

寄子元珪季珪　　杜泰姬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惰爲天下名士（見華陽志）

與諸葛元甫　　崔瑗

今遣奉書錢千爲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雜帖

賢女委頓積治此爲憂懸燋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其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臨終命子

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賻贈之物一不得受

臨沒遺令　　酈炎

炎荷天之罪以致於死名殁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以見靈魂哉其即自安其目夔臣去矣

又

白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爲賢於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槃地取容棺喪葬無饋先人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

呼甘陵夫人共居也

又

白與讓考喪畢葬玄讓之等玄以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嫂以老母相托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母已死矣猶云云者憤亂之語然可以觀孝也）

又

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賓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今我溺於地下恩恩則孤而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我仰之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盧丈吾父事之張公褒張子傳王延壽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我先姑之所自出也汝不敘往從之學爲吝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爲其永覽於此（按炎全文殊無雜不可讀今爲節兩錄之見古文苑）

答曹操　　楊彪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顧慰小兒頑鹵謬見采錄不能期效以報所愛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

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間慰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深惟其失用以自釋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答卞夫人　　袁氏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岐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小兒疎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皮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早

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以多又加重賚禮頗非空荷受輙付往信操役傷修而慰藉其父母若此固姦雄之常態爲彪者亦已危矣彪漢室元老復受曹丕名祿故不得從管寧例然子育疑于此書者操封魏王始爭漢中還乃殺楊修卞已爲王后不應稱夫人亦不應稱操明公也且操久已禮絕百僚而書辭若僚寀者恐未可信

尺牘清裁卷之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與韋林甫　漢孔融

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抗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𢊁仲將來開敏篤成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答虞仲翔

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非

但會稽之竹箭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相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與宗從弟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遺張紘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與王朗

世間隔塞情分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邴原

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冊命懇切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縱蒙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

乃或宴宴居息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難魏武帝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與曹操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主爲戒也

與張紘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

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卒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權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復會面爲愁歎耳

與邴原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而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

答王修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

與高密令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閒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誡子　　鄭玄

前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

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敬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戒子　　司馬徽

聞汝充役室如懸罄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董卓　　蓋勳

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

貽李傕　　趙溫

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不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

上朱儁　　陶謙

徐州刺史陶謙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幕府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儒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

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生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謹同心腹委之元帥

答袁術　　陳珪

曹將軍神武應期典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按術書云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義智勇者卒受其

跡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太事于實爲吾心膂

與袁術　陳登

天降災沴禍臻鄗州州將殂隕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輙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横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

與王匡　胡毋班

自古已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内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夫人之所難然耻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

遺袁譚　劉表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絶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

與袁尚

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青州天性峭急仁君度數弘廣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表全文不能佳聊采之耳尋表此言可謂藥石而譚尚怨焉授手漁卞惜哉然表徒知之不能行之易簣之寄不臧本初亡跡亦等良可笑也

與子纘　公孫瓚

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以北吾當從内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與袁紹

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寛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

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illegible]將軍之[illegible]而
瓚之幸也

尺牘清裁卷之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招蕭建　漢呂布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

答曹操

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效

與韓暹楊奉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代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

與袁術

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

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

與袁術　袁紹

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與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甕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而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紹欲立劉虞故

答袁紹　袁術

聖主聰敵有周成之質漢家小厄亂尚未厭復欲與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哉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況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㓕卓不知其他術不利長君故托辭耳

與呂布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入門戶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㓕讐耻使術明目於當世生死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㓕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北止當駱驛復至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

答桓範　管寧

乾道帥誠誕膺嘉祚應受多福爲國藩維雖分陜之任未足比盛遠近翹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表淪裔歷載風綱不紀槩蒙國恩還踐舊土薄祚多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泛愛過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諭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願裁因答怖按此書在魏朝時耳楊子以寧全志不辱故係之於漢桓範書在後矣

與杜微　諸葛亮

服闇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等每歎高志未見其舊獨以空

虛統領貴州微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著勳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又

曹丕篡弒自立爲帝吳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以征滅之往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君但以德輔時耳不責君

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

與關雲長

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絕倫逸群也

與兄瑾

殷仕嗣秀才之僑盻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又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瞻今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

與陸遜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

與張裔

君昔在柦下營懷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

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與孟達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王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克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

書

答李嚴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先國戒之以勿揚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與留府長史參軍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與李豐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則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將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豐李嚴子也）

尺牘清裁卷之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漢諸葛亮

與蔣琬

孝起前爲吾説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孝起陳震字　正方李嚴字

與羣下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吳王

所送白氍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又與兄瑾

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子喬瑾松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與張鼻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與兄瑾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答蔣琬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
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
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
何及

答先主　劉巴

昔遊京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内無揚朱
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
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
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先主在荆州欲遣周不疑就學故答）

與諸葛亮

乘危歷險到値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
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
海不復顧荊州矣

與曹孟德

駑怯偷生自竄荊蠻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漂泊風波
絕糧茹草欲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
絕糧益州復有峻防仰企光靈何由假翼自致哉

代孔明與孫權

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
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
心有納以慰將命

與孔明

聞洛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
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
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教世服於道齊
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管
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與孟達　李嚴

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

與蜀太守王商　宋仲子

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文休謂許靖也）

與荀彧　袁徽

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
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

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所謂諸葛亮名滿天下豈不信耶

與所親　　張裔

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君嗣爲[illegible]長史故有是言此[illegible]足[illegible]既[illegible]家法

臨終與孔明

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用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黄壤也

移吳闕壤　　陳震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嚮應各有所歸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爲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與費禕　　張嶷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

與諸葛瞻

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耶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大傅誰復自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

奏記州牧劉焉　　秦宓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舉斯城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答王商

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業未足

多也僕得縣升乎隴私之中誦顔氏之簞瓢詠原憲
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
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
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
也何困苦之戚焉

答李權

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
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至孝經廣陳德行
杜漸防微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

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
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
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權借
戰國策
故云

與王商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莊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
也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
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蜀本無學

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
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
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
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
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
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答鍾會　蔣斌

知惟臭味意眷之隆推托末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
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

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顔子之仁也聞命感愴
以增情思

答李嚴　雍闓

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
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

與諸葛亮　孟達

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
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
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卷十三終

吳郡王世貞編

魏武帝

報蒯越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時越已死故作報書焚之）

答呂布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

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與荀彧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又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爲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又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

又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

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必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又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按志才戲志才也或乃薦郭嘉原本無戲姓楊作錢志才尤誤）

與朱靈

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昔之難後將

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與孫權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又

近者奉辭伐罪旄旗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與王修

軍師之職閒於司金至於監功重於軍師恐旁人淺見以蠡測海畫蛇添足張甲李乙有此空聲冒實淫晝亂耳亦朕鍾期不失聽

與閻行

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

與鍾繇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

報楊阜

君與郡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

與楊彪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之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之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

即有貸將延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不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一頭八百里驊騮馬一疋金飾戎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孫權　　文帝

前使于禁郭及所遺吾纖驪馬木欲使禁自致之念

將軍倘欲速得令故以付徐奉此二馬朕之所常自乘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答孫權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内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鷄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摇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刎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

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

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與朝臣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如此新城粳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賜劉楨

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與吳質

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嚥況親食之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劉孝標送橘啓云南中橙甘青烏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食不留滓甘逾萍實冷亞冰壺可以薫神

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邪○此啓似爲南橘解嘲故附之此

與鍾繇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又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識孫權之嫵媚執書嗚噈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孫權稱臣太子丕書報孫孫答日同郡故可笑荀奕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願念孫權了更嫵媚丕復書云云）

又

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宏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

又

昔有黃三隅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

釜五味時芳夫周之尺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太子丕作五熟釜銘鍾繇功以賜之）

與大理王朗

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帝時在東宮疫癘大起故云）

賜孟達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時爲魏王）

又

今者海內清定萬世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中下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網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愼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與吳質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者獨不及門瓶罄罍耻能無悵悒

路不云遠今復相聞

與劉先王

獲累紙之命兼美人貺他既備善雙鉤爲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遺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篋塡府者固已無數矣

答繁欽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律六歲於今十五素頰玄髮皓齒丹唇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

激逸足横集然後循容飾粧收曲變度斯謂聲協鍾石氣變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鋒樹清歌莫善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横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微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繁欽遺車子箋見文選

賜曹植　明帝

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由家公語耳 謂平原公主

尺牘清裁卷之十四終

尺牘清裁卷之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與楊太尉夫人　魏卞后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龢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性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遣衣

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收納

與司馬懿　曹植

今賊徒欲保江表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宇內角勝平原之地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

原缺第二葉

若若絶而復連者數矣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連蹇之隔耿耿與處與異世無以異也

與孫策

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夙好一爾分離欻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愍存捐捐旣

往之猜保六尺之托誠深恩篤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

與鍾元常

朗白近聞室人孫氏歸武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返乎不得面談裁書叙心

與楊訓

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曹公進爵爲王訓表稱頌琰戒之曹公見之遂殺琰疑其異己也○楊云詳談之意蓋欲姑徐徐云耳非異操也琰之死其不幸與荀彧也）

與荀彧　　趙儼

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緜絹何以勸善

上父恭　　張就

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報國之臣寧惜妻孥耶

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

答張紘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與臧洪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合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

與主簿劉簡　　司馬芝

君爲太宗加股肱郡而賓客辱不與役旣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華時發遣

代武帝與楊奉　　董昭

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

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與管寧　　桓範

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眞未足論比思請見于蓬廬之側厥途無由托思晨風

上曹思王　　劉楨

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答魏文帝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珠異尚可納也　文帝書在前

與劉楨　　應璩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絶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與曹昭伯

坐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烏雀損書及遠若獲雲壁

與董仲連

𦤎羅鶩歸告求周鄰日給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給之出蒙譏於恤護入見謫於嫡息忽便悒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與西陽令孔德琰

嘉麥禎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黎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駱背皓首奔走道路旌表曜日黿鼉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況於彼蝗能無驚駭卓茂治密魯恭在中年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典不降靈雨屢此二災憂心忡惙逐蝗之道敬聞命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

與州將　應亨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岡遺蚌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思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遲可以勸厲後進亨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文宗令文早有名譽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報龐惠恭　應瑒

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起不嗣音兄實三葳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阜蘇在側悒憤不遑祇以增劳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慇勤輕於縞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

與陰夏　應璩

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問之乃知郎君頃有微病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社樹能有靈應哉

報燕中尉樊彥皇

登輿北踐燕趙路分當化銀龜以爲黃變青紐以爲紫

與許子俊

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獨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

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奮勇其毒何

尺牘清裁卷之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為王凌答吳將孫布　魏滿寵

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

與荀彧　衛覬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

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

謝劉表　劉廙

考絢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神明弗祐天降之災悔咎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

至之間必傷天慈旣往之分門戶煙滅取笑明哲是
用逬竄未涉用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
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

答太祖　　　　高柔

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
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
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
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與司馬師　　　　王基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
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
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
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
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

上司馬文王

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由箭
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
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
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
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懸乏姜維深入不待
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
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
內難當今之宜當鎭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
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
傷損威重

又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
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酈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奏記魏公　　　　韋誕

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
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
言

上魏文帝　　　　王祖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

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厲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不爲此公婆娑之事右書辭古而寄況深所謂退不標跡也見晉書述傳

與衛臻　蔣濟

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

答蔣濟　衛臻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輕之舉開拔奇之津

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上曹爽　毋丘儉

聞喜裴秀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奥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耶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顔冉之美

上司馬文王　鄧艾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來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可封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又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

會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

答魏文帝　丁廙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悖自屈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

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

答荀融　　王弼

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與荀彧　　袁徽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與步騭　　謝承

所在近北無他異物裁奉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答司馬懿　　田豫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如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與司馬懿　　郭淮

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亾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與姜維　　鍾會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

斯好

與蔣斌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之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墓當灑掃墳塋奉辭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等琬子也自是潛青布敖矣鄧艾誘思遠王爵斬其使者不大徑庭哉

上刺史裴徽　　趙孔曜

平原文學管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

神幽藪畱精九皐幹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

答宋權　　杜恕

況示委曲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東海乘桴耳不能自諸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北征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可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程征北

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　按尚書袁侃書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仗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恕不爲意後復云云程遂深文劾恕

誡子

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嘗從何而來

答趙景眞　　嵇茂齊

足下琬琰之璞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illegible]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卽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蹟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尺牘清裁卷之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與劉勲　吳長沙桓王孫策

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

答呂布辟　張紘

海產明珠所出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本州哉

與虞翻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與曹操　大帝孫權

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讐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地海內所瞻勿復聽受

又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語諸將日孫權不欺孤乃還）

與諸葛孔明

丁厷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與浩周

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細然父子恩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寫今以言露

報陸遜

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語子瑜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了瑜答言弟亮以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瑜之不往也

與劉先主

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

上魏王

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愍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値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

顒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
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恢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衮
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

又

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
王所見奬飾遂因魏恩綏撫東土而中閒寡慮庶事
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旣釋
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效淺薄
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邈

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
必欲撫錄追本先紱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
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未執一
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

與浩周

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旣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
河北故使情分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
空闇分信不昭中閒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
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
可也

又

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歎以承命徒以
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閒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
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
效

報陸遜

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
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

與孫皎

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
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
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憎之卿
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
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
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
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

賜顧雍

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

答諸葛瑾步騭

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意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倫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

患乎

與王濬等　　孫皓

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大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與舅何植

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開拓洪基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閒者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惆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不復守推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

遺群臣

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戒詩人有彼已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雄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

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𩒓休尚愛敬勖
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答華覈辭東觀令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
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吏乞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
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
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非
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與步騭　孫登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務受性闇
蔽不達道數雖復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
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弗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
於君子哉

上孫權　周瑜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
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
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
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
之聚此三人者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也

臨終與孫權

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靖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
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
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
朽矣

尺牘清裁卷之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與魯肅　吳劉子揚

方今天下豪傑竝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

與孔融　張紘

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玉璵磨益光不足以損

別孫權

傳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與漢昭烈　魯肅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爲報曹公　黃蓋

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

因事變化效命在近

上劉先主　諸葛瑾

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群后也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與陸遜

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

遺闞澤　陸遜

前承覲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衆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捲席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脤來西延慕風塵思稟良規

又與闞澤

于禁等見獲遐邇歡歎以爲將軍之功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保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

與全琮

卿不思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耳

又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

與呂岱　張承

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邪

與弟　虞翻

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下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與所親

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寄也（子瑜常爲之解釋故云）

與客

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翻年十二客候其兄不過翻追與書）

與同僚

丁子賤寒淵好德堂備克舉野無遺新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與徐陵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元大陵字）

與暨豔　　陸瑁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功記過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與諸葛融　　朱績

昶遠來頗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

責子　　潘濬

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謂隱蕃也後果叛誅）

移諸葛恪　　薛綜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食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諫諸葛恪　　聶友

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逸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

與滕胤

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謂諸葛恪也）

獄中上吏　韋曜

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合當灰滅長弃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記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以宦爵令之所急不宜乖誤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

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醴梅　皇象

歸想必醉令醴梅羹芼以相待

與友人論草書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豼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

與兄　陸景

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備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私有信勿忘數字每見兄書如復暫面

與從兄

仰承發止巳次新林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如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豈辭富賞味興餘時命違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勖綠字可得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宜

與兄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巳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胷於是雖析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旣當勞思嚴寒向隆經途轗軻旣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

臨終授書　孫仲奇妹

鏡與粉盤與郎香奩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

尺牘清裁卷之十八

尺牘清裁卷之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與諸葛孔明　晉宣帝

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黃權字

與孟達

將軍昔弃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答弟司馬孚

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戰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

答曹爽

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　爽書與懿云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於今未及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

訓太子

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羣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恌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

再訓太子

荊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穎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

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與許允

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晝行也

與王基　文帝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丶與鍾會

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

與山濤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萬斛

答王基

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

省啓帖　武帝

省啓知既下須防具具揚州寒到有者此尚擬之動靜更啓也數遣信還

答魏舒

可散愁養氣更增滋味仍給陽燧四望總戶車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

徵冷帖　元帝

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徵冷恒何如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

去垢甚佳身不極也

答太子

答劉琨

豺狼肆毒蕩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很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問沐啓　明帝

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

與諸葛恢

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與溫嶠

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雅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相視何如

問慧遠　安帝

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既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水疹遂無復因增其歎恨

答殷浩　簡文帝

爲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綴領不振晉綱不綱顧瞻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興廢時之興廢則家國不異足下

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

與桓溫

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儼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可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

與山濤　司馬攸

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撿六

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下國令

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

下吏兵敎

夫先王馭世明罰勑法鞭扑作敎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而欲撥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

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皆如舊規庶以免負

與陳敏　司馬越

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曹泳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隻身挺立雄略縱横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楊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劾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猾賊屯結遊寬河濟

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想剖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郵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略承書夙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

與阮瞻等

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

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與江統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

上中山王

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

與弟　羊祜

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可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誡子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恭爲德首愼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毁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耳不得宣思而後動若

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答陸抗求藥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

與從子預　杜有道妻嚴氏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尺牘清裁卷之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

吳郡王世貞編

與子觀　杜預

知洪頗欲念學今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與王濬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上杜預　劉儈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祜祜參同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上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心反廉儒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彊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幾而隕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

答辛曠　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況愛不遺猥降德音情義款篤詭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於心膂鄙薄才頑行穢天奪其志神迷其心因托虎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唯命悚灼如臨春冰

來東帖　索靖

七月廿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勞倦信具得去宅及計來東言展有期索靖白

月儀帖

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眷然之感裁復具書不悉

又

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忽此反信飛沉壹殊何緣言讌所冀爲時節寶光儀

未面帖　　衛恒

一日有恨知問未而爲歎欲七日去邪恒白

答傅玄　　王沈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氏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下豫州教

後生不聞先生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

以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

與魏舒　　郤詵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廻法堪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弃之可不惜哉

答潘滔　　王接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

莫有覺悟耳 滔書云摯虞卞玄仁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秀才行

與刺史周浚　　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例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士季忠則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望王之老成明時之儁又朱永長體稷清和黃中通理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偉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伯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

光也 見蔡傳又世說所載云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鳴鶴之哀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與傅咸　　楊濟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

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楊本節文作王濟非也見本傳

答楊濟　傅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答吳國　鈕滔母

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如古賢欲以奉貢

與從弟孝徵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衛懿之好民無投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圖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與虞定夫人鷹環夫人

璵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亾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半年彥奄亾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與妹劉氏　徐藻妻陳氏

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執詠反覆感頼交集輒不自[illegible]

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勳則聖檢道長祚短時乏識眞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蹟者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邪可共詳之

答阮咸　阮咸姑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咸愛姑胡婢生子孚與姑書云胡婢遂生胡兒姑答云

與褚陶　張華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躄西帖

得書爲慰僕諸惛疾已甚躄西臥歸還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呈

答雷煥

所致詳劒文乃干將也莫邪可復至不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與妹憲　張君平

念諸里舍皆富財賄徃禍襲蔽紛華照耀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右見婦人集太平御覽引

牋與天公　劉謐之

體戰身噤脫衣凍坐頓人借袍南岳送火

與弟雲　陸機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謂左思也後思賦出機大服

至洛與成都王

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瘤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宜先戎旣啓威風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蒙横授委任外相軌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上趙王倫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處士載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

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岍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倫爲司空即辟淵

與督護衛博　羅尚

昔年得李流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爲寇鬪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驟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 見華陽志

謝賜障日　孫楚

大恩賜障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賜六劒

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

薦傅長虞

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illegible][illegible]耀於卞和是以燭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下荆州教　劉弘

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

甚厚自今不得分別

與齊王冏　摯虞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與兄機　晉陸雲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剔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汚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牘大小五枚書車又作岐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璨筆一枚所希聞

又

三臺上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可見之不今送二螺

又

前省王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意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

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閑居恐復不能不願
當自消息

又

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
成貧儉家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
子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羅少不想少佳成當送
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

又

兵眞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頭觀之正自使人意惡

又

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
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弟省述思
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
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
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
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
一至不復滅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
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

又

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
張公文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共宗其言兄文章
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
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
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
九愁連月鈔除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
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

又

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
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弔夷
齊辭不爲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
以此言爲高文耳

又

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
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此
爲宗矣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
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耳

戴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
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元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又

所誨云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
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黄訓頌恐此不得兄比聞兄
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
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
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
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

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視誄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
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
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
絶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

又

蔡氏所長雄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
耳兄詩賦自與絶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
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閒爲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
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唯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

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雖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
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必然無疑又思三都世人
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
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

又

古今之能爲新聲絶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多
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

又

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

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釣除差易爲功力誨已
定做長誄意嘗聞與兄合雲久絶音於文章由前日
見救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御以有所爲
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
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

又

張公賦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由已
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
女史清約耳

又

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
先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為作傳不可著
儒林中耳

又

君描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實唯見其登
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仿吳兄兄文輒云欲
燒筆硯曹志苗之姊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須借其
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

與張光祿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懃守以反
側既睎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頼之
懷疑心如結

又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唯皃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邃道
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令者東行望
風自託其意繾綣顧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戴季甫

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惟慕東歸之後
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念自修而經年
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光塵累蒙誨命
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自替聽誨末由
瞻企今更纏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
之彥一朝遂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
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敘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
二賢楚國之良況寶積實未重大朝重摧痛恨言增
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

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濟世長諸
人並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何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遊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恨
恨於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沉茂思敏通

微居德履道秉心眞實貴一時良彦君之別久見之
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欵然
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與楊彦明

欽明去書不悉彦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荏苒歲行
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巳欲熱想自如常悠悠
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敘至及反憒罔不多
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又

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甚
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人
道多故歡樂恒乏敖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爾良
會每闊懷想親愛寤寐無忘書無所悉

與陸典書

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啖近晨風
傾筐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玩千周以當侍會
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汎愛在我猶弘每銜思戀
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丘感時情[illegible]
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又

國土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邈世立德龍蜿東嶽
三讓天下垂化遺迹百代所睎高踪越於先民盛德
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響馳聲沉淪潭流優游上國
聆音察理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哲言復昭烈
於孔堂貞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傑相承明德繼踵亦
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
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羌

狄或在邊域勳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此國之士進
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背若皆未如意雲之鄙姿志
歸丘壟華門閭裔之人敢睎天望之冀至於詔季札
之遐蹤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味流榮勳於朝
野所謂闚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烈

又

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
寶眞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曲
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

弔陳永長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夌羣光國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攜手退遊假樂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何可為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弔陳伯華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猶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情當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敘悲苦計往人到貴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一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晉司覃覃

答陸雲郎中令

令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為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陸雲　車永

聞因王弘季有書悉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為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

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眞自受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慼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為愁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

又

卯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憙踊躍輒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

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答不復多（士龍書佳而長當別載）

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　劉琨

前得安州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眞茶可信信置之

與親故

吾枕戈待旦志梟　虜恒恐祖生先吾着鞭

與人　王澄

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謂胡毋輔之也）

又

兄徹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與朱誕　孫惠

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二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爲悼歎

與周浚　何惲

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齡雍穆之弘與矜爭之鄙愚不取也

上瑯琊王　王導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　愚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笑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豁

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

與王允之

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

與人

周侯雅流弘器何可得遺（周爲荊州盜傳密等所敗未得用）

答陶侃

默居上流之勢如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蹤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

寄王廙

虎㹀虎犢還其所如謂子弟不令也

與僚屬　　王敦

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衛玠今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與王導

世彥識器理致清隱明潤堪為保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絕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又

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楊云觀敦與導書如此敦之逆謀導豈不知蓋坐觀成敗敦勝則從敦晉勝則從晉千古漏網之賊也其得美名者子孫貴盛彌縫之也○按此通鑑全文也晉書止前二句下云表諸奸佞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焉詭說於前楊復承之於後

上琅琊王　　顧榮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於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與親故

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報虞預論楊方　　賀循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

其父甚有奇名出其胷臆乃是一國所推如方者乃是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責子　　陶侃母湛氏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

侃為魚梁吏以坩鮓遺母封還責之

答溫嶠　　陶侃

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與王導

郭默殺方州即用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 楊升菴曰只下句謂道養將賊乃是道養將賊也按史導答書云云假乃示人口耳養將賊也今附於後不知與出何典楊又云導之舉措如此與唐之盧杞李輔國何異史之溢美多矣雖然亦有此處逗漏也楊語殊未公茂弘此舉蓋懲庾氏蘇峻之役又未知陶士行意何如耳姑息之政則有之至於輔國脅君幽父盧杞陷刻召亂事若冰炭何可類哉楊升菴學不精而輕於持論往往如此

答庾亮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 亮與蘇峻戰敗逃奔 傳請

又

朝政多用門生國禍喪敗之來皆獨由峻也

又

賞罰黜陟國之大信切惟矯然獨爲君子 亮辭爵賞故

答慕容廆

夫功成進爵古之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權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箋上進可否遲速當在天朝也

答溫嶠

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牟戰器不事須此也意謂不如甲今者逆賊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

兜牟者猶以有功合賞之細葛一端

與荀崧

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

答王敦　荀崧

承以長蛇未翦別尊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訓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

答王敦　劉隗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

答甘卓　司馬承

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托體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誠足以決一旦之機遽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志力未展猥辱來

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孰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里雷起猶或有濟若其孤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貴拙速未睹工遲足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

與王導　　陸玩

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楊本作陸琓誤

問訊王導　　顧和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與國臣　　衛瓘女

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 楊本作衛夫人云名鑠字茂猗晉汝陰太守李矩妻李充之母○按張懷瓘書斷云鑠廷尉展女弟恒之從妹也恒懽子鑠係瓘從女本傳止稱瓘女與國臣書不言衛夫人恐楊誤耳衛夫人又有一札云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書論草隸通解不改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昔人咸謂此書是李懷琳所僞作故附致於此云

臨終與庾亮　　孔坦

未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欲即命多恨耳足下抗威顧盻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報孔坦　晉庾亮

得八月十五日報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持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責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未隔夫復何言

答諸葛恢

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亮子婿爲諸葛女將改適

答郭遜

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可任非其人

報溫嶠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與從叔父　虞預

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懔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梟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

與親友　孔羣

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蘗事

與弟　蔡謨

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拔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荀諸人凝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預勑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遊軍須得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隅中舉烽至下晡遊軍故未嚴此即是前聽等覆車之軌也

與王導　陳頵

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馳騁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

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修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又

開闢承家小人勿用公仗德義以正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何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

與殷荊州　　顧愷之

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與王導　　梅陶

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弊也長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與曹識

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也

與王羲之　　庾冰

得示遠紙一丈致辭一千徒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懷

與溫嶠　　卞壼

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

答問疾　　王廙

輒自消息無所爲慮

與藉之家書

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汝等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悉

答兄冰　　庾翼

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季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大較江東致以傴僂豪强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白而治之

與桓溫

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大者也道生名恢沛國人

與殷浩

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競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稱述狗小好名

既身因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如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與慕容皝

令致襦鎧一領兜牟白氈自副

又

鄧伯山昔送此犀皮兩襦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

又

令致朱漆鉶二十張珥石畵幡黑氈自副

答殷豫章送折角如意

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在荊州與都下人

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與羲之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亾失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楊云庾翼前不服右軍故有野雉之言及見右軍與庾亮書乃深服之猶吳道玄之於張僧繇宋思陵之於吳傅朋也

答翟鏗

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不耳近得一白兎尚羸小且養之并上

與殷浩　孔巖

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巳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之人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巳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

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

與王導　　何充

孔沉文思通敏宜登宰門

答主簿虞褰

若使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褰欲使充宗人相客可通者通之充手筆作報）

上會稽王　　王述

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

答揚州主簿

亾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與庾安西　　王胡之

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皆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枻而歌滄浪也

又

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王衒命將出而敗初至爲亮府長史）

與撫軍　　桓溫

北胡肆逆四十餘年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過其可亾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思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

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枚英賢之略盡民兵之力賊之彊也猶復遊養時歲及其髡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與弟沖

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二書極堪並看）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三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與褚裒　晉袁喬

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泣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夫御器者愼制衆以約龐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

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

與桓溫　王濛

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與劉惔

淵源觸事易長

與桓溫　孫盛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州將爲怪鳥

答謝尚　殷浩

與長黨同代異攸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與之驅馳耶 謝爲劉惔求會稽

與王羲之

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

與支遁　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水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棲悶帖

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寃號慕觸耳悲踊尋繹荼毒豈可爲心奈何奈何臨書棲悶 此悶帖也楊本止二句又作臨川非

答王坦之

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之[illegible]屑屑情義無所不可爲聊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illegible]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麤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

道未易爲人

與王羲之

敬和栖託好佳 敬和王洽字

答謝安　　王坦之

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

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想君幸復三思

臨終與謝安　　桓冲

妙靈靈寶尚小亾兄寄托不終以此爲恨

與韓康伯

檳榔信南遊之可覩子既非常本亦奇特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絙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南海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楊本在漢按韓康伯殷浩之甥與俞益期東晉人漢止有隱士韓康字伯休恐楊誤今改東晉

與郗超　　范啓

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答范啓　　郗超

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無眞者

與袁虎

殷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 劉孝標曰此語疑勑袁勿友殷自發其美○楊云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與弟姊　　謝玄

此二日東行遊步閣中已極有在家湖行模也姊想觸此亦小有可散

與兄

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又與兄

昨日疏成後出手所獲魚以爲二坩鮓今奉送

雜帖

奉白糧穀數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

與謝安　　習鑿齒

每省家舅目檀溪念崔杜之交未嘗不撫乘踟躕惆悵終日矣

與桓溫

不過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與燕王

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黄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顔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與謝安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 楊云按出三蔵記載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内外羣書略皆徧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

答桓南郡　　袁崧

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矣吐辭送意曲究其奥豈唇吻之切發一往之清泠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致大疑嘯歌所拘耶

答龐參軍　　陶潜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其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病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與子

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窓

下臥遇涼風蹔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又

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與親知　　戴顒

近至剡如官舍（嘉賓爲治宅也）

與冉閔　　辛謐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伯夷去國子推逃賞此往而不返者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無異山林斯窮理

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玆大捷歸見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雖生僞朝而不屈節故超置於此）

與僧肇　　劉遺民

頃餐徽聞有懷遠想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藴

與劉敬宣　　諸葛長民

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

報諸葛長民　　劉敬宣

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仗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問行帖　　無名氏

天氣且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得且佳爲佳耳（楊云此帖或以爲眞卿書非也乃眞卿寫晉人帖辭耳或以爲右軍帖亦無的證故標以無名氏附晉人雜帖

云○宋辛稼軒詞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晉人之語一入聲律其妙如此）

與桓玄　　殷仲堪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饑人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絶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彊

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

答司馬道子

奉所賜馬鐙既以奬勵懦心又以光華遠任

上桓玄　羊孚

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答殷浩　晉王羲之

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迹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 楊本節文

與殷浩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

熟念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 節文也○楊云殷北伐既敗復謀再舉右軍止之

與會稽王

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本勢舉謀之未晚 楊云觀此三書及王略帖逸少經濟

之才卓矣○按此皆節文其全篇自可別錄

與吏部郎謝萬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敎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閑適衣食之餘欲與親

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楊本節文大略別檃一味之甘二句爲分甘帖殊爲遺漏又作與謝安石書想是未見本傳耳

又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

存之

破羌陶穀家藏又名王略帖

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卽摧破羌賊羌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眞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令以書示君黃伯思跋云昔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尙鎭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矣遯跡山水閒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數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嘅時志猶不息蓋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

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

安西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

進鎭

稚恭遂進鎭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稚恭庾安西字也○黃伯思云按庾翼鎭荊州以石虎衰暴屢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代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尅定有期則始雖同衆議而終以爲當亦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

昔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茂一統之功此志士所爲嗟嘆也○二帖散見今萃爲一此帖有關於江左國事不徒筆語之工而已昔人謂子美爲詩史若右軍此帖謂之字史亦可也

鹽井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月儀

日往月來元正首度太簇告辰微陽始布罄無不宜和神養素

與所知

子敬飛白太有直 書苑云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見戲北館取帚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而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右軍於是作書與所知云云父稱子字亦晉人然

與桓溫

謝萬才流經過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安復

安復後問不想必停君諸舍疾若差也便疾緜篤了不欲食轉側須人憂懷深小妹亦故進退不孤得散力兄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

中表親疎略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此一條欲不謝二疎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不冀疾患差未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爲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去冬

去冬在東鄙因還便自殘伏想至是頃公私無信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墜省告荷眷顧之至尋領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咨無復髣髴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爲時筆絕情塞

辭舉

前得君書卽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君當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願知如何老僕懷謂君禮之方復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之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不因放恕之會奉身而退又爲年幾何而遡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藥石之資如有一方欲盡頤養過此以往未之敢聞言盡於今也

與弟洽

弟書遂不減吾

虞義興

虞義興適道此桓公摧寇囧不如意今以當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縱使人欸慨無以爲喻

胥新

惠野鳥一雙秋來未得始是胥新遠能分遣但深佩戢耶

與周益州（周名撫爲益州太守有惠政見成都古今記）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汶古岷字見史記）

答周益州

去夏得足下致卬竹杖皆至此土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送卬竹杖

周益州送此卬竹杖卿尊老或須今送

清晏

知彼清晏歲豊又所使有豊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游目

成都城池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

此郡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治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

講堂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弘遠

弘遠比當造頭遲見此子眞以日爲歲

參朝

吾怪足下參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

廿七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爲

十二月初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

謝司馬書不具

石脾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

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

愛鵝

數日雨冷腎氣疰腰復嗽動靜過風緊陂湖泛漲船

不可渡勿訝謝光祿鵝在山下懸情可愛

薦虞安吉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

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僚意其資

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從事

從事經過崔阮諸人昨旦與書疾故示毒愁當增其

疾吾如今尚劣劣又晚熱未有定發日有定[illegible]

與耳近書或欲留吾甚欲與俱而吾疾患遲[illegible]無常

其竟云何足下今知問

諸問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遂袍

來

荀葛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覩其微迹實奇上

也然荀獲譏於憂卒意長恨恨謂其弘濟之心宜被

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

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

以天下爲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憒

憒遂忘致今遂願因暇日可試垂省大期賢達興廢

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不

小女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

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慰餘年何意旬日之

中二孫夭命旦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一

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五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王羲之

清和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殷生數問比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不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爲歎遲知問

遷轉

賢妹體中勝常想不憂也白屋之人復得遷轉極佳未委幾人吾齲痛所作讃文恐不任當示殷也

轉差

重告慰情吾腹中小佳體痺乏氣便轉差深以爲慰慰足下意也

玉潤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痼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尚不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尅己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

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積雪凝寒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而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illegible]以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狼毒

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

自愛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諸賢

比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爲簡濶遠頃易多小患而吾疾篤不得數爲歎耳

感懷

秋中感懷兩分異足下各可耳脾風遂欲成患甚憂之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服食

服食而在人間此迹弊分明且轉衰老政可知乃欲與彦仁參界上甚佳諸如此事皆所欣也平自可爾何所諮人外將何必拘小繩墨且令吳興不出界當可耳便當因餘杭而行耶不因此會再舉難也君便可以僕書示之但俗多怪且在草澤者爲爾扇動蹤任恐惡之者衆

又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逸民

前來東粗作足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示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

諸從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譙周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任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

有後不

兒女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已畢惟一　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至情委曲故具示

七十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

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汶領即岷嶺右軍帖多用古字

與謝安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楊云逸少慕蜀中山水之奇見於與周益州及謝東山者不一而足然竟不遂其雅志山水於高人亦有緣及限耶○蜀中舊有石刻今亾見峨眉山故志

又

復與君此章草所得極不爲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胡桃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奉橘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採菊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黃甘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不至楊云送橘有二種不知孰是常時所稱前帖語也甘古柑字博物志橘屬有甘橙枳文選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甘音鈐見左傳

送梨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楊云或以爲小王

青李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滕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

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
足下致此大惠也 楊云右軍又有荷花想已殘一帖好事者合前採菊貴汁送梨謂之
四芳帖然或謂荷花帖筆語皆俗宣和爲
摹以取賞者故不之錄而以青李補之

章草

皇象章草旨信送之勿勿當付良信 楊云旨信送之答其人來旨欲信送之也勿勿當付良信言此際匆遽不暇後當付良使也信即使也今法帖作勿三非

飛白 三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 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 楊云右軍飛白妙絕今古今不可見矣臨池之士亦不知飛白何體也惟唐順陵碑文中有數字可觀古迹

省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亂本無論小進也稱
此將青於藍

論書與人

致此四紙飛白以爲何似能學不
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楊云由此觀之右軍之聖於書亦由積習苦學而能也今有妄男子師心任塗信手謬繞以誑愚俗而張虛名使右軍家奴有靈必見笑於地下矣豈復有書乎

安和

伏想姨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

一集且悲且慰何指喻姨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
爲情地自至猶小差然故匆匆冀得涼漸和耳

秋月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
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而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
故羸之力不具

九日

得部九月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
運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癖下日數十行深可

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
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長風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溫深
可憂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
知問雖得還不能數可歎

丹陽

知比得丹陽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
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

具

雨氣

念足下窮思兼至不可居處雨氣無已卿復何以耿耿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　王羲之

朱處仁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遣黃伯思云古者謂使曰信故逸少此帖云信遂不取答書其來使不取回書也與謝云公在東下文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剖而信去倚待驛還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尺見言信者皆謂使人也既無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日具函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淡悶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何中淡悶干嘔轉亂食不可彊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黃伯思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干非也

西問二

得西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來數日爲慰

不得西問耿耿

太常

太常故患脚灸俞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未知怒不未復司州旨告懸情鄱陽歲使應有書而未得

擇藥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與常見者謝二侯簡或作夢

哀損

民以頃情事不可不懃思自補節勤以食噉爲意乃勝前者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然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之

羣從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知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爲痛惜豈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小差

頃小差欲極游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嘆東陽花果

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六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王羲之

御世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恒憂不治爲時恥之

奉法

吾亦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故滌塵垢研遣滯累可謂盡矣無以復加吾所奉設敎意政同但爲形迹以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

甲夜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悵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

斷酒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尙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進復重論想當有理卿可復論

裹鮓

裹鮓味佳今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

省別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去日

吾去日盡欲將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爾許一出未知還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大小皆佳

度十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時還遲面以日爲歲

諸葛

諸葛由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住往爲錢塘著績又入僕府有以盡悉宰民之至也甚欲自託於明德云臨安春當缺爾爾者君能請不僕心至欲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共事異常故乃耳須還告之

隔久

隔以久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慘戚遲君果前期趣

得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冀無不尅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追尋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復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轉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

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文集

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爲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同異一一問應止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試述敘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忽之

辭郡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

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
之耳

方回

方爲遂衆爲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許爾者爲
佳比得其書云山海間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
戶去深可憂深可憂此間不乃至此足下郡內云何
糧運日曠遠恐此不弊不已

雜牘

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

又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
有勞務甚劣

又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冀因
得問問示之

又

想弟必有過理得慙寫懷若此不果後期欲難冀臨
書多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又

君頃何以永日憶去冬不可得知如何如何

又

慈顏幽翳垂三十年而吾忽忽不知堪臨始終不發
言哽絕當復奈何

又

問轉久勞想豈令知足下當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
下數令知問

又

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鄰下一日爲戰
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

又

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

又

鶡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

授衣　王獻之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
見徐撝并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凶問當復大頓

耳皆憂馳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腳及可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大惡時炙劇特不堪此不乃為患眠食幾許使君今地實難為識然所以為識政在此耳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系耳比者切但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缺之死罪　右授衣帖凡一百四十三字今法帖缺當今可復以下四十三字

辭中令

外出謂公私可安耳勳賞既寒亦已息望但使明公不遺有會不忘亦何憂使餓耶民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懇懇祈訴惟願離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也　全文頗雜節其槩耳

與兄子猷

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返乃自可矜

靜息

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𢡟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輒發癰勢為治乃不易願復更思

鏡湖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世說王右軍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游與此可互觀父子高致如此○按世說稱子敬云不言尺牘疑楊別有本耳

豹奴

豹奴此月惟有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悉足下情素耳　豹奴桓嗣小名嗣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所及之劉次莊釋文作豹奴非

鶩還

鶩還慰姊意今已胥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胥復憂

懸

鶩差不甚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少言　楊云慎案兩帖云鶩者王以子姪之小字如袁羊顧虎豹奴驎子之類耳或以此鶩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也或又有問余曰小王帖中又有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此鵞豈亦人之小字耶余曰此鵞羣一帖後人贋作也此見亦俗而語又非晉人尺牘體蓋以逸少嘗為道經換鵞而山陰曇𧟂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會耳又考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广敬晉人相去無慮五十餘年何得預稱之其偽可無疑矣併識於此○按此乃黃長睿東觀餘論而楊引為已辯亦可笑也然黃宋頗重鵞羣帖

與郗超

彥伯已久殊足興頓往之氣故知褫褫自難爲人護小郄當復差耳（謂袁彥伯也）

與郄氏妻

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俛仰悲咽實無已無已惟當絕氣耳（獻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郄家離婚子敬前室郄曇女也）

又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輟一日臨坐日想勝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于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容處常恨洗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淚流既已往矣亦復何言

雜帖

衛軍猶未平和而哀勞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射得散力甚慰表解臺職不知得恕不復冠軍告懸企

又

不謂郄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熱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成

又

玄度時往來以此爲慰與公使適還數日具郄下問人情所憂良可歎息諸從數問齡前來經日極爲差云仁祖欲請爲軍司不知行不

又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一途於當年不復過此僕端坐將百日爲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思之深臨書意塞

又

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君聞頗多歲月今風物天寒擬適遠爲當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七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與韓稚　　晉張軌

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

下涼州令

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甚重未便輙遂不圖諸人横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

與南陽王保　　張寔

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勑騫還軍忽聞此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

答索商　　張天錫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遺郭瑀

仁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今九服分爲狄

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與會稽王道子　　桓玄

王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嶇崎九折風霜遠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

又

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蠱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耶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

實

與遠法師

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棲照津暢明識雖托之以存而其理天絶豈唯精麄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亦無害於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

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

與殷仲文

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不可得也（桓崖有好桃而性嗇求之不得故戲與仲文道此）

與羊欣（羊孚卒故云）

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與袁宜都

論卿歟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贍爲勞挹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

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與劉牢之

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翫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與劉遹

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云所遒

答張駿勸稱藩　　李雄

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于斯莫大

與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　　李猛

昔曾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蹤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漸吾郡詵等逐建寧守杜俊猛爲朱提大姓亦逐守雍約

上寧州校尉李毅　　李叡

生長遐荒不達禮敎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華面歸罪有司條見華陽志

答劉琨　　石勒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與王浚

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値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

心慈眄如子也觀此則勒之惡彼信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與祖逖

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與庾氷　　慕容皝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信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成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賓武何進

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覆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遭僭逆之寇家有濺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歲耶

答慕容恪慕容評　慕容暐

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宜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兇内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

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己謙冲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褒之大

再答

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横流乾光墜曜朕以眇猥荷大業不能上游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

殄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亦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

答符融　符堅

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

與諸征鎮

晉氏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鑿齒跛一足故戲之）

與晉人

已爲晉君於長安建廣廈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尅日入宅也

與張天錫　王猛

大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廻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

寵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

與慕容垂　　苻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illegible]

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

訓子　　李暠

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尅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

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於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八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上大將軍武陵王　　宋高祖

粲等備位大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而横興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

與孫季高

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時爲太尉）

下有司

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

與劉毅

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

與劉衍憐

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

旦至此痛惜兼深往本當復如何

與韓延之

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誰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媿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染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衜交鋒接刃蘭艾吾

誠不分故具示幷示同懷諸人

下關中

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王祚遂建勲烈外夾勍敵內清姦軌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綢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眷言懷之能不多歎

付朱齡石

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

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

與臧燾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淸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敦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姓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介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

答郡臣　　文帝

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紹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幷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時爲宜都王

賜彭城王義康

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又

會稽姊飲弟所餘酒今封送

與魏世祖

自項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遊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

賜蕭思話

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日義耶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

物亦有名京邑今收相借因是戴顒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眞無所與讓也

與衡陽王義季

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悅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 殷名景仁

與江夏王義恭

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又

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巳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巳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咨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漸或由此耶 時義恭與義宣不相能

下蕭思話

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恭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悼特深銓管要機遇衆所寄丈人財用體國二三惟允

下皇太子　孝武帝

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多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

下王玄謨

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 玄謨未常笑故以此戲之

謝賚柹　劉義恭

垂賚華林園柹滋味殊絶

與王玄謨

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

與江夏王　劉義季

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

與殷琰　劉休祐

君本文弱素無武幹足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容

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切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旅援絶禍敗交至顏背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避過所聞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大小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虀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形邪乎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

與王弘　成粲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驀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勛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收儀旬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與

與謝晦　傅亮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惟者多

與兄齡石　朱超石

登北邙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核北使齡石之弟楊本誤在後

又

洛下道路本好青槐蔭映可愛

與子恢之　王敬弘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與弟晦　謝瞻

吾得啓體毒全亦何所恨弟恩自勉勵爲國爲家

獻宋高祖　　徐廣

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宋祉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鼓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湊因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民瘼之弊知有不周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俗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永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

與高祖　　劉柳

處士雁門周續之清貞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冠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假得人功由升士顧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與友人蕭斌　　到彥之

魯軌頑鈍馬楚粗狂比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爲可深憚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訐之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

吴郡王世貞編

與謝靈運　　宋范泰

卿常何如歷覩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行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闗也見𡊮公阡陌如卿閒棲僧於山誠是美事屢叹槊遷未爲快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淺綠森今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絶筆范泰敬謂

又

祇洹答內讃因𡊮公相示可以題意省之幷同予與人歌而善

答范特進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𨺅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饑渴山淵幽阻音塵凋絶忽見諸讃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昧翫增懷輙奉和如別雖詞不足睹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𡊮宗之美亦有一首幷以遠呈

又

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絶即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耶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輙復承問三月一日謝靈運白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懐

與廬陵王義眞

會稽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戍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與弟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

道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於石楊云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得惡溪惡途傳李北海灘聞謝樂康當以此書入注乃見其事今本灘誤作瀨

又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竊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與王曇生　　顔延之

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家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與孫詵　　羊希

足下同僚似有陸録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

與張永　　張暢

近有都信具汝刑綱之源可謂雖在縲絏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耶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帶芥尅申舊情

答李孝伯求甘

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嘗之絶故不復致按此亦是口語得本載之豈以辭近尺牘耶

答始興王濬　　袁淑

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予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竊邇旬日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窺大國之政濬欲調淑故餉米帛旋復使使奪之日得乃誤致耳淑此書戲答淑字陽源從死元凶劭之難贈太尉謚忠憲

與何尚之

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疏班郁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衞淪慙乎義篇規追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歎畢冲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多滯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途聞者謂丈人徽明未耗譽業方隆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潁之操淑此行求决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

與魏人　　臧質

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别等正朔之民何

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

與何勗　孟靈休

劉邕向顧見啜遂舉體流汗血（邕有嗜痂癖常謂味似鰒魚愍剝炙瘡痂與之故）云

與到彦之　垣護之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逆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漢窮掃遺醜況廼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遊魂自然奔

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

與諸朝士　柳元景

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氐神崩憤者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騰川之利備之元戎不忝任行間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虜廷莫由申效想聞

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届道廓清唯始企遲面對展[illegible]哀情

與王僧達　丘珍孫

聞褚先生伯玉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郝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

答丘珍孫　王僧達

褚先生從白雲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子孫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巳窺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輙當申譬

與子侄　雷次宗

吾童稚之年巳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聞

與顏竣　劉瑀

朱修之三代叛兵也一朝居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孔向人楊本作顏竣與朱修之又列晉人傳中皆大誤

與親故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倒延不爲多上

答妻　蔡廓

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與何偃　王微

吾與義興有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者天亦我

小善矜我不能唯賢叔耳謂何悠之偃叔父也

又

吾性知畫蓋鳴鵲識夜之機盤紆糺紛咸紀心目故山水之好一往迹求皆得髣髴見張彥遠名畫記

與弟僧綽

闔門皆蒙時私吾高臥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楊本作王誕與弟僧綽又列之梁朝皆誤

上刺史張悅　費文淵

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

近聞梁州遺迎承敕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忘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使四輩有憑也

疵懷不頗堅風容貧吾自了不作驕猶如不作誠故
只密自想爲申啓

與江夏王義恭　謝莊

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
心氣殆如綖有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
尸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
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
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
永自固

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

夫夷險相因興革迭數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
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
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攜蒼生若不南向子民
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
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
乃當射鉤見相矣

下會稽郡　蔡興宗

稚年之睍著自國書偏貧之典有聞令甲況高柴窮
老萊婦也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
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耇方儼山陰來百
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
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答尋陽王子房　吳喜

前驅之人忽蒙來翰披尋狂惑良深長駭聖上以神
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著之
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鴞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
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

與顧道士　謝鎮之

敬覽夷夏之論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
味乎

又

猥辱反釋究詳淵況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聊以
寄誼倘不賜怪

諮顧道士　朱廣之

廣之叩頭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
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惟心所安耳何

必能衮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負研敬沈
替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
年開瞻靡階毎獨惟慨遙夜輒起中且忘寐而心清
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洽理則輕泛無主轉墮之
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中述鄙心願垂爲誨啓
敷導厥源

與殷琰　　劉勔

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
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告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

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
當不爲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
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翦爲茂草兼傷貴
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
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
詣轅門若令足下膚髮不全兒侄彫耗者皇天后土
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

與道明　　袁粲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

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
天下之實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通世子解　　鮑照

僕以常材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
乆宦捐落仁脊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
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
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于茲六祀墜辰末往遺恩在
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宜

重啓世子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悅交集僕
以常人所蒙隆厚乆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
缺進心今者之請必願鑒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
第食稟風微非旦則夕居職遠私兩者無異而於僕
無用有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於月彌深
懃感

與妹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及
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一辰去親爲客如何

如何夕長□□□□霞勢今孤鶴寒嘯游鴻遠唳樵蘇
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藝文類聚所載摘語全文頗長
不錄

與蕭道成　沈攸之

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
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
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門管籥悉關家
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
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耶亦節文也

答人勸仕　沈驎士

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
未能景行坐慕何為不希企日損

答吳興守張永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慕其疲
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
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刖

與從叔永　張融

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之融

不知階級陛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
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與王吏部僧虔

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
積孤寡傷心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況籍夌東平
風土融亦欣晉平閑外此書在宋作故係之宋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與褚淵袁粲　齊高祖

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忝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逝值國危含氣同奮履冒鋒鏑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齊上瞻言脊銜恩申展隊銜恩先旨長乘陵闕藏微防萌宗戒構禍引讎歸咎既已覬顏乃復乘災來告猶孔取貴斯實國家之耻非臣子所忍也且禁不可濫竊不可昧乞𦉍中侯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泗如使伐何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平桂陽難後增封邑

與王廣之

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耳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

與虞玩之

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大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

與世祖

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謂柳世隆也

賜張融

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過爾𥁞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與劉悛

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縗纊微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耶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太祖時爲領軍

與崔恩祖

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音未達耶小凉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明名僧紹

又

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卿以爲笑即前僧紹也屢聘不至

與褚淵

公所道臧棨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
甚佳

與王延之　　世　祖

阮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賜虞悰

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

答吏部啓王儉表

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

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

答豫章王嶷

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勑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室有勑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愼勿强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白澤文惠太子小名也

又

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祕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鎭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輩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折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

又

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郭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汝有勑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勑汝

知令致物議耶吾已有勑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間言自更一二

柳世隆卒示吏部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効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宿惆全保一藩勲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

與僧法獻

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巳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
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運見法師方可敘瑞
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

報檀珪

征北板北歲處遐小傻殿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
曹郎代殿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
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
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
佐佑耳

與兄子儉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
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
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
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巳意謂北使會
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根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
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
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

戒子

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
王郎時耶各爾身巳切豈復關吾耶鬼惟知變深松
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

與張緒

孔佑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
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答何昌寓　褚淵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晰理有逆從建平初
阻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嫌於時正亦謬

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將深

上齊高祖

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元徽之間政關羣小
搆扇異端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
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
之夫一淪疑似身名頓滅時經隆替歲改三元若今
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
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
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

不泯

與蕭繹　　王儉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實須緝理公臨涖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萊慕義廣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旬日成化豈不休哉

答陸澄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恐非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糜略范寧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

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戒子　　張融

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又

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父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與周顒

卜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

與劉悳　　王元曾

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言悳子巘也

上竟陵王子良　　樂藹

丞相沖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斂算不追感戀奉車恨百留滯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墜結哀輒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斵須至西州嶋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

遺張融　　陸靜修

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融有早譽陸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故云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二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僧遠　齊蕭子良

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神化開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

答王僧虔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子邑左伯字）

答魏高祖　曹虎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顧瞻中原毎用弔焉知棄皐蘭隨水遷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孤總連率任屬方召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毎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蔓不祀兵交無遠相為憫然

與王儉　蕭緬

盧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與劉懷慧

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與親知　劉休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焉（揚云王儉與虞玩之言論相不饒玩之歸儉不出送傾朝無餞者休與親知故云）

與王儉　張充

充崑山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不見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與屠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

答魚復侯　宗測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辟蘿潛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答豫章王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

與王僧虔　檀珪

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曬腮蟬腹餓腸爲日已久餓虎能嚙人遽與肉饑麟不噬誰肯

又　毛

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日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耻執鞭

遺友崔祖思　劉善明

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上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柤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爲之久久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蹟室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

與何點

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路或在不近全菜耶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彼就冤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歛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物憐悼況可縱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沉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

與京產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羨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報王長史秀之　荀丕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如長史耶

答荀丕　王秀之

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妄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理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隣無以貽離故爲貧者之贈

與朝士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咎（謂吾平太守虞愿也）

與妹　崔恭祖

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匁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亾矣

與從弟　崔慰祖

嘗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

上豫章王　孔稚珪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譲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朱謙之報父讐故上敎）

謝賜生荔枝

角卯典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白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折龍眼之房也

與蕭令王僕射　虞義

衰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衛閭忠正表於邦域懐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罷日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輿虞顒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弈稱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illegible]

崑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横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敍謚於山遣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謝竟陵王示法制　王融

翔慧燭於昏途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悶以行眥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襌滓五書糠粃百氏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汙登泰山而小天下

謝武陵王賜弓

殿下摘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兎園掩秀鄴水懸奇融揮擸未工濫升下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鞱鏤景逸幹梢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與劉虬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凉始貿動靜惟安勒味遣腴業遵雅尚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獲我心不遠千里尺書遺意

與謝瀹　謝朏

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與王儉

所貴天下之士上則閟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緡居築夢爲上佐次則服泰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若相如之愛奇任達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馳神絕景御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瞻咫尺千里志之所存滄洲邈然揣而論之實由阿

之不肖者也

謝隋王賜紫梨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澨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懸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王盤獨甘仙席雖泰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三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答蕭穎胄　梁高祖

今坐甲十萬糧用日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待年月乎

答劉之遴

省所撰春秋義此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林之所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答蕭子雲

得所送飛白書練屏風十疊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作寫星區時圓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璠便覩蟬翼閒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與始興王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賜何點手書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擬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賜何胤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方賴清徽式隆大業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肰汾射茲焉有記一旦萬古良懷震悼（謂何點也）

又

想恒清豫纖情林壑致足歡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復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嚮昔惟遐叟稚儒肆實欲臥遊千巖敗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今者爲邦貧賤成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婚沓還輪慰其引領（一作相聆書）

又

吾很當期運膺此樂推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旻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

戒昭明太子

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此更無病爲汝胸中亦圮甚應加饘粥不使我恒懸

答陶弘景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麁健恐非眞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答陶弘景論書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又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與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靜書記所送靜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豪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

又

鍾王乃有一卷傳以爲眞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

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捨道歸佛書

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薩僧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衆生於苦海引含識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業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佛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

答智藏

求空自開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足勝業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安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藏上啓乞歸故

答明徹

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締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覺畢悽愴不復多云

○答晉安王　昭明太子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溫且雅豈眞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回八辨彌有玄席之致銀鉤金雲殊

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回乃悉此不
盡言。

與東宮官屬令

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芷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楊云吊王規也杜詩淮海維揚一俊人本此　按楊本稱司空王規誤

答湘東王

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遊籍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

與劉孝儀

賢從弟中庶孝陵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四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與晉安王　昭明太子

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去歲陸太常殂歿今兹二賢長謝皆海內俊乂東序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

為明山賓下書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與殷芸

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摛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謂山賓）

諭殷鈞手書

知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退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

與晉安王

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此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與張纘

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郤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擥筆無次（謂張緬也）

與何胤

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

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
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方今泰
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老得從容每讚閱六經
汎濫百氏旣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
長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玆彌軫

答徐摛　　簡文帝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
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以此慙惶無忘夕惕
觀夫全軀具臣未嘗識細民困苦玉饌羅前黃金在

握哫訾嘌斯容與自憙亦復言羲軒以來一人而已
見此良足長歎按此書端爲朱异老姦發臺城之厄寧無遺恨千載而下讀之如新

答湘東王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盡遊玩之
美致足樂耶吾春臥疾極成委弊未堪執筆敬祖前
邈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永矣緬寐相
思每得弟書輕痾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答廣信侯

仰承縱賞山中游心人外往而忘返有會昔言索物

從務無由偶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揚本作晉安王列之晉太誤

又

綱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厲寒勁願比怡和每憶
華林勝集沐浴妙言下車以來義言蓋少影未波餘
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與言盈臉願加亮納言不宣
心

與慧琰

五隱消空韶光表飾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
恒情安也弟子俗務紛糺勞倦特深聽然北領欽賢

已積事等饑渴仰望來儀敦遣此信無述寸襟

又

早來雲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眷佇之深
無時不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此期
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

答張纘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
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
動嚴駕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旆拂日時

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篇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新渝侯和詩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答南平王餉舞簟

濯龍之水文闒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

九折出桃枝之翠笋綺欄霞舒製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與魏東荆州刺史李志

卿門世奕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獯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掃天鉞四臨海蕩雷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奸兆離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鐘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暗投昔人爲誡鄭漸蹔

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筒

與劉孝綽

執別灞滻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從玉霜夜下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奏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頃得暇逸篇章從容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桂棹先征夕鳥歸林孤帆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與蕭臨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黄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横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艫而結歎望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倘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最光彩

與廣信侯

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

密藏於期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登止心燈夜競
亦乃意絜晨飛毎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
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旁省攜手登臨兼展
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
此時足稱法樂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

時有放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故巧不
可階裴亦質不宜慕玉琲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
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

竟不精討錙銖校量文質有異巧拙終愧醜妍是以
握瑜懷玉之士入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
鄉而歎息

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
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
廷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鉤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答安吉公主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
靴轡旋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
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
伏增荷忭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五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與武陵王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日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歡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元帝情刻殘忍行若豺狼而以偏文飾之往往如此

與鮑泉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與劉璠

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

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

南康兄器宇冲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雲夢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紈綺之歲離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冀雙鸞之集遽切囘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與蕭挹

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兹日唯昆與季文藻相暉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上東宮古跡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鷟之勢既聞索靖鷹時之巧又顯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烏頡魚頏表傷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向方大篆既其牢落杜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

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頗已鉠然北海
楷穎終成辦擬

報顏之儀獻神洲頌

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
愧慰良深

謝東宮賜彈碁局

繹本懸遊藝彌愧拂巾鳳跱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
懸曾何勞筋連花木易玉符不工緣邊之法應遵細
栟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和有錫聞於遂

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謝東宮賚柹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
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答齊國餉馬

名重桂條形圖栟谷襄陽地穴近來未易滇池水裏
遠訪猶難假匹龍媒聲齊騄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
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
金銜鞍揭鏤衢光含日月纓縈紫褸色麗雙絲方嗤

晉后恒乘鄭國之駟吏部曹君惟餉蜀王之馬

又

半汗而馳可以及日躊踏而跦可以追風赤莬之騰
聲的顱之濟主陳王有熠耀之說班生有纓絆之談
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
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謝晉安王賜馬

繹武媿仲都送蒙大驪之錫儒謝卷卿空煩名馬之
賚故以取方驕友自足龍媒不待景公妣如齊畫無

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感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
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
恩

謝東宮

伏承賚辟邪子錦白褊等者江波可濯豈籍成都之
水登高爲黯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
穀色方藍浦光管靈山試以照花合燭銀之狀將持
比月亂含璧之輝

遺周弘直

適在都信賢兄博上平安但京師縉紳無不門逆王克己爲家臣陸緬牙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王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

與周弘正

獯醜逆亂寒者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西關而求伯起遇有今信方附相聞進北來知慰其延佇

謝賚車螯蛤蜊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斑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鸞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答劉縚

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悉几據梧靜供游目枕中之記即用爲枕帷前之帙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以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答王僧辯

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慚色今景之兇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鯁慰 僧辯獻橘一蔕二十五子

下荊州

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微屈志陳留並日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騎意既同魏侯致禮

之請廢無辟疆三緘之歎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蕭綸

慈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擒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網蓋鬱開羅散關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與湘東王

征戰之要義在克勝至於骨肉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爲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戒子崧　　徐勉

吾清明門宅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謂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

定是誰室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節文也）

又

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雖云人外城闕密邇亦爲人長妹復不易當使中外

諸紆人無間言先物後巳然後可貴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報鄒元旭　　張　冲

足下年後名在覺表裏之勞斤何今茂湯池一旦捨去則脂林生焉

八朝清類卷之二十六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謝賜絹葛　梁沈約

素采氷華綈文霜絜變溽暑於閶闔起涼風於襟袖

上陶隱居

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列霞羽帶纓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門憑星夕臥望月朝飡而至理深微稜然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披遲閶遠咀嚼瓊芝出入清都陶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

心

又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開遠徵懷清曠結宇東效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假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閤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誠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

六時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甕牖或義單小辯莫不雕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條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葉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爰建三達十號之尊崇四辯八聲之妙極法身於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答劉繪

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中郎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宣王冠冕彝倫儀刑宇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比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欲謝命旨便是以禮許人聽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楊云繪請沈約為竟陵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後竟為之今文選有此碑文當以此入補註）

報王筠

覽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

有餘慙孔翠群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好新奇爛
然總至惟典已盡會昌卯發蘭揮玉服克諧之義寧
止筐篚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
時幼壯頗燮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
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開川清覯乃中

答僧法雲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
殿內亦蒙勑答一本欣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
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

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叛比展具
以呈也（武帝以范縝神滅論示雲雲作書與約故答）

謝齊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

竊以積絲成絲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衆堂
之下民受祿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
袖縕褓豈伊佰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與陳居士　王僧孺

雲波遙貿燕越數千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卑
未能搦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

南越求士

此境三閩奧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列分邑畫部風序
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嶽所産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
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有
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與穀懷仁抱義繼跡
前史

答江淹

猥惠嘉章用蠲疾首發函伸紙爛若披雲寧谿谷之
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嘗亭海

鳥以醇醪嘉膳棲林狖以祭楹曾拱荷非其實豈有
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賓實淮然豈復能使一筍可
輕八厨斯引且登清奠下藥貢汙望影析支爭塗再
楫其或蹲林臥石籍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
客酌醴焚枯嗚嗚相勞羨㮚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
旗貫客車馬大賓

辭南康王

尉羅裁眾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
方去五湖縱天綱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傲何

施眉目顧步高軒悲如霞委躊躕下席淚若綆縻（僩儲將爲南康長史以下條之蕩逮南司故辭王云）

與何炯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爾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巖綱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僩謂兄久不闕之人何炯猶爲記室丹致書以見意）

與沈約　任昉

范僕射遂不救疾永念平生忽爲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與江革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吊樂永世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眞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溜溜自辯餘息雖存視陰無幾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

遺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答何胤

得書知便遠追疏董超然高蹈輕棹已遙供餞莫伸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潸然久之

答皇太子　何胤

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求年齒衰暮荒穢榛梗緘默昧敢棲息丘壑秀木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

習猶留神六經降意百代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閣而列文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剪飾匪南皮之舊每荷問存銜茲汗朽罔知攸寘

答梁高祖　袁昂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子身食人之祿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躕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

其所屑誠推理鑒猶懼威臨

答法雲師　　王泰

一日曲蒙識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俱滅之論斯人迺侹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微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朦惑

弟子王泰和南

答法雲師　　韋叡

至理虛寂冥賾難辯言有以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非上道孰宁宣明

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析臣下導誘既深訓誨方洽凡在有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亦各雲消特兼懽忭法師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音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實深（史稱韋公不事佛此書當由畏梁主耳）

答法雲師　　曹景宗

往告所宣答神滅救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途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倂

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與梁武帝論書　梁陶弘景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唯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芝實伺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沉朽不能仰鑽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遒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法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

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悦豫不能以不啓

又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贊過爲淪弱許靖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喩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皆兼復兩玩先於都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肯別見無以能辯惟覺勢力驚絶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閒顧仍以奉上

又

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婉許無已

又

第一卷中有雜跡謹疏註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悖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塡聖餘條並非所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

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否

又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襃頭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誰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迹）後又治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

又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皆非甚合迹兼多没抹於摹起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懷幽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人所學非拙恐）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右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任靜書）如別此方即可知王

珉張翼張澄謝安書公家應有

又

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書不出二百亦襃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儒肌不沉泉夜惟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眞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

启比世皆尚子敬書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湼而不緇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顧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

又

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皆若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觀摹今論旨云眞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自願得

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又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

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雜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覬

與曇鸞

去年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佇聆警錫也

與從兄

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朝奉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答謝中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與其奇者

答虞仲

夫子雖迹纏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高岫飛霜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托形衆阜息影長林毋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光生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

答趙英才

子衆學區中飛才何外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殿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茂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壠

薪井汲樂有餘懽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

○答朝士

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

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
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纒衆法共通無礙
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
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敎
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訪陶弘景　梁朝公卿

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
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illegible]
而粹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斟

其川岸請略問雅說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八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與呂僧珍　梁裴邃

昔阮咸顏咸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非其願也
將如之何

辭餉遺　江革

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

與穆四　王樂道

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槭還一槭

與顧章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見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
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鳴鶴唳水響
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
豈徒語哉

與施從事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峰入漢歸
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

羅被徑信足蕩累顏物娛衷散賞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矣

答昭明太子　殷鈞

奉賜手令并繆遊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尫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横疾項者綿微守盡晷漏日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茹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粱肉復忝令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脫中延賓出亭造

爲衡山侯與婦　何遜

帳前微笑涉想猶存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

謝晉安王賜婚錢　劉孝威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生非婿之才偶同王粲勝言前事良以自慚曲降隆慈俯垂珍賜使使賫貲復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謝賚藕

色華玉樹味兗瓊漿根出昆池開之童約子爲靈散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源棗凡厥水產莫敢相並

謝東宮賜淨僎

糜獻午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蕨榛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謝賚林檎

勇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恩豐漢篋賜商魏僑姹女數而僅通算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貴下土希逢

謝南康王餽牛

雖復蜀守祠牛泰公怒特穆王自所何氏瑩蹄無以踰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徑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答劉之遴　劉孝儀

九冬有隙三秋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採蠹蠹於湘紙閱微言於殘竹嗌飫膏液咀嚼精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牒搢管聯冊纂玆英奇螢螢之諜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

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莫藏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與何炯

評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皦皦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答郭峙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遐滯波駁雨滯勁間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維佩晛浮雲以播晉臨清風而浩歌變燧廻星亦云勞止

追答劉沼

劉侯既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職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亾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訓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劒空壠有恨如何

北使還與永豐侯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埃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届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而毳幙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特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旋故墟人獲蒲桃歸種舊里少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持蟹螯亟覆蝦椀努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楊云努取一本作未改

上東宮

亾從容遵百行無點千里同志追碣宮陪宴釣臺從

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恭昧與善一旦長辭劎匣光𡿨壁碎符采躬揺神筆親動妙思雖毎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謝晉安王賜柑

便得倒彼金衣咧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氷壺立消煩餶頓除酩酊追啖齊相進不部之實遂笑魏君逢裂芽之味

謝始興王賜柰

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冲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熟滌圓曜白孫井浮朱並見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

謝豫章王賜馬

出自冀北來從東道儛越兩驂驅同八駿循坂且厲無復鳧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謝始興王賜車牛

下官安於蹋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用心慈渥無涯紆垂獎飾無復辭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答皇太子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覩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頗慙先哲贈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與劉孝標　劉之遴

開闢足下作類苑括總百家馳騁千載襞以類聚事以群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吾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上皇太子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之言則山西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閎栝郢都歸

魂有日須鎸墓板之遂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
願鴻慈降玆府藻榮其枯骴以慰幽魂目昧塵誾戰
慄無地

尺牘清裁卷之三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

吳郡王世貞編

與臨賀王　梁蕭子範

上藩昔佐於玆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升以老少異
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差年賢

○答梁武帝　蕭子雲

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
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
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勑

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
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年研思方悟隸式始
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

謝裙襦　任孝恭

庭闈桑麻室蓉機杼床無㲲廗桁靡懸衣值蓬巷北
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氷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茜風
霜之切弊屐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
猶寒毎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

為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

昔陸賈皇華定知交於南越長卿披繡通爽險於夜郎傳美往書流芳象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貂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卽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容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忝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遂我不才無䘵文武鴻私弗替應茲閫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剌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侯高算

答湘東王　謝幾卿

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

渥陪奉游宴泛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岫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戶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

謝東宮賚園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服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辯常願卜居幽僻屏絕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

膏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資[illegible]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通通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illegible]勝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illegible]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

與陸襄陸晏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惟貴門喪寶實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也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始無再問懷愴悒奈何自

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 謂陸実公也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

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羆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䘵挾纊慙溫但動非伏寢恐重夜覆遣愧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愧進退在顏

謝曆日　庾肩吾

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覘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此日爲年

謝賚棃

雎陽東苑子園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粉水產自桐丘影連鄧林文苞緋遠鴈中厨爰須下室事同靈㕓有廟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謝賚菱

上林紫水雜蘊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凌霜朱橘愧此開顏含露葡桃慙其不俏

謝東宮古跡

仙巖遺轉入振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

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謝東宮賚米

溢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含穎粗歸十縣肩吾入懸振藻徒降雲澗之松職濫便繁奈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請文學之篇

謝東宮賚檳榔

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逮澤深溫柰恩均含棗

謝湘東王

味重新城香踰滂水不待候沙同新淦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遠倉之重滿前恩未答次渥仍流是猩假以故書裴楷慙其國賜

謝湘東王賚柑

傳名地理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遠開建春之嶺王逸爲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淳實

非甜蒲萄猶俏

謝武陵王賚絹

鵠露宵凝輕絺立變鴈風朝急冷服成溫

謝陶隱居賚朮煎

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巖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且移中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洗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

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騖霍山共陳生爲侶
諸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謝陶隱居朮蒸

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慙明麗丹愧芙蓉坐致
延生伏深銘戴（楊本作沈約似誤）

答湘東王示忠臣傳　王筠

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惑昔淮南鴻
烈事無的准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僅爲片
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

當宜示遐邇光揚德音

與劉溉　殷芸

哲人云亾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托

與智聚　王暕

遜聽清規其來有日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
下筵餐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塗
不遙翔鷺之濤風烟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
之望（僉子作齊非）

答貞陽侯淵明　王僧辯

嗣王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奬王室
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

答許亨

省告承有朝援良爲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
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散足將成頓嚮匡輔虛閣
朔寄實深既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鵷常以增
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
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恨循
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

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憖無已

謝賚合心花　弘夜姝（梁元帝妹）

夜姝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游灃浦慣識九衢未有
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兹麗玉修靡夫人
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官之恩有志當能
無期投閤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編

遺虞荔　陳高祖

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

與虞荔　文帝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便爾

假裝且爲出都之計唯遲披覿在於茲日

與智顗禪師　宣帝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弊

與智顗禪師勅

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茲歎喜

楊云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滬業帝勅答之

與江總　太子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服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熱甚帖　伯智

熱甚汝習讀爲勞吾疾劣遣不具

與智顗　徐陵

注仰之心難可敷具積歲傾心參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

與周弘讓

仰披華翰甚慰翹緒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

與楊愔

晨看旅鴈心起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

掩泣夜萬緒而廻腸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路孤墳恒表鄉思之夢

上皇太子　　周弘正

頃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與豈不盛與簡文帝也

綠在陳傳故裁此

答王褒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邕熙並懽衡泌弦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平生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黃髮猶冀蒼鴈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但寄相思搦管操觚聲淚俱咽

與子　　周弘直

吾今年已老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

與顗師　　柳顧言

猶自羸薾未即祇覲望雲延願珍納行人今返辭豈宣具

答尹義尚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雀而無遠神游

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悷此殊才實可傷歎吾蜷跧既暮容鬢凋肰風氣彌留砭藥無損追唯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氷歸鴈銜蘆多歷寒食坿言念此如何可忘

答陳高祖　　蔡景歷

走賤妾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自惕九遷乜天步艱阻亟躡危殆備踐薄氷今王道中興懸憂啓運獲存微命

足爲幸甚方歎飲啄是謂來蘇

與沈炯　　張種

虎丘山者吳嶽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磷殊於太乙衿帶城傍獨越衆嶺控繞川澤頋絶群岑若其峰崖刻削窮造化之瓌詭絶澗杳𡨋若鬼神之髣髴珍木靈草瓊林碧葉飛禽走獸茂義脣仁是以歴代高賢輕舉栖托梵臺雲起寶刹星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蘊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

答張種　　沈炯

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寫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實虎丘之靈阜焉冬桂夏柏長蘿修竹靈源祕洞轉側超絶遠澗深巖交羅戶穴 按此二書存吳中故事聊爲錄之

與兄子秀　　陳暄

但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墓道足矣述營糟丘吾將老焉汝無多言非爾所及 此節文也

朱方帖　　無名氏

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冀在歲陰必期展覲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與宋文帝　魏世祖

自天地啓闢以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疋并氈藥等

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未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

賜王慧龍

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

賜彭城王勰　高祖

每欲立一宗師以爾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冲遜難違清挹祚再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則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鉞罰汝躬綱維相勵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賜元彧

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義

賜任城王澄

王康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澄得私遺馬以駿表上之故答

戒咸陽王禧等

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

賜廣陵王羽

吾因天曆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稍勢臨荆徐聲過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徽慎汝儀勿隊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

敷

賜北海王詳

比游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政風猷爾是

禁旅

遣南齊將軍曹虎

神運兆中皇居闢洛化總元大方融八表而南有未

賓之吳治爲雨上之隔幽顯含嗟人靈壅泰且漢北

江退密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

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

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比乃欲造卿逼宂未果且還新

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修爾略以俟義

臨

賜王肅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月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

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敕

與劉昶

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illegible]學欲罷不能思一見故

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

賜太子手書

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

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

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

百年之後聽其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

賜元英　世宗

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

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

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荊蠻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

也新州初附安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

委付然後凱旋耳

勞元英

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聲被荒

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

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

與彭城王勰

恪奉辭暨今悲戀感咽歲月易遠便迫莫冬每思聞

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遣至德出滿累

朔荒馳實深仝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
必當屆京展泄哀慕指不云遠

又

恪言奉還告丞猶執冲遜恪實暗寡政術多批匡弼
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
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

賜安東將軍邢巒

知大戡醜虜威震賊庭淮外霧披徐方氛壒王略遠
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比者宿蔭𤸎殁淮

陽嬰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
推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滅長
鯨大憝千里折脊蛛蝂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
餘燼宜盪乘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
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愍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
規度委之高算

答裴衍

知欲養痾中岳鍊石嵩領棲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
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

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答高歡　武帝

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
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
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
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
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
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
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溫子昇之辭也）

答令史張普惠　元澄（任城王）

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
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
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肆藝
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
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宜自事緣須
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王功衰在身欲集文武於北園馬射以普惠之奏記而意納其言乃託辭以自罷也）

遺公卿百寮　元樹

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臣君不臣來之史籍有自來矣元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刹夜乂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

與知故　元熙

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顏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

率民兵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媿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骨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

遺楊侃書　許謙

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勛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二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李神儁等　　魏王誦

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輙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名盧義禧

喻青州刺史沈文季　　慕容白曜

夫見幾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

與高允　　宗欽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尚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避京師比公私理異疇咨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麥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音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爛椽脅廻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規舅崔亮 吏部尚書　　劉京安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士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材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安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臨終勑子姪　　崔光

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

夫復何言可速我還宅

報刺史李崇　　裴絢 揚州治中

比因大水蹔與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

答親識求官　　甄琛

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

報爾朱光天　　賀拔岳

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
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閒自相猜
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
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
可以克全

與宇文泰　賀拔勝

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頓
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
耳

答崔謀求麇角翎羽　李繪

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麇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身體
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遺張普惠　杜弼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昨承
胡司徒第當面折庭爭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
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纔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
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閒風快然敬
裁此白　普惠持議太后父不得贈太上公

與邢邵

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
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哀何
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

辭邢卲貺　袁聿修

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愼願得此心
不貽厚責

答袁聿修　邢卲

老夫匆匆意不及此敬承此旨吾無閒然弥昔爲清

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遺辛術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
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上高歡　劉晝

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
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
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　云根
按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愼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恍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與菩薩不可

妄度撿此則尼之醜行固亦佛法所惡也奸僧宄梵托佛倚法而亂人俗以犯天胎地獄之設彼惡得不自入哉

與鄴中諸貴　北齊神武帝

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

與清河王　文襄帝

叔爲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

遺李元忠

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淸德也

與武成帝　昭帝

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

遺李槩　崔瞻

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答陸士佩　陽斐

故大丞相天啓明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隤牆填塹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祗足昭其愆戾也

與陽休之　祖鴻勛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淸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堦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照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

遺郎基　潘子義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郎謂人曰在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雖

樵令寫書
潘故云

答潘子義　郎基

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與王昕　邢子良

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illegible]其不進也

貽達奚武　斛律光

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

遺楊歆　高湝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亦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

與陸令萱弟聖達　祖珽

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

四十三卷終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貴侯莫陳悅　後周太祖

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妬聖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圖賊共危本朝孤思負誓有靦面目專戮逆旨罔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

賜公卿

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

賜都督李遠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嘗校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虎射之鏃入寸餘太祖聞而異之）

與荆州刺史長孫儉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

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伐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

又

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

賜岐州刺史鄭孝穆

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敝之俗禮教興行凋亂之民繈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

古方今彼有慙德

與行臺王思政

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否 宜猷崔猷字

與唐永

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勞達奚武　　高祖

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

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綵百匹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遺梁都官尚書沈重

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下實復潤於荊陰肸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來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今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

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皓首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蔚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答沈重乞還梁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佇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

報子　宇文護母閻姬

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宇文護母閻與護等先以兵亂沒齊齊欲屬和爲母作此

報母　宇文護

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顏復戴

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爰及傷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與高湝　宇文憲

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

俟終日所望知幾也

復王思政　崔猷

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州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

戒子　韋夐

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

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遺周弘讓　王褒

南北姝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攝衞惟宜動靜多豫弟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

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頻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游尒思鞏洛灞陵南望惟見長安所媿書生之魂還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浮雲在天邈無出矣會見之期長無日矣援筆覽紙龍鍾橫集（褒以江陵之難仕北）

謝賚馬

漢時樂府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謝趙王賚米　庾信

比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鷰於寒山仰賚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信亦以江陵之難仕北）

謝趙王賚皁羅袍袴

懸機巧緤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酬恩竟知何日

謝趙王賚雉

夏翟秋飛江鳧春澗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之妻已應含笑仰賚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逍遠口腹知恩

移齊國　邊將

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倸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周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請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

祇增深怨（宇文護昔既至齊更要重報往復再三終不發遣因令有司移之）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四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五

吴郡王世貞編

賜李穆　隋高祖

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

賜梁睿

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横清盪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

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

賜源雄

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寄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

賜元孝矩

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令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

又

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部養德卧治也

賜晉王

此二公者深謀大略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 謂賀若弼韓擒虎也

賜賀若弼韓擒虎

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賜張照

初臨四海思存政術眘齒名賢實傾勤佇儀同昔在
周室德業冇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
虛想

遺韋洸

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
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
公之力

遺雙林寺僧

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法典
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
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既利益羣
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旨宜往意

賜田德懋

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
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
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

與梁主蕭琮

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思自力諧輯內外
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陳氏比日雖復朝聘
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惟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
輕人而不設備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
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

遺史祥　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較獵足使
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
推轂治兵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能城而銜寇

盻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
心俛仰不遂每一思此我勞如何

賜史祥

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
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
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
耶故聊示所懷亦何此

賜徐則

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恍性

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术栖息煙霞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廷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入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與崔賾　帝時爲楊州總管　楊暕

足下博聞强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與王貞

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凉飇眺雲儔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爵宦藩屛宜條楊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遊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托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今遣行人具申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答齊王暕　王貞

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歸來反覆心灰遂寒曾謂橫議過實虛塵席覽枉高車以載屣費明珠以彈雀但以積年沉痾遺

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眞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

除詹事謝東宮　江總

庇身修德濫跡端形陳雜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辭璽書覩收渥澤

與子弟　韋世康

生因緒餘夙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除方岳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

栖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要遠任族帖瞻望此情彌切意欲上聞乞遵常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

與張衡　房彥謙

并州之亂變起倉卒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身自滿師杜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世優游伊呂彼獨何人旣屬明

時須存謇諤豈容曲順人主以變斷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謗忝蒙眷遇輒寫愚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臨終與弟詵　薛濬

自釋耒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縻身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貫氣摧魂者也蒼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官遠在邊服遘此有書莫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

與牛弘　王孝籍

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廢貫不沾賣買爲之田供釋之之費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遊關山超遠囓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忠願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

爲之不樂也[illegible]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惡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倘病未及死在還克念汗窮愁之篇屬離憂之詞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累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願少加憐憫留心無忽

答皇太子　史祥

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屑冰之地忽識三陽龜模青緗之鄉俄聞九奏精駭

思越莫知啓處祥自亦釋褐載離暑寒身在邊閫情馳魏闕每至淸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托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騁望浮雲伏增潛結

答董景珍　　　　蕭銑

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於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

尺牘淸裁卷之四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上世尊　　　維摩詰

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敬問無量與居輕利游涉康強少承福慶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異聞

與行脚僧　　　西竺千歲和尚

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楊云震旦一作眞丹音義同）

辭石虎　　　佛圖澄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儵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逝以仰聞

謝勞問

陽月和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逸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至十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答王謐

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

檀越既履順而游性重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美之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以得之爲復酬來信耳

與鳩摩羅什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自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懐寳來遊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専美於絶代龍樹豈獨擅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坐爲着之

重與什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不傳不虛衆恨何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决於君耳

三答什

欲令作大智論序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巳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

答盧循

捐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楊云愼按盧循以茶藥六種餉遠公書稱范陽盧子先叩首遠答之云云循書稱字倨也或曰此賊叩首和南非倨也已自稱字而斥人小名自是東晉澆薄之風耳循曾以益智粽餉劉裕何此賊屢辱益智耶○按裕報以續命湯便是英雄一技

與辛中舍　法琳

乍覽瑀章用袪痾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藴蓄懐袖不覺紙渝字故

答慧遠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絶傳譯來說麤述風德比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譯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着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以備法物數也

什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心樂得善摡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誕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答報以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摽詞林之藻則慧似經通關佛日之規則鳩爲本色要之彼勝耳

與慧叡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裁以入絃爲義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

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

答劉遺民　僧肇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復欣若蹔

答支道林　深公

對凉風戒節項當何如

答郗超　道安

未聞巢由買山而隱（林從深買印山作答）

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

與道安　竺法泰

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波奄復多年其淸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

與道壹　帛衜猷

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

與傅琰　玄暢

貧道棲荊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諠所以遠託岷界

卜居斯阜抱郭懷邑廻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界以去年四月創功覆簣輒疏山讚以露愚抱

辭劉善明舉秀才　僧儼

此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槃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届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款願貸愚執賜遂陋襟

與周顒　智林道人

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

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録唯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

上梁武帝　　傅大士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虚懐爲本不著爲宗亾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

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懐故遣弟子傳昭馳書

致玄奘　　智光慧天

今共寄白氎二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怪其少

答西域智光　　玄奘

苾蒭法長至蒙問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苦海舟沉天人眼滅法師夙承雅訓叅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毱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眞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

答西域慧天

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悦又領細白氎兩端讃頌兩夾來意既厚愧無以當昔因遊方曲女城會此立大乘之旨彼堅半教之宗往復之間務存正理靡護人情輒生凌觸罷席之後尋巳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懐冈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勖良規闡揚正法至於理周

言表無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爲深信所謂躭翫羊鹿棄彼白牛賞㪅水精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壞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

啓唐文皇

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從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

上高宗

玄奘拙自營衞冷疹增動幾至綿篤殆隔昭運天恩
矜愍降以良醫針藥纔加應手而愈驅殞齡於欲盡
反營魄於將消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
輸報惟憑慧力庶酬冥祉

又

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惟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
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
重疊峰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蘿薜
清虛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等寺皆跨枕巖壑縈

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
譯經之處也實可皈依以修禪觀兩疏朝士尚解歸
海巢許俗人猶知栖箕玄奘出家為法翻滯寰中清
風激人念之增愧　帝答書略云知欲晦跡巖泉託慮禪寂仰挹風徽實所欽尚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儲智皎心燈定凝高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空寂可舍豈獨少室幸戢來言勿復陳請

上唐文皇　懷仁

昔章文休見二皇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書也若
夫天縱秀拔頴鬱遒健該五賢之眾體盡先哲之多
能為毫翰之陽春文字之寡和者信歸之於飛龍

與律公　懷素

鴈蕩山自古圖牒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為鴈山
石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驛西竺
經諸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為
花名

召玄覺大師山居　朗禪師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
拂巾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

名花異果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
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
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答朗禪師　玄覺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企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
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何如法味資神故應清樂
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
栖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游竟夜綿
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闃然獨宿孤峰端居樹

下息繁餐道誠合如之

答圭峰　　清凉和尚

領大教旨趣湛然心納吾自講以來或面言心受展轉分照盈乎異域然伯牙絕絃仲尼傾蓋亦藉形骸矧乎不面而傳意猶吾心未之有邪非悲聖力必假宿因當自慰耳輪王真子可為喻也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訊上元夫人　　西王母

敬謝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吾致以愆面吾久不在人間實為臭濁然後時可游望以寫思念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蹔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答西王母　　上元夫人

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繫無違密香至奉信問命之

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蹔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蹔少留

報麻姑　　王方平 諱遠

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安此想姑能蹔來語不

答王方平　　麻姑

比不相見忽已五百年餘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蹔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

別蘇林　　涓子

吾餌术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游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岳休息洞玄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精丘陵翁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績靜心山岫念眞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衞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卒形思眞二千八百餘年宴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仙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絶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勤勗之相飈室也

答桑嶠

吾子來問云有死以而復有神仙者事兩耶子不知乎言固可兩有耳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有松栢之倫芝英萍實竹嬰戒火長生不死者何怪乎仙耶

與張儀蘇秦　鬼谷子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 按此非全文楊所裁耳

與太極官僚　姜叔茂

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轎宴于勾曲晤言永歎徂謝之速物存人以我勞如何

示許長史　右英王夫人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能仰飛空同上雲玄之涯否道易聞而患不眞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眞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爲者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沾之哉意不往而求眞似欲銜之也願告

又

含仁守慈發拔幽憂單心慈誘栖神靈境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眞急耳夫浩虛挺應乃可守雌已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安無不可耶

又

遣滯慽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盡可觸類矣

示許長史　紫薇夫人

夙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玄味貌虛標流乎求之近慮應更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尚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示許長史　茅中君

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辰阿雲扇靈元高㳂玉宇攜轡秀眞可謂邈乎其奇落絕之觀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瓊金之流響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

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絓卿司之至念紆蘭眞以牕汜耶朕鑒無不應聞想必通所以典詠事外迹亦竝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遇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慼頷下風矣弘之而已

又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上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又

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爲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爲班班停之如何此書疏愼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廟之罪大也

答許長史　中茅君

昔累得書見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夛衰頽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恒願眞人稟受要訣抑挨容景親奉徽音夫懃未上徹精未廣登眞要之勗未可豫及也

又

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誇邁世跡超登清虛何玄標之眇邈奇洞之淵遠哉欲翹巳洗心沐浴芳流若能

斯者今其時矣耒書云厠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遊玄洲不爲邈絶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謂言貫于心良可啓矣佼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跡未關内真是以雲車靈輪相適猶遐

示許長史　　小茅君

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愼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因必泄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瘵絶疾今何乃用憂之甚耶名身誰親甚宜思之

示許長史　　保命君

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淨冲栖研三神所以彌貫萬物而玄同鏡寂泯然與泥丸爲一而内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又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咏玄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内觀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甜靈空洞存心澹泊纏綿亦弗能逹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胥好行來肩肩與年少爲黨耳若今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隱居註引豫言欲長史去官也）

示許長史　　定錄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况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峰靈津肆溢衆真雜吟人人往者皆得援玄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卿雲矣本寄于當力赴此二月甓游山澤不將故以

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爲懈難者蓋闇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真子不規之不可謂宰彷彿矣所坐在於不褰裳耳

上司命　　許謐（一名玄）

欽想風流託心靡景覬以慾昧鄙悉素彰思自策勵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

與王羲之　　許玄（字遠游）

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楊云東坡詩偷容逸少問金堂更與嵇康求石髓用）

此事也

與長史　許邁 即遠游

聞弟遠造上法偶眞重幽心覩靈元氣陶太素登七闕之巍峨味三辰以積遐忘明青表待洞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然高行者當披任危始得邈者常險乎將失遺覩於勤神歸精疑丹心待眞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疏[illegible]百年亦無冀也

又

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眞在於此舉也吾方栖神幽室陰形深林采洴浴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眞矣昔約遵成當還詭信雖未都通微粗有勞髴亦欲整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莫暫見弟因循簡略臨書悟懷映謝 映邁之小名也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七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告右英王夫人　許穆

昔因華氏系白書徹靈遵高邈音響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逮不遺特蒙訓告雲華變暢玉音粲發誘道恂恂啓悟丹至至於水火之戒水炭之喻昭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幾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簡微思之[illegible]類良迢悵悚

又

昔憑賴李氏屢輒獎勸賴其有成得見陶冶而兆味華競路遵不篤恒欲與盡清閑使意盡言苦而已超向不同密言難遇然嘿嘿之懷要欲獻其丹款耳不審故可復有冀否 眞仙初降華僑備漏泄得罪

又

穆悝恐言仁愛之至猥思新詩雲蒸綺絡金聲玉粲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佩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薄冥報已重稱用之喩

敢不自勵憑託徽猷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欽錄

又

穆惶恐言沉滯鄙俗流浪塵昧眾真年長德隨日積幸遭玄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遠覩真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何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顒顒傾注言不自暢

又

穆惶恐言逢遇玄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胸心

仁廕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終生惡死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叙情外以順理賢㢋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西帶索獨往不得不叙順情理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

又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弘道長教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敕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棲遁任適不敢有違謹白

又

穆奉被音告頗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真一之雌其道玄遠妙出祕領穆愆穢未蕩胸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還之道八素九真以漸修行不敢怠懈九真至須幽靜人事錯雜患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訪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岳無所不至契闊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橫爲衆真所見採錄鑒戒備至啓悟非一古

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蚤晚命使願告敢不上達謹白

上茅中君　許穆

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觀大爲宜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包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得入此宮不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

在何處愚昧冒啓惶有干忤

又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齊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爲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在遲速之間不敢悒遲

又

告書疏班班欲停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運沐浴聖恩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不審右

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內人喁喁爲欲知之

上長史　許玉斧

甌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

奉許長史　楊羲

自隔輝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渺先言隕伏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宏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頻想麥所見贈惠手迹爲信既感冥通

銘德之厚倏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密呈

又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悒怛自非研玄賢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

又

此間故爲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羲亨還不得久共聞耳尋更白

又

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

又

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叙真當可視乃益味玄之徒有以獎勸伏想慨然義聞似當多此比類纂皆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巳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勿以見人

又

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爲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謹呈

又

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胥也東
卿君大歎季主之爲人又羨季主之高尚矣承撰集
粗畢極當可覩未覩華翰頃以欣歡承覿二謹白

又

羲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
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
耆舊亦七十二人舜華補云當于道古封禪亦七十二人

又

仙傳猶未得治要當待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
曲再三讀之故爲名作叙以慨然

又

羲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逼左道
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中中
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

又

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迍動懸情灼想當偶爾行損
承欲草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

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羲頓首頓首

又

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
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即長史也以十九日南
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巳入昨相見慰懷掾廣長兒小名掾者
方爾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
事出彭素經

又

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遂研玄鏡澄靜上
當在深林之中避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本無緣也
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洞齋即大洞齋法也

又

故服餌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尋玄水之處道遥
也僕此月必往叙其不久餌南天燭也

將昇化別親故　謝自然

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
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
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卽與相見

遺趙無卹　　山陽侯使神

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喝鬈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黑姑

報劉聰　　猗尼渠餘國神

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獻指使姜知古　　趙吞鬼

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流於往史載在前文吞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犧犧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洒沉於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吞墳闕吞謫居冥府天賜作城平生無戰伐之仇邂逅超誅夷之舋得不撫銘旌而憤志托鳳翰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坏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高駢發古冢取甎甃成都羅城鬼見形獻書

與子節　　蘇

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覩邙山上樂哉乎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塋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答李密　唐高祖

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賜許紹

昔在子衿同游庠序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游處觸事可想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爰自荊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糺合賓僚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賜李襲志

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侄並立誠效公又分遣背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姓

賜李靖

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

遺竇建德　太宗

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復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才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後悔難追

答薛收

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戒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帝時爲秦王以收諫棄故答）

與薛元敬

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馳驅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悼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

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循撫以慰吾懷 謂薛收也

賜李靖

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

賜太子

數年來每有征動雖復事非為已尤恐下有怨咨所以廢甘泉之游屢燋金之弊寧可違涼忍暑不能適已勞民想汝誠心惟吾是念省受潸然善自將愛遣此不多哥哥

賜李大亮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惻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

又

公事之閑宜尋典籍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賜大亮荀悅漢紀

賜魏徵

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

賜魏王泰

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東觀石渠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

賜褚亮

昔年師旅卿當入幕今茲遐伐遂已懸車倏忽之間

移三十載眷念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于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

答劉洎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誡吳王恪

汝地居茂親寄惟藩翰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宜自勵

志以最異日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誠此一言以爲庭訓

與王遠知　　　高宗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充粹屏棄塵雜棲志虛玄遺邁前烈聲高自古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

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并許

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棲宇

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

與滕王元嬰　　　高宗

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與言及此懸歎盈懷

與叔書

叔藝蘊多材慈深善誨蔦凤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嘲其比來復變飛白昨故戲操翰墨聊以示藹懸六文之麗則異五際之芳詞忽往來書談飾過實

顧惟發跡豈敢當仁披覽循環祇以增愧故斯表意

餘不多云　按黄長睿辨爲高宗頗有據故列此

賜魏元忠　　　中宗

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茲辰

賜武攸緒

王高標夔尚雅操孤貞草芥貂蟬錙銖纓紱逍遥林壑傲睨箕潁有年歲矣長望高烈思滿風烟駐蹕喬巖追尋大隗鳴鑾崆峒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愼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節

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

彼白雲之心遁變之安希從降志延佇朋闔若在汾

陽

賜寧王憲等　　　玄宗

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又致寧王璽座手書

一代兄弟一朝存殁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與言感思悲涕交集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亾眇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厥初生人孰不徂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爲

不朽大哥事跡身殁讓存恭維緒言悅焉如在寄之
翰墨悲不自勝

賜宋璟

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勞解琬

頗斯側景頗言勇退竟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
歸閒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頑俗儀刑庶僚永言終
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

賜席豫

覽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答張九齡等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毀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
有如此情（時薛王薨上減膳故）

又

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理高妙詳
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茲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
當也

尺牘清裁卷之四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

吳郡王世貞編

答李德裕　唐敬宗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郡肅清全吳化洽行
春風澄坐嘯昔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
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變君之誠
諭詩人之旨三復規諫累夕稱嘆置之座隅銘諸心
腑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睠屬何已

賜裴度　文宗

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倡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平
固無心力待異日進來春時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
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毋憚奏請之
煩也

賜蕭俛

吾以元子幼沖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蘘忠
孝之規日聞於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脩
然屏絕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
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

又

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留芳儼廊逸老林壑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

答劉仁軌　　武后

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産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上隱太子　　李綱

綱耄矣日過時流幸未就土許傅聖躬無以酬恩請

効愚直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

與友　　歐陽詢

詢年二十餘至鄱陽地土沃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游賞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放誕亦具雅致彭君摛藻亦有自然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

與人　　虞世南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青過於藍欣忭無已世南近臂痛廢書不堪覼縷也

與僧　　褚遂良

家侄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爲慰耳復聞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得果以來將無退轉也奉別儵爾踰三十載即日遂良鬚鬢盡白兼復近歲之間嬰茲草土驚雀之志觸緒生悲且以即日蒙恩驅使盡生報國塗路近止無由束帶西眺於

是悲悃更深因任還州慘寒不次

與弟　　盛彥師

奉使無狀爲賊禽誓衆報國第宜善侍母勿以我爲念

答王績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廻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貧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

丹桂籍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

與人　王紹宗

鄙夫書無二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正與余同

寄東方虯　陳子昂

文章道弊五百年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有可徵者嘗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有金石聲遂用

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

示子

往在中書遘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書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是言

上張說　王泠然

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蘇公一聞移公於荆府積漸至相出蘇

得也今蘇施居益部公在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

臨終與姊　楊慎名

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緋姊尚存老年孤煢何以堪此

與田遊巖　蔣儼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足下受

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果何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啓予

招裴迪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獨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鍾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

賦詩步入遥臨清流也當待春中卉木蔓發春山可
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
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
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
一一

與魏居士

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
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
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

者之門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
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
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答楊慭　權德輿

黃鍾大玉慶霄天籟奇彩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
者之表方駕古人

與外孫　李華

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二時侍
食飲食訖然後食猶責不如禮今者日出諸子高眠
乎覽盤器何時有此儀可爲太息

與朱滔　劉怦

昌平有大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比忠上樂戰不顧
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

答嚴給事　張九齡

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
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
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

無有纖介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役割
離恩愛宜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
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于身心雖復懵昧幸
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
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倘存平仲久要之言
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

吳郡王世貞編

上樊澤　唐符載

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衰遲丘隴頹没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

○與子弟　顏眞卿

吾去歲中言事得罪以不能違道徇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諒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與人　宋僧

今秋盡野外草木變衰長郊蕭條風物凄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食公庭睡罷私室偷沐晞景收視解聽息念歲華不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琴正調竟欲左攜鄭君幽箱藥妙右對薰史高談道微情暢世忘浩去塵秘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

與楊炎　劉晏

晏賓於東朝猶有官謗相分終始故舊敢不悉力以報所知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使僕滴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堤冥勤在官不辭水死

○答元稹　韓愈

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徵之乎于眞安而樂之者

○與馮宿

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

答崔羣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窮困甚思自放於伊穎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于長久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湔便終老嵩下可相就矣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伏匿愵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紓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緼略成數卷閤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緼人齒於部内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顧視是自棄也敢飾近草合四十三篇倘以爲有可采者當錄其餘增几席之汚

與裴塤

比當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寞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舍憂慄則怠而睡耳

○與蕭俛

讒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狂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讐人之心千載如新可爲長太息

與李建

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肢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天窺地不過尋丈終不得出復能久爲舒暢哉

○答友

自孔氏以來茲道大暢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矣其間耗廢簡牘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𢖍卒皆縱誕而不克躋躋而不進力蹶思窮吞志而没故曰得之爲難

○上蕭俛

倘因賊平慶賞之餘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

與姚諫議　　李德裕

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閤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漸榮寒灰稍煖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纊者數四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敗至甚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旆臨紙涕戀

與孟簡　　吳武陵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謫十三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果世而怒人臣耶

與田承嗣

昨來半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

答薛嵩　田承嗣

某之首領係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

甲裳放歸田里矣

○寄元稹　白居易

僕去年秋始游廬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竿青蘿為墻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與元稹

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

與令狐綯　柳仲郢

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

○與韋應物　劉太真

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沈謝何劉如精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於足下見之

與人　杜牧

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門便經旬日弔慶參請亦多廢闕至於俯仰進趣隨意所在

○答賈秀才　孫樵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頷驪龍文章亦然

答張生　崔氏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

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敵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幽憤所鍾千里神合春風多厲強飯爲佳

上座主　劉軻

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農圃餘隙積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

與王駕　司空圖

吾適已自編一鳴集且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不怍也

與李茂貞　王珂

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弊邑弊邑亡則邠岐非公所保天子神器歛手付人矣空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之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有之

與楊行密　田頵

僕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於海雖狂奔濇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楊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悉儲峙單車以從

署榜下書　夏州民

馬逸及羣不辭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幷亡馬謹納於路（彝超爲夏州客訴亡馬者超爲榜諭之三日得亡馬及良馬於榜下仍繫以書）

答田告　南唐徐鉉

負鼎叩角願盧榮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

與侯君集　高昌王智盛

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僭闕冀尚書哀憐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一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二

吳郡王世貞編

別徽宗

宋明節劉后

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宗廟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欲恐死與君問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寃痛之情言不能盡

答王觀察

宋張詠

少年無恩算奸府狂徒高談劇飲泊於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淸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與投壺奕棋排象旋子斯實歇未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彊擊射算帖攙秋掣肘嗥呼爭羸其或八月草枯縱獵渴飲已乏之酒饑餮逆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又若天淸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狻猊引前擊劍雹轉角觝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倒甕頹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眞堪喪魄

與慈明師

李道謙

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衰落恐死以一見

與謝希深歐陽永叔

錢惟演

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免奉使謝政府

夏竦

比膺指使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況多狷弊實濟空拳然念順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恐聞禁休

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

與韓稚圭

范仲淹

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晉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妄少服藥專於積氣養生之說也道書曰積氣成眞是也唯節愼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必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

差望耳亦未醒

與晏尚書

衢欲二水合於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鳬鷺交下有嚴子陵方千之隱茅君峰四來翠盈軒窓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游浸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與劉原父　歐陽修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絶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

與程文簡公

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為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匆匆殊所不暇秋凉必償素願得次詩牓之末亦大幸矣

與蘇子容

拙詩趂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行香後乘凉枉駕作一盂飯奉侍却有絶品茶數種可試

與仲儀

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繁然尚在遐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閒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劣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

答蘇子瞻　王安石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婉麗與鮑謝似仲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

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此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皆好過乎

答蔡天啓

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水合此而成身衆生為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即所謂見同生基也

與吳特起

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
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

與沈道源

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卜歸
之思耳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
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栢間修雅説已極茂長一兩
日令俞遜往因欲漸治垣屋矣

與王宣徽拱辰

伏承屢求自佚聖主倚賢想必未遂高隱無緣造前

登勝企仰安石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毋荷眷記但深
感切

與王安國　　馮京

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事

答馮京　　王安國

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便是一重公案

答韓維

此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寛耳目清曠
不設機關二商而眠高舂而起淨院明窓之下羅列
圖史蒲博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
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
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
林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上樞密　　司馬光

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愚妄
爲勢無所至早晚之間終就屠滅書曰除惡務本周
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主之誅不在快志
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

與范堯夫

久絶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挂慮數年
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故事多所遺
忘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黄葉在
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虚名不
知其人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望深教
督以所不及隨時示諭勿復形跡此不敢望於他人
者也

○簡呂公著

比來物論譏誨叔慎默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誨叔矣

寄人　范純仁

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餐餺飥不知身之在遠 按此自政府謫永州時書也

與王尚　曾鞏

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至南豐又得貴牋復愛其文而吾子復以文見貺私心喜慰何可勝

言惟强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三君也

答秦太虛　蘇軾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絶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米斗二十麤庛如土魚蟹不論錢旗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

喜作會吾事不旣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與李端叔

上問無他祇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偶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李方叔

暑中旣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

答李方叔

軾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踰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暫駐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此願不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論但有愧汗耳

○與陳季常

軾職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切切過日勞而無補頹髮蒼然見必笑也

答陳季常

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

草履相從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
兒女態也

與姜唐佐

今日霽色猶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相與啖菜
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三

吳郡王世貞編

與王慶源　蘇軾

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
瑞草橋上放歌倒載也

○又

遠冰寄示老手高風欽詠不已知宅醞奇甚日與蔡
子華陽君素聚會每念此則致仕之興愈濃也

○又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
也軾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
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與潘彥明

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茀終
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答劉貢父

軾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
作久安計況當有以啟督之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

歲計有餘也默坐反照閉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不知今日會兩婿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氷玉相對得無少濟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覺人可惱之物公廼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夫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燔甚往發一笑

與知縣

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與蒲延潤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眞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大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耳

答士信

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毋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

與李公擇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與蔡景敏

臨皋南畔竟添屋三間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

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凉州凛然有氷車鐵馬之聲婢出久矣因公復起之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

又

承愛女遽棄左右痛割難堪奈何奈何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處置爲佳也

答趙泉

滕既美風土又少訏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軾亦甚

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答趙仲修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決旬蔬食耶一噱

與毛維瞻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之愧想當一笑也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茶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楊元素

城南有亞父冢然非也冢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耘老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没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

又

今日無別事舟中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不若與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答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蒙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

答李端叔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與程全父

軾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游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答程全父

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者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出門下客也兩漢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幸廣問學以期遠到

與楊元素

近聞小人輒賫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蝱一笑可也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聲此外勤學自愛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爲益不小也

答增城令

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

○與循守周文之

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

與楊濟父

軾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

與劉空翁

昔葛稚川以丹砂故求句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與蘇伯固

到虔州日往諸刹游覽如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

肥矣何時得與公父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四

吳郡王世貞編

○答王敏仲　蘇軾

軾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東坡家風也此外宴坐內照而已

○答毛澤民

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有山僧逸

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未以爲好

○答錢濟明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切勿示人

與元老姪孫

海南連歲不熟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

胷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答孔毅父

承諭子由不甚覺老公蔚茂如昔不肖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叅寥

淨慈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然禱於佛欲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界所掩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

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

與寇君

軾日夜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乎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間適豈復可得耶

與鄉人

軾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而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所以爲喜幸然此郎君乍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耳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夜闌恍若夢寐秋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

○與趙德麟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與程天侔

白露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四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

○與毛澤民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

○與鞠持正

兩日海有秋氣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粉壁者頗挂公齋中其可以一洗煩暑也近晚上謁次

○答范蜀公

請公試觀能感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力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袵況學之者耶

與大別才老

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

萬萬自愛

與徑山長老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耳無足道者唯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答陳師仲　蘇轍

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爲輒諷詠終日譬如新病瘖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與人　米芾

吾友何不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古但少爲蔡君謨腳手耳又無索靖眞跡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爲之只唐人耳無晉人古氣草書若不入晉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

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䛒光尤可增惡也

○又

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人往還惆悵足下此時何所樂

○簡邵彥瞻　秦觀

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

與王觀復　黃庭堅

今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遏腳中大如

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此行似不虛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

答王子飛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與李端叔

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將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又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窓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陵厲中州恐不减晁張但公不識耳

與劉溫如

昨日過峽州適值斷臂道者相候不得卻歸山中恨不更與斷卻一臂也

與輔聖

庭堅碌碌中秘書幸得窺金匱石室而歲來老嬾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

與王瀘州

棄捐源沒早衰多病杜門不與人事之日久矣不能承動靜缺然累月引領旌旆何日不勤庭堅已成老農畦種摩圍之下粗給衣食無緣瞻望臨書增情

與東川提舉

某名在不赦之籍長為人間棄物所疏隱約蓬蒿之

下直偷生耳已無冠蓋可從人間禮數幅巾短褐僅自蓋纏不可以叅謁使車道左竊惟盛德之度可以存而不論言語鄭重老病之常態冒瀆情重悚仄無地

與李德叟

蒼顏白髮已成老翁但以老者係戀兒女不欲向江湖直强顏班列中耳局中文字煎迫舊書亦荒廢日憒憒了無可樂者甚思阿䳌誦詩蝟毛森張慰此寥落也

與元不伐

所諭家徒四壁應舉蹉跎貧者士之常富貴在天安可人力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俱盡則在此不在彼矣千萬開拓胷次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又

知命挾雌將雛下荊峽迎元明未得近音也文章殊不能下筆蓋才智與齒髮俱衰憂病又侵其半所謂吾猶昔人也有放浪石刻數種亦可以見其衰颯散誕矣

與滎州薛使君

貴州士人維周彥衣冠之領袖也其人深中篤厚雖中州不易得也紫衣僧祖元亦彥族兄抱琴種竹有瀟灑之趣以星曆推休咎常得十六七八試問之可知也

與黃魯直　陳師道

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不何以自存有相恤者不令子能慰意不風土不甚惡不平居有可俱語者不仕者不相陵不何以遣日亦著書不近有人傳誦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未知此生亦復能相從如前日不

○與陳仲清　陳灌

與仲清闊別省已畢歲向仰引領未嘗一日不在懷也老矣倦於遊騁俯仰自悼能不慨然大觀者不越外遊係形者不能捨相情隨事遷豈有終極人當自信所悟何在契迹古人暮年每事與關是非長短齊於一致仲清昔也氣盛或以慨激爲事吾所不取今亦老矣當盡舍故懷隨其所遇以時自樂觀流咏竹

足以永日不言之化契合無生又何在託於言述然後爲得也此懷萬萬非言可旣在痛察而已若未以爲然當以見謝無外

○答陳永年　陳若水

領諭良極欣感幽室靜坐終歲無與語者同遊於娛樂之地有何人哉今覽盛述殊暢所懷若虛室之集清風也人情悲樂猶流水之流無有終畢人之所同然者有一大事不在世情之外自古自今非長非短得此者未嘗得至此者無所至豈死生悲樂之所能

遷躁靜視聽之所可係歟今覩老兄所諭因得之矣向之云云及吾昔者之言已陳之迹今何在哉自是吾無言矣何由會見以既此懷臨風引仰但有惓惓

按二書乃集蘭亭字而成者詞理亦可取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四 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五

吳郡王世貞編

宋孫覿

與張右丞

臨川山水佳絶別墅又領其高要情思超然獨擅一壑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屨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為恨也索詩輒牽課上呈幸一讀置之

與胡樞密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軓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太白浮之使不得

言也如覿當晨夕奉杖屨亦復掃迹瞻悵不可以言

與何樞密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辱此隆冬乘單車犯祁寒絶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覿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與李尚書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覿已遂首丘而公亦安於川[illegible]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又

雅醞籍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餘無泥中之嘆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盜未靖之故福唐太府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迺翁一部鼓吹也

與常州徐守

哀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台候萬福勝否比客過郡迎餞良若第當脂轄送將無庸祝之便生四角也一笑

與無爲趙守

鍾陵舊國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而有方外之樂一行作吏豈復有一適如公者乎

與人　米友仁

蒙勤勤之喻深悉謹與之隆然友仁今投閒社門未嘗輒敢以書干諸中外在位者縱干之豈有響應之理蓋世法中物態從古如此惟萬萬深亮

與叔輿　韓駒

浮江二千里眼厭旌旗不料到此復見擾擾也然

閭關自賊中來最能言其情狀若無內應決不能入故須靜以俟之擾則民怨驚則民駭二者足以召變不可不知也

與人　虞允文

河朔鵞梨五十枚南詔餘柑子一桶納上方尊俎報答春光之勝亦或一助

答陳撫幹　王十朋

蝤蛑風味不惟勝無腸公子自可推江君瑤柱臨食必起故鄉之思但不能如張翰勇決耳遠蒙分貺以

養吾老饕愧感俱不少也道山石渠甑納塈本致之悠然閣可與南山俱入眼劉子政乃天祿閣中人豈容慷慨惓惓之忠久屈於外耶

答鞏仲至　朱熹

放翁詩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跡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計今決可免矣

又

熹衰病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

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

上吳大尹　楊天惠

自開府以來西南文藝之俊聯蔫墨附賓籍者焯焯有聞矣高者殆將與之同升金玉王度下者猶使之有立鼓吹儒林而某以貧窶之故受廛岷山之陽食指猥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舍稼事以游宦以不幸負幽憂之疾有擗遝之累懸恐[illegible]不[illegible]齒於人倫尚敢驤首卬臆希咳唾餘澤於一二英賢

後耶今稽事有間舊疾小愈忘自念言前日聯蔫墨附賓籍者非同社之良則皆旁邑之望也故願上名謁仰門下之多獲俛賀吾人之有遭閤下引之斥之前之郤之唯命是須弗敢去也

寄蔣左史　魏了翁

經由錫麓室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貴領袠羣彥泛雪敲氷裴回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廼知樞庭督府於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衹赫童孺耳

回李宮敎　文天祥

令弟來聞病日少寬爲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塵坌因循心甚愧之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精神事醫藥靡不有濟川敢於岐黃忠愛之外輙奉清心一方爲獻

與朱太博

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郍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沒岸棋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可超然一笑承有訪沙之約上巳前後攜山行數日須主人在

竹所可乘輿分沙一席巳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汃寥

答鍾叔玉

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節湘纍笑人方循墻丐祠以安半菽倘拜俞音春晝花陰猿鶴飽臥亦五雲之餘蔭也

與梅制幹

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意而不倦鬼神阿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澤光

價益倍章之謹頓首謝子秀別三年漸成六考近背
謂赴吏部銓將取一闕人豪如此猶落散子選非朋
友之責哉

答謝

寒齋積雨抖擻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為拭天祥落
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
外褒借所蒙君子過矣

與繆知府

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

為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
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啼虎嘯各適其適則其
受賜多矣

與趙監丞淇

天祥漁庚半席自分小休誤渥自天俾尋庚謝舊盟
意此是枚拭苓脊之陋耳三辟弗可乃以陽月之望
東書出天台涉重湖越大江以是月丙寅抵賤事凋
城敗屋楞然大瓠耳搔首踟躕望洋氣縮

與李安撫芾

辱知愛門墻非一日之故屈流雲散每一念此神爽
飛馳明公當世人物卷韜山林四海顒顒望其一出
方時多艱撥繁忘食然見王茂弘者固以為江左有
管夷吾某有討日以俟鋒車耳區區走趁賀在中台
之里如閉杜門謝客雅意絕塵然猿鶴必不我拒相
望在近凝沂神馳

答唐書記

天祥花朝前四日抵雲合又十日奉重閒沂灘而上
袂前一日抵空同郡事稍簡俯仰半被皆[illegible]賜也

江湖寥落鴻影參差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誦
此詩明發不寐輒承咫尺小辭我弘采采淵片臨風
如結

答曾迪推

單車馳峒嶁下十閱月大行白雲繚繞清夢陳情一
再天高聽下畀以便符奉重符抵空同三見蓂莢矣
聞車馬行色且旦夕出領某倘未以罪去得握手道
舊豈不快哉占謝菴如馳邈一碧

與趙子昂評書　　元鮮于樞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

與鮮于伯幾　趙孟頫

常州張治中有虞永興枕臥帖筆意清峭絕與內府故物足爲希代之寶吾兄伯幾不可不知也自公枕臥來七八日未云世南呈凡十餘行頃都下四次借閲因不肖嗟賞逐爾寶秘不爾亦不甚愛可惜可惜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璽平生僅此一種虞書耳

又

都下近見有晉人謝稚三牛圖妙入神非牛非麟古不可言

與張伯雨

獲領世外之言使人忘人間之累

又

所惠周鐘其月立秋而鐘迺夷則亦可喜之事

與朱萬初　虞集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栢之根枝實漿共擣治之研風肪劑和[illegible]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至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

與昭文相

集之西游獲衣被光華以遂登臨之樂又以其間得申其情事於百歲荒殘之丘攏大槩昭文之賜也還京之日即圖謁謝而簾帷容容已在鈞陳豹尾間矣

與張伯雨

承舍福眞便向江東西名山縱游此最上奇事惟在易爲仙眞神人即未便居天上要亦不肯來塵中汨汨山水勝處多所恒游願吾伯雨早有玄遇其俗緣未了此事但輸一籌先耳

與張伯雨　馮子振（即待制海粟也）

尺素自華陽來與良覿不異度月後必作句曲之游脊膂決矣側聞公山居即梁昭明讀書處不知雨苔露蘚物色尚有婆娑漫滤片段否山中著述至時琳琅珠玉一日畢見大蘇云不意暮年見此奇特當共

一賞嘆惜其非其人也

又

貞居一賦筆力高絕直可追聲千載是王子年段成式向上人物

與張伯雨　　吳畛 字楚卿

憶三峰雪霽斗柄插卯倉皇分袂於洞泉石磴間爾後萍寄錢唐春又仲矣仰惟宴坐南巖尚友千古釆芝服朮種竹栽桃山靈相其出入洞蘇進其班斉去冬薄聞羽車蹔出京口意或可陪眉叟真人一還武林乃竟高蹈入林徒令悵惘茲鶴使良便冒致空函倘有風郵以俟嘉信

與石介　　倪瓚

瓚奉别後從閶闔東郭門外人家少憇三日待荆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追促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憒憒從彼之榛榛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鍋氣靜坐得以少狩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

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蹟覲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拈點數螺若芥舟泛泛杯水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政着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真爲之泣下沾襟也

吉德帖

吉德所臨風俗爲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腹候多福僕數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摧哽塞大不可言日月不居奄踰兩月依依故物觸事損心奈何奈何以世緣言之悲歎何能有已若以法眼觀之則我此身誠亦無有此宗少文所以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耳裹事粗畢大山長林之思此心已羣於鹿豕間矣

答梁王　　大理段寶

殺虎子而喂虎母分狙栗而詐狙公金印玉書釣魚香餌繡閨淑女掩雉網羅平章既亡兄弟罄絕今止遺一奚一奴再贅華黎氏奚又配阿樉妃如此我必借兵如其不可待金馬作鼎蒼昆明作西洱時來矣

阿樉梁王女也王忌段功强以女配誘而害之後功子寶長王有必冤借兵答書云云

卷五十五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明傅友德

答大理段寶

我　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天兵所至神龍助陳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於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時

答郡守　宋濂

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杵擊下上面無色澤近來衰孱益甚自度亦不久

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棄

與鄭叔度　方孝儒

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兼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

答楊仲舉

別後次日觀將家墳得暑疾雖服藥少減至今牽纒腹痛無半時寧息也苦辭可量而與人作二詩亦勉强自排耳

又

別後吉語游至遂弭杞人之憂且又放意作江湖歲時詩客也風雅翼笙發來便裝補註煩轉達存誠乞賦清隱詩一二月送卷子來

與徐少詹溥　楊守陳

平昔才無半手而喜作文飲健可數合而喜與賓客

燕酣行不能里計而喜游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湍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厠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與牛都閫　張寧

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俎閣下遂爲東南一偉人矣少間當操豚蹄壺酒爲歲寒軒賀其始有主人也

與彭鳳儀　何喬新

陳公甫出處自有深意閣下列薦於朝實好賢之篤也然使起而任事得無如魏桓之言乎志有不行得

無作周仲叔恨乎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

答李鐩

歸田以來憂患不干其心毀譽不入于耳視陸宣公在忠州蓋過之矣方少壯時猶不如人況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搯畫哉倘相知有問及者煩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當世用矣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寇萊公王三原且然况其他乎

與楊應寧　李東陽

花帶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與王濟之

自接蹟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汙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横罹羈馬緬思班馭旣仙東南洞天夐隔塵世羡慕之極不能爲情憂勞併集久疎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相白耳

答李憲長　陳獻章

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受之者汗顏耳病夫平生山水痟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嶽山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峰少償夙願然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

與左行人

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近藥十數綠剡紙早晚東遊則此紙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於山靈也

與左知縣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着一左明府矣

復丘學正　羅倫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爲饑所驅爲倫驅者寧饑已乎

簡辨上人　程敏政

承惠佳菜又於禪榻臥餐漸成有髮僧矣所和詩佳句層出但微有重複今用古人摘句例商確數處足成四章請錄入卷庶此歸林下把翫如挹清風也

與張進之　　儲　巏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覽甚媿浣目鼎珍禁臠飽飫之餘亦須一嘗葵莧之盤知世間別有此味也

答林待用

平生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者兼有之感公意欲以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呵呵側室比生一子今已彌月親賓致賀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爲此兒壓災也

寄邵國賢

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脆與渠想亦憐其窮厄然耳

寄楊君謙

承屢詢問冗懶之故奉答不敏君謙當諒其無他也嚾在此忽忽度日計平生竭歷以得者不滿君謙一咲亦以是沮於執筆耳知之知之

答楊應寧少傅　　林　俊

事叢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卯橋夜話當數夕我也

奉楊石淙先生　　李夢陽

壯歲任狂膽氣高視獨行四方是負義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爲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爲安於是一擬江左再圖襄漢心勇蹟阻竟還舊棲才弱力寡自鄙自咲去年室人喪亡子孱孫孺家事坤躬頻毛漸種種矣夙志謂何臨境竊歎邇卜域鈞州大陽山地其泉石幽曠想於茲焉老矣

又

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悃意愜變化百出矣雖唐宋調雜瑜瑕靡掩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

與吳廷舉

僕與公雖异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往昔邂逅湖東交袵接席奇情未諒各負氣不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然於心無他也患難相值夙萍偶聚頭攢耳摩夙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兩

襟遠豁轉爲綢繆前何以戾今何以歉隱衷作懷彼此獨知矣

與黄宗賢　　王守仁

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親友牽絆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從烈暑阻者益衆復不果將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絶處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乃從上虞入四明覩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

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彷徨望雨意憏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往返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其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

與楊仕德薛尚謙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總向在横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諸賢勉之

答弟德充上書　　康海

白七弟晩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即爾不知吾意在所然其言自多愛敬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杯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答寇子惇

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答王德徴　　王九思

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爲吏部吏部摈

罪在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當世之士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駡而執事之書曰吾何愧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與張允清　　劉麟

計別後當坐對空尊日嚼杞菊豈不自苦奈何天復苦之燬傷屋廬爰及琴書近來啟處何如行窩何安僊眷郎君非僦居可廣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吟灑不讓杜陵歌腹庖丁能無改乎

又

恩先生一航常似米家如蘭亭護持者尚多麟敢明日坦中風雅當是煨燼之餘亦可以例推感先生不事家人生理僅有此樂用切拳拳恐悅生之典少損爲不樂者累日雖然神物之妙實存乎人至于玉體者鑒識百靈之主可罷一嘆于其間耶况八萬發箋到笥天趣出諸手中豈若他人託形影於糟粕之餘耶世澤汗牛敢附一問

又

龍津一志麟感激欲死裴度還玉不疑儐金何足以

諭不然則馬周自應名世耳麟藉手以見龍津于地下文字大物生死大義匪遭盛德何以裕如古有大賢指其腹曰容公等數百輩麟今遊公腹中公知之乎於死友惟此欠事今得之可以死矣面時叩首

又

麟曾以收骨事告公公不一許今前路轉逼必須垂聽大義如公天地幾人古云使死者有知生者不愧其言可謂信矣公今一言是季路要我豈泛泛哉浚之銘沖之傳麟藉重其義一也

五十六卷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與陳魯南　　明　顧璘

璘今春長居墓田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竹松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有爾金古吳果斌諸僧談禪和詩皆有能事後有崇岡飯食一登南對牛峯石蘋西望大江令人灑然忘返去公別業僅可三里仲子亦嘗步造他日與公樂事無窮只少耐耳

與何塘　　何景明

海內朋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羈處於大梁德涵久廢於岐下子衡伏竄於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窮無云於殄瘁之歎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於情得矣恐不免於褊心之譏而或謬於進退之道也

復文溫州　　徐禎卿

枉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僕何人敢奉明誨竊聞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但貴無邪恥而合大雅耳僕雖好小技亦非大垢惡俳道梃辱

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望有知我者亦當置
我於名士間矣

○與劉子

僕少時不解人好憎往往學吟咏擬古人賦謬為先
輩所推獎而忤於時流排於俗吏羝羊逆性卒不能
與時低佪方欲飽核聖經周覽子傳准史記子虛之
文以坐償宿心未易一二道者（徐有貞三篇是六朝高手當別綴）

復河南憲司　崔銑

諸公欲立後渠書院理負郭官田傭寒戶為業僕山

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
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蚤
失偶一婢結灑掃一子能自力食財一孫甫成童自
費一飯一蔬一偈一葛所玩止易論語亭下修竹十
個又愛古人始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
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滅者之
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
洞大慶

答張秀才　祝允明

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語諸假人
腳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文無若
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　本朝雖佳
者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絕跡毋令屬我而側終
日跨蹇驢不越數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與朱憲副

老夫憑杖患人藉臂忽然失之頓踣委頓適以謝陋
夙賴鑴輔自頃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翱翔沖舉切摩
煙霄賤迹淹伏迷藉志闊紆縶腸非木石能不能搖

明發不寐何復自已

與唐寅

吾昔窺是業甚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聆
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跳躍以得躋路故且循涯而涉
至於今雖略獲其蹊武然故乏踏鐵之跡料其後恐
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恍也然不能無望於中毋覽
熱事詩筆必與觸此意或相面則輒為家市薪米之
語所先氣已衰噴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嘔之

柬何文西

峇廚乏良醞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尊滿地能分一苞過一河畢醪也青蚨繼往是故圓價偏欲鄙句爲博猶能搖脣鼓舌誦伯倫之頌唱子美之歌也

要友人

登高落帽皆爲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酋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淫乎駝蹄巳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答倪宗正　鄭善夫

善夫自抵家削跡荒村與野老無別近哭

先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饘暮粥飲水甚甘也天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爲羅浮之行非湯說也

與楊東濱　陸深

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庇寵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瀾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劖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恁返悔不强東濱來共此爲之悵然

又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illegible]也何如昨至湖石數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製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又

僕出巡將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太率太行西麓爲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也五臺尤靈佳而長松奇木高下森森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杪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尚欲

抵雲中覩漢武帝五將軍出塞之地土醫巫閭然後南還耳

又

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覩初日散影遥田滿地皆白雲以軟輿經過瀰漫霖沐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須叟扁舟亂流還坐南榮映月從兒子寫漢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與東賓共之急足報去能乘興來此一話何如

答黃起亨　魏　校

久不把碧梧翠竹之姿時入懷抱鑑湖風月無恙否
雲霞出海其樂何如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
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冢廓欣然會心物我俱忘觀來
晉似猶以舊事芥蒂願開拓萬古心胷虛名在人間
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
曰達人大觀無物不可狂言何如常甫久不聞起居
煩叱姓名致意

與霍渭先

别後有懷高風退而賦隰桑以見志不識以何日覿

天顏對天第一義安出信嚮何如儻有未合願益存
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
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
春而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也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織
養蠶矣而不知治蒲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
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蒼生汲汲

與鄭希大

初八日鼓枻横絶大江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
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沿途每接
士夫好爲苛禮而少真率自度吾輩傾折腰人難諧
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近對之不無
愧色何日始得相攜而撫孤松也

與張含　　　　楊　慎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願以此自累招罪
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
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盂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

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與劉膾

萊婁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黙補刖
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廢矣故無寧效昔
人放於酒放於貨物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
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
修史使麗豎燃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
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
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與王中丞　文徵明

伏惟臥護閩浙甫及歲暮風聲所被遠近肅清屬茲多事厥難折衝良亦勞止比聞江皋撤警幕府燕閑台候萬福徵明犬馬之齒八十有四容髮衰變日益頹墮待盡林間無足道者

與皇甫子循　許宗魯

不才歸田以來放達自居比跡嗣宗希侶謝鯤惟求晦癈奚恤指誚竊意樗櫟苟全冀以長年耳何知郊

畿小警遂屋　簡書騏驥之選旁及豕鹿奔赴皇皇復蒙譴罰竟膺一秩奉衛　陵園揆之初心大不類矣勉事冠裳整頓舊態老嫗再醮新婦是師良可醜也

與林希元　張岳

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林欽征安南）

答吳邦貞　胡侍

雲罕風旍俄傳西邁虛伺累日渺焉莫懷儻在及情誰能無憾使者忽至遙辱寄聲敦舊詒衷意[illegible]不淺子以程期悠迫祇役弗遑匪遺夾也平涼氣勢高矣山川雄美崆峒朝那名超圖識黃秦雖邈往跡猶存暇日登臨足暢幽志但公族頗繁供億多負催科應不免為勞耳

答劉致卿

僕褫紱歲久分同炎灰新貴之人多非舊識遽條戚施之態心復惡之是以一值未同輒意緒落落不能巧發寒溫語直拙之性卒難移奪故能閉戶恐貧尠

詣炎路間有枉訪亦不逢迎匪敢自詭高尚以附椯軌鑿坏之賢直不受俗眼相白耳足下於僕既闊盍簪之歡又隔雲泥之跡而神交千里辭竭兩端曠覽超然驪黃是略破觚越俗汲世憐才篤逾久要情存莫逆在古賢已難有胡今之人而能然乎無以勉副大雅仰酬高誼致足愧也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七終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明王廷陳

寄余懋昭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紓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䟽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輙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

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與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滑磴危鮮不緩邿此僕大略也子亦欲聞之耶

答劉儲秀

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干僕以臥痾無緣蒲伏候謁乃莫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侵晨起除飭內治具王趨在瞻松桂含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趨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壑無光囂囂見嗤世路莽蕩再覯何日

答人

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樹曲房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諧移雅和既逝闌宵艄艋逸興押悰干霄游霞禮廢罰弛履遺纓絶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庇於旨輿斯眞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上楚王

獻歲發春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成輝焰藹而侯揚絲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烟呈五色龍飛

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欄楹透驚雷於綺疏備生品於采繪而又敦崇大雅招集羣材於是漢水爲醪大別化肉羣餘之沾與臺鼓腹誠　君王壯麗之極娛也陳何人斯亦獲濫竽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即以告諸先廟侈諸親交巾車既脂征徒已飭而節神姤賤寒疾忽膺呻吟伏枕神馳念往若以　君王之惠得免溝壑之憂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因以狀朝雲而譽雄風固有日矣

與柯分巡　顏木

奉面諭中丞公奮袂與志莫欲召本充筆研之役連朝眙愕神魂如失上數年來躬親翰墨書史文學塵積蛛網重以體貌山野禮數迂疎少加約束則心煩性懊輒至流汗譬之林藪麋鹿之物一旦覊紲籠絡之將有性命之憂非但不食不飲而已伏望明公俯垂仁惻曲施風僎是賜轉達善爲我辭

答袁永之　高叔嗣

金門多暇持戟自適勉事　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佻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視

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

復劉司空　袁袠

今晨慧公過峴山僂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禍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者臨安天目富春嚴灘遠則天姥赤城　一游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耶兵與去此半月路耳屢欲飛棹

伺侯門屏一魁胸中邑鬱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此可觀公嘗游否

奉錢太守　陸粲

江西事辭桀獻吉　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矣乎

與李仁甫

僕以疎戇獲戾　清朝期月之間再下詔獄猶蒙

異恩得全要領雖沈淪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爲燕燕之樂當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方邈焉隔絕頃仰今昔傷如之何比得子潛書知予恍物故敫言勒停景仁削籍同館之厄併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

與王道思參政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朋游滇翰藻沖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尊仰甚盛甚盛粲性資猥下方少壯時其

志所欲爲者無窮而寙懶玩愒弗自強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耽悅文史未淪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知啖水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固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早成良有以也

與岳厚夫

迂疎之資不適世用甘守一壑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爲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惟往日與兄目死進言幸

而　聖心頓悟國論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恐倡邪說以壞之憸邪更進爲善類之禍其罪上通於天矣世之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爲賢僕嘗惡聞若說乃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汙辱貞士如僕者則亦耳肯以是匽匽者易吾初心耶

與聶豹　　羅洪先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役須以靜除欲其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與王提學

技能之精斂嗜好之沉濃銖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在自察自決而已

簡兄冲　　皇甫涍

時會牽局忽忽歲月文章事業兩無所成此涍所以疾首汗背皇皇食寢也涍之於兄同情異撰每恐潦倒鄙文終不得一容足於七家之廡以恨生死傾神魂怳忽各相抵捂不見質効孰若一其志庶有成乎

與友人

僕之於詩自昔好之游詠累年稍克有悟妄謂作者乃大謬不然久之有得更覺開朗近復探繹篰若神解自以爲枚王復起斯言當不與易所恨其論益清知者益寡況在末微未足以振之耳非接與言所稱休玄落猶之章少卿浮雲之句寘挐鄙心曉得知己良用暢發所得信然其視埃垢細物何足復置慮恩以洞靈府寄懷倡答三篇得之於世亦可以無愧古人寥寥二生嘗自信自珍要之百年談笆可俟

與陳約之　　王愼中

畀命以還耳目就俗龐病交侵檢方服食委餌崇山飲歠清流令皆銷積減當勝僅可進一盂耳時有所營或終日不思飯氣短力弱欲要收精此納靜坐還形性復多語不能久默嫺嫚不受羈束俗聲聒聒便內熱意嗔舟楫邪許款乃之音觸聲起急文史居前詞賦置後揖讓姬虞俯仰莊屈旅泊淒涼此爲可慰耳

與熊過

一時同朝數子僕所得以文學意氣相周旋者今皆

以罪譴廢放或爲吏議所格罷甚或夭歿不存也天於此輩人豈都無意右之抑其人皆以聰明才斂盜竊天機播弄造物自當得罪耶

答萬士奕

區區文字敝帚自珍不知其醜頃待應德於武夷山中始知寡陋空疏雖文字之學猶是臆深爲高身心性情之間又不可言矣執事謬加獎寵猶以文字故所以悚然退失而不敢承也

答湯子重　王　龍

家本酷徒生長鄽市入則楣杜塞目出則躡足攝屐呼籌握算之聲徹晝夜無一焦須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於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非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雖日與鹿豕壤斷從絕偷覺心神俱爽耳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饑而食飽而寢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誠日夕私賀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

答陸之裘

承惠長牋累十百言殷僕以壹鬱得疾愛則渥矣文則華矣然未諒乎衷也僕築室石湖之濱山水貪魚足以自娛頗有遺世之志此休承輩所知也一第得失何足重輕哉長卿遭遇武帝奮藻雲臺然窮年消渴婆娑茂陵之下亦豈壹鬱不遇邪若僕以一第之故進老莊養生之旨逐子牟魏闕之戀焦心灼腸以與天競是夸父逐日也豈不愚哉足下何時過我莊居覽雲物之華窮山水之趣倘徉丘壑游目弋釣亦且傲然睨滓相忘江湖之上來札所謂被酒悲歌慷

慨淚下亦無庸矣况僕耶方餌朮作報不一

與何寬副　　胡松

不肖如松投閒何當如公磊落乃亦鍛翮何也豈宦海異途不易以處困豪士之通患耶於彼雖不豸於此獲所安諒一笑於紅塵之外矣

與胡侍御

里中王進士語公獎掖至情負負不可言蓋排山倒海之勢知非綿力朽材之所能支塞不能不覘之而通矣即今旅子紫薇有泉可飲瑯琊幽谷有芝可茹

時與樵人牧子詠歌盛化娛以忘貧且以忘老愧不堪遠將持贈也

與田叔禾　　陳束

承諭知貴夫人捐棄不忖何以爲情昨計敝跡當道楚中時與阿婦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爲懽悰今乃已耳當還白婦共爲酸澌耳

又

海內同志亦有毘陵武言共抱病食不能甦甘便欲卧宛陵廬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鷄豕庶幾足饘糜之養遨遊名山没齒無憾比得李侍御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所干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時不爾又望之賈豎乎貧非爲病黠莫原憲彼亦何人儻得與此輩同歸耳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復張子　徐獻忠

塵土之途以奔走爲能僕不及人者亦其素心至于閟景山壑凌氣厲霞高懷放曠奇任相抑夙昔之懷誠不敢少讓若使病輪不息發劇靡時幻塊纍然舒轉逍遙意則二仲在門大雅不旣四難并合徒得負俗之累豈不上慙休哲俯愧前賢哉夫足下旣思施其愛僕雖陋劣敢不自努于志文子有言太上養神其

次養形審此則紫庭玉華靈寶可玩乃知嵇康之論不啻至妙持此奉答足下

與諸子

近巳定計武康山深俗厚去太古不遠誠得墾闢之勞亦何所苦縱不能上承沈麟士之踪究竟其事亦不下堯章白石矣蒼雲碧水與草堂照映更得足下名文記事使大宇之內徐君不死更何所多望乎

與馮息

頻年作事皆由乘興未嘗量度時力用是多致狼狽然巳刻貧籍無可脫身矣尚幸貧自氣習不復知苦屋後開荒漸成菜畦接果餧鶴時有佳況野菜淡粥神恬氣清不知爲窮人也異日老兄功成便用此作梯子時復往來結社清明重九餻勝相遺幅巾逍遙存問鄉曲與野老談水〻習農桑雖有他樂何以加此不知老兄胸中果有着此念不

與吳之仲

足下高蹤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正馳宵慕何意忽承春鳥鳴於谷中流雲宿于榻下久無俗跡況復虛懷

春韭方萌槽聲亦沸客到即醉醉即熟夢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與何禮部

令鳩羅剎擾我印度諸大夫奔走風塵望視公等爲南宮列仙不可跂及以足下不自惜也別來無狀可以上塵觀聽稍欲棄家室行乞都市傍看公等鳴騶呵護亦浮生一樂然未易易耳奉寄此語聊以充信

與王履吉

石湖志略僕尚未見往時於姜堯章集中見范老有括蒼烟雨樓是晚年意此及志否此老高蹤横絕所賴足下錯綜其事不敢不聞耳僕業已稱山人吳興九壟山中有竹嶼松門靈泉石供足以自老更後三數年便可作湖南老傖矣此地與足下南北相對將欲與高士韻人乘朗月泛湖登林屋眺望姑蘇臺吊古悲世因訪足下石湖之濱天不靳此緣終當發興耳

與楊子乘

別後甚馳想乃足下過期不來知有湖山剩緣也向來僕亦相遣貧加於昔樂亦過之近入吳興山中經月方歸金山之麓發一泉玉色照映甘冽勝常水計已津津出流下注廣畝金山多雲氣業已名白雲泉矣安得足下過我同賞樂之

○答陳鶴　孫陞

詩如畫意與所到形神畢具稱善畫詩又如樂羽于在列節奏比和稱備樂故詩不得舍聲調而專氣骨畫不得遺色相而事模臨樂不得廢音響而尋條理詩本難言然可意求格由深造亦從調入足下其謂何日來涸涸無好懷搖筆向足下乃覺滌去塵穢動我詩神輒復傾布若此無難作者亦鮮賞音故於足下惓惓焉

遺二子

京邸交游本貴酬應兄弟同爲美官又世家之子較常數倍汎追逐則勞爾形神守簡避則鼓人唇舌故應世最難量已量人處之有道士立身務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毋忘先烈毋墮家聲廼吾子也汝

曹勿忿我我宦情既澹乃又兩子立朝我當依慈水山廬曰父母在此將安適今其意豈二也

答敖祭酒　王維楨

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觚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容且南中亦不容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換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

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不願也

答王立道

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辭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

與李主事

僕守在祠曹論四六校聲律自其本事顧念頻歲四郊之壘農夫輟稽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安事筆硯間哉以數從客談戎務究所爲破狂胡而紓中國

者言者紛如卒未效實公以餉事親行塞上熟悉之矣其教我無諱

與盧司成

南中故稱卑濕北人游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見以爲男子生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苦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

答王元美　朱曰藩

家室切燼之餘糊口冷曹復以愆期被譴無聊中奉桉茝芳訊叩頭發封喜如之何㣲音在篚文既在椷令人屏息不能當昔植公與管夷吾謀于臺上望之者知其在莒爲其口張而不能歛也日藩之拜賜得無近之乎

與王元美　吳維嶽

僕須仲秋可旋濟足下於時雨來涼風漸快稍脫鞅掌借足下登華不注狂歌浮白一闢射柳之典耳見朝詩惡劇饞口搏笋茶鷄鮨計乃出此還當於鷄鳴閣中一笑述之見答三絕校閱委頓時披誦可作益氣散也珍念珍念

簡崔文　凌約言

兒曹入場傳小者病不終事此正魔君設難以試我不知邯鄲一夢雲房公先已點破淮南子精神訓首言輕萬物則神無累輕則自忘此人間一粒靈丹也司馬子微之論不誣矣

示兒廸知

山巨源掌銓勸嵇叔夜入仕至貽書絕交我反低頭向雲中客乞一官耶還有縣魍之困雖綴行春伏與少年作隊已自醜顏更以顏色媚人萬狀可醜浮世

功名縱到白頭亦何佳趣豈若漆園吏逍遥閒散以自適耶汝書來勸弗再往深合我意

與李于鱗　　宗臣

憶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漸垂眇人白髮負心梁生青鬢長往俯仰人事但可悲歎吳生亾賴耳目縱横意常駕僕僕髮短心長頗得意於此生此生矯厲非僕當之幾負矣

報沈二

洲上草堂得子培當不令穢第白鷗怨侶青雞失色

寒江聽雨徒勤夢思抵鄙門便與案牘作役稍得王吳二子一破之

報陸子和

足下殊采絕調卓立羣倫會時龍變當以文章主盟區宇青紫浮榮僅高達之餘緒非鄙人內所急也鄙人即日坐塵埃中寄心特遠時與王吳二子握坐深語共策不刋外是者聽與之游失之矣

報高子明

臥病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旋

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飧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

寄徐子與

我輩情深蓋自天地間一遘耳二君猶得蚤暮半途獨使我日折腰諸貴人前鬱鬱之懷誰與為語生非金石堪此侵鑠足下念我至甚何以策我

報張助甫

鄙人茲歸請家君倘果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足下能早遂初服僕將遣白龍而候之

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況草木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許其言之迂也

報子與

裨將來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矣足下須命毛穎先生數百坐石上待我二人題名也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六十

吳郡王世貞編

明李攀龍

與王元美

足下贈予與長歌十絕句大自氣色適盧柟在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足下海內獨步茂秦瑣瑣木强十倍不及也知言哉至所贈予與文又濮人以下不能矣學龍則不以示盧也

又

張戶曹持書來云足下高會未嘗不念攀龍也戶曹

生得出足下左右者不久邪又以使行財無與開釣天而蘇猶嘈嘈耳前爾許趙州乃在郡齋中出足下贈章時攀龍且醉眈眈把誦不覺髮上指矣悲壯哉張氏園五言諸篇攀龍一人能作爾設令何將軍園詩亦當鴈行避元美元美自愛宗吳兩生毗下不若纖牽各千里駿也大見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豈謂公等哉

又

祇役信都遂滯音問可無渴心耶得一郡如斗大龍也固為非人哉夏月訟息日游園中時時拋書晝寢君子之至於斯或不見也

又

秋高酒熟極思携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醉為吳歌相枕藉股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為奈何鄴甚邇鄴滑每能聞謝客新詩淵令張佳胤亦美士也嘗扼腕自恨不得見王生嗟嗟一時傾蓋遂成曠代之遇精元契合氣數適值當今之世令我且誰吾弟少年名家子激清風於千仞愈益振響矣唯時披進

勿負聯璧之約不朽者文不磨者心

又

眞定邸中開椷知元美病狀甚即驚愕不識所措手不覺吞聲實涕矣元美素健如醫馬何至此哉嫂免身一男子太自慰情幸無恙當無粥也示詩哀激如秋雨眞不可讀竟歌諸娛愴然矣愆因之餘非此人無此語也

又

辱諭兼得奉揚佳篇於指掌中見元美近專何似攀

龍業已淺落不爲齒奈何元美亦復在睢猶泮渙之
間徒借姓名重他客也明卿謫矣吾道錯莫攀龍不
云難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爲衆所急攀龍郡
國吏當未減也此殊悞

又

足下亡恙河間邸中夜臥誰爲搔背痒也月朔高戶
曹出元美登盤山詩及趙分司所乞贈篇爽然矣高
似不解其語沾沾自喜爾漁陽以來出入上谷関所
由邊塞將千里今不知作何語何以爲寄

又

太行在七月間自秋色何意使者乃能就李生於此
悉攀龍尤不奈饑渴元美何直欲披髮相飲河朔始
快於心耳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輙空虛郎屬吏亦不
能具十大獄上使者使者據牘操鉛槧崇朝力爾今
豈無班班河間作苦乃李生日閉郡齋曲肱自愛又
奈何

又

向見紫髯魏從事併念足下不識玄德夫人嘗如孫
仲謀面孔否也

又

日者攀龍與足下握首上國二三子不皆夙夜在哉
今未及朞月削跡四方矣人生何可知也視郡後愈
益相念然無奈拳拳折腰貴官前作舊態何何攀龍
之頑鈍也月且當冊績諸司勳倫太夫人法不有誥
葺則僕有御板輿而去耳

又

河上一別黯然自失歸臥閤中沈頓如疾不意東吳

旅次中有如此情人也宗子相書來果有深意似妬
我太行之游者老母幸足以當
帝恩月朔　命下矣

又

秒秋登太華絕頂信宿玉井上夢見元美明卿益二
十七日也比反舍重得元美書自慰而雄篇盈把矣
大閱五家兵奚減携徐卿東望大海樂乎

又

屬報貽見書未浹旬使者又持問至何見存之亟也

不佞業自發曾無意出對客願得元美一詩伏枕五罷官行豪哉豪於罷官矣辱豆饈自遠卻致腊二十箇秋石二兩提杷黍歸一斤

又

何物作驚人語如此太華既以不佞生氣可以岱宗而不遇元美乎僕秋色中欲過絕頂未知更能作何語孔邇德音當縷縷此中

又

旦起視滑苦屬且醞焉而使者以珍至矣安能復讀

寒溫語剖橘削筍藜藋屏癈果然就飽也奈元美何幸爲攀龍賦一田家行俾主人得和歌猶之于旄也

又

徂暑之月蓋不佞祗役上郡道中忽隷自山東來持元美報書及郵卒自隴西以小馮君所致元美遺僕書各至發之如見元美也詩凡十有四章咄咄生色矣時攀龍披髮據胡床高坐以奏江湖太華之篇則飛霜自塞外來朔氣逼人肌骨胡笳頓咽代馬蹢躅也悲哉豈齊音故有騶生之風耶泰漢以還三千載

乃有物如此攀龍且歸矣許長史猶在人間得足下書輒馳示攀龍云足下視管鮑直買豎耳

又

元美無恙兒女之情須爲自禁抱一惡乃至無復佳夢如此不佞假息之民業且治幽憂之疾非足下旦夕相存何賴焉此語殊不利於大司馬且謂攀龍非人也

又

明年一切謝絕吝不然恐海鶥有不下之色也

足下云云欲僕辟地他邑未嘗一日忘之將買山城南棲巖谷中不則杜門而老焉終不能復見顯者矣

又

元美念攀龍甚珍也辭曰起宅郎戴安道當奈郤公何寄示二樂府以漢人語擬時事如舊有之殊見國風非攀龍可及也憶東郭醉中促膝談不佞詩者縷縷至今服足下裁鑒然得其旨而忘其辭足下可爲布之篇章得置座右龍也雖耄猶可折箠使也

又

不佞業已自廢有高臥鼓腹而已不欲見客也長史嶽嶽數語輿復爛熳矧伊人哉獨恐元美不能自禁耳青乘元美自異何更屬不佞

又

足下兄弟聯翩薦疏嚶鳴　聖朝二三子與俊乂之儔兩游自輕戇君乃欲相吏耶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

又

所答子與書非敢以爲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譬君也先是姑蘇邸中夜語時元美兄弟在耳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辟𤺌喉者久之上覲下獲業以前出處二少作見以我借餙爲重而乃爲是諛故卒不敢發虞詡有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者在也

又

元美亦復入少年塲乎然後乃知不佞腰肖作苦事竢當歸故山請爲君殷淵源倡首如何

又

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此行者不佞信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逹坐冒危殆趣誦四詩乃爲狂奴所名指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耶惟茲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關後賢是厭不即付一介者須起居與居也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疑矣

又

拳龍岩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即小草渡江數月作秦中故態再劾元美以復此斷然已不免畫蛇之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幸由會諸冊中姑慰故人十年跂予之情

與王敬美

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形氣故相類哉士亦安可輒定交也北行諸稿老筆簡勁實嚴其體千里長風已在蹄下所願搏變曲折蜿封斯秋駕之技巳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覶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爲可慰籍斯人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竊[illegible]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鴈行翱翔氣類使不佞聛焉有意乎其來者顧子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間不忩有何指趣如諭脅過乎

與徐子與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之甚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且謁邈再寬

元美亦恐不能堅臥且梟阿閣摹翔千仞當與不佞同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傾止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此攀龍不自知其不可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百倍也則不佞黽勉自苦矣

又

佳篇答歐文學以下如篋裏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乎何緜而躐造此乃亦文章老自神耳吳越一撮土有兩生奉一不佞鼎立中原比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殷卿促不佞之官殊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鞭弭也昔在貢禹貢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爲出黃金以裝其槖中乃左史餽贐盈鎰亦難矣

與俞仲蔚

惟梁君備狀起居比蹋翁尚古之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者耳華山圖生韻古澹披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不但前輩多賢新題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光庭矣謹附謝尊取

和諸以惟梁君

又

傾仰重名三十年于茲矣以尺貴盧自貽伊阻然往來皆以夜過遂不敢請之册中以取罪當時而重不佞慢賢之罪徒有式廬翹注而已奈之何唯是齎致片牘以聞所幸裁赦不宣

尺牘清裁卷之六十

尺牘補遺叙

余所編尺牘自謂隋氏之前無復遺挂矣既刻成而意有未盡旁搜稗史復得四十條令劉孝標陸澄爲之當免此失因書以志余愧

尺牘補遺目錄

補遺目錄終

尺牘補遺

賜婕妤　漢元帝

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不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時老母在堂兩弟皆鋒金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母弟尊哉今過蒙譴獨奈老親兩弟何見婕妤集

報諸姬　班婕妤

吧言竭見元帝所賜婕妤書以相比元帝彼病無悰

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謝實若家人夫婦相予書矣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答耿純　光武皇帝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純當就國高陽以涿守英有仇自列故改

與丁孝正　張謏

吾聞班周善王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揉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助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

答何進　陳寶

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與兄子　趙嘉 即趙岐

大丈夫避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與李幼才　張芝

弭仲升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有新豐士所當出也

與張叔威　傅幹

吾與足下義結統素恩比同生

與張季景　葛龔

夜從劉伯宣舍西壁過龔家無飯噉煬蝦

與梁相

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胆不足明報

與諸卿　孔融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騏驎之皮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與張裔　諸葛亮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許靖　彭羕

竊見處士綿竹秦安應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

漱流吟咏緼袍也

與孫權　魏文帝

今因趙咨奉石蜜五斛

與羣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肫羊鷄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飴蜜

答卞蘭

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生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帝爲王太子蘭上賦）

領德

與劉曄

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與曹植　明帝

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食加餐

與弟　毋丘儉

今別致絳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纁緇也）

答韓文憲　應璩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五十始陟師門朝聞夕隕聖人所道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甯榮忘食之樂下躡寧子里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與諸葛亮　孟達

貢白綸帽一以示微意

又

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微意焉

與許靖　王朗

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上共論道足下至於通夜不寐忘倦饑渴亡巳

與曹植　劉楨

明使君始垂憐哀意養眷日崇譬之疾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針疾雖未除就没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營魄自盡也

與功曹謝譚　吳吳粲

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翮於天

外潛鱗於重淵哉

與客　虞翻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于此子似之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與山濤　晉司馬攸

太子中庶子東宮職加侍接左右宜誠德篤粹有行檢之人必允衆望

與傅咸　楊濟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太重以爲怛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常飲酒令體中常煖爲佳蘇治瘡止急痛故寄往之（漢晉時尚書丞郎有過輒杖咸時爲左丞）

答楊濟　傅咸

違距上命稽停召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罰擿良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剧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治也

與袁甫　華譚

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陷

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長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瞻長途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與弟雲　陸機

仁壽殿前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着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一怪也

與天公　劉謐之

昔中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由是家無擔石室如懸磬

答孔珠　王佐

尋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象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着

爲太子與宮臣　殷仲堪

朝廷遂爲吾營宮室額省不才而大典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巳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賚酒肉稱勞賜之吾蒙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答會稽王道子　殷仲堪

所致玉珮光潤清越

與兄弟書　齊女淑

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祀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于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晏嬰不以白刃臨頭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與崔元　魏盧琛

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與傅伏　周武帝

并州巳平故遣公兒來報令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伏不肯受命）

答邢文偉　孝敬太子

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就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加以趨侍含元溫凊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

遵禮以養爲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雅易式薦忠規敬承來請良符宿志撫躬三省感愧交深

尺牘補遺終

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 内府藏本

明王世貞編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書葢因楊愼原本而增修之愼所錄自左史迄於六朝共爲八卷世貞益爲二十八卷復採唐代至明之作通爲六十卷又旁搜稗史得梁隋以前佚作四十餘條爲補遺一卷然頗屬錯雜簡擇未爲盡善也愼書本作赤牘世貞改爲尺字趙崡石墨鐫華曰宋游師雄墓誌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鷃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故改作尺牘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云云崡好金石之文故字體喜於從古然書契之作將使百官治而萬民察原取其人人共喻必用假借之古字使學士大夫讀之而駭義雖有據事實難行如歐陽書作歐羊亦有漢碑可證廬陵之族豈肯從之改氏乎況文之工拙書之善否亦絕不在字之古今平心而論正不必是愼而非世貞矣

文章正論二十卷（一）

〔明〕劉祜選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揚州官署刻本

文章正論序

東萊中丞劉公所輯文章正論成直
指徐公將刊布焉走使濟上問序於
不佞不佞受而卒業喟然曰二公之於
文深哉夫文道之顯而心之華也道不
正則非道心不正則非心故曰三代無

文人六經無文法彼其世道清夷人
心粹白吐辭為經矢音依永無之而
非文無之而非正也世衰道喪文乃滅
質雕鏤以為工刻削以見奇闢之宋人
楮葉班氏木鳶撲本實而鑿生理令天
下波流茅靡日趍於淫邪而不自知弊

也名矣故是輯也有三善焉先六經之
凡而後及諸家源流審矣無論體裁惟
明義理切世用是非不謬於聖人者收
焉矩矱端矣高文大篇世所珍嗜而不
執於正槩置附集別以緒論義例嚴矣
夫文亦不同有造道之文有見道之文

造道之文得者什九見道之文得者什
一何者心有離合言有純駁響應影
隨理至不誣又況乎不正其心而徒工於
言者乎其何文之為哉業是編者求文
於道求道於心求心於正以仁義忠信滋
其原以剛大直方厲其氣以神變化

達時中妙其用由是用之居身則為正
人用之經國則為正事自是匡世道挽
人心將正已而物正天下文章孰大乎是
故曰至言無言至文不文是三代之上
理而六經之作用也不則蕪塗澤以長
浮華弄筆墨以徼利達將世道人心

益用蠱蝕則是書之輯亶甚狂瀾而
助之流耳非二公之意矣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庚辰進士武林
文陸鍾化民書

文章正論序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文以載道外道非文故王通氏云言文不及於理是無文也葉氏亦云文

章不關世教雖工何益其孔子之所謂文者在斯乎舍是言文孰焉耳且自書契肇興墳典丘索之文載籍極博學者獨取信於六經豈非以言本諸理有關

世教發明聖學如孔子所謂文興春秋以來作者衆矣雖時有升降文與世移然正理在天下未嘗一日亡則正言鑴簡冊者亦昭昭可覩也但諸家纂集大

率以辭之工拙爲高下而論世攷德溺其職矣至專主雕虫小技於理道則疎或醇駁兼收而薰蕕無辨俾後之讀者茹葉忘實浸淫於浮靡而不自覺世道

人心不古有縣弐朱子所謂文自文道自道也文之不取重有道者以此至宋真西山正宗暨
我
明崔太史文苑崇雅黜浮惟庶

近道余以古百家文課子廼取林諸說比二子而損益之惟準諸理不以異同自嫌凡古人之懿行嘉言有切於道德裨於治亂及褒刺足垂法誡者自左傳

以逮唐宋備錄之以經序冠諸首其撰明聖道使受讀者即知經自辟之飲水知源也次之諸家雖體格不同惟明義理切世用羽翼六經是非不謬於聖言

者取之欲學者格物窮理反諸身而實踐之耳輯成題其端曰文章正論蓋竊附於易之養正詩之無邪春秋之大居正云其他淫詞鉅筆素為博士家所歆

艷而理有未純於世教無補者置諸附錄曰緒論蓋不以二印隨棄干城不以藝文先道德已餘文浩瀚取之不盡敢曰天下文章止是哉觀者識碩名思義

刻意尚行則聖學端本澄源之化不外是得亦挽回世道人心之一機也會吾鄉徐侍御雅意崇古今按治淮揚將闡揚理道以鼓率羣吏爰付剞劂氏以為風教一助云

萬曆辛卯春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前

兵科左給事中東萊劉祐撰

文章正論目録

卷之一 五經序

卷之二

卷之三

北宮文子論威儀　子産擇能而使
子産不毀鄉校　子産對晉壞垣
子産論尹何為邑　祈午以信諭趙武
子産對晉侯疾　醫和論晉侯疾
晏嬰叔向論齊晉　晏子辭宅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女叔齊請從楚求
叔孫婼殺豎牛　女叔齊論禮
蹶由對楚子　晉叔向詒子産論鑄刑書
孟僖子語大夫　子産不毀墓道廟室
子産爭承　叔向議獄

荀吳不殺叛人　子産重環
郯子論官　子産對讓登陴
子産論政　晏子論和同
晏子諫誅祝史　孔子不許弔宗魯
叔孫舍以禮立身　沈尹戌論城郢
叔孫舍責意如逐君　游吉述禮儀
晏子論禮可為國　晏子論禳彗
沈尹戌論費無極　叔向母論娶
孔子論刑鼎　包胥乞師
孔子相夾谷會　孔子墮三都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仲尼論用田賦
子胥諫伐齊　子貢止吳尋盟
子服何不屈於吳　芋尹對吳子
葉公討白公勝

卷之四

宰孔料齊桓晉獻　内史過料晉右臣
史興知晉文伯　史過知虢亡
單襄公言陳亡　臧孫救魯君恤衛
臧孫告糴　展禽論祀爰居
宗有司止逆祀　穆叔不欲作三軍

敬姜論勞逸　欒共子死節
史蘇戒大夫女禍　史蘇戒大夫亂本
狐突諫戰翟　杜原款死申生
叔詹盡辭就烹　叔向譽單靖公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范文子不欲伐鄭
諸大夫勉趙文子　夙沙釐從鼓子
管仲論處四民　齊姜諫懷安
申叔時論教太子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左史規申公　王孫圉論寶
鬬旦論子常　申包胥論戰事

葉公諫用王孫勝 以上俱左氏
戰國策
趙良說商鞅
魯仲連義不帝秦
莊辛幸臣論
屈原卜居
魯共公酒味色論
信陵君諫魏王

卷之五 兩漢

入關諭 高帝
勸農詔 文帝
除肉刑詔
除誹謗法詔
伐楚告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詔
增祀無祈詔
議佐百姓詔

賜尉佗書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武帝
止田輪臺等詔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宣帝
有喪者勿繇事詔
封卓茂詔
報臧宮詔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尊師傅詔 章帝
賜胎養谷等詔
令二千石脩職詔 景帝
省賦詔 昭帝
賜周黨帛詔 光武
地震詔
作壽陵詔
行養老詔 明帝
講議五經同異詔
董公乞為義帝縞素

賈山至言
治安策
請封建子弟疏
又上守邊備塞事
枚乘奏吳王書
賈誼過秦論
論積貯
鼂錯言兵事書
又上募民徙塞事
鄒陽諫吳王書

卷之六

董仲舒天人策 三
諫起上林苑疏
司馬遷伯夷傳
汲黯傳
東方朔化民對
司馬相如諫獵書
屈原傳
嚴安言世務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桓寬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蘇武報李陵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伐匈奴對
王生予蓋寬饒書
鄭昌愍上書頌寬饒
蕭望之論諫官補郡
除贖罪之法
壺關三老茂救太子書
王吉諫昌邑王疏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路溫舒上德緩刑疏
蓋寬饒論用刑任人之失
王吉言得失疏
貢禹減服御出宮人
趙充國上屯田奏 二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三國六朝

李德裕丹扆六箴　牛僧儒守在四夷論
楊夔原晉亂說　杜牧阿房宮賦
罪言　劉蕡賢良策
元稹為穆宗戒勵風俗德音文
卷之十二 宋文
贈韓通中書令誥　中興詔
代金詔四方詔　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王禹偁待漏院記　錢易請除重刑
李沆論治　張齊賢諫北征
寇準論澶淵　王曾諫作玉清宮

孫奭諫天書　范仲淹論老莊
嚴先生祠堂記　岳陽樓記
論脩建北京狀　狄梁公碑
韓琦答詔問　富弼辭起復表
論選舉　歐陽脩議西賊議和狀
本論　朋黨論
縱囚論　伶官傳論
宦者傳論　上范司諫書
錢君倚義田記　李泰伯袁州學記
卷之十三
周子太極圖說　范鎮請建儲
邵子擊壤集序　程子定性
論君道　論學校
伊川經筵劄　張子西銘
司馬光應詔疏　與介甫書
進通鑑表　諫院題名記
劉恕與介甫書　呂誨論姦邪
以疾喻政　蘇洵六國論
辨奸論　審勢
蘇軾治道論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荀卿論　秦始扶蘇論
設教化　教戰守
表忠觀碑
卷之十四
蘇轍論呂惠卿　論分別邪正
王安石孔子世家議　召公不說論
子貢辨　鄭俠流民圖
劉安世論重館閣　去邪疏
范祖禹論立后　論聽政
論農事　孫洙資格

醉翁亭記　豐樂亭記
蘓洵春秋論　高祖論
審敵　蘓軾韓非論
范增論　留侯論
鼂錯論　勵法禁
倡勇敢　韓文公潮州廟碑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王安石禮論　曾鞏戰國策目録序
李文叔洛陽名園後記　吕畏齋謝贄啓

易五經之原也孔子晩而好易易者時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易之贊也其於末世乎程子得明責朱子得邈之同人

文章正論卷之一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東萊徐閎校

易傳序　程子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經世大法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法包[illegible][illegible]貶之外褒貶寓於法之中非[illegible]窺其旨不能[illegible]此彼道存位在之說殊屬孟浪

春秋傳序

程子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興於詩聖王以詩興人而未嘗不以詩自興故勸懲先之自反而卒不能無勸懲者助詩之所不及也

詩經集傳序

朱子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

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漢室諸儒株守章句至十萬餘言不能明堯典二字沉之序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只此兩言已足超絕

書經集傳序

蔡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

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

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潛可大曰女直竊縱徹欽比隸非直秦是吳越之病一方耳高宗方且安之大醜春秋復雖之意矣胡氏法律斷例之說羨亦有激而云雖失之刻也

春秋傳序

胡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
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
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
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
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
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
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
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

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
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
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
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
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
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輙不自揆謹述所聞為
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
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
之志小有補云

禮記集註序

陳氏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
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
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
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
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
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
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
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
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

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
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
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
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註蓋欲以坦明
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
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
就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艱姑藏
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
千慮之一爾

穆天子年壵德孫從化人遊西王母命造父駕八駿躬車懈馬跡犬戎之征豈以不弭亦秦皇漢武惟心也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然乎故曰卜有衍指詩徐方御宸極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昭王子滿也大戎西戎別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脩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先封於邰至[illegible]

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不供日祭治先修意自以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illegible]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責讓也告不王謂以文詞[illegible]遠者罪輕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凡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璲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民而謗焉宣之防之一也即使王不監謗其免於彘乎召公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因敗可以為功吾何為不許庶曰可以鏈而修德政子

召公諫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夷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小師也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百工諫。(百工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盡規盡規計以告王)親戚補察。(補補過也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山川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

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人臣欲得其君鮮有不以尊利之術啟之者甚哉利之難書也公之天下則為利塞之一人則非利啟亦為前堂之府開閤有不通人危有天下者慎毋與民爭尺寸之利

芮良夫知厲王敗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人皆取用）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邠風七月周書無逸王業根本帝王心法之要也自上以下而遂心舍力何以長王天下乎樊侯談籍禮甚備惟曰求福用民則誣于以千畝之敢為不籍千歛之應亦誣

虢文公諫不籍田 國語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天子政令不可不慎臣之法也子孫之效尤也王之立戲不足以定魯一傳而奪宜臼以子伯服遂足以亡周豈宣其爲禍之主耶

仲山甫諫立魯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二子見王王立戲為太子樊仲山父諡於樊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立少魯必犯命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魯人殺之立括宣王伐魯立孝公稱

天地曠曠物之照照以一元之氣生育長養焉料物無一物而爲其一之物而料亦無物不關於其心天之所以爲天也人亦法天已矣

仲山甫諫料民 國語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于姜戎）乃料（數）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合刑姦之民類以知）牧協職。（掌牧以人）工協革。（百工之官革更也制度之數也）場協入。（掌場人）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與民籍同）王治農於籍。（耕千畝）蒐于農隙。（仲春田曰蒐春田既耕之後農隙）耨（以簡其數知）穫亦於籍。（王親耕至考課）獮於既烝。（秋田曰獮孟秋乃烝升穀于天子也嘗月新令）狩於畢時。（既升謂仲秋也冬田曰狩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厭而不正）臨政示少。（能修）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文章正論 卷一 二十

治亂運也運之海曰所陰必生明聖之君授之天也告之者神也由是之主之顯默谷竭山崩亦運而已矣周德若二代之季焉於是龍漦已兆於商孫豈遂徵於夫婦

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俱見之將命伯可也即老之假之因也老民之而伐楚蘇而令戎征而信曾柯而長天咸阼而無受知桓為若曰取于之為政也實也

伯陽父知周亡 國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洛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亂王下所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爲陰所鎮）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在下）夫水土演（潤）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文章正論 卷一 二十一

襄王賜齊桓胙 左傳僖公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周禮脤膰以親兄弟之國獨二王後致胙比於賓客之也今於異姓）（之胙二賜王後蓋比）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皆殊禮進一等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失禮）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稱不敢以文武之胙忘照尺之天成文乃挾定郟之功懋先王之大協文不如[illegible]私曰私[illegible]勞所[illegible]抑其自[illegible]之心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言王無他異於人獨以服物采章為異耳隧而可請則無何取於王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溫之會執巳之私乘人之囊為臣以執右不義甚矣善乎究濮之盟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嗌亦何仇哉

襄王不殺衛成 國語

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衛侍楚不事晉又殺叔武元咺訟之晉故文公執歸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從王出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用法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言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鄭之罪亦大矣執王使則王肩使得相文之佐聲其罪而伐之鄭亦何辭辰之諫蓋悲周祚式微而終不諱大義弟以狄伐鄭不如徐之

富辰諫用狄師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王(襄)將以狄伐鄭(以滑故伐)。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弔傷夏商叔世疏親戚以至於亡)。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善)。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俘之惠王出奔厲公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祖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棄嬖寵(殺嬖臣申侯寵子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作詩)。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變二公所為)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謂子頹叔帶之亂)。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潛星海曰襄之隗獻之鄙也隗以早替致身奔旋定其禍戔鄭以終惑故子賊國亂其禍深利內利外之戎男戎女戎之箴精天人矣

富辰諫后狄女 國語

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大姒之家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由大姬大姬周武王之女以配胡公而封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仲任氏之女為鄢夫人鄢為鄭武公所滅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密須為文王所滅鄶由叔妘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亦鄭滅之聃由鄭

文章正論 卷一 二十六

姬聃姬姓國鄭女為聃夫人息由陳嬀息嬀姓國陳女為息夫人蔡哀侯稱息嬀於楚子楚遂滅息鄧由楚曼鄧曼姓國楚曼為武王夫人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羅由季姬羅熊姓國季姬氏之女為羅夫人盧由荊嬀盧嬀姓國荊嬀盧女為荊夫人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官有世功受氏姓者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謂尊貴至親舊民乃攜貳各以利退利其身而退自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南服之伯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平王遷鄭武公捍之桓王立鄭莊公佐之惠王奔鄭厲公納之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禍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語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殺人而取其利曰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遠之則怨不已狄必

文章正論 卷一 二十七

為患王又弗聽甘昭公惠王子帶也以不得立奔齊富辰請王復之食邑於甘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遂奉大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

晉文公定襄王之難乃臣子所當為之事也襄王以畿內之地畀之微弱甚矣晉文辭地請隧至不獲命乃圍陽而爭之君不君臣不臣也倉葛明大義尤見三代直道之風而晉文含[illegible]上之罪益彰矣

倉葛不服晉 國語

王襄以陽樊賜晉文公(王絀翟后翟人攻王王出奔鄭晉文公納之以故勞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陽人)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心)今將大泯其宗祊(謂廟門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習)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徵召其應)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言舉兵非義故武黷而人褻)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不得承命於甸服)而祇以覿武(反見討於晉)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

鞏朔之獻捷非法也天子無征討之命齊侯無役敗之事王也毀然齊天威周[illegible]晉之罪其復振代柔何循以告慶之禮禮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左傳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淫慝為濫[illegible]姓取因併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士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晁海曰穀洛闘非必神怒盖亦若河決云耳壅之固不可聽之亦不可中多推引與亡而徹之以飾亂佐闘竟不言何如處置則禹之跡瀹決排非耶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

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灾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后。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后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

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

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
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
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
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
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
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
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
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
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

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
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
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
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
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
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
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
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
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
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

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
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
王王室遂卑

禮之為用大矣藻餙可以抗強國之上以王德可以折問為之楚子周禮可以實者鄭之大天冠冕可以遠卑田之類俘翼戴天子而加之共益分格于禮也

景王責晉戎伐潁 左傳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大夫襄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晉二大夫率陰戎助嘉）王（景王）使詹桓伯辭（責）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當夏）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二國）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四國）吾南土也肅慎燕亳（三國）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受世之五國此）有（據十四國皆藩海亦其遠）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慮後世子孫廢隊王命故為此欲諸侯共救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緇布冠也髦童子垂髦也冠禮三加之後弁不復用故以為喻）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四凶一以見其餘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非晉誘之何得有之使來周土）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宗族之師）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羊舌肸）謂宣子（韓起）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文公雖伯猶敬事周室）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反潁俘

責晉辭嚴義正矣叔向雖知尊周然言不能無飒謬使子辭不直將暴蔑宗周也乎哉

鑄錢豈特害民亦非其時矣劉陶所云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必至焦爛者此之謂也以炭炭其亡之宗周即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其有濟乎

諫鑄大錢 單旗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

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單穆公之說精矣以音決民心離合又以心為耳目樞機至州鳩陳守官以敬王而終之曰好實亟穴深切著明誰謂聲音不與治通也

諫鑄大鍾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

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

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

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成之城周室後設險我夙夜基命有密真緝熙甚勤也有周二三卿不思以德輔王而勤諸侯以自固夫之所麗其能支乎無怪乎於義者已殉拼之也

敬王請晉城成周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景王崩子朝爭立不克奔楚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請城之狹小故也）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苗根曰蟊食節曰賊以喻災害）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召）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以為大功）范獻子（鞅）謂魏獻子（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差次）於是焉在（在周所命）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於狄泉辛役）城三旬而畢

成周不如城之為計利後事吾勿與知為詐忠從命晉國無憂為保功此豈實心為王室者

文章正論卷之一終

太子國本也位分不可不早定分定斯教可行石碏之論嚴於分賈誼之策詳於教莊公寵嬖本已搖矣何暇言教卒之禍貽身後燕燕之詩佇立以泣獨為

顯劉祜批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石碏諫寵州吁 左傳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石碏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重也降其身則必憾憾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讐又并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雖周公之誅管蔡何以加焉）

石碏能以父殺子王導不能兄制弟廼立假手除憾老托戚親之義以欺天下幽冥之中良[illegible]碏矣

石碏殺州吁及厚 左傳隱公四年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厚石碏之子）（有寵於莊公而好兵石厚與州吁游碏禁之不可乃告老至是厚以州吁不安諮於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蓋追書之存以補之謚）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真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弒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觀魚細事也以僖伯箴之不執不物采之君天下者大步為盛美即滿朝未及此賢一言英[illegible]執物之塵也

胡文定公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息棠國政遠事遊僖伯之諫不納是而為之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音搜）夏苗秋獮（音癬）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整也旅眾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之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

屬君世主甚於神而怨於民彌公曰神民接我齊吾曰能事鬼神隨之於楚大山之邪也微季梁修政之覩隨其治乎卒之天去慕疾則民安而神福之也

季梁勸修政 左傳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主其事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祝官史官言不虛美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無疥癬備而無闕失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酒之味嘉而將之以致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不問僭王之罪而妄稱漢濱故事非其對矣苞茅貢其足以懾楚乎復辭之以衆而為屈完所折蓋非戢心王室者

屈完使齊 左傳僖公四年

楚子成使屈完如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加惠於楚徼福於神以辱收寡君不以同好為辱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真氏曰屈完之足以折服齊侯之心對繞數語耳子盖善於辭令者也

盡言以諫而主不悟知其國之必亡而先幾以去宮之奇蓋直知之士乎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音居)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緊音翳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晉滅虢。還。遂襲虞。滅之。

文章正論 卷之二 六

呂成公曰觀此言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爾

管仲論受鄭子華 左傳僖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音干)之謂禮。守命共(音恭)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文章正論 卷之二 七

云人定國當是時召文立之晉之外內定矣不此之揚而貪人之城質人之子晉亂之後數年並獻之餘烈亦文之騑不除此我穆之得為盟主也冈宜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請于秦伯，乃與晉平。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謂其親為秦伯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子。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

群策展群力文仲之策何以看于邾即以當齊楚秦晉吾知其無遇

[illegible]

臧文仲諫焚巫尪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尪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又諫備邾 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

湯有七年之旱太史曰宜以人禱湯乃自為犧牲夫出於救旱之不得已且寧損身以惠民況無故而戮人之君以媚鬼乎縱虐從夷猶曰不重傷不禽二毛者誰歟

子魚論用人于社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詩不服而先有德非春秋之言也聖人之言也惜其公不足以與此

又諫圍曹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兵法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泓之戰徐偃王之故事也徐偃不忍民之闘宋襄不恐敵之傷行小仁而忘大義孝子闕之

子魚論戰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陣蘊氏曰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切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使鄫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illegible]胡氏曰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有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盡姑省德無閼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敗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辟兄離毋居於陵為廉乎

晉狐突以從亡教子之忠厲懷先以身殉成子之忠二父之死有邪正而二子亦有幸有不幸焉

[illegible]之姦甚於懟矣太史公曰晉文公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之推況庸主乎

狐突不教子貳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與立急乃求[illegible]

魯展禽却齊師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潘可大曰元咺亦欲為忠矣特以叔武之殺激之稍失初心遂與君構訟忠不終而忿害故望寗俞扶了翁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咺之心亦見君有不是處耳

寗武子保身濟君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成出奔楚（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晉弗許衛人出其君以說遂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寗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疑叔武也）寗子先。（欲諭國人）長牂（大夫）守門。以為使也。（謂寗子為君之使）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迎公）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愬之）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及其獄官皆正之蓋長官有罪先驗使奔之義）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寗子職納槖饘焉。（以供衣食為己職）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醫名）酖衛侯。寗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曰瑴）王許之。乃釋衛侯。

鄭用燭武[illegible]意求展[illegible]絕枯類[illegible]聖於百萬師而已相終秦遂以是為[illegible]奇要之武亦用間之法與是為正大之[illegible]又大難[illegible]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傳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鄰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秦大夫）乃還。（反為鄭扶）

君人取士觀其一節故夫婦敵而曰季升茅咎危坐閻下郤有其識之世之愛也且以一眚掩大德

晉侯

臼季請用冀缺（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八月狄伐晉郤缺獲白狄子）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晉臣也。冀晉邑。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賈誼之告文帝曰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治安而已天子且然況列侯國伯之可以私人之土乎郤缺之言豈但睦衛所捍於晉雁戍

郤缺請歸衛地（左傳文公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休美）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正德禮也。利用節用之。義以制厚生）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文公遷繹（左傳文公十三年）

（邾子命在養民之言知君民一體之義矣而從宋襄之亂命用鄫子于社則不恐之心死之久矣遷繹遂卒蓋天道與）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邾文公卒。

潭康本序之詳以勢懾明德直上之說以理論楚子介在蠻夷無王之心非一日矣特以周室名義尚不敢犯而二臣應變出辭尤屬奇偉

曰德曰命詞嚴義正能折姦雄窺伺之心

王孫滿對楚子 左傳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莊王也）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陸渾氏曰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陳亡於滿而楚猶以介相去不能以寸叔時取懷與之之說非應侯遠交近攻之謀可同日道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 左傳宣公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其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猶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雖長不及馬腹伯宗之言信矣第已則不救而欲揚言以堅人之守徐觀其成敗托國之何

晉解揚對楚子　左傳宣公十五年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不釋則疑其來釋則欣其來利害昭然足善斡旋機括處

苗賁皇請釋齊臣　左傳宣公十七年

晉侯景使郤克徵會于齊。欲召齊會斷道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先歸。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齊同姬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從會 及斂盂。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晏弱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二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使齊人沮高子之言信 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三子悔來之心 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仲尼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春秋天子之事也僭可以自假亂賊之害甚于洪水猛獸不浮已作之而聽知我罪我於天下若曰筆可假耳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左傳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 良夫孫林父之父也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也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新築人救孫桓子故并告令軍中 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 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逢丑父忠矣晉師未入之先君不勸其君修德防微而免於難乎憂忠而不足取也

逢丑父代君任患 左傳成公二年

師陳于鞌。晉郤克伐齊 邴夏御齊侯。周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追之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轏卧車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適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辱晉及齊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欲從君俱還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國佐之辭甚直意若曰蕭君之母勢不俱生存斯志也何志樂族社稷君父為重而猶稽首謝臣罪之不剛乎

齊國佐對晉人 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音刑○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音致○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錫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為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復一戰)借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晉人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人臣無外交楚子之問非臣恩欲歸已將誰歸

晉知罃對楚子 左傳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杜氏曰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君不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列國治兵相攻類起於二三心朝歃血而夕背盟焉非特一韓穿已也文子稟稟正議魯國是賴何有汶陽之田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 左傳成公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仁信忠敏立身之基也有是無懷儀安得以楚囚終乎殆進於道矣

鍾儀不忘楚 左傳成公九年

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景）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左傳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郤犨於欒范川正而立必不容者故次去季文子而假犨范以中其心欲其必去之也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 左傳成公十六年

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郤犨(晉卿)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誣譖之)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雖亡亦不事晉)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時文子從成公在晉)我斃蔑也(時孟獻子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用僑如之譖)公(成)使子叔聲伯(嬰齊)請季孫於晉(求免)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執而殺之)吾與子國親於宮室(親魯甚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僑如淫於穆姜)子必聞之矣(而欲專魯國之政故謀去季孟)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季孟)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國屬他)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使魯亡而屬於齊楚同於晉之仇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請邑於魯以悅其心欲使不放行父)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因)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請釋行父)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燮)謂欒武子(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祁奚能舉善 左傳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尉佐同掌一事。故爲一官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 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魏絳以刑佐民 左傳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曲梁在雞澤 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與里革成公之對異語同心而此尤開豁明達

師曠論衛出君 左傳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悼）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獻公為孫林父甯殖所逐）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諷刺）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告大夫）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以貨物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諭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去盜固不可無本猶法尤不可無法法之廢弛盜何以止臧孫之論持致於[illegible]

臧孫論詰盜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圖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川名迹之或尸或見擯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也

祁奚請免叔向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羆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

宣子之問正欲誇其先世穆叔不對其意遠矣而乃遂自揚何其淺也豈不愧於三立之言望海曰故家遺俗喬木存焉詩曰大宗維翰欒郤降為皂隸叔向悲之彼不朽之感事豈不昭昭在人耳目耶故為人後者貽前之光明斯保世

叔孫豹論人之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叔孫豹）如晉。（賀克欒盈也）范宣子（士匄）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以德字名字勝賄字賄則敢德喪名賄且不保有人心者能不惕然日進月進之徒蓋焉聞若說已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樓迂齋曰：詩之為教大矣。衛君存亡係於轡柔、將仲之一賦。詩可畏言哉。不違……用而沾沾……耳。三百何為？國子、子展何之所賦以……其心後之所賦以明其義，故晉侯拜於先而歸衛侯[illegible]也。

齊鄭求釋衛侯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衛侯獻如晉，晉人執之。(為孫林父故。) 齊侯(景)、鄭伯(簡)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篇。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國景子(齊)相齊侯，賦蓼蕭。(小雅篇。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取其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武) 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以殺晉戍三百人) 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晉侯乃許歸衛侯。

陳所宜賞舉，所宜罰在，處置得宜，其心而已。若槃云失信則何手稱定策元老者鄭門至天子也。

子鮮終身不仕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甯喜專，(專權) 公患之。公孫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 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治其事) 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穀梁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林次崖云：春秋時直道未滿，諸大夫倘稱信義，戰國始純用詐謀耳。

叔向不患楚衷甲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向戌善於晉趙武，善於楚子木，故欲息兵以為名) 晉楚許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以劫晉) 趙孟(武)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無得生者)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言楚人自食言，且以為病)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僭不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為楚所病，入宋城守) 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我則力可致死，倍楚)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況事不至此)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孫文熙曰昇平之世弭兵亡之階也雖亂之日去兵成無日矣子罕能直攻向戌能改過皆宋之良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餘見後合晉楚之成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求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文章正論卷之二終

李子歷觀齊魯衛鄭勸戒諸賢良誠淵徵矣備宗國之禍乃情然未熇豈處肯內之閒固有所不恐料乎誠以周公之過觀之吾不能不為李子三嘆

文章正論卷之三 左傳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吴公子札論諸國大夫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公子札來聘。通嗣君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在陳氏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陳無宇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於欒高之難。欒施高彊二族強於陳鮑氏而惠陳桓子鮑文子伐欒高氏四族皆召之晏子無所往景公出師欒高戰敗陳鮑分其室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各獻所貴示損己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林父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爭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衛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

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舒)。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平公)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季子觀韶亦海之難為水聖門之難為言也且季也讓國不立猶有虞庭揖遜風乎而憂深思遠謂為陶唐氏之遺民季之心有餘悲矣

吳公子札觀樂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淺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致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于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太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遺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

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

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橈)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禮)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叙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

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家疑於國臣疑於君非一朝夕之故也所由來遠矣易曰履霜堅冰至為人君者夫亦慎所以自持毋滋予僭而侈知戮者之深憂也哉

北宮文子論威儀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後圍果弒共王而立是為靈王亦卒不得死

馮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擇能而使也。

聖人以仁稱以其能忘己能用人也

子產擇能而使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揮也），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子產不毀鄉校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以威而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存之以為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以鄭人館諸侯誠為有罪，弟直不可告，論者改而遷，然毀之雖其言之誠文以語長天之詩辭寔

子產對晉讓壞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斥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音恭）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音閑），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音烏）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塓塗者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賓遇如此寧當復有菑）

惠邪無卑字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之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音盈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懌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誦詩人知辭之有益

胡時化曰此與子路使子羔為宰相似傳言子產之治子皮之功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傳襄公三十二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子皮力也。

張榫曰不以禍人之心重為我仁人之心大哉言也驟讀有生氣

祈午以信諭趙文子 左傳昭公元年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先歃）今令尹（圍）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屈建）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重謂甲）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以會于夷儀以討衛）三合大夫，（以會于澶淵弭兵會于宋以尋盟會于虢）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為成）城淳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耘）是蓘，（壅）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謙）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誠如此言）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楚請是恐晉先歃也）晉人許之。

說苑曰博物不足奇四時之說辨姓之說為晉侯頂門一針

子產對晉侯疾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令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朕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標齋曰。君之失德。臣與有責焉。和誠醫國手矣。

醫和論晉侯疾 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平)有疾。求醫於秦。秦伯(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成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聲成五降而息)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離聲並奏所謂鄭衛之音)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而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手足緩急)雨淫腹疾。晦淫惑疾。(心亂)明淫心疾。(心勞)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為陽進御在夜為晦)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武)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器受蟲害)穀之飛亦為蠱(積穀久化為蟲)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在上在下)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潘可大曰郤欒降皂隸宕之薄房杜壞明臣之失然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戒之君亦不得辭其責

晏嬰叔向論齊晉 左傳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婚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音亮)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成)(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價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音勇刖足者屨言其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妣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封)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殣音覲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怠解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師古曰世之求富貴者若登壟斷左右望而罔市利聞晏子之風亦可以愧矣

晏子辭宅 左傳昭公三年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塏音凱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於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而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僭卿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應邵曰多難興邦[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而惟利[illegible]怨己之失[illegible]深覆蔭之恩無日忘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左傳昭公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晉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 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陽城。在陽城縣東北 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 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 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冀之北土。燕代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昭子於此不惟得御臣之道于細常亦有助馬丁公嘗有功于漢高而高帝竟以不臣誅之彼項籍備高帝之餓而孟丙仲壬則昭子之懿親也

叔孫婼殺豎牛 左傳昭公五年

昭子即位。（先是叔孫豹之奔齊也溪於庚宗之婦人生子名牛既歸為卿牛有寵使以家政牛殺其長子孟丙逐其次子仲壬叔孫疾牛不進食凡三日卒牛立其庶子叔孫婼而相之仲壬至牛政而殺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和順之適）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南遺助豎牛殺仲壬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之）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服虔曰禮有文有貴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郊勞賄贈之禮果能以心行之又何國之不保難之不臨

談禮於閑適遂不可移易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左傳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愛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吳蹶由對楚子 左傳昭公五年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音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言吳有報楚意)

天下勢而已矣鄭勢乘亡而修亡寬德民亦何賴備之救世計其德不足以化民耳若孔子處之施為亂象自當有別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左傳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侯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

大患。(按此私相規儆非辭命也姑附此)

孟僖子語大夫 (左傳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共於僂俯共於傴)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

(饘鬻餬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傳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黃少恩曰陰陽家類拘時日忌諱至虞地上以實地下言之愈詳而失之愈遠矣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　左傳昭公十二年

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毀廟具）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應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辟道以遶）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司墓，鄭掌公墓者之室當葬路）毀之則朝而堋，（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恐不能久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胡二泉曰眾有齒以焚其身子產之言驗矣得隴須叔寬而用之叔魚何至以賄殃乎

鄭子產爭承　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於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叔向議邢侯獄　左傳昭公十四年

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二人皆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羊舌鮒代景伯治獄）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加罪於邢侯而殺之）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殷容盤暇而民能見大義

荀吳不登叛人 左傳昭公十五年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甚蘊藉甚嚴豎豈惟鄭國雖商人亦利賴之

子產荅韓宣子買環 左傳昭公十六年

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

畜齋評：不與韓子玉，子產之所能也；使商人必以聞，非子產之所能也。必有以結之者，不然則巳先告商人而為發言櫳也

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攺遇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以不籍手以拜

郯子論官 左傳昭公十七年

郯子來朝公昭與之宴昭子婼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以有雲瑞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以有火瑞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以有水瑞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以有龍瑞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皥摯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知天時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鶬鴳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祝鳩氏司徒也性孝雎鳩氏司馬也鷙而有別鳲鳩氏司空也平爽鳩氏司寇也鷹性鶻鳩氏司事也鶻春來冬去五鳩九鳩聚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五工曰攻木曰摶埴曰攻金曰攻皮曰旋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平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宍扈竊脂老扈鷃鷃九農曰趣耕曰趣耘曰趣收曰趣藏曰為巢驅鳥曰晝為民驅鳥曰夜為農驅獸曰為蠶驅雀曰趣民收麥也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不能致遠瑞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不脩職學在四夷猶信

灊可大曰鄭之火也禆竈知之里析知之梓慎之之鑄刑書知月晉士文伯已禎兆之廼傛也不言褒而害備可謂深戮天人之際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晉辭）（公子公孫若叛晉而授）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忿勁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若之治弊於猛令之治弊於寬故崔寔歎嚴靴勒穗子歎衆弱用張朱子歎以嚴為本蓋皆子產遺意

子產論政寬猛（左傳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以寬難）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氏曰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歎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詭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慎也勅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治也言為政糾治寇虐）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遠者懷也邇近也近者附也）（各以能進定王室）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商頌言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胡時化曰和若其中自有可否若同則泯然無別矣和同之辨公私之分也晏子亦有見哉

晏子論梁丘據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此言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胡時化曰詩云侯詛侯祝靡屆靡究齊之大疾在行雲政而極陳氏祝史不其馬三年之艾則晏子論禮之言也舉吉詛君而祝臣疾尚可為哉

晏子諫誅祝史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杜氏曰二子齊嬖夫人）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殺固嚚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從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彊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聖人之言其溫如春其肅如秋豈待斷宗魯乃為世常道也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　左傳昭公二十年

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孟（公孟靈公兄縶）為驂乘焉將作亂（公孟奪齊豹司寇鄄邑豹怒欲為亂）與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借以善名故使驂乘）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失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終有）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祭）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曲門）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牢）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謂豹之為盜縶之見賊皆宗魯為之）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食其祿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病於邪也）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以邪待人也）不蓋不義（以事蓋不義也）不犯非禮（豹之不義縶之非禮人皆知之也胡氏若曰）

（宗魯欲盡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非聖人孰發之大哉隱矣）

宣子之執失之驟獻子之求失之貪若士伯詩免于始哉禮於終得懷遠之道矣叔孫之閑豈不坐誠是而左顧右顧之約未免狙詐

叔孫舍以禮立身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邾人愬魯取其師故討之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以身殺士彌牟謂韓宣子厥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鞅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不使出示不欲以貨免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數以謝邾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家氏曰婼約之子也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顧充曰王人設險以守國未專恃也德之不類而欲以險固九州之險其與一豈乎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子囊之孫子常也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政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境自完慎其四境結其四援結四鄰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伍候民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者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定四年吳入楚傳

礪州評曰昭子不責平子以義而懼平子以名吾固知良心之始萌而終悔也追其終也不能討而祈死焉則何益矣

叔孫舍責意如逐君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叔孫昭子𡛷如闞以事往外邑公孫于齊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兵與孟氏伐公徒不勝而奔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何以為謀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死而生之骨而肉之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曰將安眾而納公公使昭子歸先歸謀之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恥為所欺李氏曰𡛷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裁忠也

洪容齋評曰禮之為體一而所用不同故游吉以好惡哀樂喜怒子以君令臣樂言

游吉述禮儀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采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巳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陸齊評自古君臣皆自一心為民風氣既淆猜嫌互起陳氏以厚施得國田常以濟民賈焉至父子亦然宋太宗曰民遂歸心太子將置朕何地

晏子論禮可為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以私量貸）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慆大夫不收公

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真氏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以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于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陳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惜哉）

子順評彗星者除舊布新也人君鑒之沕消穢德外華穢政則令之彗他日之鏁遥也

晏子論禳彗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祭以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見補之曰無極之惡極矣而周旋平昭之問徽尹戌之言且將令終胡子齊之怨能鞭平王之尸而不能權致無極若宦雖之斬親豩踊狀

沈尹戌論費無極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園之及享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子惡郤宛字終陽句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令）

王遵曰人性皆善以曰豺狼之聲生而滅族文化氣質之功可弗事矣不可以斷

叔向母論娶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纇，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妺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觀此則孔子之論為政，不以政刑為先，而以德禮為本也，有由然矣

孔子論刑鼎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冶石用），（扇鞴謂之鼓，此蓋令衆各出力以鼓石為鐵，計令取一鼓而足也）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蒐于被廬。作執秩以正其官，蓋修唐叔之法也），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罪之輕重在鼎，則棄禮徵書），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致賈季、箕鄭之徒作亂），若之何以為法？

伍胥貽申胥書謂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矣之春王孫子曰余雖覥然人面抗骨而行禽耳夫骨不惜倒行以為親矣不惜行禽以為國包何惜雀立秦庭以為君戎忠以孝子心事類如此

申包胥乞秦師 左傳定公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楚平王殺伍奢及其長子尚次子員奔吳)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讎滅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吳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吳若滅楚則陵秦)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哀公)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九頓首而坐。(詩三章每章三頓首以謝)秦師乃出以救楚。

錢豐棄曰謀詐之不如德義也以理勝也德義之不如謀詐也以象勝也孔子能兵萊人於夾谷而不能樂女樂於齊郛彼婦之口司以出走信夫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左傳定公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氏曰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盟將告神)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乃須齊歸汶陽田當共齊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成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知齊侯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孔子墮三都 左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季孫氏邑郈叔孫氏成孟孫氏)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定)與三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叔孫州讎)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武所築者)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胡氏曰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僭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然也而制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負不助吳修德格天迺懼越之報而欲殄滅之川天意也夫差之暴即幸而成越夫下其無盬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傳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羞之官輔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有虞君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而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豐大必為吳難)越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仲尼論用田賦 左傳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令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于厚事擧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張小越曰：錢塘怨潮，子胥餘憤。噫！江漢之濤，焉不為靈功伸氣。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口血未乾，治兵相攻伐者，可勝道哉。

子胥諫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道也）。

子貢止吳尋盟　左傳哀公十二年

公（哀）會吳於橐皋。吳子（夫差）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潘星海曰：吳誠夷狄，齊晉畏之，魯國區區，而何之一言，重魯九鼎，國有其人，何懼獻哉。

子服何不屈於吳　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人將以公（哀）見晉侯（定公。時吳王夫差與晉定公盟於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伯合諸侯（伯，諸侯之長），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景伯名何）立後於魯矣（不避囚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將告神云景伯不會，以吳人所囚故）。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有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觀迴瀾曰以尸將命禮也弟古者人君將弔必以桃巫先之辟除不祥雖賓不與臣同留尸國門而副介以尸名將事于朝似爲得體

陳芋尹蓋對吳子 左傳哀公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隕墜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備副也）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聘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傳言芋尹蓋知禮　按左氏辭命有其辭甚約而足以服諸侯者如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然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真可謂善與賓客言者矣以其僅數語故不録他放此

觀瀾以勤不遑其志擇後以立不居其功葉公處此可爲曲至

葉公討白公勝 左傳哀公十六年

白公作亂（白公大子建之子勝也令尹子西召之葉公言不可子西不從使爲白公欲以報讎遂作亂）殺子西（令尹）子期（司馬）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時居於蔡）方城之外（衆民）皆曰可以入矣子高（葉公字諸梁）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欲待其離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冀其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助爲亂）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之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蔡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後而身爲令尹司馬以其行子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扎追念子西子期之勞而不享之以其功使子孫爲令尹司馬是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道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

文章正論卷之三終

邢晉二國一口道破矣輕致重遺是齊侯病根不違輕行是晉公死法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宰孔料齊桓晉獻　國語

葵丘之會（齊桓公衣裳之會），獻公（晉侯）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孔賜胙）。（於齊不與盟而先歸）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垂橐而入，稇載而歸）。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之類）。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會）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築鹿門以定魯，城夷儀以救邢，城楚丘以封衛）。是以北伐山戎（為燕闢地），南伐楚（責貢包茅），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illegible]行），而暇晉是皇（不暇以晉為務），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不在亂乎？君務靖勤無勤於行）。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遠居）汪是土也（大其地），苟違其違（去邪），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修（釋舍閑守，修治也），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

（晉獻公二十六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八年，越八年，為淮之會（此之謂東略）。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納孝公，殺無虧）。

穆文熙曰晉侯非嗣踐作不正其始且以賄得國又安知恭敬爲何物

内史過知晉君臣不終 國語

襄王使召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禮執天子器則上衡）拜不稽首（首至地）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祀戎）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之以心巳）（度人之心以臨民也）恕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孚信也言爲衆所信）祓除其心精也（潔）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賂（不予秦地及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棄其信也不敬王命（執玉卑不稽首）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天）明神（日月）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箸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策命）（加錫）猶有散遷鮮慢而箸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以庶立）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縱欲）而遠其鄰（背秦賂）陵其民（虐處者）而卑其上（不敬王）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廢執贄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無以自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禍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謂呂郤）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秦怨惠公背施伐之戰于韓獲惠公以歸）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惠公卒懷公立秦内重耳晉人刺懷公于高梁）無冑秦人殺子金子公（呂甥郤芮悔納重耳欲殺之寺人披告公公潛出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秦公誘而殺之）

君利臣而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臣利君而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子以宗之義

內史興知晉文必霸 國語

襄王使大宰文公（王子虎）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文公祖廟），設桑主（禮既葬而虞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文公立獻公之主者不繼於惠懷故自以子繼父行未踰年之禮），布几筵（周禮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右玉几），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玄端委貌士服也未受爵命故服之），大宰以王命命冕服（鷩冕七章），內史贊之（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則策命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公三讓後就文）。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公受王命待以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竟逆郊勞），奉禮義成（謂士服三讓饗餞）。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不偏）。仁所以行也（有恩）。信所以守也（不貳）。義所以節也（制事）。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謂三讓）服義（謂端委），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厚報）。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王后陳媯有寵生子帶將立之而卒）。晉侯納之（納王帶奔既後通於襄王后隗氏王廢后頹叔桃子奉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雝，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晉敗楚師于城濮次于衡雍襄王下勞文公率諸侯以朝遂以俘獻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於是乎始霸。

言神而徵之民述古而驗諸今為不誣矣

杜伯忠也焉有生為忠臣而死射其君乎至丹朱馮房后則又失之野

内史過知虢亡 國語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故
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
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
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
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
政腥臊馨香不登(神不饗) 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罪曰誣) 百
姓攜貳明神弗蠲(潔) 而民有遠志(欲叛) 民神怨痛無所
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
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祝融) 降于崇山其亡也

回祿(火神) 信於聆隧(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商之興也檮杌(鯀) 次于丕山
其亡也夷羊在牧(神獸也) 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
山(鳳也) 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 是皆明神之志
者也(在史籍者) 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
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
焉(爽亡協合馮依儀匹也) 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一
不遠徙遷焉(一心以依人) 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
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 今虢少
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
狸姓(丹朱之後) 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勿有求請)
(禮之而已) 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巡狩) 一今
其冑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
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狸姓在周為傅氏) 及祝史奉犧牲
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一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 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
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
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
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
匱百姓以逞其違(邪) 離民怒神而求利焉(請土) 不亦難

乎十九年晉收虢

治國之政無微不理亂國之政雖大必棄送往迎來亦之大凡執之一也箋視王使其無主乎人亦無之其亡決矣

單襄公言陳必亡國語不授時不率𢪛四段不恤農不懷賓

定公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令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

陳之將亡事非一端而君臣宣淫於夏氏尤其亡國之斧斤云

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令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

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高季迪評人所壯文仲者不過以救難臨班脫成公之急耳余瘉以仲有可豎有君為旧綱成公免則元恒之罪若天剋地發尚亦有賴我

文仲教僖公恤衛侯 國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示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

急於民事恪救命肆但一年不熟遂至上下相顧惠臣有社稷國稍備之術跡參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辰）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自選擇其職事）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為急）而讓夷（以治平為責），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之祖）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積則朽敗）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疑淤惠曰張竹之荒有鳥曰服嘉陵之堀有鳥曰路扶桑之野有鳥曰推光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無名之禽恩何窮哉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

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禹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閒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勛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野死謂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也）鯀鄣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為天

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鯀功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司徒能敬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為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廣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帝嚳帝契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協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難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太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

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猶升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為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唐荊川曰僖公魯之賢君也魯欲尊之曷若昭前之光明而加神以慈和事大深民為尊以失說與以體隣之

宗有司止逆祀〔國語 左傳文公二年〕

夏父弗忌為宗〔宗伯掌國祭祀〕烝將躋僖公〔升僖於閔之上〕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師也史太史也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謚〕宗祝書昭穆〔宗伯掌其禮太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後祖〕自玄王契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棄〕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語〕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謂僖為兄〕故鬼小〔謂閔為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傳〕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齊肅聖明〕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不以為不肖而且祖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穀梁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從之三家能淪亂乎

穆叔不欵作三軍 國語

季武子(宿)為三軍(魯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叔孫穆子(豹)曰不可天子作師(六軍)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大國三軍)卿帥之以承天子(從王)諸侯有卿無軍(次國有命卿無三軍)帥教衛以贊元侯(元侯有軍則命卿帥其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命卿)帥賦以從諸侯(所教武士以佐之)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所為)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

胡時化曰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所稱逸民淫民勞甚美甚惡新進亀鑑也

敬姜論勞逸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大采袞織也)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也識知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糾共也虔敬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紘所以縣瑱當耳者)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事農桑之屬冬祭曰烝獻五穀布帛之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誚使我不績而自安）以是承先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孫文熙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而死君一節當視大義何如食人之食固宜死人之事然明於義者必不妥食

欒共子死節（國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言武公知成將從君死故使止之未知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史蘇郭偃言雖稍別各極禍福淺深之趣瀋可大曰晉諸大夫若史蘇郭偃士蒍里克依宾蒙皆知亂本莫肯一啓口為公言之聽言則封諧言則退豈妖艷內亦雖言無益于此勸賢邪以先遠色也

史蘇戒大夫女禍　國語

獻公伐驪戎(公卜伐驪戎史蘇謂其兆勝而不吉不聽)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安禍猶兵)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相湯伐桀妹喜為之作禍故云比)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自殷適周)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人為王卿士)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

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桀紂幽)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挾會也猾弄也)(謂兆端左右釁拆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獻公卜伐時龜有此兆)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往令告龜辭往伐戎也其兆離散應我以不)吉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有害於國不能安居)離則有之不跨(據)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據國得君)(言從皆謂驪姬)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不以為病)肆侈不違(無所避)流(放)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鑑前失)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偏之侯)其土又小(不如夏商周)大國在側(謂齊秦)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以為師保)多而驟立(數置其君)不其集亡(集至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龜兆銜骨齒牙皆在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言骨在口但口不勝耳不能乂為害)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小德)不足就

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薄祿)不足紐也不能為膏而祗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服人)吾聞以亂得聚者(財眾)非謀不卒時(二月也齊無知之類)非人不免難(衛州吁之類)非禮不終年(十年也齊商人之類)非義不盡齒(楚靈王之類)非德不及世(世嗣也晉夷吾之類)非天不離數(離歷也五季之類)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盡逐羣公子以立已子)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以邪寡正)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

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爲他人所取）士爲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謂偃能戒）抑二大夫之言。（謂史蘇郭偃）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納惠公文公殺呂郤）五立而後平。（奚齊卓子惠公懷公文公）

申生不得其死奚齊由以召禍雖由驪姬之女戎然獻公好兵不已殺人之子多矣禍及子孫宜哉重耳之霸猶爲倖與林次崖曰驪姬非欲禍晉不過去群公子為已子地丹迷似報父譬而申其咸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史蘇戒大夫亂本　國語

驪姬立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驪姬欲廢申生立奚齊故為請）重耳處蒲。夷吾處屈。（重耳犬戎狐姬所生夷吾小戎子所生曲沃蒲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都）以儆無辱之故。（出三子鎮外以備戎翟使無辱於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極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先王用兵皆為民除害）是以民能欣之。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令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以見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令君滅其父而畜其子。（驪姬立）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申）其欲。雖好（美）色。必惡心。不可謂好。（美）好（愛）其色。必授之情。（許其立）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驪姬果作難。殺大子。（申生）而逐二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狐突迻申生於下國豈生不用其言而死猶能以精氣相感召乎中生而有大伯之行寻無逐世之亂矣

狐突諫戰翟 國語

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好艾謂多嬖臣），大夫殆；好內（好內謂多嬖妾），適子殆，社稷危。若惠（順）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衣之偏裻之衣，示中分也），而告我權（佩之金玦，示以兵決事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蝎木也。謂從中起，如蝎食木），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孫子曰無所迯而待烹申[illegible]也

杜原款死申生 國語

申生出，公命殺杜原款（申生之傅）。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心之權度），棄寵（棄太子位）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不敢與申生俱去）。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受讒無所控告），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申辯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為民所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猴布精云公為解衣鄭芝赴門肯鬚詹之術也然詹旨甚正大

叔詹盡辭就烹 晉國語

晉文公伐鄭，反其陴。（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文公過鄭，鄭伯不禮，叔詹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淫，放也。内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詹云然，謂於曹不禮公子，與觀駢脅之罪同耳。）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述前諫詞。）今禍及矣。尊明（請禮公子）勝患（遏亂階）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潘星海曰周之興不獨邑賢天不祐周主世系弱單靖之敬偉亦守府一姓不再興重其然孚

叔向譽單靖公 周國語

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上，位在靖公上者。視之，不敢喻也。）燕無私，（好貨及豆之加。）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單之老送叔向，（此詩而樂）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懼）除（治）潔，（外内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雜也。衆人過郊，單子獨否。）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成王，已自勤以成其王功。）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帥，循也。循此四德行之而歸於安民。）其終也，廣厚其心，

以固緜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緜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靖公)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歃盟末失歃而爭先鄙孰甚焉葵丘不歃彼固有所以服之也以道武而來楚之爭武之德歸矣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國語)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武)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荊州蠻)置茅蕝(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設望表(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與鮮牟(東夷)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迭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傳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以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巧見憂端真知國體穆文熙曰不憂外而憂內不憂敗而憂勝不憂戰而憂怨是善憂國者

范文子不欲伐鄭 國語

厲公將伐鄭(從楚故)范文子(士燮)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報伐之)得鄭憂滋長(謂楚來爭)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伐鄭荊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平)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數加於小人)而斧鉞不行(不及大臣)內猶有

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釁有)過由大(大臣)而怨由細(小民怨望)故以惠誅怨(除民怨)以忍去過(斷以義)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刑不及)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

郤子厚曰三郤亦晉之良也不幸俗修召驕以罹于難傳乃附會文致其罪真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三郤雖亡人之言然在趙文子則亦所謂季孫之惡我藥我也

諸大夫勉趙文子 國語

趙文子(武)冠見欒武子(書)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趙朔謚莊大夫稱主當朔將下軍書為之佐)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荀庚)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不及見其所至)見范文子(士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得寵則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之所傳)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

郤駒伯(郤錡)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善惡各從其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儆其自備)見知武子(荀罃)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成衰宣盾也)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歉其德為恥)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軌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二君)以諫取惡(靈欲殺盾)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

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郤犨）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不欲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述前言）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事）備矣志在子（能與否在所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訓善）矣是先生覆露子也（成宣之澤）

韓文熙曰夙沙之無二心穆子之能嘆尋可謂兩難

夙沙釐從鼓子（晉國語）

中行伯（荀吳）既克鼓（白翟別邑）以鼓子宛支來（傳作鳶鞮）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吳）召之曰鼓有君矣（使涖祀守之）爾止事君吾定而（汝）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獻功）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閒。民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善者因之。次利導之。次教誨之。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消千曰。管仲之戒民以此。

管仲論處四民 國語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哤音忙。哤亂貌。）○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莫音暮。下同）從事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何音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賈音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

耒耜枷芟。（枷音加。芟音山。）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耰音憂）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槍音鎗）刈耨鎛。（鎛音博）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襏音撥。襫音失。○襏襫蓑薜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音逡。○竣退伏也。○桓公問治國。管仲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公因問成民之事若何。仲以此對。○參讀曰三。○參老也。○竱等也。）

文之興也姜必有力焉三尸開其外姜氏激其內文之興沛然歆能榮之

齊姜諫懷安 國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驪姬譖重耳於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獻公卒惠公立狐偃勸之行)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狐偃)知齊之不可以動。(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滅其口)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奚齊卓子)(死懷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及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能威民則居尊)弗畏有刑。(不畏威則獲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欲辟罪故)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將得國時可)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歲星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閼伯唐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實紀商之吉凶)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唐叔至惠公方十四世)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尹故吾曰胥臣之傳讙曰是在讙也教者固體能質而利之者也開紹曰立傳之道有六君子合叔時之說觀之知所擇傳知所傳矣

申叔時論教太子 國語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恭王名）亹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亂）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法天）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法祖）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知百官之事）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省方觀民設教）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義之與比）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文詞詠風物事也）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讓）自退則敬不則赧（懼）

公孫枝之言欲以甚晉君之罪也百里奚之言欲以廣秦君之仁也一念之公而人品必異頓殊也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晉國語 左傳僖公十二年）

晉饑乞糴于秦丕豹（晉丕鄭之子見殺其父豹奔秦）曰晉君無禮於君（謂背賂）衆莫不知往年有難（謂殺里克之黨）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進）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令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有年）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能禦我誰與守

汎舟於河歸糴於晉（語）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穆）謂子桑（公孫枝字）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虞臣奚故）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朱氏曰按百里奚之言質實渾厚無較計利害之心真賢臣也）

疾毒滋厚石猶生我藥石中參參可二日無扎左史誦訓招以規君稱抑戒以規臣試試猶洪其文矣

左氏倚相規申公（國語）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

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官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讀曰抑）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也）若常如此楚其難扎（以扎為治）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

見左史。

移文熙曰澤藪珠玉皮毛齒革與仁賢同類並稱孰謂楚為知所寶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鞅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佩上橫者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世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illegible]毀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雲夢澤連徒洲。連屬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備吉凶珠禦火災角為弓[illegible]

為弸皮虎豹皮也以為茵鞍革犀兕也以為甲胄羽鳥羽以為旌旄毛牛尾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在人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祭祀用玉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吉凶先知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華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胡時化曰宣子憂貧叔向賀之貧而可賀貨馬不必問也宣子賴向之言以戕於德子常悖曰之訓以惟于亡貧富之問禍福速我

闘且論子常必亡　國語

闘且廷見令尹子常（闘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馬多則養之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郵音尤，過也）則闕（闕，缺也），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闘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於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后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后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

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蹯音煩），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包胥曰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岳武穆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申包胥論戰事 吳國語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孫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按子西之始召勝也諸梁諫之及勝又作亂諸梁又能討之知以怡好忠能匡圈可謂賢美乃亂之既弼又復辭位隱去其視人之始諫不用遂悵悳坐視繼能立功又固戀不能去者相去遠矣

渥可大曰孔子惡似而非者猶似直彊似剛子西敦於其似葉公物見其非逝棄德而近譬終醜殺身之謁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尚乱

葉公諫用王孫勝 國語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太子建之子也召之吳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諸梁字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必行其言不計身害展也愛而不謀長外愛人無遠慮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悖力毅也直而不顧無所隱諱不衷也周言棄德其言忞不以德而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讒平王欲殺之因出奔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前言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眾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謂無極之徒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長其貪心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執復父怨以為辭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致疾之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子干子皙共王庶子比與黑肱也皆為平王所殺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齊胡公靖盧馬繻馬繻殺胡公納之貝水丙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齊懿公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游申池二人殺公以之竹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郤犨與長魚蟜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蟜變於厲公譖而殺三郤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子般魯莊公太子嘗鞭犖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立之使犖賊般于黨氏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

令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好勝人不從遂使為白公。白楚邑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代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代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

謝時化曰屈原忠而被讒信而見疑故俾為不知所居並舉兩端以卜之其不平之氣勃勃然如龍蛇交鬱于胸中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端正也策蓍莖也拂龜將以卜也以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鉏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哫訾求媚也慄斯隨其顏色也喔咿儒兒強語笑貌婦人謂鄭袖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突梯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楹屋柱圓物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信六弘曰商
君徙木立信
至食卬盟棄
梁信詐取三
軍信安在哉
趙良諤諤路
虞舜於集耳
彼惡知之至
進旅不相容
隱嘻信哉

趙良説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

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

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

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胡時化曰此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之士庶人亦宜加慎焉於此戒之戒之保身保家之本也

魯共公酒味色論

梁王魏嬰（史作䓨）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共）。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言而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連之於衍也始諭之以大義不動已乃切之以利害縣起拜謝此孟軻氏之談所以不如儀秦之易入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

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

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

詩云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以稱威王觀之尤信消彰臣大義死而叱之無右之罪不容逃矣

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 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又激之 愈激之不動 新垣衍快然不悅
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
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
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
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
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
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
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

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
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
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
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
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
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
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

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
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
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按魯仲連之語不許於以其反復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蘇文忠公曰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時奇妙可爲論事之法

諫魏王書　公子無忌

齊楚攻魏秦發兵救魏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伐韓以求故地故公子無忌諫之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先時趙奢破秦軍於閼與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識知也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鴈行以次進也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

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呂成公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驕殺晉鄙流落于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于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雄椎之勢未可量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戰國策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于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

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磻盧集韻磻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繒繳將

文其舒徐實緩直從至小處說來一步緊一步收來到襄王身上真足凛凛

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劉磻（磻石鏃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失墜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黄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溪溪名即巫山中之溪也）食湘波之魚。左抱右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中）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內。（填兵滿也）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鮑氏曰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季年保境善隣差為無事茲幸有力焉

文章正論卷之四終

李廷機曰漢初去先秦未遠故高祖詔令雄而健文帝詔温而雅大非後世可比武帝以後始事華采而古意浸微矣

文章正論卷之五漢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入關諭　漢高帝

入關諭漢高帝撥亂也自周厲王而後諸侯叛亂奪民財殘民命至秦極矣高帝起始有恤民之言爾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伐楚告

伐楚告漢高祖正君臣也春秋以來臣弑君者帝納董公之言始討賊也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率意道民四字甚得師表之方彼多為條令者於人情未必合土俗未必宜也

勸農詔　漢文帝

勸農詔漢文帝務本也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是詔也漢文帝興教也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除肉刑漢文帝通變以活民也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增祀無祈詔

祀無祈漢文帝事神也致力於民者備而責報於己者輕矣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除誹謗法詔

除誹謗法　漢文帝求助也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孫弘道曰：不數十言，却四五轉。惟文帝切於愛民，故求所以佐民之策詳懇如此。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末謂工商之業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陳古迂曰：文帝一意在民，雖久而不改。帝在位幾年矣，佐民未嘗不至，獨後元復議佐之，何也？夫減租，佐其力也；勸農，佐其時也；振贍養老，佐其貧且耆者也；甚者佐之以和親而不傷其生，佐之以節儉而不損其財，佐之以祈福而不失其壽。其佐之如此，而復使丞相列國議佐之策。嗚呼！帝愛民之心，蓋愈久而愈不改者。

潘可大曰先許以爲邊佗次次論以得一亡十不忍爲又云倆與上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使佗而聽耶固足以聞其善意即使不聽耶亦不至失吾體統抑揚閒關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存閒兄弟治修先冢非所畏而爲之

也得至誠感人之道

賜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厚薄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李九我曰景帝恭儉之政自文帝家法中來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虫）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謂加惠耆老若賓旅也復謂優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陳古迂曰武帝刻於待民而厚於待士舉茂材舉孝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循近周旅師書孝悌睦婣黨正書德行道藝遺意不專尚言語文辭者第為人上者養其行於先故得其人於後帝多利欲何以率下又無成周教養之法小元光詔郡國各舉孝廉一人至元朔二十六年竟不舉一乃詔議罪帝亦可以自者矣後非得王吉路溫舒輩自此選出則帝將何如噫舉孝廉潤如況則責在上不專在下也帝待士以厚不能養士以厚惜哉

止田輪臺等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曩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匄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見示也)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云云何可久也言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行將謂遣將率行也)

太史公曰上數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粤卜巫至預見表衆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墊危時日亦有力於此瀋子曰以是詔所稱大過九言及貳師最吉觀之太卜馬知天道是亦多言矣

鬴山(鬴山名)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之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上書後有降者來及捕虜生口言之乃知此)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方詔舉孝弟而復有喪事勿繇之詔所以成民之孝弟者至也世世帝王宜法也合天下為孝子是亦所以為孝也

昭帝省賦詔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是時霍光用事，復脩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質可尚，不事虛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元元年遣故廷尉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究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宣帝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十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 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光武賜周黨帛詔

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著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封卓茂詔

本傳：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詔云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愚按：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敗之陋，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燁然光明如此，豈徒一術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稾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斂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光武以兵定天下親見行陣之苦隴蜀未平且將置兩子于度外況宇內稍安兵戈暫息而肯鳴劒馳伊吾之北乎臧馬越霍之儔光武非武帝之比是以元氣培焉

報臧宮詔

報臧宮詔光武戢兵也相宜度力舉亡過事焉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作壽陵詔

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書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詔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按孝武以後詔令繁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殁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為庶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盗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自淨以後尊師重傅之風渺矣無論人主御經筵即青宮方蘇紫極未登已儼然正坐聽講端嚴若神何以遜志時敏而使之有復也又何能敎大臣下天下之士也嗇冒之禮誠不可不亟講

明帝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氷而無攸濟之語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縞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

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己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音亂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章帝尊師傅詔

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司空融，融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學之有師猶水之有原也自宋儒筆出直欲心師尼父尚友子淵而睥睨晚世無一可者石渠虎觀直衡門視之噫不有盤何有青不有水何有水宋儒真頗曾乎焉往起孔林而杏壇之五經同異之詔有功於宋儒不淺也

講議五經同異詔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勝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

潘星海曰二代之際未嘗見胎養之令惟越勾踐思蕃育其民以報吳始給民酒肉及復民徭役要之先王時山不槎蘖澤不伐夭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而況于民乎養之有素無俟此令

賜胎養穀等詔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前書音義曰莩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董子之進說甚正漢室元勲也其實漢亦未嘗以義帝為主因羽之弑遂假此大其辭以伐之

乞為義帝縞素行師　董公

出高祖紀二年三月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云云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殺讀曰弑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楊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蓋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實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時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亦不為過也

至言　賈山

至言潁川賈山箴文帝也帝欣受言而與儆士儀是以箴之也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盗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焉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
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
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
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
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
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
餽執爵而酳祝飴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事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
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
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

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
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
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
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
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

胡時化曰秦亡養老之誼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事故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畫議政事而與之馳驅射獵則佞倖進而修款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晏游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

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賊盜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

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

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童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王鳳洲云此論始皇誼書爲上篇盡論始皇襲先世淥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非所以守國也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衡音横）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從音縱）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石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大楯曰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

東坡曰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饑餓之其勢必至于噬人有天下者卑處置此輩扎秦與隋足可鑒也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為東周君而以洛都為西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粵音曰）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黔音鉗）隳（隳音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鍉音提）鑄以為金人十二（鍉鏑足也）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耰音憂）棘矜（耰鉏柄也矜棘戟也）不銛（銛音先）於鉤戟長鎩（鎩音殺）也（銛利也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鎩鈹有鐔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招舉也）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劉向曰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痛悼

治安策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按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

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建國太大勢必相疑）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熭音衛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見六韜）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隳人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
高皇帝與諸公併併步頂反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
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僅得舍
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
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
縣悳悳古德字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
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
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
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

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
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按誼歷數四事直以帝為
不能非孝文盛德孰能容之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
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
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
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
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馮無擇子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
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
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

潛可大曰賈誼明申韓故未免流於刻一旦入朝即欲盡去其舊而推其新即芒刃斧斤之說與鼂錯刻制之計何異我特從容不驟差勝耳故主父偃竊之以行其說

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
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
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頓讀
曰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至於髖髖音寬髀
髀音陛之所髀股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非斤則斧夫仁義恩
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
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
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
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
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
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吳芮功少而最完埶疏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
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
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有罪則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

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使文帝果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息然其弊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蹠古跖字也盭古戾字也○蹠足下曰蹠）（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縣音玄）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亶讀曰但）倒縣而已又類辟（辟音壁）且病痱（痱音肥○師古曰辟足病痱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雖有高爵之賞猶不得復除徭役）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之說不可曉五餌累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

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令不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誅射獵之失）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緁音戚）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朱子論振紀綱維風俗而歸之宰相用舍其諫補察又本之人主太公至正之心潘子曰思深哉進於誼之策矣

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大語）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二太息）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猶罵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蹷音厥）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取之寢簾謂陵上之寢）搴兩廟之器

（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是時張蒼為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

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
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
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
社稷爲虛（虛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幾讀曰冀）
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
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
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太息）夏爲

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
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
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擧
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
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
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
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

賈誼之爲漢慮深矣竊見景帝刻薄之資而輔之以刑名之學錯傾此智囊足亂七國矣故思謂教太子之策尤建諸侯根本也

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
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
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

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
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與）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
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
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
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
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無可愧恥）故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薺（采薺樂詩名）趨中肆夏（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疾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按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言之）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音以）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

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皆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

刑罰禮義一段平正通達渾洋乎盛世之文賢聖之旨

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為太息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同姓伯父異姓伯舅）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決罪曰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行音抗）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

[illegible]者謂賢拉此段開人臣自裁之端遂至西漢大臣多棄免賜死憲誼之說言臣之自愧也非君之迫臣臣陽不欲有殺臣之名而陰促之也用言失其當矣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挺音延）之矣；（挺逝脫也）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粹純也）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讀曰疲）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己有正罪以法平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文帝有臣如此而出在梁豈天未欲禮樂治漢天下耶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天下之大命在積貯而趨末則大殘淫侈則大賊漢之文帝免乎此矣是以倉粟陳陳相因而錢卒至于貫朽不可較也

論積貯

積貯洛陽賈誼將文帝之美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廪廪也竊為陛下惜之

明時化曰古來少有此識見就有此見未必能寫之於筆下明白暢快至此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世也二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植立)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鼠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悉其家資財以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包取也捷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二世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但動順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明時化曰蘇柰之談說，鼂錯之敗奏，不惟曲盡當時事情，而文辭富贍，體製新奇，足為作文之法

鼂錯言兵事書

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言兵事。時○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也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藡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桓 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

湛可大曰此篇主意全在以蠻夷攻蠻夷一句而當時則未見其效也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則錯之策未盡行哉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形也。不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 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也 則匈奴之革

笴木薦弗能支也（革笴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

疏理家理之說似粗而實精募民徙邊公私兩利豈惟有益塞下所以助文帝養民者不小

又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

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壄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此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

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渠答鐵蒺藜也藺石礧石城上雷石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謂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

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致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無之而不可豈特塞下為然即今天下地廣人稀若徙稠家處依此法實之民無憂不足矣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后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胡時化曰此書先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譬遠喻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具古之善言者後生熟讀亦為少補

枚乘奏吳王書

乘字叔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云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音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真西山曰按此一段天下名言

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適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鑽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礲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按此天下名言也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

胡足越隨語越曰吳吳隱語言漢皆有以待之是吳越未足為漢難也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雖為其事尚隱惡不敢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吳王不納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閒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

假吳越錯亂其辭若為吳憂耶漢意欲破吳計乃多設漢陰謀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因朶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斂民之僕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文章正論卷之五終

玢固贊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群儒首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天人策　董仲舒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策對焉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顏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顏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服曰子男子之美號

顏曰褎然盛服貌也褎弋救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顏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曰勺周頌篇與酌同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筦與管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顏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顏曰反還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操千高反與讀曰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讀曰呼

以陰陽配刑德而主之以尚德不尚刑是善談天人之際者符命災異云乎哉

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顏曰夭壽命也仁鄙性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中木中古草字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顏曰為鬼神歆享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顏曰施亦延也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顏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跡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

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顏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言之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

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愽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按為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

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

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扎復扎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孼生矣此災異所緣

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

孜震曰欲善治當更化欲更化當探其本而又自貴者始欲探本反始不可不勉強學問行道由是上驗諸災祥下徵諸管絃而性命之理得天人之際通矣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

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醇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

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后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

冐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抵觸也冐犯也殊絶也扞距也）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顔曰兩觀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爲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歟或曰良玉不瑑（顔曰瑑謂彫刻爲文也瑑音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督視也責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式用也）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

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氛惡氣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遂成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顔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武又反渾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顔曰牽於文繫謂懼文吏之法）

著于篇毋諱有司（朔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究極也）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楊防曰有為無為所遇之時異也文帝之不盡得無為之名武帝之窮矣非有為之害要之勞勤自律而定於得人人主之所以端拱無為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

更化肯前篇之要養士者此篇之綱設誠致行一句當是理學名言

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王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

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牵

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

文帝之語釋之卑之無甚高論是以能聽納雅言力行恭儉武帝從欵極文采勢當世則公孫金馬之流也仲舒之愆言而愈不瘖也宜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徵驗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寖古浸字漸也）虛心以改令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顏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顏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扶目反）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茂勉也）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

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

猶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后知仁義知仁義然后重禮節重禮節然后安處善安處善然后樂循理樂循理然后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

張以道曰舉偏補弊法言也如生今之世而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不幾於滯乎大亦因時制宜毋使勢輕重而已矣

潘星海曰忠質文道之迹也漢儒遂指以為道故太史公亦曰救塞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然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獨不思周秦間之文非郁郁之文也周文亦何敝哉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愚按致字當屬下句蓋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
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
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
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共是天下古則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
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
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
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
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
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

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
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
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
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
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
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
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

詐怪鬼神逞
興輕舉黄金
祠竈縣圃蓬
萊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
呼所[illegible][illegible]者

祿而已不與民爭利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
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
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
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
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
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
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

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
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
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
子之位也負檐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
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
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在此所集武者在彼終令萬人有以窺所當者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罷，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漢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武帝多慾之主也，仲舒正心以朝廷之對，蓋竽瑟之不相投矣，宜其三對而三不入也。不然，何公孫弘一策而位平津，仲舒三策而江都之命下？有是臣而君不見用，則君臣之相遇誠難矣。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化民對

東方朔

化民風化東方朔告武帝也帝侈天下富饒而恣欲方朔道以文帝之恭儉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班固贊曰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武帝時夜出夕還提衛諸宮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時朔在旁進諫花曰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

林次崖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溫厚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鍾大呂可薦郊廟知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獵雖多誇似以僭諷者然其指諷諫歸於無為主上不患堂之諭而以言鄙小殊其合德一也

司馬相如諫獵書

（相如常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諫之其辭云云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子賁育孟賁夏育也古之勇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謂所不虞然）犯屬車之清塵（而猛獸駭發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言之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此傳妙在旋引經傳輒出諸己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

解紫溪云朱子曰孔子稱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此傳渾是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於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槩見則向之西山餓殍遂詩之為怨者皆付之冰消霧釋矣又何怨此太史公縱橫妙處羅大經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此傳信然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太史公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雖隱有之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踈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踈。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王鳳洲曰此一段描寫屈原之心事如泣如訴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知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王鳳洲曰老子異俗篇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汶汶即悶悶也太史公連用屈平既絀屈平既疏屈平既嫉蓋反漫狀其不遇為投汨羅地耳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

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不如是亦何以成名乎

汲黯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

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

唐六弘曰此二句豈特武帝之病萬世人君當為懸座右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将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

處可大叫黯曰責大指不其小弘大體不拘文法湯曰深文小苛深文巧詆此而人徑罵處亦兩人遇不罷處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

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

黯之諫多稗益漢武處惟積薪之喻若憤然不平而出入禁闥之思則又藹然忠愛溢於言表

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

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

太史公非知長孺者然即其所載則長孺之大節自是其不可及

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

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王鳳洲評余讀主父偃嚴安徐樂三書其文肆錯綜采璨星奇亦一大觀也

嚴安言世務書

安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史上書後以安為騎馬令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顯也顯示之使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夸競也矯偽也）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

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

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術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

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進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

東坡作高公誌用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大臣非天下長利也

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薉貉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挐相連引也）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於用兵乃人臣數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文體似鄒陽而語更緊於說讒間處更明白痛快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云又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墳墓生荆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喟然嘆息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眇精微也夫眾喣漂山，喣吹喣也漂動也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橈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戹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折軸謂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折也飛肉謂鳥之能飛者以羽翮扇揚之也紛驚逢羅，潛然出涕。潛涕貌言皆驚亂也遇法罔可為出涕也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曬暴也舒也明月曜夜，蟁宵見；宵亦夜也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柹覆，昧不見泰山。柹布散也昧暗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雍塞也閼止也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

遠會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鼷小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蘇老泉評武帝酷烈不減始皇始皇禍鍾二世則武帝之禍宜鍾戾太子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戾太子被江充之害亡以明舉兵殺充奔于湖而縊死閽三老明太子冤也武帝佳兵之報禍其妻子焉）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身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班固贊曰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生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桓寬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孔子云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

茅坤曰弘羊以賈子心計侍中言利事析秋毫去既益嚴告緡錢縱信民罪梯也然身卒不免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奈劉晏猶且不懲而甚之

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

物價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貫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暴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

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潘子曰昔之佐賦今之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修明墜頊之未能而暇言罷乎

抑浮淫兼并之徒以佐國家之急聽其言非不美而令縣官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國體媟矣故開一利孔不如塞一弊孔

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明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

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

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絶。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

家。其憂在内。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大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欲贍其末。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税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

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計筞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

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寛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

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以聽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甚矣人之好奇也曰奇計曰奇功曰奇論曰奇貨奇愈出而世風愈瀉民生愈困曷若平平無奇尤足培元氣也哉

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議以故至今未决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寛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制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

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寛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之始崇文脩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

此以下歷數古今政教衰微風俗淳惡人情世態昭然指掌覽之令讀之不覺神竦涕零所謂長歌之悲慘乎痛哭

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廼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既亂。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殫家遣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繡。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抱。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

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物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

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絲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

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䥭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通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

彊陲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絜已而不能

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顚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

賢良文學之言雖不售而弘羊專利之罪已彰矣

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

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漢可大曰陵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詩云循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嗚呼陵罪通于天矣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辰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耳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

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甚矣吉之不遇主也不遇于昌邑而遇昌邑廢立之幸不遇于漢之初漢家闕典禮之盛

王吉諫昌邑王疏

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令人不行則郄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臧五臧也練練也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

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矣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矣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李九我曰出兵雖勝猶有後憂可謂懇痛讀者更以張方平諫用兵書參之益獻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諫擊匈奴濟陰魏相告宣帝也帝頗武帝之材復事四夷也）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潘星渡曰西漢儒者大率昧義利之辨是以賄賣滑稽括不知怪若望之言義利仲舒之後一人矣然獨不思寵利之戒乎何至老又斗獄哉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望之為左馮翊時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務益致穀以贍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義云云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

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班固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世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伐匈奴對

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　盛也

胡時化曰漢宣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弊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不失為賢君也

上德緩刑疏　路溫舒

上德緩刑東里路溫舒告宣帝也帝有法刑馬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咎可大曰謂遷爲高則可謂胥爲末非也胥借吴之國以報父救不惜殺巳之身以報吴

王生子益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磨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班固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稱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論用刑任人之失　　蓋寬饒

出本傳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云云議者以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言使宦人當權柄也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上書頌寬饒　　鄭昌愍

時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云云上不聽寬饒引佩刀自剄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曰許伯皇后父史高帝外家也金日磾張安世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仇怨讎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郝鹿野云是時帝頗好神仙教引年之術故王褒有壽考無疆之頌吉亦曰壽何以不若高宗要之仁壽斯民莫大于禮豈惟躬享之其延及百世本支惟禮之壽

言得失疏　　王吉

言得失琅琊王吉廣宣帝也帝治精嚴本之使則疎吉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美矣帝迂之其目無陳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

吾者官無內外惟職之供晚進世重內輕外望之憂末忘本之說固是亦歎鄙主上不遠也倪若水之望登仙又何異焉

論諫官補郡　蕭望之

出本傳時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內不自得乃上疏云云徵入守少府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顏曰周成康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許貢禹者類謂舍本言末舍急圖緩然庶富宮人後飾服御世主通弊肖如禹言將心日清明身日彊國見人君子所深頗

減服御出宮人數事　貢禹

（出本傳。帝初即位，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云云，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遷禹為光祿大夫。）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秣，養也。）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琱與雕同。）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捄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顏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費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顏曰：三工官，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顏曰：從太后幸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填與寘同。）及棄天下，霍光專事，不知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宣帝時，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悉遣。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舍，留置也。）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

臣禹不勝惓惓。

贖刑始于周穆矣延萬世不改豈非誠便於國便於民哉必如說者所云識時務者不足究思

除贖罪之法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服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謾音慢又武連反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詩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守諸侯相郡守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擧不以

實及有藏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陛下留意。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豈但一時奇策實爲萬世邊防地其幹則日侵削邊防日損月耗者於是清屯之使出矣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充國既上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於是充國復奏云云。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羌虜即羌賊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步爲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

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墜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閒謂軍之閒隙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大开小开皆羌種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文章正論卷之六終

胡時化曰：自欲終不言至死無所恨，敘切言之意，懷惓切切臣子惓[illegible]之至情，亦然可觀。

文章正論卷之七 漢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條災異封事　劉向

（劉向告元帝也。帝尊任蕭望之、周堪，然外戚許史、宦官恭顯並進，剝道成焉。）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

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渝渝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

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列孔子叔孫可見向未聞道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尊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

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

胡銓曰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斷其優劣

胡靚滙曰首二句包三段意括法祖若治性若正家皆當用心在所審也此所謂性指氣禀非天命之性也而元帝之失正在温良少斷

治性正家疏　匡衡

治性正家北海匡衡告元帝也帝儉而亡剛寵嬖人也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武王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虚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茜星海曰十議俱憂深慮遠而中樂逃亡說所以為中國者深末恐德漢說所以料夷狄者明

侯應罷邊備議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天子乃詔勿議罷邊塞事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溪山谷往来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自易有重門擊柝之象而城戍之守已立自傳有周索戎索之語而夷夏之分已辨國不可無備久矣抱虎而寢安保其不噬枕蛇而臥安保其不躍狼子野心變詐可畏其強也則有嫚書之辱其弱也則有渭上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單于求婿漢庭而欲撤備戎心果可恃乎侯應之言蓋漢之所恃以存者嗚呼漢之邊患北為甚而西次之唐之邊患西為甚而北次之為國不可以無備而況疎且忽乎

胡時化曰此對古珠崖當罷誠為有見今珠崖已入職方為大物之邦捐之之策又似數矣蓋古今時勢不同公之議安南者多拾捐之餘論亦未之思也

罷珠崖對　賈捐之

罷珠崖洛陽賈捐之告元帝也帝用其言楊雄曰否則鱗介易我冠裳也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惓惓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北越南獻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群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

茅坤曰匡衡說詩甚精末延款留神動静之節此非成帝所不足也史稱帝善修儀容臨朝淵默尊嚴若神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渚言之爲於邑

戒妃匹勸經學疏

成帝立匡衡正其始也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

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崇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潛可大曰皆遨干羽越裳致重譯自古而已然矣舜窩不曰我何德以来之拜乎而以拜否為通絕欸以蹕耀遠人懾服異國抑未奚

郭舜論通康居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

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驕黠謂康居使也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繼周賛門梅
福之辭合于
大雅雖無老
成尚有典刑
殷監不遠夏
后所聞遂從
所好全性
門

梅福論王氏書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
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
災異數年群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上不納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
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
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
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有胡
曰升平三年之儲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

以盗起歸之
失士可謂知
本

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
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
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時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
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索隨和言
求索隨己及與己和也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
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
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
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
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等術今臣所言非特九
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
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
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
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
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
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
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

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泰阿劍名）故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
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
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
過而獲其謀（過謂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謂射）
管仲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已成體
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
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
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
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
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
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
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
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十月見詩小雅）留

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
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
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
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
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景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
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
始庸庸孰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湯可大曰至聖之後不封非所以善承天也李夢陽曰聖嗣自宜封奚必續殷後文降繼嗣之微於不封則既封之後胡不以昌嗣報乎

梅福請封孔子後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武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乎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

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向之謂陳湯曰灾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潘子曰誠心苦口漢家表跡此為忠

紉第一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極諫外家劉向告成帝也成帝耽于酒色王氏擅權趙嬖亂家禍本成矣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蘇明允曰一言而兩家俱安有味乎其言乎不特為漢忠抑雖為王氏謀者亦無以易此策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彊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黃震翁曰人之不朽者不以骨九疑之山會稽之墓豈謂帝王然亦以神明之所藏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書奏上甚感向言從其計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三統故存三代）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
小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
列（不改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
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
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
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
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游行道不得事在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

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
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
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謂人立可隱肘）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
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
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
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
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
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陳蘇曰利害甚辨悉甚然至此知墨子之道有所激而發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皆大
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
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
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
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
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
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
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
魯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
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惛焉（惛謂不了或於此事）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語曰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與太公比而亡殷追姹好美二上年天子于掌股上若比江漭而漢亡

論立趙婕妤不當

劉輔

（此本傳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封其父為列侯輔上書云云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賴曰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

禍而無福市道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滿可大曰朱雲折檻慶忌免冠劉輔掖庭慶忌首救二人之不死皆其力也帝之不果治輔于理宮殆悟於心而迷于色乎抑亦天欲亡漢而奪之鑑也

上書救劉輔　辛慶忌等

輔既下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云云上迺徙繫共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諐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顏曰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臣等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悅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丘瓊山曰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為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荒落不毛之區無與焉固所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illegible]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云云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蕃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諼詐辭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谷永白食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云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

閨門萬化之原也帝而荒聽永言耆淫勤政事絕女謁王氏將敦遐不給何變之敢圖

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

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

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紀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

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谷永傳）

胡龍淵曰按永皆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以永之學術議論儒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谷永論神怪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勞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上善其言）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罔猶蔽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輿起也謂起而遠去）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鄒氏風用五德）與山石無極（言禎長壽）

（崑崙九成上有縣圃圃之上即閶闔天門）

（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

（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許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即消液因假以為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盪盪空曠之貌）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

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季顗曰：堯微行問天下治不治，宋祖微行，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伍胥曰：白龍魚服，見射[illegible]。日[illegible]帝之愛[illegible]君之大[illegible]土之防[illegible]具見矣。

谷永諫微行宴飲

成帝永始二年，還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

開，則四方衆臣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令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

直攻主矣可請勤懇第有秩而動亦何以服趙李之心

用婦人之言自絶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以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

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穿地爲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又多也榜箠朁於炮烙朁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輙墮於炭中笑以爲樂朁干感反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爲之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

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肝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

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二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弭安也）厲崇忠直

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父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夙夜孳孳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於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班固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重于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欽識丁傅而永欽不敢言王鳳其勢然也及欽欲把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爲至其引甲伯以阿鳳陳平阿于車騎情金火以大合可謂諒至而談有者

谷永論微行晏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

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

陽九百六之數談者難之右人者將遂拙求數耶

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屮蕃滋符瑞竝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湧出妖孽竝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無妄之卦運（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取易之無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災阸（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紀久不塞除（記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

班固曰察其所言假設經義依託象類或不免于億則屢中

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后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媟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

臣謀蓍易妖占之難也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
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
水城闉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
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
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
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
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
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
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
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捄之論

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
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
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
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
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
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
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
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
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

慾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
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
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踈達與杜欽杜鄴畧等不能洽決如劉向父子及傷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永之二也踈可謂鯁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臣也今以其文而録○又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出嘯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矣班伯數言賢於谷永之二踈故附此○以上戒游畋滲彡

班固贊曰師丹父子相繼爲以重厚至三公丹之精學剛主格然楊美傳命善竟締宿儒造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議卒成太子母后之患

然言不勝終獲忠貞之報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奏宜爲共皇立廟京師 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 丹獨議云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按丹持議甚得禮經之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共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云○以上論陵廟

賈震曰班氏獨嘉區區以一節障江河愚未敢以爲信然也嘉本以剛直之資居大臣之位尚得中主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紙兒耳何江河之足云而嘉豈一簣之資哉適不幸遇哀

帝嘉所當明行藏之幾耳

王嘉論董賢封事

成帝建平中爲丞相哀帝初立時侍中董賢愛幸封高安侯嘉因奏封事云云 時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出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

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音彭，擊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令始作治，而

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云云）

賈讓治河上策與李牧備之相似皆小大益牧委千人遂保十年之生棄咫尺亦全數十萬之生靈惜之策售而背之策終未告也然今猶可行焉

賈讓論治河奏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云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六各反 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 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雍讀曰壅 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湛讀曰沈 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屬連及也 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 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一歷反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 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尺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

埶（行音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磦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磦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

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秔謂稻之不粘者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莽亦外族也，何以隔絕馮衛？蓋懼其效尤以分已權耳。卒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也。）

對賢良策論王莽　申屠剛

（出東漢申屠剛傳。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云云。書奏，罷歸田里。）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

無舊無新，唯人是親（尚書太傅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平帝即位年九歲），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馮昭儀，平帝祖母；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奸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東觀記曰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權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光子禹腰斬，諸昆弟棄市。宣帝時謀反覺）。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子夏問曰夫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

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群輩，攻犯京師（平帝時任橫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文章正論卷之七終

帝之得禹若高祖之得蕭何何曰養民致賢禹曰延攬英雄所言出天下自此從也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說帝延攬英雄

鄧禹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王鏊曰伏湛論根本之為急深切著明然王者以天下為家郢中與之主尺地莫非故宇與經營草昧者務為自別

征漁陽諫

伏湛

征漁陽，琅邪伏湛告光武也。欲取天下者，必先固其所都，然後可以四伐也。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

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呂京曰光武之能收隴蜀微獨天命融亦與有力焉融也東交西結右挈左提其為漢棟豈小哉光武之厚融盡所以間之也

竇融讓隗囂書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囂反畔融與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之詔報曰從天求來者竊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者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伯春囂子恂之字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

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子陽公孫述字文伯盧芳字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張弘道曰帝王之興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乃紂之所以亡者何曰惟君造命從民望以悅天心斯命之旣固也

王命論　班彪

出前漢叙傳世祖即位於冀州彪避隗任從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云云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皋陶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載乘也）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然後精神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享天下所歸往未見運

世無本功德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倔起特起也）世徒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遭遇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隸賤）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丁蓋反）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

陸可大曰五者之中寬明仁恕為本知人任使為要其他神奇姿貌異等之狀智耳非帝王之資也

又況么麼（么小也么一可反麼莫可反）不及數子而欲闇奸（音干）天位者虖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音節）棁（之說反）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楶析曰栱也棁梁上短柱也）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斗筲小器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

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扶問反）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

愛（晉以不互 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恠。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猒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 覦音踰）。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黄震曰至治之世無國是濁亂之世亦無國是惟人各持見議論不定國是與爲敗陳璜鄙之

上光武皇帝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后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知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后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自刑有二門
姦人有二天

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贓畀告者如此則専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

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無固曰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于心

緩刑罰疏

鍾離意

緩刑罰會稽鍾離意告明帝也帝明而傷於苛也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

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太史公曰法
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也昔
天下之網嘗
密矣然姦偽
萌起其極也
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當此
之時吏治若
救火揚沸非
武健嚴酷惡
能勝其任而
愉快乎言道
德者溺其職
矣

乞除苛尚寬　第五倫

本傳倫疾俗吏苛刻及為二公值帝長者屢
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晏晏溫和也

陛下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而議者反以為能。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其刺史太守以下。除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文章正論　卷八　十一

是役也破龍
祠焚罽幕阮
于角桔閼氏
銘功封石倡
呼而還單于
震懾屏氣蒙
鏖遁走于烏
孫之地而幕
北空矣宜因
時勢還南屬
于陰山歸西
河于內地通
矜三捷之勃
怨經世之規

吏立北虜並
恩兩獲絲于
吞嗟神鄉丘
嗟帝宅塞誠
狠戾不端矣

伐匈奴諫　魯恭

伐匈奴平陵魯恭為和帝陳王道也竇憲寵
自章帝仇殺親藩欲立功遠夷以擠罪且快
其權也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

文章正論　卷八　十二

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雖他人皆當感而

来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漢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絶如綖都護陷没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彌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凉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願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李九我曰此叙大槩本秦楚月表而潤色成之者文極高古而論亦正大當是譜叙之冠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二表扶風班固作也異姓絶同姓削成帝之纂焉固盖傷之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横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粤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

年間猛敵横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瘖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王鳳洲評此叙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而成之叙事畧帶議論大都言周可為法秦可為鑒而漢以剖封之過削之大甚所以有王莽之變云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王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

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咲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彊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

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班固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數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躬富貴而不以功此周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

戒竇憲書

崔駰

承剧崔駰雖事憲而進忠言欲安國而危社宗也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鄧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

刻諸盤盂。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太史公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昔衛靈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怍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

論宦官疏

張衡

和帝任宦官以誅竇憲。宦官自此擅權。南陽張衡諫順帝也。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影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亦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

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后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范曄論曰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来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

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鑿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貞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乖議必混先言之禍至戚援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屏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扰

班昭請歸兄超書

班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乞歸而超妹曹壽妻昭亦上書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

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獲。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漢順帝無蘇李遵其言丑斗之杓覺禍爲烏得有宦侍之禍爲萬世裂扎廼贅藩而終迷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烏能用之哉

災異策 李固

災異漢中李固對順帝也帝即出阿母內常侍爲然固亦被構西歸也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

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鋭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禄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

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內而應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漸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

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呂京曰謙則致福而保位今家盈則致禍而夷滅故流此箴之大戒也

外戚箴

崔琦

涿郡崔琦戒梁冀也竇憲梁冀大將王莽者才劣而速敗也母后專朝故其宗戚崇盛也是故君崩主幼擇賢宰而委之政古之道也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宴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便宜策論親喪尚主官女三事

荀爽

潁川荀爽對桓帝也奏聞即棄官去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

唐太宗之以禮下嫁王珪之夫婦受拜為子順無忝焉

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

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察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察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

周制內官不過九御是以徽嗣蕃育培養壽命之原晚近宮女數千適以湮陰鬱而多斲喪耳放簡出宮女亦一盛德一事也

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福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

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胡時化曰說正當時利病令人恐怒令人流涕而佳言好句滚滚叠出愈讀而愈不厭

黄瓊上桓帝疏

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俄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延熹七年疾篤上疏諫云云其年卒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虞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阤民鬼慘悩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書功於無刑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

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内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

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毁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協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别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曽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胡時化曰美詞飫論爽快心口深謀遠慮柳蔭望歎有致命遂志懸語直氣壯

劉陶陳時事疏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故上疏占湊不省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耳不聞檀車之聲（檀車兵車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麑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孔子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婿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時有雊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而脩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甫申侯甫侯也夷王厲王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陳古迂曰草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不容不言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凡宇宙間有一物不遂則吾心不愜焉發緯有宗周之憂漆室有倚恤之嫠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府也位非九卿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始游太學乃歷詆政柄之不可假直諫之不可誣而又薦李膺朱穆以綱維國政雖瀕於死而不悔嗚呼其心何超然度越也俗者觀其疏首言天地人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俗人言也陶之心不以分而以理其禹稷思天下之饑溺猶己也夫

眞義忠節讜議雖片言隻詞足為世重不可止以文章論也

論外戚縱恣　張綱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延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唯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云云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用）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道不由道位過其任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

論宦官縱恣

（本傳時委縱宦官綱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云云帝不省）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昔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眞星海曰閹尹之禍如毒藥伍歛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奈何為刀鋸之餘奴僕薰腐之徒戕殺天下豪俊

論宦官陷害忠賢　陳蕃

（出本傳延熹八年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瓆瑨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並坐髡鉗蕃乃上疏云云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瓆瑨皆死獄中）

齊桓脩霸務為內政（國語管仲曰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忠戟）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悁悁忿也）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讁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

胡時化曰前段之言可為殺氣後段之言可為痛心

理李膺等黨事

漢衰上思以清議直道而振之君不叫帝寺快其憤陳蕃極言警靈帝也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說者蓋亦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王之下很俱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李屁門曰盧植之規知本之論也夫慎擇英君而立之羅致賢親而輔之天下事大分矣宦官亦何能為胡武宜之開闢也武其凝思哉

獻書規竇武　　盧植

本傳武既立靈帝秉政朝議欲加封爵植乃獻書以規之曰云云武不能用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嫠婦左傳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漆室女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聞曰欲嫁之女曰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殺去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楚公子比恭王子靈王卒比立為君公子棄疾殺比自立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卿士尹氏立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亂賊因常侍而起忠賢為常侍而亡父趙母張禍亦然哉時事可知矣

乞斬十常侍謝百姓　　張鈞

出張讓傳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張鈞上書云云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下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與張角交通

仁孝一原惟叅伯陳情謂以事偽朝似非仁人之忍言者亦委曲以全孝若明天明王方隆唐虞之德也是所以為仁也

延篤仁孝論

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後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公劉以仁從德曾參以至孝稱賢夫曾閔以孝弟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漢末羣小濁亂自絶於天天猶不忘儆戒賜之書當復致天烏矣

楊賜書對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乃書對云云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

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 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頼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恠則脩德諸侯見恠則修政卿大夫見恠則脩職士庶人見恠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蔡邕稱朱穆貞而孤有烈羊之節噫嘻之從卓與穆之從龔也龐山已窺其微矣然蔡京之薦是亦不可已矣乎真所謂夢中說夢

朱穆崇厚論

穆桓帝時為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媿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滅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實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庭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推隱人過失故能振英毅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依依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蚡武帝皇后弟為太尉韓安國坐法失官以五百金遺蚡即召為北地都尉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為大夫史魚衛大夫辛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益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

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樊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邴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潛可大同貴有常家尊在一人是人主之所以肆然民上也獨不曰匹夫匹婦亦能勝予乎奈之何以天下恣睢也

理亂

仲長統

山陽仲長統傷時君也不知稼穡之艱創業之難任小人惑女寵好土木從奢放也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迺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迺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瀰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

說盡民情敘服所以然之故人主見之可為寒心

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

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

詩云有兔爰爰雉罹于羅奸人擅無窮之福利善士持不赦之罪專得此詩之胥矣

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辜苟自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

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嗟呼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得賢臣而專任之可也不得賢者而任之專適以階天下亂耳

法誡

仲長統傷漢三公之亡權也光武不任三公終東京之世君子不得有為雖楊震之賢不能去一阿母況其大者焉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二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来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敗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

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

何其詭耶

楊子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自全潘可大曰合潛夫論觀之當有惕省處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

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

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癎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

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鬼神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竭民財力邦本為之不寧逞士淫刑人心為之解體況優宦官驕興後宮侈靡漢之云亡具[illegible]一瓠中

論宦官綵女等事

出本傳靈帝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因不敢當因上疏陳事云云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強為中常侍

呂彊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為列侯節等品卑人賤讒諂媚主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此 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 又詔

書於河閒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又今外戚四姓中官公族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穀梁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圜則水圜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又聞前召蔡邕對問於金商門毀刺貴臣譏訶竪宦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

條致邕刑罪室家徙放故太尉段熲毋髪服戎功成皓首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陽球誣劾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衆怨弭矣

郭有道碑文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虚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

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樓遲泌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言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傚。

宋儒王氏曰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桓靈之世君子在下小人在上天下無邦矣李元禮范孟博輩危言危行激成黨錮之禍至今令人痛悼惟徐孺子郭林宗管幼安申屠子龍鴻冥鳳擧繒繳不及庶乎明哲保身無道則隱之義卓乎其不可及也蔡邕曠世逸材也秪緣傾心董卓遂為君子所不齒惟有道碑文褒不溢美當者無愧林宗之懿行非此文無以發之君子不以人廢言是之取爾

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舜四患崇五政亦何能為哉權奪天威去凶奸賊此當時最要急務而悅之所不敢言也

申鑒

荀悅

申鑒潁川荀悅陳古告獻帝也是時士皆歸操獎成篡業悅備事帝也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迺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

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

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
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
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
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
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
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
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

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
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
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
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
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
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
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文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

蔡邕書碑陰一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曹娥碑

邯鄲淳 代度尚作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
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三
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
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
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
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
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
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

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
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
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
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
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
自脩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越梁
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
名勳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於后土
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列之義門惆悵花落飄零早分

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効髣髴以昭後昆。

肉刑廢久矣三代之法可以仁民者莫如井田不言井田而言肉刑是不敢養人而敢于殺人也漢文之詔曰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教未施而刑加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大哉王言融得其旨矣

復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孔融以征伐之諫貽破巢辟邪之災禰命以鼓吏之謔家荆州黃狎一禍皆憤所不平激而謁者

薦禰衡表

孔融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也譬響之應聲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

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躒諸夏卓躒絕異也躒力角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曰性合于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閒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亦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坌涌貌也坌步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

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纂小者為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畧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儕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

所寶惟賢則溺人矣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些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臣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孚峰非曰孔明出師表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

樓迂齋評一篇首尾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

胡時化曰內外異法甚是宮治非識治體者不能道此

出師表

諸葛亮

[出師表琅邪諸葛亮將圖中原告帝洋也正漢賊之名度彼已之名伸大義於天下也]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益州今成都府]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謂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詔勅後主汝事丞相如父）受命以来夙夜憂歎恐付託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師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東坡評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致也

成敗利鈍都無計較義氣忠肝直欲為知己者死

再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昭烈賊謂曹操）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并二日糧為一日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知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為孫策所據）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曹公糧少議欲還許戰之）危於祁連偪於黎陽（袁譚兵偪之）幾敗北山（即仰山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趙雲敗之）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稅曰賨亮征南中既平即其渠率而用之賨叟青羌皆此屬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

稟天地之正氣者斯能為天下之正議孔明傳操于項豈計成敗利鈍

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擬者哉。

合衆弱為一孫小國之形也吳雖借逆未至如魏之篡弒拒魏和吳同是正策况魏平吳亦不能久矣

絕盟好議

諸葛亮

權有借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文章正論卷之八終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法象論

徐幹

北海徐幹言敬也君子脩己以安百姓也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墮讀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

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

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湣（湣音閔）碎首於棊局（魯生虜宋南宮萬萬歸宋湣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陳靈被禍於戲言（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氏曰徵舒似汝徵舒弒公）閻邴造逆於相詬（齊懿公刖邴歜之父納閻職之妻二人相詬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子公生弒於嘗黿（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咲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

指於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謀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虐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

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惰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文公以肅命而興嗣（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免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免服）郤犨以傲享徵亡（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於衛衛侯享犨甯惠子相犨傲甯子曰若成叔家其亡乎）冀缺以敬妻受服（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餉之敬言於晉文公公以為下軍大夫）子圍以大明昭亂遠（遠音偉）罷以既醉保祿（楚令尹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楚遠罷如晉莅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鄭七子餞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鶉之賁賁曰牀第之言不踰閾○第音止）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

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閒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天下事不可過系制懲過為別懲其禍且出於意所不料曹丕懲骨肉之禍而司馬氏側而發之天之故亡人國豈人之智所及備哉曹冏指明利害諄淳數千百言爽而總之不惟無髮之事即當目奐亦見於難矣

六代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冏

曹植欲奪適丕以術傾之逐流弱其宗曹冏恐孫之而亡著此論感悟曹爽不納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相鎮親疏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

大都錯綜前人奏疏議論語若斷續而意實貫串

德其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

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

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與諸侯共誅諸呂）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

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助祭飲酎獻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

龍氏開基與司馬一律蓋篡弑得之而亦以篡弑失之天道然也即封建亦何能爲

侯（削縣免國）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
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
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
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
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
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
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
獨忠孝於惠文而叛逆於哀平也徒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

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
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
立於上臣弃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
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
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安處悲夫魏太祖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譙沛鳳翔兖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
都潁邑漢氏奉天禪位大魏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

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
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
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土兼軍伍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
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
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
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
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
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

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
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
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
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
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
植於宮殿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黑墳肥土也）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
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

危之患矣是時天子幼稚作此論感悟曹爽爽不納

柳子厚曰封建非聖人意也程子稱其亦窮得分數要之天下時而已矣古之時宜封建則以封建治今之時宜郡縣則以郡縣治總之謹任人持大體則得矣

五等諸侯論

古制五等公侯伯子男也漢封爵不依古制陸機傷之而作此論也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愽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于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

封建者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列聖人無所為而為亦何嘗計及禍多禍少

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累（也綱）四（體辭雖）而
心膂（膂音旅）獲人。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乘業也。
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
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救於彊禦厚下
之典，漏於末折（末大必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三季，幽王、桀、紂也），
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
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
革於時，封畛（畛音疹）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
（二王，夏殷也）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
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

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
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
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
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
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
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
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桓公振而矜之自誇

美也），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
之志（晉侯請隧，楚子問鼎），豈劉項之能闚闞，勝廣之敢號澤哉。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而覆滅之
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
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
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

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
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
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
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
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
者七臣，干位者三子（七臣一曰蔿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
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安然，以治待亂。是以厲宣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豎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簒逆之載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亂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奥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

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患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彌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損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當可大曰思讀徙戎論而竊有慨于今之戎也十來十歸窮來富歸勞來逸歸自來自歸若無人者然咲夫幾何而不王戎心也夫[illegible]當大亂之[illegible]山思以咸[illegible]皆戎而徙[illegible]以中國一[illegible]州于子在上無天武席

擬四海內輯總北之根蒂以安然不為邊境深計哉

徙戎論　江統

漢遷諸戎于內郡至晉種益繁陳留江統知其必亂華而預弭之也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

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埶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

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滑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瘁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埶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氏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埶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埶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

仁俗惜戎禍而唐以安史之亂濁亂中原泛至石晉割盧龍山後以賂戎宋氏迄與戎共治天下分南北馬終之北轅南渡晉天寧乇肯以鮮介耳戎冠裳而後已為江統惜者毋徒以鄙惠論也

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

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太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至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

李長庚曰晉承漢月旦標榜之後以為既風之弊漢民之亡也遂矯而立中正九流足以得人手劉毅八損之說鑿鑿可証而君方深後臣方清議泄泄然何暇論此

中正疏

晉劉毅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瘁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曰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刀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刀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鬭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拜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異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守正之法苟用之官亦鄉舉里選遺意奈人情末流變態百端且訴訟之禁是聽一人之恣惟也公論何由起而正人凡子亦何以自見乎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覧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静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其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皆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虚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鋭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
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
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
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
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
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
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
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疏奏優詔答之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豈易言哉左氏涉其皮膚杜氏窺其藩籬善學春秋者必先得聖人之心而後已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

芽坤曰魯郊星祥聖經托始延史邊之紀事亦曰述隆學以來至十麟趾噬漢武之一角獸麟之說也象祁之折足麟道之窮也則謂麟為不祥也亦宜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

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 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李長庚曰公羊穀梁事多罣漏詞多詰曲使無左氏此二傳且不可以句故予左氏法其精嚴于公穀玩其質峭可也

春秋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簒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故此言春秋以詩證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雪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自昔至此皆推敘春秋所由作）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此駁三傳之失）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

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上言三傳各有失此言當折之道）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

聖人作春秋高褒貶如化工之福善禍淫本出無心如必銖銖而求合之則失其意矣惟解之以有心是以誣短俗刻之弊因焉甚則目以腐爛朝報也

孫次崖批此序說春秋本末又三傳得失最明白痛快然文體至此覺已漸衰晉無復秦漢渾厚氣象矣

之論石渠分爭之說龐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

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予視昔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弟子各記所職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東漢以氣節相尚釀成黨錮之禍其父馨鼓烈矣是以言氏變之變而為清

黃憲傳

范曄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

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此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鄙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

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不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汎可大曰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申屠蟠傳　范曄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可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

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酧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

意乃相拘敎樂貴之徒邪因披手而去不復與言再擧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

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髪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迂齋曰此篇最善形容時事鋪敘纂寫變態不窮意歸於禮教不明終始亡國之慘令人讀之惕然

晉紀總論

干寶指晉之所由亡也由失禮教焉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艾善武泰善文）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夏侯玄李豐文欽諸葛誕）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淮浦許洛謂欽誕也）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善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

三國斬艾生靈至晉畧定亦若六國之後有秦也元元黎民有更生之望向使明于大道篤于仁義毋弛武備毋啓禍端晉之為晉未可知也

杜之決（王濬杜預）況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

器不可治小道蘇子大用之則小用之則

石之将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将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

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受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

道德典刑萬世規也晉室開基無有一焉何曾已預之矣豈必待夫婦之亂兄弟之爭五胡之群擾而後見哉

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頴實栗即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

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貊（貊靜也）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皇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煩辱工之教）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

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爰及上

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齊王廢高貴鄉公即位被弑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以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

易占中饋詩戍非儀春秋以來禍敗多矣司馬家兒為官而為私乎何至守節不辱延出一符堅之毛氏耶

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

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頑女莊櫛櫛音櫛織紝紝音壬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枲音洗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鑿契也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

實論乎之
別業固異於

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庚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
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
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
傅咸之奏錢神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
札必得之於聲樂（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范燮以厲公無道乃使祝宗祈死）
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
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
人之惡乎。（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淫亂事也）懷帝承亂得位羈

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
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
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
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
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尚文（文一作之）
讖曰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
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長安
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琊王為
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
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二

宋代修之作史者不能為是言也可謂直矣

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也一作乎）淳耀之烈
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休齋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歸去來自出機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淡謂霓裳羽衣而不綺

晨光比晉之將微孤松比晉將革命而己既不求仕又不求仙優游田園豈得已哉此意濯溢言表渾然不露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源流至論云靖節之歸去來有野鶴任風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也或者有以賦為辭之譏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序陶潛隱居有詔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要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藉資藉也薄賤之也韓詩外傳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淳于髡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

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歎堯禹言視堯禹如一父老謂巢父伯成子高也錙銖周漢言視周漢如錙銖謂伯夷四皓也緜歷也浸漸也言世遠而山風漸微也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人自為量言人人自成局量也此其紛跡尚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便與古殊矣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尋陽郡名淵明潛字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傳郤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學辭可為人師終不以是見稱文取達意不以浮華為務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惟蘊藉故雖處衆不覺其多惟當理故雖發言益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汲井舂臼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藜草也菽豆也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勤苦也匱之也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
悟毛子捧檄之懷惟思也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
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
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以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後漢書毛義家貧以孝稱
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
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
可測昔日之喜為親屈也衿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棄官從好偶諧也論語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
跡深棲於是乎遠世紛世務紛紜也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
祭鬻賣也魚菽之祭祭之薄者貧故也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

出奔晉織絇邯鄲接絇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劬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蒿也織蒿以
為食也心好異書性樂酒德本傳云性嗜酒簡棄煩促就成省
曠張茂先詩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
歟莊子至貴國爵屏焉屏者除棄之謂也又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窮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有詔徵 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
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本傳卒年六十三白樂天詩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
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則知終年卒所皆有可攷今不應言若干其里近識悲悼遠士
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
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靖也好廉克
己之操節也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

靖節徵士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介特也豈伊
遘曷云世及伊惟也遘遇也言非遇時之人亦無世祿之及嗟乎若士望古
遙集若士謂潛也集謂侶也古人而遠與之為侶也望韜此洪族蔑彼名級
韜藏洪大也潛即侃之曾孫孫故云洪族名級聲名階級也茂之睦親之行至自非
敦睦和也敦勉也言和親之行自天生非勉勵為之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布謂
季布也季布重然諾故云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夷平也粹不雜也和而
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
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人依俗則以為尚同違時則以為好異有一於身
必彼談論默置言不為人所非議也因心而違於世事言不同不異也畏榮好古薄身
厚志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敦道德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指劉裕州壤謂

王弘輩也虛禮即虛名位之意言虛賓賢之禮以待之也推風推讓其高風也孝惟義養道
必懷邦義善也懷邦不忘君也天之秉彝不隘不恭秉彝常性也不隘不
恭在夷惠之間也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度
量難鈞進退可限可限者中規矩也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司馬
長卿病免客遊梁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以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辯早
辯也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無適非心即無
入不自得也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巘山也葺宇修室也晨煙暮靄春
煦秋陰煦陽氣也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
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躬兼猶云身兼也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人不堪
其憂否不堪也然知也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唯道

性（隱約儉素也還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理亦是樂道全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鵩鳥賦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斡轉也吉凶翻覆流轉有似繩縷相纆次也冥漠報施謂神之報施善人未明也）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善人乎於此實為明智者所疑也）謂天蓋高。胡𦔳斯義。（言天高聽卑夫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履信斯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曷憑何寘言不足據也）年在中身。疢維痁（傷閼）疾。（尚書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壽六十也左傳齊侯疥遂痁痁瘧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達天命也）藥劑弗嘗。禱祀非恤。（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祀求福也）傃（素音）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傃向也幽幽冥也終畢皆言死也）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去聲漢書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述其事令人書之即遺令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

薄斂。（訃報死也言潛戒令不必達人報訃於親友所賻者皆使却之哭者無令極哀斂從儉約）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遭逢也壤地也使逢地即穿不擇地而葬也旋葬言僅可容棺也窆葬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追之自言追念之意化先也）自爾介居。及我多暇。（爾謂潛我延之自稱也）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閻閭里也盤樂也憩息也不用舟車而携手同行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孫子曰方則止圓則行誨教也此延之戒潛之辭）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哲人卷舒謂遺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於載藉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予皆佩服）爾實愀然。中言而發。（潛後贈延之以言也中言而發即言必有中之意）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潛恐延之忤才以傲物遇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言潛既沒智者之言日遠誰復箴我之闕失也）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高士傳黔婁先生死以其甘淡味安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其謚為康展禽柳下惠也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之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加彼言過於黔婁展禽也）

宋儒王氏曰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察爾顔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顔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云張良思報漢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

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辯隨還鳥泯

迂齋曰文帝短喪之詔嘉惠天下士民非為嗣君設景帝不察而安行之不仁甚矣其辨也一二仁孝之主衆行方始而時臣類執不阿以爭

孝文議服喪

元魏文帝欲終喪其臣止之帝引漢文遺詔恐妨民業非令嗣君也魏主能行之且加於不慈之謫后是難能也

帝既葬文明太后于永固陵。群臣請公除。不許。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音。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

有君如此不能成之與朕世子相類獨不曰是誠在我乎雖夷德請輕之不如諸夏之亡也

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群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群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子。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群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柰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期。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群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

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者。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其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群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帝曰。

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若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

潛星海曰首二條幾于理道後四條達于時務守令循此昭率先之敎蓋敎養之方即三代之盛可幾焉

六條 蘇綽

六條後魏武功蘇綽所制也自漢末之亂亡歲亡兵民不保朝夕宇文泰得政與綽共倣周官作法以息民也晉棄中原諸胡據之能臣策士效忠於夷也

其一治心身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

條分縷析悉[illegible]周密

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

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
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
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
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
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
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
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
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
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
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

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無濟三農之
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
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
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
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
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
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烝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
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
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

志行二字甚付觀人之法

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
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
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
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
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
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
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
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
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
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

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
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
卿之冑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
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
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
而為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令擇人者
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
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
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

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虚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

之飯牛寗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

訟獄之繁多也貪者賄之趨者昏之酷者賊之滑者舞之國家斤斤三尺其能求尋丈之好哉

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皆人發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無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禮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別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

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含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

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
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棰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
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其理所寄今之
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
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
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
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
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
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
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

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
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
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
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
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
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
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
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其六
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
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

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
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
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舍豪強而
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
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維織績起於有漸非
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
織絍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
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
為已過棰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
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

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
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
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
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
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中說

王通

河汾王通論治之言也天下始有儒焉

楊可大曰文中子言之粹者乃在中說而續經則其僭也大抵急于用世是以至于獻策而自輕急于傳世是以至于妄作而不憚志道者尚儼而游之也哉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　子曰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

以羊陸之事望素是欲舜武行於商君也

李密得文中子可以師得唐太宗可以君柰何兩失之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悲夫

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

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薛收問恩不害義

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　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

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

文章正論卷之九終

畢海曰三塗六道不惟愚若入焉而溺即歸為賢者溺心力以窮之而不可得是以陷人最深而佛乃曰妙悟一悟之後顛倒縱横無所施而不可恣遺固如是耶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祜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請除佛法表 傅奕

石虎姚興以胡據位故佞其胡神中國大傚之相州傳奕惡其害於治陳古以告高祖也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愒愚夫。詐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

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灋。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灋。西晉已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縶。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蘊古大寶箴真人主龜鑑竟以一言忤旨身陷大戮太宗真過舉而少恩哉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叩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文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佑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貞觀致治之初太宗之修心未萌是以憂勤惕勵之意惓惓不忘君臣論治之言至今可為師法

貞觀君臣論治

唐太宗諮其臣也言則美矣　　唐太宗

武德七年。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高祖立王為太子。秋八月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為太宗改元貞觀。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且曰勳賞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

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上與群臣論止盜

秦王懷君之仁其為不信之大者無過于是詔令其小者也

或請重灋以禁之上諭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

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

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
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
以來年為始散還之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
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
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
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鄉者
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
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
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
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

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
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
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
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
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
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
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
侍御史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
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
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

纇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
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
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
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君愎諫
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
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殺世基等亦誅公
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上謂公卿曰昔
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
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

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
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
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
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
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
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
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
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
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
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

太宗知紂之亡身而不知易世之後已之足以亡唐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信哉

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上達矣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

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都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

過行二三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即為之罷役上謂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

澤可大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大亂之後天之所以開聖人也

有不通書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之任群臣天下至譬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司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

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

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啣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斵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搆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

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絶讒搆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懼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魏徵上疏曰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

潘可大曰有司奉行文書無有實事此當今大弊也郡縣督課而俟還監司望風而首鼠甚諫察言而觀色宰相俱主而上下弊窒獨負觀也

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其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

侍御史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

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特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嚮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不以為儉夫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

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

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

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因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　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貪冒財利。與夫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為鑒戒。

[illegible]所愛君必[illegible]其漸十漸之疏。徵誠有盛太宗矣。猶不能為建元杜奪嫡之漸乎。胡明于此而昧于彼也。

十漸疏　魏徵

十漸疏。唐魏徵規太宗之克終也。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布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

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此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

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柰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

豈安人之長筭？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

珍奇異獸耳目之玩，何損於國，而激切若是，蓋獨不觀之宋徽乎？靖康之禍，花石綱基之也。

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暱。暱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以來，

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

時教習之處道路遥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
為觀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豈可救乎此其漸不
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
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
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
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廷將陳所見欲言
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
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
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
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

以為深戒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恒若
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
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
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
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
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
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
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
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
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

君之勤怠與否不出一堂而民應之如響貞觀之治猶若此而況皇王之上理乎

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
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
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
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
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
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
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
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
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
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

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
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
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
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
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
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
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
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
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
者也

字字珠玉句句樂石漢班姬之流也兵息則國家之神氣自振役罷則國家之元氣益固而地廣人勞之流遁人樂身之戒即賢士大夫難之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無揔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

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幷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沛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

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知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伐高麗表　房玄齡

太宗既威四夷脫復逞於東遼淄房玄齡疾革上諫也若好兵亡不自揭者唐再世而遭武曌也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

淪可大曰逆耳之諫與膚受之愬明與情之所由分也太宗爲廡之征斧正坐此玄齡指而言之可謂中其膏肓

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王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

勤政改過帝王所難文本之諫中太宗之膏肓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

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况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星海曰太子天下本搖動每自諸王始太宗早從馬周之言當無廢立之患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

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雖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

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故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

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故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家之常事 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

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雖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

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　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　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舜崩于蒼梧禹死會稽曷嘗侈其陵寢而萬世之下民狂夫祭賊不敢言毀厚太宗明主也世南不以是規之乃區區稱漢哉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舜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
骨并盡能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
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
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
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
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
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慼慼也今為丘
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珎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
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灞陵
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

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
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
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
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
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為
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
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
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
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
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

勞矣又漢家大郡 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
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義府擅殺義方彈之當矣高宗阻抑忠貞護有奸回亡唐之禍豈獨武氏為之哉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勸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皆非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狶光武聰明寛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鑾厥夷落獨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憲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

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倿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伏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好原宥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甚矣高宗之敝也立后不正其始終欲報天下而昇之以唐為周焉宗自為之可惜則天篡位之時舉朝皆婦人也

群臣諫立武昭儀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宗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

昭儀昔事上帝身接帷笫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正歸田里

高宗時王后之廢侍中韓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

高宗將以武氏為后中書令來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大姒關雎之化家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

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太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付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

陛下不疑事遂沮

安恒兩疏當與日月爭光僞多作之反而以為已實與謀卒以受戮悲夫

請則天皇后復位皇太子疏　蘇安恒

武氏據大位廢其子而淫刑以逞老而偽矣蘇安恒上疏為宗社計不有其軀也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物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閤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杆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天下皆知武后之罪為當討而不知敬業駐師金陵亦以自為幸而勝焉不知唐為何如何須以漢嬰之事賓元忠也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代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武曌罪惡貫盈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敬業等聲罪致討謀雖疎而義則壯矣昔人比之翟義者是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則賓王固心乎唐室者也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

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與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元忠不待價而沽已非始進之正及再相唐室不省如客之訓鄙夫可與事君也乎哉

規魏元忠書　袁楚客

中宗復國厚而不知奮元忠固位殆卹君相若此唐殆再亡也陳郡袁楚客規之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

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行本業專以重寶附會權門皆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昵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

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閹豎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虛府所造皆官供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

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武氏之復根五王失之而根源則在中宗之廢韋后韋后之誅三思也就使武氏盡戮其無罪氏乎

徐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臣暉等言。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内崩離。天曆之重歸於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

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衰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孼。誣惑叡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甚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屛。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以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内衆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

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柰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廟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思竭丹衷。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覆車之轍人所易鑑中宗親罹武氏之禍而復寵任韋氏彥範之諫切矣如啓主之易感而難悟何

諫韋后預政　桓彥範

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爲侍中。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婦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佐天子。

漢祖少恩紀信不叙而大史公以筆佐漢賞亦不爲紀氏立傳使湮滅無聞紀豈其遂冥乎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頹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號名城。坑勁卒。弒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屠者。莫敢牴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率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願忠節以自効。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千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鉏麑觸槐以取喪。高辰對諫而赴瞿。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

則無以尚也。苟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絶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齋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穡。人無懸耜。野

無青草。可為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沉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禮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耀爍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韙之。乃推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俶儻。奮威武兮。虎鬬龍戰。扶危制變。挫強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追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氷壺之誡識大夫然仰羨小吏欲子請說其潔安在

氷壺誡 幷序

姚元崇

氷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氷清外涵玉潤此君子氷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氷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官當官以割剥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懸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此清貧吳飲酌泉麗恭致水席皮洗情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發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氷壺是對烱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諫立武惠妃為后

潘好禮

玄宗欲立武惠妃為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事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

徐孺子有伯夷之清風而濟以下惠之和氣陳蕃䓁足以及之

後漢徐徵君碑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甍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貫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顏闔鑿坏以遁迹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絶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登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九齡之風度帝之所畏而敘也姚令公尚通齡規之以直開元數載盛治齡之功為多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閤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指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

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今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帝道廣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衯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溪言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所以為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脩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

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潛可大曰七
毅流血萬世
派芳比干之
死榮禦不亡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内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揄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

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楚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横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摠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殁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昏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牘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發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闇親失而不争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

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群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愧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載閭刊石銘美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求靜之心即動惡動之心非靜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逆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楗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為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有盛德大業是言德之未盛則業亦未大可激諷于祝詞中矣元結激文手段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換韻又是一體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一罪案耳

元次山文章多傷巧處而崇化之論否未治亂覺正大無疵

崇化論

此篇論治亂之漸有照應有波瀾而詞句簡老與秦漢之文相後先者

夫治興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昌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亂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群陰惡糾陣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惟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係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為本以忠慤為節以廉直為限以羞惡為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耻道喪國維殄絕汗拔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胡不亡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四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象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祿吝寵依救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狷廣夫秉慤則曰茸材毀蠹樀疵則曰昧體叢奸正否則曰機檳賂財寶者有續譽代炎門者有幽默巧容默者有高爵善材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陰沽軍功者有上賞問豪賊

者有疾禍禁私制者有滺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群摶礫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頓仁義不明賢直嫉怒閭巷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滺病也夫明者睹患於未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從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人乎君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化之門熏含鄙之穴隳強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媒則大化流通四方為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良驥之所必踶尚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二五之化不足為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臯陶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醯則蚋生施飼則魚聚箕渠則化虫視則倡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上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辯也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雹天迄于獨夫稼歷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宋矣微子諱啟實帝乙元子帝乙憎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為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虓虓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俯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

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榱欒茨既著月衢頹撥
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
乃作頌曰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止惏下黷
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湯矣微子
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
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烏焚其巢桓桓周王
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授包祀商修器啓宋分茅
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露若春養以戴以翼
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載餘響我來祠廟求祀遺芬
荒堦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
用流斯文

正義外說也材亭內說也關大夫祇柱其關一日未死夏一日未亡自能逢殺所內外之說得以自盜夏之亡始決矣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於人心為虺為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儌福里迂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諫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拚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跡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跡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呂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祊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放人比干攜手而遊耳鳴戲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

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駕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楊綰作相滿朝徹騶減樂其誠信于士大夫有素矣使少延一二年貢舉之法必當次第舉行惜天奪之速也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訛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

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将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輙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奥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

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副吏部便與官其一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與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脩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

舍同議奏聞

楊綰之議是因古人鄉舉里選之制酌損益之可為後王之良法矣當時不能用其弊遂至今日世無善治職此之由豈非千古之恨哉李唐名相當以楊綰為首即此可見矣

自唐以來議貢舉者執不設鄉舉里選之說而終于糊名帖括行之不變豈古法則不善哉蓋亦時為之也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之子。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

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捧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是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

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

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
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
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
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
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
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
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甚謬哉祇足
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
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諸郡量置
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

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
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櫌櫌由其歸本矣
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宋王氏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教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王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至識取士以安史之亂為聽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盖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曆促恥尚失所而晉祚窮其知本哉

星溪曰元之意與陸贄同皆欲以罪己之虛辭收人心之既散德宗卒而聽贄而流之策亦宇文虎中之無益而已矣

請誅程元振疏　柳沆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
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
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
夷皆習戰鬬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
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轂向有三
載緜地數踰千里謀臣不與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
陛下效一戰啓攜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焚陵
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
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

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
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狩汾浦西失
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
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
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
有警急十月初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
下兵一人不至者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
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
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
叛陛下以為虛邪實邪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

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授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廻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

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動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脩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聽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計伏惟陛下審圖之

詩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乎垣故兇母之門基丞盡之禍而小人之窺何深矣德宗欲含子而立姪與武后之訟立三思相去不能以寸

諫廢立　李泌

君不明而多忌至於疑其子賴有相救免於不父也

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召宰相李泌告之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一旦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誰語卿舒王為姪者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而曲從陛下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之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

臣以姪為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

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常監國託付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跡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

國運盛衰豈曰非數第人君造命必曰陽九百六則一星官曆師能之矣

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他日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顔真卿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孔氏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否泰損益之辯豈公言之悉矣彼皆不知從其損而反其益樂其否而難其泰

奉天論急務狀　陸贄

德宗遭涇卒之變出居奉天吳興陸贄述五后之興衰以儆之也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書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益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炰烋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

一代規模自有祖宗足法循之者治悖之者亂如漢之文宋之仁宗之賴天子孫行能而業其成修辯至今存法出固不必可犹三代

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疆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儆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欲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

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讚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詳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

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則據命甄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内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蕪賴遺澤在人

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四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閒皆嬖幸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己從諫尊用耆老採擇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蹈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

尚情之急欲洪之為忠其
可九言務降非情訓州抱
大弊甚之旨通也而之乎
曰宜激論臨君以猶貶
兩公今復闕臣此有況

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訕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内寵擅回天之謡禍機熾然談談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讜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

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絶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

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迯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又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

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貪諂蔽於偏信潛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過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

吳漢謂慎無赦武侯為政國中無赦赦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不幸也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奏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以中區竊用甲兵竭取財賦吒庶未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譎太峻禁防傷嚴上

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之痛心自古禍亂所種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渙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慮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

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德宗之亡七
贄言存之也
暴命峻誅疲
吒空杼天怨
人怒國勢已
去具七八乃
能光復舊物
祀唐配天悔
罪之言不爲
無助

唐德宗奉天改元大赦文　陸贄代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
服不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
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
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
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
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
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

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使興戎徵師四方轉運
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
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
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
誅求疲吒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
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
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
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
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

以德導人則
所以清瀾之
者汲一法表
衆則所以防
維之者密二
者愚歷天下
何由而治

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
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
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瞿然體陰陽不測
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
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
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祗益懷慙自今
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
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
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
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

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荅天休可大赦天下
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
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
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
撫御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
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民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
何罪屈己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領之誠以廣好生
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
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
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

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
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
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
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
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
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
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
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
及罰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
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

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
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
無構大厦者方集於群材建竒功者不限於常檢苟
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
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
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捍固全城驅除大憝赴危難
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
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
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
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

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廻給家口
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絶其餘叙録及功
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
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
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
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
許廻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
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
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
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

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
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
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
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
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
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
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
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
兹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襃旌以志吾過其奉
天宜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

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兹道夢想增懷而澆漓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畧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瓊林大盈庫名也即治朝何嘗廢之須以其職歸之有司而不以其利專之天子

請罷內庫狀

贄諫德宗之崇私積也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歛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挠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都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可大曰條
感悉所無
者制馭天
之大推也
怨難任蓄
終泄于大
乎何恃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大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嚬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意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恠。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桓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辯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貧，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啣恩，反過差為至當，屬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

冀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文章正論卷之十終

杜子美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得武侯之心矣

文章正論卷之十一 唐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武侯廟記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風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成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強國誰謂挫衄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
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
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
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其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
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

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
其行事度其遠心頗奮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蚩鄙
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
餘孽罷叱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
服乃理將明帝道瞅落緩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
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
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
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
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
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廣此都之人存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王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
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
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
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隕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
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

亦皆然矣嗚虖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
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騂邑斯奪繇是
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
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
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
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爲之罪浮于廣大廣不足責也且國步多艱亦非庸才易定禹明經術久位長君屢被顧問廸埃小節以縱大奸尚方馬劍幸而弗加耳于廣乎何誅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貫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順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災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篤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氷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秉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折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虗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逺至東都順桓之間

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群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蓍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救正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

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来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壊。東京登庸清河王。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后為理耶。予因隷古史。且嗜春秋襃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

濂可大口有其術而無其遇道之不行吾無感也有其術有其遇道終不行何扰蓋遇非所適必若尚宗之夢周文之卜則為真遇矣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去声)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寖。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

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贐。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擢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

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禍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即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輙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蕃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

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師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參忌疾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欲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

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板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

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僄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

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斡璣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

在人蜚蝗竟天豐穰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靡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昌黎文之粹者乃在原道然識論正不大倫致晦庵有道議矣程子謂其所傳何事而以荀揚為大醇尤論未聞道

原道　　韓愈

昌黎韓愈奉王道以闢二氏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之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

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

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

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
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
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

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
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可也

人主溺志佛老實為可以清淨長生退之歷數帝王夭壽深觸憲宗之忌是以被禍甚酷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壯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墨海曰退之闢佛老不過淺其皮膚初非實有定見潮州貶謫寂寞無聊前日紛華頓成夢想此心未必不為大顛所動特不求福田利益數語覺實有生氣

與孟簡尚書書

来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寔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奪。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来袁州。留衣服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来。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

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太史公曰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韓愈曰伯夷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當于曰二公之論皆有所為而為也求仁得仁庶知伯夷之心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許遠蓋賢者也知張巡之才授柄共守使早得升太平之朝固休休有容之相也

張中丞傳後敘

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
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
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
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
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
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
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
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

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
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難數日
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黨
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
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
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
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
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
如是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

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
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
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
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
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
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
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
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
間親祭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

出巳上不肯出師救援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
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
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
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
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
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
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
屈即牽去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
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

逆天地戮辱黎獻羶穢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真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岩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

淮西之功成于斷然斷有是非不可不辨晉武以斷亡吳符堅以斷自亡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呼高切)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

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一作窮)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去聲)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師維是河東魏博郃(音合)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

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去聲)服飲食(音嗣)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衆入申

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或作皆)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或作走)百二十里用半夜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

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
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從之斬元濟京
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師山南東道顏胤皆
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師鄜敷音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
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
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
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部鄙切河北
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
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
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
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讙欲事
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
未利內驚京師群公或作臣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
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
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
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
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

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逆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
道無留者頷頷與頷同大貌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莫
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
之卒夫投田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
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
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
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

為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喉也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
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
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
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
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
明堂坐以治之

禘祫之議歷代無定論蓋主祧則傷子恩主祀則害子義雖在天子之位者無聖人之德是以致此紛紛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疑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

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大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

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胡時化曰此傳圬者之事以見諷當世其意以圬者之賤猶知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況名為儒者無功而食人之食不尤可責乎此立言之意也

圬者王承福傳

傳承福愈寓言刺汰祿也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始責陽子之不諫終望陽子之為善人進之善成人之美矣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

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

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

責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

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師道之廢非偏人之不師亦師之者非其人耳明道聽廢豈好為人師哉德盛而人化必然之勢也大山北斗之愈亦其次云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論醫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祭十二郎文

年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

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年少以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

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

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殁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周時未至一段柳得謂為奇思深得箕子心予偏以為不然夫箕子傳洪範當不畿天命去留命之去殷歸周非一日矣箕子蓋灼見紂之必亡待不忍遽去以為是沉晦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故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

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王達 六十三字

詩云封建厥福本之畏天良民彼錫絕上天不畏民乃若秦王漢代之為何以稱焉宗元之論超絕太史公矣

貞符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量移流人吳武陵謂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憤懣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鬬怒震動專肆而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嚙爪剛者決群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

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息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世也以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誥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

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臣妾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歐縱踊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符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龍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靜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析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懔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

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反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存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人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

犀死犇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
鴻龎大保人斯無彊宜薦于廟郊文之雅詩祗告于
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輿思德
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
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
刃莫畢屠澤熯于爨沸炎以澣殄厥凶德乃歐乃夷
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
厚我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
十聖嗣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

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蝦天之誠神宜鑒于仁
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
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
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户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
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
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范祖禹論百官請封禪鄭公止之曰古者天子巡
狩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
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
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
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
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諂
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
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徵
亦預焉正觀之末終唐之世屢欲東封以事而止
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
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嗚
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王氏曰封禪秦漢之侈心也河汾之篤論也房魏
學於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

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
乎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
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
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
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秦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
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
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
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
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楚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以退之平生自引者責之辭甚懇切反覆不置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非耶

與韓愈論史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衢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

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

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襍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文章正論 卷十一 五三

積體在任人右任相亦在君使任之不專信之不專相亦何能為

梓人傳

梓人河東柳宗元寓言制職位也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佗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佗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叛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也。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以種樹論養人。而欲不煩其令以安民生。宋牟沈一切報罷。亦做此意。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

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種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捕蛇者說

樓迂齋云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宛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籍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

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民風者得焉。

湯可大曰南八男兒不死則質聞之矣可用是故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

唐睢陽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撟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穢突河華。天旋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

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以絕。守疎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版。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

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睢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紉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燓之嘆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塋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

字孫知孝武之志舉門闔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慬以怒寇俾其蓄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其苑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三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頌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交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推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群凶害其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金穴中偵鈴馬非難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枝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

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悉孫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然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褎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爵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瞻墓無窮刊碑河嶽萬古英風

叙太尉上折馬師下感營民皇徒氣壯理直益必有所以感之者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
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
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
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
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
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

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竄名軍籍中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
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
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
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臥軍中晞
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

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
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
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血裂衣裹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
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小榮剛直士
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饑
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

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隷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具故封識其存

平歛輕歛之說得太學民財聚散之意

平賦書

李覯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返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

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有　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長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来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興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土用俘纍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邪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其帥

希烈之婚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

文之本不可無文之末亦不可廢必以威儀為贊服則自黃帝制作以來太朴既盡散於要之不離文物亦有真醇在人自得之耳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斟宣或陰闔而陽闢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

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哀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簡編可曰文思安

安矣何減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旣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厠雜其間乎

日休讀孟子不知孟子採山之變休卒徂之岂沈於窮幽之報而未攜于士可以去之義也耶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道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暐暐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循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

此篇文勢係
宜詞法練健
縱横闔闢自
有奇妙處讀
之頗覺無厭

政事堂記　　李華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
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
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
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
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
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
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
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
於萌伐叛不賞削叛不封開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

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
之前有兵有形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
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
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
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而不
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戒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
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
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
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
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
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
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
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
詐廣引秦過以揄惡德則是稔其篡逆也豈古之持

顛危死名節者悖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
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
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
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
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
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
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
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
人之不侔然楊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
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

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楊雄為莽大夫大節已虧言語不足論矣劇秦美新尤為得已而不已者也以鳳俞不知量甚矣王安石乃謂雄之仕莽合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真長奸諛壞人心之邪說哉

滿可大曰詩書之言論其務梁肅之議探其理是善學古者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為天子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制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

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絶，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僭非禮矣。哲論之詳矣。魯考伊尹之亡，太戊葬以天子禮，而其後伊陟世有位，誠似為得禮

魯用天子禮樂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大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僭魯於天下。鄙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鄙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

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殺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雖措辭於魯議者，於識黙之道則可矣，於是發揮之義，恐

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呼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邪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褻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太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大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

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班固之贊善立贊之無方張彧之評概聚斂之為害要之漢武終是英主雖以弘羊盡民終以趙過[illegible]民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乃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垂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埶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斡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己自守，不及時歐，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畢類，虛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旱亦為政亦多矣嘆政賊行者不能怪之既往修救修備焉可不戒之將來人旱之辭蓋有懲而然

人旱辭

盛均

沼灘歲越垠曠旱寒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邑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祇塡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爕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隆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

政政清而俗阜今貨聚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而是猶乘撻適海豢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百七十萬戶給十七萬髡信然矣獨不明髡之為邪而第言蠹害非本論也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縑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凡一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武皇帝一旦發天下群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

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也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群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

度其費率中户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户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還開元户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户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群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户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

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也臣樵昧死以言

書褒城驛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涸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来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

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蓄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户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一

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貴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際黷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責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我予既揖退老吡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猶可大同數宗沖年或恃酒色是荒栖疑之諫激矣六箴尤藥石也幸味其言亦何至自促其生聽命于寄人之手哉

丹扆六箴

李德裕

六箴趙郡李德裕自外藩獻規于敬宗也

宵衣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沈酒譽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獻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盖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

僧孺非正人，書頗可採，公私論已出人意表，乃其不守四夷而守身，切中世主膏肓，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此篇意思層疊，語復渾厚，華唐文之尤粹而深得秦漢家法者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感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賛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鞞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覩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鞞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懵而思迷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死而思近也植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般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般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燧敝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

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晉之亡臣以清談隳君以奏靡隳君臣相靡以成此禍也使得一明君勵精圖治將談笑廟堂之上折衝樽俎千羽兩階之化可追矣何至坐役五胡之變而德其臣之自階亂扎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剏承永嘉之後嚚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壼厲色於朝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欵崇慕虛誕汗黷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剏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櫟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二泉評此篇以壯巨麗非特上下系敘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辭淋漓感之歎判於此矣末一段尤含蓄感慨之有餘味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主統一天下非獨形勢便地利固蓋亦有天助焉然修厥德克致人和所以得天也唐世有藩鎮跋扈之臣所從來遠矣即日尋下之盡得山東而制之杜牧罪言蓋未得其本也

罪言

罪言京兆杜牧咎時而作也玄宗燕安任李林甫林甫蔽主以固位隳軍制任蕃將遂失河北也德宗而後士夫私黨宦官制主天子乔晏三者不去雖用牧之策亦無濟也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纖襍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

二百里所以兵嘗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

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涵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頊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

之舉陝舉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

輟一人以他使我力鮮勢弛孰視不執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閒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

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城皐不數日閒故魏於河南閒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

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彊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驅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驅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止示順向詆侵族黨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

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滿司大曰劉蕡賢良策通達世務不下賈誼治安特决氣少遜耳

賢良策　劉蕡

昌平劉蕡對文宗使制宦官也唐有天下女寵亂之宦官亡之蕡以布衣登對故極言也若左右侍從則可以備問答陳焉

臣誠不佞有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王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伏惟陛下少加優容臣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

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偽滋熾之漸乎臣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

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

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非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誼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

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而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為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

發憤以殞身實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

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臣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

洙老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
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
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辯姦人不親忠
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
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
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
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
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
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
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

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
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
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
軫忘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
遐軌可追矣臣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
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
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
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
不知其所以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

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
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
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
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
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
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
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
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
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
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

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
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
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
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
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
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
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
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
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

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
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
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
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
莫不抗手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
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
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
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
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䘏之以和教之以
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

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謂欲人
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
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
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
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
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
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
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
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
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

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
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
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
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謂欲氣之和也在遂
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
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
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
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
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
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謂救災

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
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
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
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
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
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
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
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無九

年之畜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殼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

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閭農事以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閭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

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謂生徒隳業

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智矣臣謂辯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謂

刑于恥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起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起魏

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啟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患俯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旡庵曰穆宗辠年不久而風俗一戒洞急人情情其不能持大公至正之心以端本原而廷國非也先行假言之訓特来之聞乎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野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真理君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専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遷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毁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内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諫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盍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持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蒞官則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盡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来人散久矣姑務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彫訛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文章正論卷之十一　終